

6 杂文卷

柏杨全集

心血来潮集
死不认错集
越帮越忙集

目 录

心血来潮集

序	13
1. 万恶之源	15
2. 中外妒大王	17
3. 邪恶的眼睛	19
4. 努力猛哼	22
5. 暗箭·鸦片	25
6. 因诗杀甥	27
7. 江郎才尽	30
8. 绝色美女	33
9. 妒眼一瞧	35
10. 无往而不妒	38
11. 努力猛烤	40
12. 由弱变强	44
13. 尊重奋斗的人	47
14. 任劳任怨	49
15. 报应	52
16. 跟小姐私奔	55
17. 现代化问题	57

18. 死不认错	60
19. 最可怕的灾难	64
20. 距离远近	66
21. 睡衣和冰箱	69
22. 神经文明	71
23. 蔚为奇观	74
24. 笑掉下巴	77
25. 机关报开火	79
26. 孑孓先生	82
27. 孑孓分类	84
28. 孑孓血统	87
29. 咬住不放	89
30. 额手称庆	91
31. 实在记不清	94
32. 不幸失足	96
33. 白色恐怖	100
34. 左右开弓	102
35. 夺门而逃	105
36. 电影之癌	107
37. 缺少这股劲	109
38. 四不像	112
39. 演技·苦练	114
40. 千古之谜	116
41. 走个没完	119

死不认错集

序	125
1. 亲临学	127

2. 野柳救人	129
3. 非人也	132
4. 只鼓励安分	134
5. 可怕的人类渣滓	137
6. 邪说	139
7. 酱缸特产	142
8. 化淫棍为圣明	144
9. 没有伦理观念	147
10. 乖	150
11. 糗糊罐	153
12. 所谓结拜兄弟	156
13. 一盘散沙	158
14. 第一是保护自己	160
15. 伟大发明家	163
16. 窝里斗	166
17. 谋利有啥不对	169
18. “只我例外”	172
19. 英雄宴	175
20. 尿入骨髓	177
21. “讳”的神圣性	179
22. 死文字统治活事实	182
23. 祖先崇拜	184
24. 难以抵挡	187
25. 遵古炮制	189
26. 速兴！速兴！	192
27. 走正路的朋友	195
28. 一张利口	197
29. 定于二三	200
30. 明哲保身	203

31. 不会笑的动物	205
32. 缠和割	208
33. 好一个姬夷皋	212
34. 且看“良史”	214
35. 一定瞎缠	217
36. 牛魔王的尿壶	220
37. 挑剔个没有完	222
38. 方块字的困扰	224
39. 费掉一大碗唾沫	227
40. 活活急死人	229
41. 用不着在图案画里打滚	232
42. 洞烛其奸	235
43. 盖棺论定	239
44. 天下无完人	241
45. 有啥区别哉	243
46. 可别全盘西化	246
47. 竞争是无情的	249
48. 中国的“礼”	252
49. 发思洋之幽情	256
50.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	259
51. 不拆儿子的信	262

越帮越忙集

序	271
1. 下棋万岁	273
2. 关键在“围”字	275
3. 鬼打墙	278
4. 必要时连走两步	279

5. 荣誉生活之战	282
6. 天才和努力	284
7. 危险对手	287
8. 棋王故事	291
9. 荒野奇迹	293
10. 尊官舒服术	296
11. 恰到好处	297
12. 飞象过河	300
13. 镇神头	302
14. 心战	305
15. 文化倒灌	307
16. 最大差别	310
17. 棋谱传奇	313
18. 绝世奇书	315
19. 炮的威力	318
20. 七不下	321
21. 性命交关	323
22. 其声凄厉	326
23. 悔棋·回棋	328
24. 适可而止	335
25. 一场误会	336
26. 弈律棋律	338

心血来潮集

提 要

《心血来潮集》从刘世昌《嫉妒——中国社会最大的恶德》一文开始,分析嫉妒的本质,言嫉妒为邪恶的眼睛,“人类有这种邪恶的眼睛,人类就变成了一个大醋缸,既浸人,又蚀己,弄得毒菌四溢,不成人形”。他并阐论嫉妒不同于爱慕,“嫉妒的心理基础是恨,爱慕的心理基础是爱”,嫉妒也不同于竞争,盖“嫉妒是‘向下拉’、‘向后拉’的,而竞争是朝着目标向前”,最后,补充刘世昌所提之外尚有四种化解嫉妒的方法。

柏杨由邮局甫颁布的邮差不上楼政策,谈及公寓的现代化问题,指出“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孑孓先生”一词则是柏杨转用一篇批判他的文章中所用名词而来,用以讽刺识见短小的“绊脚石集团”,盖孑孓“自己小小动物,在水坑里左右踢腾,勇不可当,可是顶多踢腾成一个蚊子,再踢腾也踢腾不出一条龙来。于是就整天担心别人有身价,别人成名矣。用尽方法,不使别人抬头”。

序

一本书没有序,好像一个人没有鼻子。书没有序,固然仍是书,人没有鼻子,固然仍是人,但总觉得有点不顺眼,至少猛一瞧不顺眼。柏杨先生每有大作问世,必有一序出笼,如果忽然间没有序啦,其不顺眼的程度,就更惨重。可是写序这玩意儿不简单,柏杨先生一书一序,好话都已说尽,往脸上贴金也贴得很厚,以后再说些啥好听的话乎,再把金往啥地方贴乎?实在为难。

夫“序”者,纲要也,读者老爷看了序,对全书的来龙去脉,就有一个概括的印象。只柏杨先生的“序”例外,看比不看,还要糊涂,因柏杨先生之序,有这年头流行的时代毛病,名实不副,跟内容风马牛不相干。

但“序”还是得写,好像既当了和尚,就得撞钟。夫《心血来潮集》者,盼望遇到和私欲冲突的事,大家都能于心血来潮之后,接着能心血来潮,就福如东海矣。在本集中,谈嫉妒焉、谈《西施》焉、谈公寓焉、谈煤烟焉、谈孑孓焉、谈现代化焉、谈一小撮人焉,热闹哄哄,叟言无忌。尚乞读者老爷,无论如何,买上一本——你就是买了后不拜读,扔到茅坑里都没关系。仍是老话,你一买我就有银子下腰包,拜托,拜托。

是为序。

1. 万恶之源

柏杨先生曰：“万恶妒为首，百善恕为先。”这话不是我创作出来的，而是我套作出来的，原文曰：“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盖柏杨先生跟套作家一样，以“套作”闻名于世。套作家写小说，几乎都有一个古模子或洋模子，一浇就是一本，一点也不费力。柏老在这方面，见贤思齐，固有同等能耐也。官儿如果再分配什么文艺奖金，套作家既努力挣扎，获之于前，总不好意思把比葫芦画瓢的朋友，一脚踢吧。

还没有开始正文哩，就先插了一段嘴，实在抱歉，目的只在说明“套作”的精义。别瞧柏杨先生哇啦哇啦，好像真有学问，却是套作有余，而创作不足，非我不为也，乃天老爷跟我作对，限制了我的能力也。

我们说妒是万恶之首，还不太中肯，因“套作”的缘故，受模子之限，施展不开，实际上妒不仅是万恶之首而已，简直是万恶之源，不要说染上了一点，就是望一眼都能使人发癫。吾友刘世昌先生曾写一文，题曰：《嫉妒——中国社会最大的恶德》，当头棒喝，触目心惊，对妒之所以成为万恶之源，说得明明白白。他一开始就引用曾国藩先生的一首诗，诗曰：“己拙嫉人能，己塞嫉人遇；己若无事功，嫉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嫉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嫉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嫉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曾国藩先生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与洞察，保家保身保名的技术，均炉火纯青。他有办法打垮太平天国，也有办法应付异族王朝，却没办

法应付同胞最大的恶德嫉妒,他阁下曾感慨言之曰:“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嫉妒是不是人类的本性,生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真应该研究研究。《三字经》上开宗明义就曰:“人之初,性本善。”中国的一切教育设施,都是据此拟定的,对人处世,也都是据此适应的。但吾友荀况先生却曰:“人之初,性本恶。”认为人性本恶,不用礼义去矫正,就不能变好。这两派主张互相攻击,互相倾轧,结果“性善”胜利。但也只能说政治上的胜利,而非学术上的胜利,观察人类的有些举动,真要使人嚷嚷“人之初,性本妒”矣。

刘世昌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分作五方面讨论:一曰“说史例”,二曰“说现象”,三曰“说原因”,四曰“说因果”,五曰“说道路”。史例篇中,刘先生举出了上古之时,已有嫉妒的文献,可见此项恶德之根深柢固也。《书经》中《秦誓》有一段话,曰:“如有一介臣……人之有技,媚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译成现代白话,更可一目了然,曰:“如果有一个人,很有学问。妒大王瞧到眼里,心如火烧,就立刻讨厌他讨厌得要命。即令那人很洁身自爱,妒大王也不能饶他,会用种种方法,阻挡他前进。这种不肯相容的气质,怎能保国卫民乎,只好完蛋。”

盖嫉妒一旦超出暗生闷气的界限,毒汁横流,轻则对社会,重则对国家,都要发生影响。《书经》上这一段话,只就原则立论,没有说出“媚嫉以恶之”“违之俾不达”的是谁?大概这种恶德在春秋时代之前就很发达,遍地皆是,一抓一把。如果指名道姓,一定挂一漏万,只好泛泛地说啦。但我们不妨选举出来一位真人真事,以供研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妒大王,非庞涓先生莫属,此公与孙臆先生是私立鬼谷大学堂同学,二人不但是同窗好友,而且是结拜弟兄,感情之浓,如足如手。孙臆先生是个老实忠厚之人,而庞涓先生却天生的英明过度。有一天,庞涓先生毕了业,孙臆先生送他到火车站,庞涓先生信誓旦旦曰:“我此去魏国投军,等你学成,就来找我,有福同

享,有祸共担。”镜头之感人,不必细表。

等到孙臧先生也毕了业,听说庞涓先生已当了魏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心中大喜,前去投奔。校长鬼谷子先生看他一脸高兴,不便说破,只给了他一个锦囊曰:“遇到急难,才可打开。”

2. 中外妒大王

孙臧先生的遭遇,使天下怀才之士,同声一哭。庞涓先生最初可能真心真意要提携他的盟兄,可是一旦发现该盟兄比他能干,就心里打鼓曰:“孙臧之才,大胜于我,若不除之,异日岂有我混的。”悲夫,任何纯洁的感情,只要在醋缸里一泡,就会变质,一番美意遂变成一条毒蛇。结果孙臧先生受到刖刑,《东周列国志》上描写曰:“庞涓遂唤刀斧手,将孙臧绑住,剔去一双膝盖骨。孙臧大叫一声,昏厥倒地,半晌方苏。”刖刑之后,还有黥刑,又在他脸上用针刺上四个字,曰“私通外国”,以墨染之,终身不灭。庞涓先生所以不杀他,并非尚有不忍之心,而是还想要他传授兵法。孙臧先生后来终于恍然大悟,这才拆开鬼谷子先生的锦囊,锦囊上写着“诈疯”二字。他依计而行,假装神经错乱,睡到猪圈里,吃屎吃尿。书上有诗叹曰:“纷纷列国斗干戈,俊杰乘时归网罗,堪恨奸臣怀嫉妒,致令良友诈病魔。”

最后的结局,人人皆知,孙臧先生逃回齐国,齐魏大战,庞涓先生自刎在马陵道上。但这并不算精彩,精彩的是,他阁下临抹脖子时,还悻悻然曰:“吾恨不杀此刖夫,遂成竖子之名。”

这段史迹,给我们后人至少留下三点启示。第一,孙臧先生何恶何愆,遭此屈辱,受此酷刑?一句话说明白,怀才其罪,干才怎碰得过妒火。第二,庞涓先生并不是一个脓包,固也是有才干之人,按当时情形,他如果能够容纳孙臧先生,二人合作——不要说合作啦,没有

孙臆先生为敌,魏国可能并吞天下。可是妒火一烧,不但烧惨了老友,烧死了三万大军,也烧死了自己,临死时他应该后悔不该那么待孙臆先生的,可是他反而后悔没有杀孙臆先生,是他无知无识乎?当然不是无知无识,而是妒火把他烧糊涂啦。第三,庞涓先生之死,罪有应得,但三万将士何辜,竟也死在他阁下的妒火之上。而这一仗下来,太子被掳,魏国从此一蹶不振,原是一等强国,竟断送在庞涓先生一念之妒上,其他任何恶德,能有这么大的劲乎?

中国有妒大王,外国也有妒大王,中国妒大王始祖是庞涓先生,外国妒大王始祖应是该隐先生。想当初,亚当先生跟他的太太夏娃女士,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该隐,二儿子亚伯。该隐务农,亚伯牧羊。有一天,上帝过生日(大概是生日,即令不是生日,也是生日之类的什么节日),弟兄二人分别奉上礼物。

该隐先生因为是种田的,献上的供物不外山芋黄瓜之类。而亚伯先生是牧羊的,献上的礼物就叫人流口水矣。《旧约全书》上说,他的供物有“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头生的意义是“敬”,脂油的意义是“香”。上帝一瞧,龙颜大悦。是不是搞到后来,上帝把亚伯先生供物照单全收,而把该隐先生的供物原封退回,书上没有交代。反正是上帝看中了亚伯先生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先生的供物。该隐先生马上气得尊脸铁青,上帝曰:“你为啥气成这个样子?连脸都变了颜色啦。你如果做得好,自然蒙悦纳,你如果做得不好,罪就在门口埋伏着等你,他要奴役你,希望你小心小心。”该隐先生妒火正烈,满脑子都是魔鬼的忠贞顺调,上帝的话,怎能听得进去。于是,假装并没有嫉妒,把亚伯先生引诱到田里讲悄悄话,趁老弟不备,掏出家伙,照肚子上就是一刀,亚伯先生遂一命归天。

这两个中外华洋,妇孺皆知的故事,叫人感慨万端。呜呼,鬼谷子先生身怀绝技,前知五千年,后知五千年,有神出鬼没之智,移山倒海之能,可是他对于“嫉妒”,却束手无策。明知道嫉妒要害惨了孙臆,要害死了三万生灵,都无法拯救,只好弄一个锦囊,教徒儿“诈疯”之法,避避“嫉妒”而已,没有本领从根本着手,使庞涓先生不兴

嫉妒之念。试想,他如果有本领把庞涓先生心里的妒火消灭啦,该多么好哉!然而“天意”如此,没法度也。

天意,上帝的意思,上帝是万能的,他阁下只用了七天工夫,就创造了世界(柏杨先生就是套作一本书,也得七个月),连鬼谷子先生都得听他的,可是一旦碰到“嫉妒”,也只有眼巴巴地瞪着尊眼。他对该隐先生说的那段话,掷地有金石声,首先告诉小子不可嫉妒别人,只要自己努力向上,自会有自己的前途。其次警告小子,如果一味嫉妒,就要受罪恶的控制,叫你做出王八蛋之事——诸如飞帽子、写黑信、揭隐私、在背后下刀等等。然而,他说了半天,等于白说,甚至不如不说。可能该隐先生原没有杀弟之心的,而被上帝说恼了火,心里一想,反正他比我强,如果不把他扳倒,我就出不了头。

有人说,魔鬼的存在,对上帝是一个大的讽刺,上帝为啥不赫然震怒,御手一指,叫魔鬼死个净光,世界岂不永远绝了罪恶坎?我想问题似乎不在魔鬼,而在嫉妒,上帝消灭魔鬼易,消灭嫉妒难。书上说,魔鬼本来是可爱的天使,因为嫉妒的缘故,变成了魔鬼,被上帝照屁股上一脚,踢下天堂。上帝即令把现有的魔鬼消灭啦,他能阻挡别的天使不也因心怀嫉妒,也堕落成魔鬼乎哉?嫉妒不但是中国社会的恶德,不但是人间的恶德,好像也是天上的恶德也。

3. 邪恶的眼睛

嫉妒这玩意儿,连上帝都没办法,它好像有点像中国云贵一带传说中的“蛊”。蛊是一种定期发作的神秘病毒,一经钻入人体,人体就发生变化,最后腹痛如绞,伸腿而亡。这种蛊,除了对付仇人外,也似乎专门为“十八年不倒翁”之类的朋友而设,盖有些汉族男人,经验丰富,手段高明,嘴甜得跟蜜一样。苗族女孩子被迷得颠三倒四,

就嫁了他啦。等到过了三年五载,该男人手头弄了几百两银子,就说要回家看看父母,而且家里还有点田产,卖了之后,即行回转。苗族女郎一听,知道他搞的啥鬼,别瞧那小子穷得叮当发响,还多少看不起苗同胞哩,口中虽然海誓山盟,心里早打定了主意,要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啦。苗女天生忠厚,也不拆穿他的西洋镜,只问之曰:“打铃,你啥时候回来呀?”男人信口开河曰:“明年二月,准踏归程。”好啦,做妻子的就弄了一份恰当的蛊,趁君不备,拌到饭里,吃下尊肚。

该男人一离开苗区,就好像脱了钩的鱼,认为苗族女子,既呆又蠢。可是到了明年二月,他就知道到底是谁呆谁蠢啦。如果回来便罢,妻子弄一点解蛊的药,叫丈夫吃了,他就平安无事。如果他阁下真的效法了“十八年不倒翁”,不认这个账,那么,蛊跟定时炸弹一样,猛烈发作,他就只好驾崩矣。据说中蛊死了的人,每个毛孔中都爬着一条蛊,蠕蠕而动,惨哉。

嫉妒是更厉害的蛊,天使何等仁慈,何等美貌,可是一旦爬到她阁下的心窝,她就变了模样,变成了大麻风一样的魔鬼,在天上待不下去,只好跌到地上,为害人间。连天使尚且难逃它的毒害,普通小民,更不用说矣。所以《圣经》上称嫉妒不称嫉妒,而称为“邪恶的眼睛”,天使有这种邪恶的眼睛,天使就变成了魔鬼,人类有这种邪恶的眼睛,人类就变成了一个大醋缸,既浸人,又蚀己,弄得毒菌四溢,不成人形。

刘世昌先生在《说现象》中,特别指出现代中国社会嫉妒的发达。家庭中,姑嫂妯娌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学堂中,同班同学之间;商场中,同行同业之间;机关团体中,同事之间;学术思想界中,同类学者之间;文艺界中,作家与作家之间,几乎没有一处没有这种邪恶的眼睛,而且邪恶之烈,已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地步。

古人不云乎:“不遭人妒是庸才。”但目前似乎连庸才也遭人妒。古人又不云乎:“妒我应是真知我。”——周瑜先生是嫉妒诸葛亮先生的,诸葛亮先生的那一套,叫周瑜先生一想起来,就心神难安,但周瑜先生的妒是由于他知道诸葛亮先生足可以跟他匹敌。可是现代的

人连江边那个小工,都嫉妒矣。没有原因而妒,不为什么而妒,只是为妒而妒,连盗还有道,可是妒却没有道,“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嫉妒之心一旦普遍发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胡妒乱妒,“不自知其故”。但如果研究研究,倒是可以弄清楚的。曾国藩先生在他自己的诗中,就提出了答案,为了一目了然,我们且列一表,表的上一行是妒大王,表的下一行是被妒的朋友。

拙(脑筋里少一条皱纹)——能(有才干)

塞(穷斯滥矣)——遇(有相当成就)

无事功(失败)——得成务(成功)

无党援(四面树敌)——得多助(有朋友,有口碑)

无好闻望(套作家)——文名著(名作家)

无贤子孙(儿子太保,女儿太妹)——后嗣裕(孩子奋发上进)

那就是说,脑筋少一条皱纹的人嫉妒有才干的人,穷斯滥矣的人嫉妒有相当成就的人,失败的人嫉妒成功的人,出卖朋友的人嫉妒义气千秋的人,套作家嫉妒真正的作家,儿女太保太妹的嫉妒儿女有成就的。“其故”在于他的“拙”“塞”“无事功”“无党援”“无好闻望”“无贤子孙”。贵下听说过皇帝嫉妒乞丐乎?千金小姐嫉妒下女小姐乎?莎士比亚先生嫉妒柏杨先生乎?名作家嫉妒套作家乎?杨玉环女士嫉妒无盐女士乎?

王逸先生注《离骚》时,曾对嫉妒二字加以分类,曰“害贤曰嫉,害色曰妒”。我们如果用太太小姐作例,就更能明白它的“故”,和它的现象矣。一对新婚夫妇在礼堂上,新娘貌如天仙,打扮得漂漂亮亮。新郎一看,双眼发直。新娘曰:“我真紧张,见了人不知道说啥才好。”新郎曰:“不必担心,你用不着说啥啦,男人见了你心跳都来不及,女人见了你,再也不会理你啦。”为啥女人见了她再也不会理她?简单得很,妒火中烧,把舌头烧僵啦。不用邪恶的眼睛给她造点谣,已算她祖上有德,还想有人跟她套交情耶?

(柏老按:朋友面对着你获得的荣耀,笑容僵硬,咬定牙关不肯

赞一词；或虽赞一词，却勉强得好像遇到了天灾人祸，急忙躲开正题，另谈别的。那就不是好的兆头，妒火已经燃烧，你可要小心。）

嫉妒和爱慕的最大分野在此，嫉妒的眼睛是邪恶的，爱慕的眼睛是纯洁的也。嫉妒的心胸是窄狭的，爱慕的心胸是宽大的也。嫉妒的意念是恶毒的，爱慕的意念是仁慈的也。记得曾介绍过琥珀女士的杰作，她看见另一位漂亮的女人也在宫廷出现时，勃然大怒曰：“那个该死的女人，我咒她快点出天花。”在中世纪那个时代，出天花乃毁坏容貌，不治之症。

4. 努力猛哼

琥珀女士巴不得别的漂亮小姐出天花，这是标准的妒大王“但得一身荣，不惜他人污”的心理，送到“经济部”定拿万国注册商标。前面举的那位新郎的例，我想他大概也历经沧桑，吃尽了妒大王的苦头。呜呼，哪个太太小姐不爱漂亮乎？一个女人为了美，简直不惜任何代价，拔眉毛，烫头发，扎耳朵，穿五寸高跟鞋，往脸上乱抹粉，饿得发呕也不吃东西；从前更要凶，还猛缠双脚（没有挖眼睛已算客气啦）。如果有家美容院，保证说，打一顿屁股，就能把她打成娇滴滴的西施，男人见了她马上就昏倒在地，恐怕她能带着板子进门，进了门就往地下趴。

然而美女是不是就快乐的耶？有时候当然也是快乐的，但有时候似乎也不见得，尤其在全是女人的场合，漂亮的太太小姐往往会遇到做梦都梦不到的镜头，（假如她有大权有大钱，当然例外，当了皇后，还怕左右没有奉承的嘴？）尤其她再穿得雍容华贵一点，那就马上成了眼中之钉，大家唯一的想法恐怕也会是盼望她赶快出天花。如果她胆敢拒绝出天花，则最好能出门栽个斤斗，把鼻子栽塌。如果

上帝不肯帮这个忙,则最好她快点偷人,或她的丈夫坐坐牢、破破产,使她抬不起头,花容憔悴,也能普天同庆。

柏杨夫人一向就有这股奇劲。她阁下一见漂亮的女人,或一见穿着低领口的太太小姐,心里就有气。别瞧柏杨夫人的花容玉貌跟琥珀女士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巴不得天下所有漂亮女人都出天花的心理,却是一样。柏杨先生最恐惧的是跟她上街,一则她在人群里拧来拧去,实在不太雅观;二则我只要向别的太太小姐瞟一眼,她就立刻把人批评得一文不值。有一次,朋友请客,在座的有电影明星张女士。张女士之美,应该是谁都没话可说的吧,柏杨先生人老心不老,当下就戴上眼镜,努力猛瞧。正在瞧得吃紧,老妻竟挟了一个热汤圆,往我张大了而流着口水的尊嘴里一塞,烫得我胡子都翘起来,满座哄堂。如此这般,一直到宴席終了,老妻始终用她的三角眼瞅着张小姐,瞅得张小姐心战胆惊,直找她说话,她也不理。回家路上,余恨未消,滔滔不绝曰:“姓张的,哼,她有啥漂亮,只会傻笑;哼,电影明星见了谁不笑……她再去日本拍片,遇到飞机失事,跌了个脑震荡,哼……”哼了一阵,又说了一些别的妒火中烧之话,不便记载,反正一听就知道是从醋缸基地发射出来的冲天火箭。嗟夫。

当然不是说每位太太小姐都有琥珀女士和老妻这种毛病,不过也正可借此分别嫉妒和爱慕的不同,老妻如果不努力猛哼,而心服口服地赞扬张女士确实是名不虚传的美人儿,那就不是嫉妒。而是爱慕矣。

女人看到漂亮的女人而赞美之,是爱慕;一声不响,闷在心里生暗气,或用三角眼猛觑,则是嫉妒。男人看见辛苦耕耘的朋友升了迁或发了财而贺之,是爱慕;用鼻孔嗤出声音,或拍大腿曰:“他真行,会拍,会吹!”则是嫉妒。学者专家,对同行的学术理论成就,虽不赞成,但仍佩服他的耕耘,是爱慕;说他左道旁门,不过是算卦的,因而剔除了他的研究费,则是嫉妒。作家们瞧别人的作品受到读者广大欢迎,欣然而喜,是爱慕;而暗下毒手,说她专门跟人轧姘头,或直向警备司令部和调查局报案,说他思想有问题,则是嫉妒。学生老爷看

见同班同学考取了大学堂,或出了国,感到予有荣焉,是爱慕;而以对方名字写封信给学堂,声明放弃学籍、放弃奖学金,则是嫉妒。当长官的看见部属名满天下、受人尊敬,喜形于色,是爱慕;而怒火高涨,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光彩,遇事找点小麻烦,板板脸,以便叫人瞧瞧到底谁伟大,则是嫉妒。大家都做生意,人家生意奇好,自己虚心讨教,是爱慕;而说对方货物全是走私进来的,则是嫉妒。

嫉妒不同于爱慕,嫉妒的心理基础是恨,爱慕的心理基础是爱。刘世昌先生指出,嫉妒也不同于竞争。盖嫉妒是“向下拉”“向后拉”的,而竞争是朝着目标向前。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嫉妒在本质上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适当的嫉妒,正可以使人奋发向上。最显明的例子,莫过于吾友项羽先生啦。有一天,他跟他的叔叔项梁先生在会稽瞎逛,看见秦始皇嬴政先生过钱塘江,威风凛凛,乃曰:“彼可取而代之。”正因为有此一念之妒,他才干起来“提着头混”的勾当,把秦王朝搞得七零八落。

——写到这里,附带有点感慨。斯时也,秦政府扑灭六国,统一世界,把六国的国王,杀的杀囚的囚,嬴政先生东游西荡,好不快活。我们虽没有亲眼看见他过钱塘江时的声势,但那股得意忘形的看头,想也可以想个差不多。恐怕他阁下梦都没有梦到,就在远处站着两个地痞流氓(史书上说,二人是杀了人逃亡到会稽的),不但把他的帝国搞亡,还把他的子孙抓住,隆重砍头。天老爷的安排,真是妙不可言。

不过我想当项羽先生说那句大话时,恐怕不会是什么嫉妒,犹如年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光临台北,场面也很大,柏杨先生不嫉妒他一样。盖没有比较,便没有嫉妒,我跟老艾比个啥?项羽先生又跟嬴政先生比个啥?与其说那是嫉妒,毋宁说那是羡慕。

5. 暗箭·鸦片

我说我不嫉妒艾森豪威尔先生,不是在这里宣传柏杨先生真是活圣人呀,假使有人竟然认为我是活圣人,就非常抱歉啦。不过我虽然不嫉妒艾森豪威尔先生,却是颇嫉妒别的写文章的朋友——学院派一点,我却嫉妒别的专栏作家。盖利害相同,职业相同也。台湾的专栏作家有限,写方块朋友的文章,天天在报上出笼,读者老爷比我都熟,所以用不着指名道姓矣(这同样也不是说我温柔敦厚,盖如果我指名道姓,就只向治安机关指名道姓,向你指名道姓有啥用?)。其中有一二之人,写得既比我高明,见解亦比我深入,已经够我心脏抽筋。偏偏他又受到广大读者的推崇和爱戴,以致其书销路奇好。读者老爷简直全都瞎了眼,专门喜欢拜读他阁下的,而不拜读敝阁下的,我心脏的筋遂更加猛抽,如果再不发动点啥,真能抽死。

我最初本打算飞出一顶“匪谍”帽子的,可是该帽已经被套作家和其同类飞过,没有立刻发生作用,有点不太灵光。是以必须发出其他灿烂夺目的宝贝,才能收“聚而歼之”之效。就在上个星期吧,有一天,在台北市自由之家一个宴会上,或一个座谈会上——记不清楚是什么会啦,反正就在那一天。谈起各报专栏,大家频频称赞某某,听得我实在难受,就假装心事重重,长叹一声,大官果然在意料中问曰:“柏老,柏老,肚胀仍没有好呀?”我曰:“肚胀倒没啥,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只是为我们文化界悲,为人心悲。”大官一听我如此之悲,大吃一惊,问曰:“愿闻其详。”我曰:“以某某而论,他在那块地盘上种植鸦片,读者竟然吸上了瘾,这该如何是好。”说罢这段话,当时本来要去撒泡尿的,也没去撒,只正襟危坐,露出甜面酱嘴脸。大官听啦,猛点其头,看样子有点若有所悟的情势,我就心中

暗喜。

我本来想说该某某先生在他方块上种植灰色思想的,话到嘴边才改成种植鸦片,盖取其比较活泼,容易动人心也。这不过是个开始,以后我还继续奋斗,制造暗箭。如果能把该作家关了起来,判个十年八年徒刑,最是上策。否则的话,把他的书一股脑查禁,也能消我心头之恨。再不然的话,鼓励报馆老板取消他的专栏,剥夺他散布毒素的地盘,也可一平我的民愤。

有些脑筋不灵光的人曰:“老头,恐怕你是急啦,妒火把你烧昏啦,不会有大官被你牵着鼻子走!”呜呼,谁说我牵着他鼻子走乎?我只是摆个圈圈叫他跳。吾友里宾特洛普先生曾曰:“反反复复说上一千遍,谎话都会成为真理。”等我说的多啦,再有喽啰群众响应,而且相机行事,还有别的暗箭哩。古人不云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过了些时,我的暗箭在大官尊肚里发了酵,即令兴不起大狱,多少也可查禁查禁他的大著。等到所有的专栏作家都受了“刖刑”,或者在田里挨上我一刀,我就浑身舒泰矣。

柏杨先生之妒,跟琥珀女士之妒不一样,琥珀女士之妒,直嚷了出来。柏杨先生之妒,表面上不露痕迹(一露痕迹就没学问啦)。昨天是星期六,一位写文章的朋友,他阁下也参加过那一次会,亲自听见我发表的那段鸦片言论,觉得有点严重,前来劝慰我曰:“老头,念及该作家因穷而写,而且你也明知道他不是种鸦片之人,何必下此毒手?”我不高兴曰:“说他种鸦片还是轻的,再过两天,我还有别的要说他,他如果再不栽斤斗,说不定惹得我发了急,还要公开跟他斗。际此军民振奋,枕戈待旦之际,反攻大陆,胜利在望前夕,该家伙以其利口利舌,散布……”朋友曰:“好啦好啦,别发表宣言啦,千言万语一句话,他的作品有读者,你就嫉妒得像屁股着了火?”我跳高曰:“嫉妒?啥叫嫉妒?俺自出娘胎,从不知道啥叫嫉妒。退一万步说,即令知道啥叫嫉妒,可是他也配我嫉妒呀?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啦,也别自己往脸上贴他妈的金啦。”

该朋友碰了我的正义之钉,颓然而去。幸亏他还有警觉,颓然而

去,如果他再胡说八道,我真要弄点巴拉松放到他茶杯里(按,柏杨先生竹床底下,存有一罐巴拉松,专门对付反调分子之用,以后阁下如果光临柏府,千万顺着我说,否则你就有命丧黄泉之虞,勿谓言之不预也)。呜呼,嫉妒一旦发展到柏杨先生这种只在心里抽筋,而表面毫不变色的境界,那才是最高的艺术。写到这里,我想似乎应该成立一个“嫉妒大学堂”(“吃醋大学堂”也行),由庞涓先生担任校长,琥珀女士担任妒学系主任,柏杨先生担任嫉学系主任,后生小子一旦心脏抽筋抽得受不了时,不妨前来就学,四年毕业,授予打狗脱学位,发挥起威力,包管能把对方整得皮破血流,家败人亡。

在人类所有的感情中,爱情的力量最大,用不着再介绍矣,其实爱情的力量还是第二等,第一等力量是嫉妒。一旦嫉妒发作,连火坑都敢跳。吾友培根先生曰:“爱情和嫉妒,是两种强烈的愿望,把自己纳入想象的联想中,特别容易从眼睛里流露出来,尤其当被爱或被妒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此之谓“眼不见,心不烦”,文学家常形容说,从一个人的眼睛里可以读出很多话来,爱情和咳嗽固然是掩饰不住的,而嫉妒更是掩饰不住,越掩饰越恶形恶状。像柏杨先生这种老奸巨猾的暗箭办法,乃第一等武林高手,天下还不多见。

6. 因诗杀甥

柏杨先生不自殒灭,祸延尊肚,昨天又努力猛胀。又努力猛胀者,不是说旧病复发,盖我害肚胀之疾,是老资格矣,从害上那一天起,根本就没有痊愈过,只这几天更为严重而已,躺在床上哼哼,万念俱灰。有人说这是三角眼的报应,大概妒心太旺,就会生出肚胀毛病。昨天晚上,一位年轻朋友,一瞧报上没有我的专栏,以为我准是妒汁内灌,出了啥事,前来探望,规劝曰:“柏老,你老人家既与那个

作家,远日无仇,近日无恨,只不过为了一口醋,竟告人家的黑状,是不是有点过分呀?”听了之后,气得几乎连肚子都不胀啦,敷衍了几句,把他打发走。呜呼,该年轻人真是毫无见识之人也,不知道我这种干法,还算轻松的哩。且举两件比较结实的例子,你就得佩服我已很仁人君子啦。文坛上最有名的一件谋杀案,就是妒火烧起来的。八世纪唐王朝有位刘希夷先生,名诗人也,有一天,作了一首《代悲白头翁》,这首诗关系重大,照抄于后,诗曰: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发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草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只有黄昏鸟雀悲。

诗成之后,拿给他的舅父大人宋之问先生,敬请指正。宋之问先生不看犹可,一看之下,马上步柏杨先生的后尘,心脏抽筋,尤其那两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更使他生气:“这个无赖,竟写得这么好诗。”就打商量,要外甥把诗让给他——那就是说,作为是宋之问先生写的。斯时也,宋之问先生身为大唐帝国文艺协会万世一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总干事,地位烜赫,而刘希夷先生不过无名小卒,以为绝没有问题。想不到外甥不识抬举,竟拒绝啦。宋之问先生既已妒性大发,也就顾不得他是姐姐的儿子矣,飞了一顶帽子,刘希夷先生遂隆重被杀。

——宋之问先生这位文坛上的妒大王,还兼马屁大王及立正大王哩。马屁大王者,后周王朝皇帝武曌女士时代,张易之先生以小白脸得宠,有权有势,宋之问先生为了表示忠贞,小白脸撒尿时,他就双手把尿壶捧上,等小白脸撒毕,再惶恐捧下(是不是还尝了一口,我

们不知道,不能昧良心瞎说)。

立正大王者,张易之先生垮了台后,宋之问先生也跟着垮台,被贬到龙州(四川平武)。龙州是荒蛮之地,他阁下受不了那种苦,逃回洛阳。通缉犯当然不敢露面,幸好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张仲之先生,冒生命之险,收留下他,把他藏到家里。这种大恩大德,你猜宋之问先生用啥报答。那时武三思先生正在当权,张仲之先生与王同皎先生密谋杀掉武三思。宋之问先生乃立正大学堂高材生,认为此时不向武三思立正,更待何时,遂连夜向武三思先生打小报告。出卖朋友的结果,政府饶了他充军潜逃之罪,并当上“鸿胪主簿”小官。

柏杨先生介绍宋之问先生,顺手牵羊,觉得他阁下这种三大王混合的气质,很是叫座,应该天下共赏,并不是旁敲侧击说现代文坛上谁是宋之问二世,想靠别人鲜血染红他光明前途的朋友,务请不要疑心。尤其是神经过度衰弱,都有一种奇异的反映,一听到丢人砸锅的事,就努力往自己头上拉。如果一定问我说的谁,那么,实供了吧,我说的就是我,柏杨先生就是宋之问先生二世,宋之问先生二世就是柏杨先生,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另一位杨广先生,妒劲也非常奇异,他阁下官做到隋王朝皇帝,应该顶尖的啦。可是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大愚若智,小聪明多如牛毛,无论哪一方面,都想压倒别人。别人只要有一星点比他高明,他就浑身不舒服。诗人薛道衡先生,在我们看起来,诗作得并不怎么好,但已够杨广先生吃醋矣(李白杜甫二位先生,幸而生在唐王朝,而没有生在隋王朝,真是祖宗有德),一直蓄意要杀他。人人都知道该混蛋不怀好意,只有薛道衡先生不知道——也可能他不相信。那时他官做到“司隶大夫”,有一天开会,久久不定,他叹曰:“如果高颀在,早解决啦。”高颀先生是杨广先生最恨的对头,他说了这句话不打紧,小报告打了上去,杨广先生大怒曰:“你想高颀呀,好吧,叫你想吧。”下令交付军法审判。

呜呼,即令想想高颀先生,也不过屁事,再审判也定不了啥罪,可是杨广先生既然暴起来三角眼,就不能善自罢休,结果下令自尽。审

判官还以为弄错了哩,再报上去,这一次连自尽也得不到啦,竟被活活绞死,妻子充军到且末(新疆且末)。等监斩官把薛道衡死讯呈报上去时,杨广先生笑曰:“‘空梁落燕泥’,看你还落不落?”妒大王的嘴脸,活跃纸上。

嗟夫,嫉妒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一旦发动,就如痴如狂,如聋如盲。嫉才更是千古以来最大的丑剧,也是最大的悲剧。靳尚先生嫉妒屈原先生,屈原先生遂被逼得跳河。李斯先生嫉妒韩非先生,韩非先生遂被毒死。曹操先生嫉妒杨修先生,杨修先生只好自杀。曹丕先生嫉妒曹植先生,曹植先生结局是郁郁而终。文坛之上,各写各的,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尚且刀光血影,其他行业,更不用说矣。

7. 江郎才尽

杨广先生的杰作,并不是空前的,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代,妒大王就满坑满谷。南梁武帝萧衍先生,固同类型的大愚若智也。有一天,他阁下写一篇洋洋大作,自以为天文地理,军国大事,都包括尽啦,想不到刘孝标先生却上了一个奏章,竟又举出十条重要项目,全是萧衍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按说萧阁下身为皇帝,手下有此奇才,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马上鼓起三角眼,刘孝标先生只好倒一辈子霉。五代时,李骧先生有言曰:“为愚人划策,其死宜矣。”为愚人划策,其死固然宜矣。而糊里糊涂在妒大王眼前显露才华,其死更是宜矣。怪不得江淹先生发明了“江郎才尽学”。江淹先生下笔如神,盛誉满天下,可是等到老年做了官(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就不再乱写啦。别人问他为啥,他信口雌黄曰:“我年轻时的文思本来是很钝的,做了一个梦,梦见郭璞先生送了我一支

五彩笔,我就豁然开了窍。可是昨天又做了一梦,梦见郭璞先生来讨那支笔。既是借人家的,不能不还,还了之后,该窍就被酱住,灵感再也流不出来矣。”江淹先生所以编了这么一段鬼话,大概深刻了解,怀才之人,如果碰上三角眼,准被整得体无完肤。遭遇到手无寸铁的三角眼还可应付,遭遇到有权有势的三角眼,或遭遇黄马褂的三角眼,直向治安机关打主意,就难以招架矣。

萧衍先生跟杨广先生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人物。有一天,同沈约先生在一块吃饭(史书上的酱话是沈约先生“侍宴”),恰好豫州献栗,直径有半寸那么大,触景生情,萧衍先生就谈起来有关栗的典故。谈的结果,沈约先生要比萧衍先生少了三项。出宫之后,有人问曰:“阁下博学强记,怎么输给了老头?”沈约先生笑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译成白话,就是:“那家伙是有名的醋缸,不让他三项,他能气死。”不料仍被小报告打上去,萧衍先生果然发疯,找一个机会,三番五次派人到他家“责之”,责之的结果是,沈约先生被活活气死。

——可能有人说啦,“责之”算老几,手里也没拿逮捕令,有啥可怕的。呜呼,说这话是不知道“责之”这名词在专制帝王手中的真实意义。如果知道,就不会这么轻松矣。君不见史书上常有“奉旨申斥”的字样乎?有某大臣焉,上了一个奏章,皇帝看了不高兴,批曰:“申斥”。现在青年多半都是洋学堂毕业的,恐怕差不多都有被叫到训导处,被训导主任“申斥”的光荣回忆,如果认为皇帝的“申斥”,跟训导主任的申斥一样,那就错到南极去啦。

柏杨先生的老爹柏老太爷,曾在清王朝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胜保先生家当过几年门丁(读者大人千万别瞧不起,当门丁有啥低的?当时再大的官,如果不给柏老太爷送足了红包,他就见不到钦差大臣。而且身为现代青年,还应该颁给敝老爹一座铁像奖才对。清王朝弄到后来全军覆没,胜保先生弄到后来被砍了头,敝老爹都有伟大的贡献。盖敝老爹是中华民国的地下工作人员,虽然没有谁委派他,但他努力腐蚀的功劳,固不可泯也)。那时胜保先生率军在河南安徽一带跟捻军打仗。驻马店一战,前线还正在胶着哩,他阁下却抱

头鼠窜,跑到开封。到了开封,因为有敝老爹帮忙,弄得怨声载道,举目皆敌,越怨声载道,越举目皆敌,他就越看敝老爹顺眼,越倚敝老爹为左右手;而越看柏老太爷顺眼,越倚柏老太爷为左右手,他就越怨声载道,越举目皆敌。最后被都御史参了一本,逮回京师,如果他不是镶白旗出身,皇亲贵胄,那时就报销啦。所以弄到最后,他只不过奉旨“申斥”,充军新疆。

充军的一幕,不用提啦,柏老太爷看他再没有前途,在他充军前夕,就携带细软和经手的金银财宝,脚底抹了油。但申斥那一幕,却是亲眼看见的。太监老爷站在台上,胜保先生跪在地下,你瞧那阉货口如悬河吧。一口京片子,而北京同胞对骂人是有一套的,不但正面骂,不但反面骂,还旁敲侧击地挖苦讽刺——北京话谓之“损”。且听几句,以便惊心动魄。太监老爷曰:“皇上说啦,哥儿呀,你的官做得不小啦,站起来挺着脊梁,跟门口那个石狮子一样高啦,就是跪在地下,也跟老佛爷前那个哈巴狗差不多啦。皇上说,钦差大臣呀,你的官儿,都是你祖宗三代喝马尿、吃狗屎,为皇上东征西讨挣来的呀,你知道你祖宗的出身不知道呀,你祖宗在关东挖草根当奶娘都没有人要哩。皇上说,哥儿呀,看你这副长相,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回家抱娃儿都嫌不够料哩,给你当这么大的官,你却临阵脱逃,贪赃枉法,把祖宗打下的江山不当回事。皇上说,哥儿呀,你这不成了混账王八蛋了吗?把乌纱帽摘下来,怎么,摘不下来,要不要请出遏必隆刀砍下来呀。又怎么啦,心里不痛快是吗?把纱帽双手捧起来,抬起头,皇上说,要看看你的脸红不红,青不青,白不白,紫不紫。怎么,不要闭眼,睁开来,睁开来,你娘也不偷人养汉,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好啦,完啦。申斥已毕,大人请起,小的给大人请安。”

8. 绝色美女

这段“申斥”式的一顿臭骂,猛一瞧口若悬河,想说啥就说啥,实际上有学问在焉。必须不断提出“皇上说”,以表示不是“太监说”,太监不过代表皇上的嘴哇啦哇啦而已,所以骂到最后,该太监还得自称“小的”,还得“请安”。嗟夫,人是一种活着的感情动物,不是一架死机器,向刚才还跪在地下,被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的人请安,这不是什么他妈的“礼数”,而是结结实实的戏弄也。身为国家高级官员,竟猪狗都不如地被下级凌辱,凌辱后还要叩头谢谢凌辱,自尊心摧毁罄尽,这种奴才,还能办大事,临大节乎哉?

当然也不铁定的每个被“申斥”的人,都要被太监连祖宗三代都咒出来,这就要看该大官平常的交情矣。如果没有交情,红包也可以。则该太监只一句话就完成了任务,他可以曰:“皇上说啦,你以后办事要小心呀!”然后就给你请安,这该是多么轻松也。

介绍到这里,我们可了解沈约先生为什么只被“责之”了几次,就活活气死。史书上虽没有写出“责之”的内容,但我们可以推测出来,比我们上面介绍的那一段,恐怕还要肮脏流血。看来江淹先生要聪明多啦,与其将来被辱被杀,不如早一点“才尽”。其实沈约先生也是了不起的,他明知道萧衍先生心脏会抽筋,所以在谈栗的时候,故意假装糊涂。可惜他只聪明了一半。已经承让,自己肚子里知道算啦,出宫后又挑明它干啥?

男人妒才,女人妒色。琥珀女士只不过希望别人出出天花,仔细研究起来,真小家子气,比起中国女人的妒,连提鞋都不配。像吕雉女士,简直是一等一级的妒婆,她把她的对头戚夫人,砍断手足,挖掉双目,灌下哑药,然后扔到猪圈里,称之为“人猪”,人猪者,人头猪

也。一代绝色美女,享尽人间尊荣,临了落得如此下场,不知道她辗转猪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蛆钻身,除了还可以落泪外,心中有什么感想。

跟吕雉女士同样精彩的,还有武曌女士,这个烂女人大概把历史读了个滚瓜烂熟,所以一旦等到对付她的对头王皇后和萧良娣女士时,就如法炮制,甚至还要青出于蓝。她下令先把两位漂亮女人捆绑起来,捆绑起来后,扒下衣服,每人重打一百大板(史书上曰:“杖一百”),打得血肉模糊,然后再砍断手足,又把二人泡到酒缸里,叫她们“骨醉”。一直泡了几夭,才哀号而死。呜呼,妒性发展到这种程度,真惨绝人寰矣。

没有一个女孩子不爱漂亮,为了漂亮,啥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来,盖美色一方面固可以使男人神魂颠倒,一方面也是一种自娱。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神仙(叫啥名字,偶忘之矣),每天在河水里看自己影子,越看越爱,最后爱得不可开交,就得上了羊癩之风。柏杨夫人年迈色衰,早已不用镜子啦,就是想当年二八妙龄的时候,史书上说,她也不用镜子,每照一次镜子,就发一次脾气,盖镜中御容,实在难以入目。呜呼,连她自己都觉得恶心,柏杨先生更不用说矣,我的肚胀始终不愈,大概跟瞧丑八怪瞧得太久有关。诗不云乎:“水晶帘下看梳头。”我敢跟你赌一块钱,那绝不是看柏杨夫人之类太太小姐梳头,而准是看中国小姐之类的太太小姐梳头。夫光艳照人的姣好容貌,不但可以娱己,而且还可以增加自尊和自信。柏杨夫人一直想买一个戒指风光风光,跟柏杨先生打了几架都没买成。可是巷口那一家漂亮的太太,只跟她那混账丈夫嗲了一下,就戴上了个钻石的,你说怪哉不怪哉?

问题是,美色一旦引起嫉妒,带来的将是加倍的灾害。戚夫人、王皇后、萧良娣,如果其长相跟老妻一样,虽然享不了啥荣华富贵,但也绝不会弄到那个结局也。

曹植先生《洛神赋》是天下闻名的,而且还有《洛神》电影上演,其中美丽绝伦的女主角,那位曹植先生想得要命的美女甄皇后——

一个女孩子如果能长得跟她阁下一模一样,应该心满意足,飘飘欲仙了吧。可是,事情也就出在她美丽绝伦上,其遭遇之惨,使人心悸。她是被郭皇后害死的,而且把她的头发拆散,盖到脸上,用糟糠把她的樱桃小口塞住。

郭女士害死甄女士,是假借丈夫曹丕先生之手,这种巧妙的手法,比吕雉、武曌二位女士要等到丈夫死了之后才发作,要厉害多啦。但她固也是有师承的焉,教师是郑袖女士。她的丈夫是楚国国王,宠爱另一位美女,她心脏抽筋的结果,生了一个绝妙之计,就对该美女曰:“我们情同姐妹,有个消息不能不告诉你,大王爱你爱得紧,只是嫌你的鼻子有一点歪,以后你再见他时,用小手帕略微掩一掩,就更能抓住老混蛋的心啦。”美女一听,感激涕零。于是乎,跟电影上情节一样准确,当丈夫的向郑袖女士打听曰:“那美女为啥见了我总是掩鼻呀?”郑袖女士曰:“我听她说,她嫌你口臭,实在难闻。”该大王跳高曰:“好呀,你嫌我口臭,我教你吃不了兜着走。”下令把该美女的鼻子割掉,真他奶奶的。

9. 妒眼一瞧

中国女人之妒,恐怕在世界上占第一位,这跟一夫多妻制有关。几个女人共同享用一个男人,该男人即令臭不可闻也,在那几个女人看起来,也会成为活宝。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妒律》,完全是臭男人的嘴脸,如果天老爷忽然大怒,形势倒转了过来,无论法律上、道德上、观念上,几个臭男人只能共同拥有一个太太,醋起来准更严重。好比说吧,柏杨先生跟你阁下合伙娶了一位中国小姐,我阁下既年轻,又美貌,肌肉隆隆上来,胸脯跟军舰上的锅炉一样,该娇妻去啥地方都把我带上,而你阁下连亲个嘴她都不肯。好吧,请贵圣崽闭起尊

眼想一想,你能充满善意地跟我和平共存乎哉?

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造醋机器,故中国宫廷中的妒,比洋大人宫廷中的妒,要残酷万倍。不但宫廷如此,民间妒劲发动起来,也同样哭喊连天。

魏王朝(中国朝代名称重复的太多,真是古怪,此魏乃北魏,也就是姓拓拔的那个魏)嵩阳县有一位杜昌先生。有一天,他洗过了澡,叫婢女金荊小姐为他梳梳头发,被太太柳女士看见,立刻把该婢女的十指砍断。杜昌先生这家伙又有一位婢女玉莲小姐,唱歌唱得极好,金喉银嗓,生到现在,如果登台献艺,天生的一颗明星,可是那位柳婆娘连梳头的都不肯放过,怎能放过唱歌的乎?竟把玉莲小姐的舌头割掉。

唐王朝濮阳县有位范略先生,太太任女士。范略有点不太老实,和婢女勾搭成奸,这位婆娘就削去该婢女小姐的耳朵和鼻子。另外还有一位胡亮先生,娶了一位洋小姐做妾,他太太贺女士醋劲发作,竟挖掉了该洋小姐的双眼。

也是唐王朝的事,骑卫将军梁仁裕先生,也爱上了他的婢女,婆娘李女士更是狗娘养的,把该婢女缚到柱子上,用铁棍猛击其脑,婢女号曰:“在下卑贱,制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这种惨厉哀号,只要是人,听了都会落泪。可是妒大王不落泪,终于脑浆击出,惨死在铁链之上。

最有名的奇妒是女诗人鱼玄机女士,她阁下琴棋书画,都有很高造诣,尤以诗闻名天下。婢女绿翘小姐,也是美人胚子。有一天,鱼玄机女士去邻居串门,临走时对绿翘小姐曰:“你千万别出去,我的男朋友来时,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等到傍晚回来,绿翘小姐曰:“你的男朋友来啦,不肯久坐,径行走啦。”

鱼女士认为其中必有奥妙,竟把绿翘唤到卧室,脱光了她的衣服,用木棍活活打死。呜呼,主人不在,客人辞去,乃极普遍平常之事,但任何普遍平常之事,只要用妒眼一瞧,就成了邪恶之事矣。

嫉妒如火,可以烧焦别人,同时也烧焦自己。嫉妒同时也如水,

一旦冲坏了堤岸,即盲目地到处乱淹。当被妒的目标出现的时候,嫉妒发作,还有道理。有时被妒的目标根本没有出现,甚至根本没有被妒的目标,火也乱烧,水也乱淹,这跟爱情有同一的联想性质。诗曰:“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臭男人因为他所爱的女人穿的是绿颜色的裙子,情厚意浓,爱屋及乌,连绿颜色的芳草都怜惜起来矣。

这种感受,文学上称为“移情作用”,如果移的是爱情,我们可姑称之为“飞爱”,如果移的是妒情,没有专有名词可以形容,只好姑称之为“飞妒”,妒屋及乌矣——也可以说是“吃飞醋”。有一位庾女士焉,凡是没有胡子的人都不准进门。有一位段女士焉,丈夫朗诵《洛神赋》,她就跳了河。有一位范太太焉,发现丈夫被子里有一双女人鞋,就上了吊。有一位胡女士焉,看见丈夫跟妓女调情,竟把亲生儿子砍死,而且大卸八块分了尸。有一位武女士焉,因为丈夫爱桃花,她索性把桃花树毁了个净光。

不但人飞妒,鬼也飞妒。桑乞先生的妻子死了之后,他再度结婚,鬼婆娘竟白昼现形,把丈夫的生殖器割掉。还有一位李寒纳先生,再婚之后,正在洗澡,忽然看见鬼婆娘投了一包药粉到澡盆里,他阁下遂筋骨皆散。

例子举到这里为止,一则千篇一律,看多了伤心;二则举得太多,怕有人认定我“借体染色”,说的是他,硬把一些不名誉不光彩的事往他自己头上罩,大家都有未便。同时嫉妒的例证多如牛毛,古书上尤其多,一件一件加以介绍,恐怕能写上半年,编辑老爷怎肯答应也。

现社会嫉妒所以严重的原因,刘世昌先生归纳为三项:一曰“做官思想”,一曰“人上人观念”,一曰“捡现成的企图”。原文具在,不再重复矣。但我们觉得除了这三种原因外,似乎还有一个原因。培根先生曰:“好管闲事的人,最容易嫉妒。”但世界上固有忙得要命,不太理会别人死活的朋友,嫉妒起来,照样天崩地裂。呜呼,嫉妒是弱者的一种堕落的情操。柏杨先生所以嫉妒那些成名的作家,因他是强者,我不如他也;邻居那个在国民学堂就读的小朋友,作文得了个“甲”,贴到墙上,供全体学子拜读,我就不嫉妒他。而萧伯纳先

生也从不嫉妒柏杨先生,道理一也。这种情形,女人群里最为明显。柏杨夫人从不嫉妒麻子脸,而巷口那个手戴钻戒的美丽少妇,也从不嫉妒柏杨夫人,倒是柏杨夫人看见她就不舒服。有一天,二人菜场相遇,老妻一眼就瞧见该少妇那个该死的钻戒,但她阁下却假装根本没瞧见,以示该钻戒跟老妻脚上的鸡眼一样稀松平常。可是当天她连菜也无心买,双目昏花,两腿如棉,悠悠忽忽,转回家门,拿起擀面杖,照孙女屁股上就是一顿。等柏杨先生回来,又吵了一架,接着病了三天之久,滴水不沾。

10. 无往而不妒

老妻病倒之后,她的那些同样三心牌的患难之交,前来探视不绝,她们大概也看见了那个钻戒啦。该少妇人既长得漂亮,早已使她们浑身发痒,如今又添了一个钻戒,其发痒的程度,就更为可观。所以说来说去,总离不开那位假想敌。柏杨先生一面伏案写稿,一面恭听她们嚼舌头。老妻曰:“看她神气的,好像是天王老子,见了人理都不理,有啥架子端呀,不过钻戒烧的罢啦。”甲婆娘曰:“还不是贪污买来的,我先生也伤天害理的话,洋楼汽车都有啦。”乙婆娘曰:“你们真傻,你以为那是真的呀,随便弄个玻璃渣镶镶,骗鬼也骗不了。”丙婆娘曰:“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乙婆娘曰:“我家从前开珠宝店,怎看不出。”大家一听说钻戒是假的,精神大振,老妻当时就下床,啃了一个苞谷。然后继续讨论起来,老妻曰:“看她那妖精模样,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出身一定不正,哼!”甲婆娘曰:“听我先生说,法院已传过她先生好几次,情形很严重,法官还拍桌子哩,恐怕要坐牢。”乙婆娘曰:“她这个家岂不就要完了乎?可怜可怜,这么年轻就家破人亡。”丙婆娘曰:“没有关系,她自以为很漂亮,对啦,她虽然有

几分姿色,可是我一直瞧她长相太薄,有些发贱,现在应验了吧。等先生一坐牢,她把钻戒一卖,买件花旗袍,去宝斗里还是高级货哩。”说到这里,大家乐不可支,嘻嘻嘻嘻,笑声不绝。柏杨先生一面听,一面紧张。连头都不敢抬,如果敢抬头观光的话,那些嘴脸,一定很使人满意也。

呜呼,当一个弱者也真可怜,妒才、妒色、妒富、妒贵、妒名、妒利、妒学问、妒成就,举目所及,无往而不妒。仅只心脏抽抽筋,妒火烧一烧,醋缸泡一泡,关着门自己生气,不过自己难过罢啦,还没啥可怕的。可怕的是该弱者如果再有堕落的情操,像柏杨先生希望天下所有的名作家都坐牢,像柏杨夫人希望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都家破人亡,那就影响大矣。现社会上,这种气质风起云涌,自己不进步,巴不得别人永远故步自封;自己没有信用,巴不得别人早一点成为银行拒绝往来户;自己丑八怪,巴不得别人不堪入目;自己三十年没有升迁,巴不得别人栽斤斗;自己没有钻戒,巴不得别人的钻戒是假的;自己没有漂亮太太,巴不得别人的漂亮太太早点溜丢早点老;自己不努力上进,巴不得别人的荣华富贵到头来一场空。

——“巴不得别人的荣华富贵到头来一场空”,这是心脏抽筋分子最典型的心理状态。堕落的弱者,从不想自己爬起来或爬上去,而只每天张着邪恶的三角眼,伫候别人大祸临头。至于别人大祸临头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则不管也。名作品都查了禁,名作家都坐了牢,柏杨先生的作品难道就有读者乎?漂亮女人都死绝了,柏杨夫人就能变成仙女下凡乎?当然一切都原封不动,不过问题是对自己虽没有好处,对别人却有害处呀,只要对别人有害处就行。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心脏,是抽筋分子所独有的。其实要说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也不见得,起码自己心里要狠狠舒服一阵。

刘世昌先生在《说因果》中,沉痛言之曰:“现在许多现象,都是嫉妒心丰富所造成的恶果——不合作,不团结,不服务。这些实际存在的毛病,大家相率走向专‘损人’而不必‘利己’的乖谬之途。请看最近出现的同班毕业的大学生破坏同学出国留学的行径,是多么莫

名其妙。其实这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心到处存在,你只要看一看你的身边,就知道它茂盛得很。

“今天的嫉妒心,大都是莫名其妙的,常常在一丝丝冲突都没有的情形下发生——你不挨饿,有人嫉妒。你走路不摔跤,有人嫉妒。你说出一句别人说不出的话,有人嫉妒。你写了一篇有人看的文章,有人嫉妒。

“你买了一件日用品,有人嫉妒。有一个人向你点点头,有人嫉妒。你的孩子不是太保,也有人嫉妒。在这种丰富的嫉妒环境下,我们这里,没有‘自由竞争’、没有‘平等互助’、没有‘互助尊敬’,更没有‘个别发展’,我们难以进步,因此而一直落伍,永居困局,殷忧不启圣,多难不兴邦。”

于是乎,新上任的车掌小姐,只不过三天就成了晚娘面孔,不成晚娘面孔,她就有被挤死的危险。有一次,一位车掌小姐拾金不昧,而且帮助老太婆老头上车下车,记者们要发表消息表扬她,她泪流满面曰:“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呀,为什么要害我!”记者们回到报馆后,呆了半天都想不通,幸亏他想不通,想通了也会泪流满面。这件事台北市公车处处长也没办法,到时候车掌小姐自动自发地辞职啦,用铁链子都锁不住,以致处长大人也叹曰:“我要想叫谁滚蛋,只要记他一功,奖他一状,发他一笔奖金就行啦。”

11. 努力猛烤

盖奖状正够她遮被同事们辱骂时的老脸的,奖金正够她买原子笔写辞呈的,不是她鬼迷了心,而是三角眼受不了,被妒火烧焦了的嘴受不了,不合作受不了。晋王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先生,就是被烈火活活烤死的,他阁下被他的对头张方先生用铁链拴到柱

子上,四周堆满了木柴,然后燃将起来,哀号打滚而亡,史书称之为“炙而杀之”。呜呼,公车处从前那些难得的好车掌小姐,就是这样被烤——虽没有被烤死,却是被烤跑了的。烤她的不是张方先生的木柴,而是三角眼的妒火。唯一不同的是,妒火是一种恶毒的放射线,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拿也拿不出证据,但只要被烤到身上,就皮破血流。

妒火既然如此厉害,谁都挡不住它的一烤。年轻朋友抱着一腔热血,硬干苦干,过不了多久,就被烤得软了下来。有成就的真正学人,从国外回来,或自己苦修,想贡献点什么,也同样过不了好久,就被烤得垂头丧气,甘拜下风。嗟夫,中国社会不但是一个酱缸,也是一个妒缸,一个烤缸矣。在这么伟大的妒缸烤缸里,要想不变形的话,恐怕真得有点孙悟空先生的本领。

前几天跟一位电影界的导演先生,谈起来电影界的人才问题,他感叹曰:“大多数人似乎都不求上进!”其实岂止电影界的朋友不求上进,哪一个行业的人求上进乎?新的知识和较高的境界,来自不断的阅读,而中国同胞,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肯看书的似乎寥寥无几,不要说别的,仅只说教育界吧,教习们看书的恐怕太少啦,有时间宁可打打小牌。于是乎,在知识上成为弱者,在灵性上成为堕落者,自己始终穿着破鞋,却看不得别人穿新鞋。别人一穿新鞋,或一旦发现别人“不挨饿”“不摔跤”“说一句他说说不出的话”“写一篇有人看的文章”,或者工作卖力,或者事业有点成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各喷妒火,努力猛烤。翻来覆去一句话,看不得人家好,巴不得别人的荣华富贵一场空,巴不得别人大祸临头。

(写到这里,要向读者报告一个好消息,刚才老妻跌跌撞撞,从菜场回来,眉飞色舞,说巷口那家少妇的钻戒戴到菜场骚包,丢他娘的啦,现在正在那里哭哩。妙哉妙哉,上天总算不负妒心人也。——以后如果有别的精彩节目,当陆续奉陈,以便四海同欢。)

刘世昌先生在他的大文中,曾提出三点意见,希望化“妒”为“善”:曰“知分”,曰“知足”,曰“知耻”。有此三者,即令燃起妒火,

也会被自己的良心扑灭,即令扑不灭,那股妒劲也小得多啦。

化恨为爱容易,化爱为恨更容易,唯只化妒为善,恐怕说说容易,真实践的话,就太难了矣。连创造天地万物,无所不能的上帝老爷都没法度,眼睁睁看着一位美丽的天使,被胸中的妒火,烧得七荤八素,活活变成魔鬼。我们普通小民,更不要提啦。刘世昌先生的提倡三知,“知分”“知足”“知耻”,当然是上等良方,不过问题也跟着出来,好良方有时候也难治彻骨之疾。我们都知道猫儿和一群老鼠的故事。鼠先生召开大会,研究防猫之策,最后决定弄一个铜铃挂到猫脖子上,猫走到哪里,铜铃响到哪里,大家就好开溜矣。可是请谁去挂那铜铃乎哉?——谁也不敢去,去了也会被吃掉。良方再好,发挥不了威力。

摆在眼前的是,如何叫妒大王“知分”?如何叫抽搐的心脏“知足”?如何叫三角眼“知耻”?这跟往猫脖子上挂铜铃一样,能办到这一点,就没有问题矣。一个知分知足知耻的人,只会羡慕,只会向往,只会为成功的人高兴,绝不会毒汁内灌,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们姑且研究怎么样致此三知的方法——有人一定说啦,柏老柏老,你刚才还嚷嚷连上帝都束手无策,你这个凡夫俗子,却想逆天行事,可真是聪明呀。呜呼,人和神是同工的,等于相对基金,上帝的原意大概要为我们小民留下自己奋斗的园地,否则的话,人一生下来就有柏杨先生这么大的道德学问,世界就没意思啦。我们不能说生下来无知无识,就不去求学。盖求学的结果,往往可以得到上帝当初没有赐给我们的东西。所以如果努力研究研究挂铜铃之法,岂不也多少可以消减一点妒劲也坎?

我们的补充药方是:

第一,忙。

这里说的“忙”,不是闲忙——如:打麻将牌忙,上北投洗鸳鸯澡忙,灌黄汤忙,跳舞忙,表演嘴脸忙,串门子翻闲话忙,心脏抽筋忙,翻三角眼忙——而是为工作忙,为进修忙。圣人不云乎:“小人闲居则为不善。”不善固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包括嫉妒在内。盖嫉妒是一个

游荡的精灵,专门喜欢往闲人闲嘴里跑,这种闲人闲嘴包打听,天生贼骨,别瞧他整天团团转,却是专门为刺探别人的闲事,杜撰和宣传别人的隐私而忙,乃心狠手辣之忙也。

柏杨先生这一辈子,除了怕三作牌,就是怕包打听。有一天,一个包打听莅临舍下,屁股还没坐定,那个收电视机分期付款的霉气脸家伙,恰好前来讨账,因为柏府这架电视机一年前都该付清的,所以他的态度自然很是可敬。老妻仍然认为他是人类中最大的混蛋,就又哭又闹,要一头撞到他怀里,叫他吃逼死人命的官司,结果那家伙骂了一阵大街,踉跄而去。

该讨账鬼被轰走之后,包打听立刻露出关心入骨的面孔,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妻正要开口诉苦,被柏杨先生瞪了一眼,也就瞪回,结果包打听失望而去。非我守口如瓶也,而是包打听闲人闲嘴,表面上是安慰你,实际上是批发了消息之后,到别的地方,加油加酱,零售去啦。所以社会上多一个只忙自己工作的人,便少一个抽筋的心脏。

若干机构的办公室,往往是散布是非的大本营。大小角色,上得班来,先看报,再喝茶,再吃烧饼油条,然后燃上一支纸烟(女职员是打上毛线),然后就交换起所见所闻来矣。如果每个人都低头苦干自己的事,八小时下来,忙得头昏脑涨,心有所用,力有所疲,即令要妒,劲头也小得多啦。

忙,对于太太小姐,尤其对于住在大杂院或住在眷属宿舍的太太小姐,更有绝妙功效。普通情形下,臭男人回家,饭桌上一坐,你瞧黄脸婆开簧腔吧——事实上,白脸婆也照样开簧腔。张太太今天在菜场上买了半只鸡,哼,哪来的钱,还不是她男人贪污来的。李太太新做了一件亮晶晶的旗袍,既不登台亮相,还不是怕人不知道她有个哥哥在巴西。王先生又奉派出国啦,看你这个模样,整天蹲在家里像块木头,也不知道走走门路。赵家那孩子考上大学堂啦,我们家孩子三年都没考上,那是为啥?还不是他爹会钻。姓刘的升了科长啦,你的学问比他哪一点差,你就没能耐。——不把臭男人的妒火激出来,誓

不罢休。

如果太太小姐能忙起来,情形就不一样。当一个职业妇女更好,否则的话,写写小文,画画图画,再不然参加参加教会,或参加参加进修性的聚会,被正经事羁绊着,即令仍跑野马,其折腾程度,也小多矣。

第二,读书、思考。

一个人要想化妒为善,除了读书外,没有第二个办法。书读的多啦,兽性自然会逐渐减少,灵性自然会逐渐增加。圣保罗先生一直到当了十二使徒之后,在给他的教友写信时,仍责备自己心里充满了恶念。但圣保罗所以成为圣保罗,就在于他知道心里想的,啥是恶念,以及如何消灭这恶念。他也有妒火,但他知道那是邪恶的也。

读书可以启发自己的灵性,当心脏抽筋时他知道那是心脏抽筋,而不是盲肠炎。当他三角眼鼓起来时,他知道那是三角眼,而不是眼皮跳。

12. 由弱变强

诗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个人只要把书读通啦,既可有钱,又可娶一位漂亮的妻子。可能有人说,这话是科举时代的产物,太落伍啦,也太腐败啦。其实固不然也,现在二十世纪,读书更是财富荣誉之源,科学比科举更需要刻苦地读书。盖科学知识是累积的,好比接力赛跑,如不能把前人如烟如海的书,吸收消化,就接不了那个棒,就没有成就。

读书不仅可带来黄金屋和颜如玉,更可以带来一种崭新的和高贵的质量。要特别声明的是,读书不是囫囵吞枣,一个人的肠胃有毛病——或者是太僵硬啦,或者是太破烂啦,吞下的是囫囵枣,拉出来

的准也是囫圇枣,既没有一点营养,也解不了一分饥饿。仅只把书读到肚子里,没啥了不起,凡是认识字的,都能看上千本万本。而必须在读了之后,消化吸收,变成丰富的养分才算数。如果不能消化吸收,书就读到狗肚子里去矣。书读得再多,不过图书馆大搬家,从书架上搬到尊肚里。历史上这种搬家式的读书朋友多的是,我们称之为“书呆子”,其实书呆子并不是不消化不吸收之人,而是半消化半吸收之人。一点都不消化之人,应该是“书漏子”,等于把金汁玉浆灌到漏斗里,费那么大的劲灌下的善,全漏光啦。

消化吸收,要靠思考,好像胃肠的蠕动(天下有些人竟然没有胃液,而尊肠也从不蠕动的),然后兽性渐去,灵性渐增。一位美国年轻人朋友每天下班之后,总要到高级住宅区左瞧右瞧,有人问曰:“你瞧啥呀?”答曰:“我来接受刺激,看见这么好的花园洋房,我就更加奋发努力,将来一定也要买上一幢。”呜呼,这是一种气质,换了中国社会上的妒大王,恐怕会有另外一种奇想,巴不得来一场地震,把房子震塌,把住在里面那些混账的大人小孩,压死净光。

同样的一种刺激,高贵质量的朋友希望急起直追,而心脏抽筋的朋友则希望人家横遭祸事。不仅仅是质量而已,书读的多啦,吸收消化的多啦,可以使自己变成一个充满了信心的强者。诸葛亮先生推荐庞统先生,固是诸葛亮先生的高贵质量,也是因为诸葛亮先生的高贵才华。庞涓先生所以要害孙臆先生,固然是他质量低劣,也是他自顾形惭,自认为一辈子都赶不上人。

要想消灭嫉妒,或减低嫉妒,只有读书思考,然后质量才能日高,情操才能日进,再加上知识的获得,灵性的增加,自然由弱变强,而强者是从来不嫉妒弱者的焉。漂亮太太小姐绝不嫉妒塌鼻子,诺贝尔先生绝不嫉妒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将军们绝不嫉妒下士升上士,柏杨先生绝不嫉妒隔壁小孩的作文得了甲等,百万富翁绝不嫉妒穷人还债,有汽车的绝不嫉妒有脚踏车的,有脚踏车的绝不嫉妒两条腿走路的,宽宏大量的绝不嫉妒心眼窄的,有学问的绝不嫉妒刚背会 ABCD 的,英国人绝不嫉妒中国人英文讲得好,吃大鱼大肉的人绝不嫉妒吃

谷米的,有烟可吸的绝不嫉妒发了老癮打呵欠流泪的,自己孩子得博士绝不嫉妒别人孩子当了太保,中国小姐绝不嫉妒柏杨夫人一拧一拧的小脚,有头发的绝不嫉妒秃子,有权势的绝不嫉妒我们这些哀哀无告的小民,当皇帝的也绝不嫉妒老百姓。

——但这里有个补充说明的故事。清王朝时候,江南一带盐商,最为富有,记不得是那个皇帝啦,大概是爱新觉罗弘历先生。有一天,吟诗一首,诗曰:“百官未起朕已起,百官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家翁,天明尚能拥大被。”这诗传到江南,有钱的朋友反复欣赏,好不高兴,你瞧,这皇帝老爷都羡慕我们哩。其中只有一个有脑筋的曰:“糟啦,糟啦,这不是羡慕,而是嫉妒,祸不远矣。”就把家产变卖,不知去向。别人都笑他傻,结果两年之后,兴起大狱,才后悔没有该朋友的先见之明。

这是一个明显的嫉妒,但问题好像并不是当皇帝的嫉妒老百姓,而是劳碌命嫉妒享清福的,如果该皇帝老爷也有清福可享,就不会有这种三角眼矣。

千言万语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是强者,如果上进,如果努力,他就不容易嫉妒,至少不至于妒得一发不可收拾。而这有赖于读书、思考。

第三,承认失败。

洋大人常批评中国同胞完全靠“直觉”过日子,所以要特别声明,对这一条,千万别直觉地解释为失败主义。“啊呀,不好啦,柏老头宣传失败主义啦。”那我就吃不消。“承认失败”有两个含义,一曰,在公平竞争之下,失败者应有勇气承认不如人。二曰,不但承认某一种不如人,而且应承认自己不是万能的——杨广先生所以嫉妒薛道衡先生,就是他阁下要神仙一把抓,要处处都占上风,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不过癮,还要在文学上占上风。

13. 尊重奋斗的人

柏杨先生在若干年前,曾听过一位先生讲的一则故事。他在美国访问时,有一天,跟一位朋友驾车上路,走着走着,从后边赶上来一位美国佬。该美国佬拼命地开,超了过去,朋友一瞧,好小子,看咱们谁比过谁,一踏油门,车子如飞,一会儿工夫,就超过了该美国佬。美国佬心中不服,再努力猛开,又二度超过。如此这般,两辆车子在公路上忽前忽后,追逐奔驰。大概美国佬的车子有点老爷,渐渐落了下风,最后一次被超过时,该美国佬向那位先生这边笑了笑,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耸耸肩膀,表示放弃。

这故事是真实的,那位朋友介绍出来,是赞扬该美国佬的风度,柏杨先生传播出来,是心里憋了很多感慨。我真怀疑如果此事发生在台湾公路上,那个终于被抛到背后的朋友,其心脏有啥变化。恐怕可能开骂曰:“干你娘,奔丧去呀!”这还是轻的,说不定再度赶上,斜刺里插过去,用自己的车尾甩一下对方的车头。

写到这里,又要加以声明,我们说这故事,不是说外国月亮又圆啦,而是赞扬这位不知姓名的美国佬。他那微微地一笑,轻轻地一挥手,代表他深厚的教养和崇高的气质。这包括前面所说的两点,一是,在公平竞争下,自己如果失败,就承认这个失败,绝不怨天尤人,绝不妒汁横流,绝不用邪恶的眼睛巴不得人家走到前面拐弯处翻了车。一是,在五花八门的行业中,承认绝对没有神仙一把抓的本领,那位美国佬虽在这一次赛车中失败,但他可能是一位太空专家,也可能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可能是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另一方面,有他的胜人之处。

我们鼓励承认失败,不是鼓励“安分”,也不是鼓励不作“非分之

想”。相反的,我们渴盼每个人都要不安分,国家社会才有进步。盖凡是成大功、立大业、享大名的人,从帝王到企业家、艺术家,到稍微有点成就的乡村角落里的小民,差不多都是不安分的朋友。一个人太过于安分,等于酱缸里的毛虫,塞饱了肚子,与草木同休而已焉。但即令再不安分,总要弄清楚一点,嫉妒的眼睛是治不愈失败的,只有心平气和才能治愈失败。

第四,尊重挣扎的人,努力上进的人,冒险的人,失败的人。

这是一个结论,乃读书思考的必然结果,亦自己承认失败的一种体验也。一个自己一失败就成了瘪三的人,绝不会尊重别的失败的人。一个质量卑劣的人,绝不会尊重努力挣扎上进的人。一个自己没有志气,眼光如鼠的人,绝不会尊重冒险犯难的人。

俗云: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盖只有惺惺才能惜惺惺,只有英雄才能惜英雄也。“世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有才之人方能怜才,庸碌的人和没有灵性的人只会恨才,妒火中烧的人更巴不得天下有才的家伙都抓到警备司令部。盖猩猩永远不会惜惺惺,狗熊也永远不会惜英雄也。一个绝色美女一旦落到不知怜香惜玉的粗线条莽汉手里,全世界都要为之垂泪。同样的,一个有才的人一旦落到庸碌下流和妒才如命的人手里,一个惺惺如果落到猩猩手里,一个英雄如果落到狗熊手里,全世界也都要为之掩卷叹息。

台湾电视公司每星期五都有《勇士们》影片,演出美军诺曼底登陆后向巴黎推进的历程。在此之前,也上演过《八勇士》,演出美军在意大利登陆向罗马推进的历程。这个影片拥有大量的观众,我想目前一些所谓名导演也者,似乎都应该跪在那里看,看看人家洋大人是怎么演,怎么导的。里面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句说教,不但没有口号说教,反而总是显示他们怕死、畏缩,对长官不尊敬、对同僚不友爱,但最后却借着剧情的发展而使人油然而生敬爱之心。这种手法是高级的,台湾也有一部《黑夜到天明》的战争电影,其作用大概只能使观众冒汗,不能使观众生敬生爱也。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该片中,虽然每次德军最后都完了蛋(当然

不能让美军最后完了蛋,美军最后完了蛋,就没影片看啦),但他们并没有糟蹋德军。德军一样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而在台湾的电影里,甚至得什么奖的小说里,敌人都是不值一个屁的。呜呼,如果对手果真不值一个屁的话,自己又算啥玩意儿哉?不尊重对手,就是不尊重自己。乔路易先生必须把另一位拳王击倒,才算本领,如果一拳把柏杨先生打了个狗吃屎,有他妈的啥光彩哉?然而这年头偏偏多的是猩猩狗熊,偏偏多的是妒才如命的人物,一肚子心脏抽筋的观念:“世人爱其才,我独曰可杀!”世事遂一天比一天难医难救矣。

尊重挣扎冒险的人,自然只有羡慕,而无嫉妒。尊重失败的人,自己失败时,自然就不至于往邪门地方乱想,盖知道对方成功的不易也。

介绍嫉妒之文,到这里为止。再说一则故事,作为结论。有一大家伙焉,一天忽然发现一个小职员跟他同名同姓,立刻火爆,把小职员叫到跟前曰:“我出一个上联,你如果对得上下联则罢,对不上下联,你就大祸临头。联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意思就是说,你我的姓名虽同,你差我远啦。小职员对曰:“柳无忌,长孙无忌,你无忌,我也无忌。”大家伙当时就下不来台。嗟夫,我们借此小职员之嘴,转赠天下朋友,盼望有一天大家神经正常,消嫉妒,使这个恶德对我们社会人心的害处,减少到最低限度,则大家都有福矣。

14. 任劳任怨

台湾邮政的信誉和服务的周到,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焉。有一天我寄一件衣料和一幅丝织的国画给菲律宾的朋友,托人顺便带到邮局,告诉他一定挂号。大概他小儿科出身,舍不得替我多花钱,

就海运平寄啦。回来向我报账,我气得发喘。急忙写信去菲律宾,朋友回信发泼曰:“完啦完啦,衣料没有啦,国画也没有啦,能把包裹皮寄来就算天塌啦。阁下如果不是脑筋有毛病,一定是根本没寄,吃老朋友的豆腐罢啦。”我想这一次黑锅是背定了矣。想不到一个月后,朋友又飞来一封信,告曰:“奇迹奇迹,包裹原封收到,而且看看邮戳,果然是你说的那天投邮的,足证阁下人格尚未完全破产,殊堪一贺也。”我当时就写信给他,宣布绝交,他来信致训词曰:“老哥,非我信口开河,实在是菲律宾的邮政使人害怕,十寄九失,有时连挂号的都不行,何况没有挂号的乎?阁下用台湾邮政来看菲律宾邮政,是你瞎了眼,怎么反怪我哉?”说了半天,还是我没理。

有些美国留学生常常宣传美国的邮政月亮特别圆,并举例曰:“洋大人写信也好,寄东西也好,很少用挂号的。”这是事实,我从前在芝加哥时,每逢星期三,住校的学生们把脏衣服往小皮箱里一塞,贴上家里地址的信纸条,往收信处一扔,邮差就平平安安地送到他府上,让他那可怜的老娘去洗。而在台湾,寄衣服而不用挂号者,恐怕几稀,看起来该月亮果然十分的圆。

但问题还得深入研究,现在台湾的包裹,固不见得也非挂号不可,你如果不信的话,寄一件衣料到台东一试便知。美国所以挂号少而平寄多,固然是他们邮政的信誉好,但也跟他们邮政服务的态度差劲有关。诺贝尔奖金如果要发给一批任劳任怨的人,台湾邮政的工作人员,实在是得之无愧。邮差先生为了一封平信,一投再投,三投四投。抗战时人们的行踪不定,尤其是军队,上个月还在广东,下个月就到河南啦,上星期还在甲县,下星期已到乙县啦。而一封家书在邮政工作人员手里,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在屁股后尾追着跑,能跑上十万八千里,然后送到收信人面前。我就经常接到这种锲而不舍的信。盖柏杨先生从前本来是住在台北通化街的,后来搬到迪化街,再后来又搬到建国南路,再后来又搬到敦化南路。有人说我准吃了耗子药,所以才搬个不停,听起来好像我钱多得要命,其实凡经常搬家的朋友,都没啥了不起,尤其是房子越搬越小,汽车越坐越大,不必

瞧他的长相,想一想就可下结论矣。

小民搬家跟大家伙搬家,有所不同。夫大家伙搬家,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自己不肯声张,也早有包打听嚷得天下皆知。而且求他的人也多,自然形迹昭彰。至于小民搬家,则神不知鬼不觉,抽出一个星期天,天不亮就起了床,一辆三轮车,在鸦雀无声中,转移了阵地。所以如此神秘,乃是怕巷口那个杂货店老板一旦瞧见,上前扭住,非讨三个月前那瓶酱油钱不可,就太煞风景矣。故一直到今天为止,通化街及建国南路一带小店的臭账上,还留有柏杨先生光荣的纪录也。

可是小店虽然找不到我,邮差先生却有猎犬的鼻子,只要一闻,即能追上,因之就不断有信从原地转来。有时候即令把地址写错啦,邮差先生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也能送到我手上。不特此也,君不见台风时邮差先生在激流中奋勇挣扎,只不过为了送一封限时专送乎?那封限时专送可能有天大的急事,也可能屁事都没有,但邮差先生并不管它,只要贴上邮票,就拼命照送,翻山越岭,涉河渡海,直到找到收信人为止。呜呼,只花五毛钱,就能把一封印刷品要送到哪里就送到哪里,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哉?

美国邮政可能是安全的,但他们的服务态度,恐怕实在是有点恶劣,给台湾邮政局提鞋都不配。那些大学生把衣服箱子用平邮寄回去,大家只看到荣誉的一面,没有看到不荣誉的一面。如果谁把衣服挂号寄回去,他到学期终了,恐怕连家都不敢回,回家后准挨老头臭骂。东方各国,写信寄钱,好用挂号,中国人在美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国内同胞挂号信。美国邮差的腿,天生尊贵,一步都不肯多走。居住在城市还好,居住在乡镇,每家都得在马路边设立一个信箱,邮差先生就把你的信投到该信箱里,你阁下假若以为你府上只不过距马路一分钟路程,送到家准没问题,恐怕你一辈子都接不到信。如果想接到信的话,就得天天去邮局,满面堆笑曰:“对不起,我是刚从台湾来的,对贵地十分生疏,还没有置邮箱,我的名字是张老大(或“查理·张”),是不是可以允许我看一下,有没有我的信?”哀告已毕,遇

到心肠好的,就叫你查一查。遇到心肠硬的,看你是有色人种,半天连头都不抬,惨矣。

一封挂号信能教收信的中国同胞把腿跑断,如果他幸而有汽车的话,也能把轮胎跑出一个窟窿。盖信箱里放着一张邮局字条,通知你说,有一封航空挂号候领,请阁下于三天内前来,过期就加收保管费,七天不领,退回原处。普通情形,邮局总在五六里之外,届时或烈日如火,或大雨倾盆,一来一往,不如上吊。于此附带奉告有心之士,如果想坑坑在美国的朋友,或想整整在美国的情敌,不妨多写几封挂号信给他。

15. 报 应

柏杨先生的腹胀之疾,已到了群医束手之境,别瞧那些医生老爷虽然治不了病,要起钱来,却一点都不含糊。每次把白花花的银子送出去换上几瓶苦水,实在心口发痛。所以我不再去求他们啦,胀就随他胀,这些时似乎更难过,就像抱着一个大鼓,不能伏案,只好停笔。今天略微好一点,再继续猛写,老妻看我可怜,劝曰:“算啦,不要再写啦,身体要紧。”呜呼,正因为身体要紧,我才猛写,趁早把要写的写完,万一有那么一天,忽然日月无光,御驾崩殂,就不能再写矣。俗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现在恰恰相反,而是赶紧把树砍下来,因为青山快不在啦,就要沉到海底啦,不赶紧下手,以后想砍就没啥可砍矣。

前天我们说到台湾邮政是天下第一好。台湾政府中有两大部门,它的廉洁和办事效率,不但在台湾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首屈一指,一曰邮政,一曰海关。这可能跟都是英国人创办的有关,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人类的一大杰作,不要说在他们本国啦,就是在他们的殖

民地,英国官员也很少有贪污的(这不是说根本没有贪污的,请不要抬杠)。是英夷道德高乎?非也,而是他们的职位有保障,待遇又好,退休金又多,生活安定,有美丽的远景,使他觉得受贿划不来。盖不受贿照样能够达到荣华富贵的目的,只有傻瓜和畸形的野心家,才肯去冒那种身败名裂的危险。台湾邮政和海关在英国人主持下,成为英国文官制度的翻版,顽强地抵抗着传统官场恶势力的侵袭。

不过这些年来,政治风气逐渐侵蚀到这两个部门里去矣,海关首先腐烂。似乎只有邮政仍在激流中独立挣扎,能挣扎到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但一直到目前为止,它仍是台湾政府中最最清白、最最上进的一个部门,这真是台湾同胞之福。呜呼,一旦台湾邮政被腐蚀成了台北市政府,一旦邮差个个成了殷羨先生,那就糟出了头矣。殷羨先生是四世纪晋王朝的大亨,前往豫章(江西省南昌县)当太守的时候,很多亲友们托他带信,约有百余封之多。他阁下走到石头城,统统扔到长江里,还理直气壮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俺可不是你的邮差。”此公混蛋,到了顶尖。既不愿给人带信,当时就应该拒绝;既然答应带啦,就应带到。该百余封信中可能有些不重要的,但也可能有些重要的。彼时国家没有邮政,南京到南昌,相隔关山千里,不知有多少万金家书也。他阁下竟良心一味,统统扔啦,可谓婊子养的。不过史书上说,他这种婊子养的做法,到了他儿子殷浩先生,就有了报应。

原来殷浩先生是一个绣花枕头,当了晋政府总司令,领兵北伐,出门就吃了一个伟大的败仗,免职在家,想当官想得要命。有一天,桓温先生给他一封信,要请他当“尚书令”(类似国务总理一类的官,巨官也),大喜若狂,急忙回信道谢。可是又怕写得不得体,已经封口啦,又拆开来,看看没有错呀,重又封起来。可是又不放心,再拆开来,如此这般,封封拆拆,有几十次之多,最后总算封住啦,大概紧张过度,不知道怎么搞的,阴差阳错,竟封进去一张白纸,而不是写好的信。桓温先生气得胡子乱翘,从此绝交,他阁下只好小民终身矣。

报应之说叫人心中大快,不过那些托他爹殷羨先生带信的朋友,仍挡不住要倒霉在先。我们所担心的正在于此。万一台湾邮政也像台北市政府工务局一样,邮政工作人员也像殷羨先生一样,此一信也,地址写得不清楚,连这种脑筋都没有,还写啥信,去你娘的吧,三把两把,撕了个粉碎。彼一信也,收信人竟住到山顶上,啥地方不好住,住那么高,就凭你那一块钱叫我跑断腿,休想休想,也去你娘的吧,三把两把,也撕了个粉碎。平信寄到与否是死无对证的事,一旦到了这种地步,才叫苦也。

夫邮政是最公平的事业,邮局局长是你阁下的姐夫,甚至是你的老爹,你送平信也得贴上一元。而你阁下即令是全体邮政人员的死仇——好比说你有一天发了脾气,见了干邮政的朋友就是一刀,但你只要贴足了邮票,他也心平气和地照送。柏杨先生努力拍邮局的马屁,拍得叮当作响,所有的邮政老爷都芳心大悦,可是不贴邮票,也吃他原封退回(昨天托人去邮局打听,像我这种忠心保国的朋友,以后送信贴五毛行不行,结果仍是不行)。任何人只要照规矩办事,邮差先生就任劳任怨,为你埋头苦跑,有时候看绿衣人殷勤伺候顾主的态度,真是恨不得当场献上一面锦旗。

上个星期四中午,柏杨先生到《自立晚报》跟常败将军下棋。一位邮差先生送了一封报值信给该将军,因为信里有钱,要看该将军的身份证。殊不知该将军正输得头大如斗,叫他欠屁股还不如叫他吃巴拉松。邮差先生不肯叫人代收,他就呐喊曰:“我没身份证,讨厌讨厌。”邮差先生苦笑曰:“这是邮局的规定呀!”该将军曰:“什么规定,退回退回!”该邮差先生的态度真是可爱可敬,如果换了我,咦,贵将军的架子倒不小呀,你不是叫俺退回乎,俺就给你退回,收不到钱关我屁事。

16. 跟小姐私奔

其实邮差先生的苦难不仅限于收信人难堪的嘴脸,其他还多得很哩。我有一位朋友也是邮差先生,他说他一看见深宅大院,心脏就忽冬忽冬乱跳。如果门口再挂“内有恶犬”的招牌,神经系统就更起变化。平信还没关系,塞到信箱里就算交了卷。可是偏偏送的是挂号信,丑媳妇就非见公婆不可矣。惶惶恐恐,按了门铃,五分钟之久,呼的一声,门洞开啦,伸出一个人头,正色曰:“以后按门铃轻一点好不好?”仿佛邮差先生不是来给他家送信的,而是来跟他家千金小姐私奔的。这还不算精彩,精彩的是,当邮差先生恭候盖章的时候,冷不防一位狗先生悄悄上前,照他尊腿上就是一口,霎时间鲜血淋淋,痛得直叫。斯时也,该人头就开骂曰:“该死的东西,也不长眼呀!”然后砰的一声,大门关他娘的啦,被关在门外的邮差先生,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该人头到底骂的是谁。

该朋友干了十年邮差,腿上就有四个光荣的疤,以致他阁下被咬得神经兮兮,见了狗就打哆嗦。有一次,他又给一家“内有恶犬”送信,千防万防,腿上仍负了伤,人头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该朋友读书不多,大概不知道啥叫忠恕之道,当下信也不送啦,跑到派出所报案,领了一位三作牌前来评理。恶犬主人乃有头脸人物,一见三作牌上门,就发了脾气,大怒曰:“这个送信的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啥鬼地方被野狗咬了一口,却赖到我们家杰克逊身上。”一言未了,杰克逊先生照三作牌腿上如法炮制,也咬了一口,真赃实据,无法推辞,只好赔钱,然后看了医生,证明该杰克逊先生不是疯狗,才算了事。

——写到这里,柏杨先生得向邮政局坐在办公桌上的官老爷建一个议,邮差先生在外面如果受了委屈,或受了欺负,总得为他们做

主。去年英国邮局曾发出一则通告,声明凡是不把恶犬拴起来的家庭,就拒绝给他们送信。这是正当的妙法之一,邮差先生也是父母养的,受气还可,专供杰克逊先生打牙祭,就惨无人道矣。

我想邮政人员的苦难还有一种,就是写信的朋友,总是不肯把信封写得清清楚楚,而是龙飞凤舞,铁画钢钩,邮差先生真得书法大学堂毕业,才能胜任。还有些西崽朋友,在中国地,写给中国人,却用起来洋文,真是潘金莲下的崽子,天生贱种。我如果是邮局老爷,遇到这种信件,就给他来一个原封退回,再不然索性扔到阴沟里。呜呼,你阁下到纽约用中文写个信封试试!但邮局却仍然照样送到,涵养功夫真是到了家,服务热忱也真是到了家也。

邮局是台湾政府中唯一的奇葩。近三十年来,洋大人几乎天天指责台湾政府腐败无能,好像一个人焉,头上长疮,脚心流脓,烂到了底啦。我要是干宣传的朋友,就一定把该洋大人拉到邮局瞧瞧,如果他仍发现不了妙诀,则就请他寄一封信,当面考验。他本来姓“死迷死”的,一时笔误,写成了“死迷活”,他的万金家书,台湾邮差照样能给他送到,里面就是装着八十万英镑的汇票,都丢不了。

有人说啦,哼,邮局还不照样有贪污乎?不要说大贪啦,小贪就层出不穷。前些时还有几位邮局老爷,拆开了挂号信,把银子下了腰包,如果我们请来开眼界的洋大人恰巧碰上这种镜头,还有啥说的?

洋大人如果碰上这种镜头,那算是大家都倒霉,当然没啥可说的,但如果仔细一想,仍是有啥可说的也。盖贪污没有关系,官员贪污,并不影响政府清白,犹如柏杨先生屁股上长了一个粉刺,并不影响我的健康一样。但一旦该粉刺变成了砍杀尔,而且又不肯治,后来虽治啦却又治不好,则我就要宣告结束。政府有了贪污而不法办,不但不法办,反而干嚎曰:“家丑不可外扬呀!”恐怕非糟不可。柏杨先生迄今为止,还没有得过砍杀尔,但年轻时固是害过花柳病的,记得第一次害得寸步难行时,一个朋友关心曰:“老哥,看你面色灰白,腿窝的伤口又十分异样,恐怕是杨梅大疮吧!”我大吼曰:“俺体健如牛,气壮山河,值此清明盛世,你啥话不能说,偏说俺害了杨梅大疮,

思想准有问题,锦衣卫,拿下。”柏杨先生虽没有锦衣卫听候差遣,但从此跟他绝交。不过你阁下一想就知,我的杨梅大疮,能悄悄地痊愈乎哉?吾友刘世昌先生在台北杂志上,又有一文,曰《忌讳·中国进步的最大阻碍》,专门谈中国最最茂盛的“家丑不可外扬”婊子养哲学,敬请参观。

邮局的特点不是没有拆烂污,而是有了拆烂污不贴膏药,不叫锦衣卫拿下。这正是其他政府机关所难有的观念和风度。那些私拆挂号信而把银子下了腰包的朋友,岂不都送到法院了哉?据柏杨先生所知,平常日子,只要有点屁事,或报上宣出了焉、或有人写信了焉,邮局一定迅速地发生反应,会马上派一位督察阶级的邮政官员,开到贵府。开到贵府不是揍你一顿出气,也不是审问口供,问你一个恶意损害政府威信罪名,叫你“拿出证据来”,送你吃官司。而是为你调查解释,这股劲往往使跳高的人不但跳不起高,简直还要请他吃油大。此乃真正的政清民和,世外桃源也。

17. 现代化问题

最近邮局宣布了一项新办法,要求公寓式的房子,必须在楼下设立信箱,或设立一个收信处。如果不设信箱也不设收信处的话,信件就存到最近邮局,像洋大人的办法一样,由收信人跑腿去领,邮差先生不再爬上爬下啦。这个规定曾使有些人几乎摇掉了尊头。我有一位朋友,住在台北和平东路卧龙新村,他一听说邮局有此荒唐措施,就到处宣传世界已到了末日,连邮局都开始堕落,端起三作牌架子啦。他说他要写一封长信给邮局局长,痛骂一顿,他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该局长明天出门,准摔斤斗,折断大腿。”

关于要求公寓设立收信处或信箱,柏杨先生是赞成的,盖“平面

式”的公寓,大概都在三层五层之间,而“立体式”的公寓,就更为伟大,最低也有七八层,高者十二层——眼看着以后盖的还要向上猛涨。邮差先生爬上爬下,一天能送几封信哉?而且台湾公教人员的待遇,是全世界顶尖儿的,邮差先生一个个面黄如蜡,骨瘦如柴,跑了一天楼梯,第二天可能连床都爬不起来。而且把单车放到大街之上,等到气喘如牛地送信下来,可能连邮包一起都没有啦,被贼先生骑去领银子啦,届时怎么善其后乎?

然而我那位朋友发了疯,也有他的道理,邮局局长大人,如接了该开国骂的信,乞谅乞谅,因为他阁下住的“卧龙新村”,原设计上,却竟然是没有信箱的。如果家家户户都重新装一个信箱,乱七八糟地悬挂高竿,楼梯口势必像甲状腺出了毛病,巨瘤累累,不但看了恶心,黑夜里说不定还会把尊眼撞瞎。这是一个与邮局无关的大问题,包括观念问题、知识问题、设计问题,以及台湾同胞做事的基本态度——马马虎虎问题。

呜呼,公寓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关于现代化不现代化,我们不讨论,盖讨论起来,纠缠不清。不过柏杨先生认为要想救中国老命,除了全盘现代化外,别无其他良法。义和团同志往往努力吼曰:“好吧,西化吧,天天喝牛奶,吃面包,开口 ABCD,大街上见了太太就抱而搂之,国家就强啦。”如果真的如此,国家仍强不了,盖这只是西崽化,而不是现代化也。现代化可能连牛奶都没见过,可能连一个英文字都不认识。而有些人天天用牛奶洗澡,用面包擦屁股,讲的英文连萧伯纳先生给他提鞋都不配,见了女人直喊“打铃”,他该是西崽,仍是西崽;该是义和团,仍是义和团。现代化也者,和表面花枝招展无关,而是脑筋要现代化,观念要现代化,行为要现代化,思想要现代化,思考要现代化。

这个问题就大啦,不谈不谈。现在只谈公寓,夫公寓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一种新观念下的产物,这观念中如果掺杂一点“中学为体”的渣汁,楼梯口就得长满巨瘤。

从前有一个法国语言学家(姓名一时想不起来啦,但从我们介

绍的这则隆重的故事上,终可想出他是谁),他到德国专门学习德语,临走时,他的侄儿还不会说话哩。五年后学成回来,发现侄儿的法文说得十分流利,而他的德文却仍然结结巴巴,他就研究缘故何在。是侄儿聪明过头,而他蠢笨如牛乎?或是他侄儿专心,而他不专心乎?均非也。只因他侄儿接受法语时,本是一张白纸,而他阁下接受德语时,已被别的言语搞乱了尊脑矣。

中国人接受现代化观念,所以比拉痢疾都难,实在跟五千年传统文化有关。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当然有优越的成分,但也当然有沉淀下来的渣滓。即令优越的成分,在当时虽是优越的,随着时代的进步,风水流转,光阴荏苒,现在也不见得全是优越的啦。犹如张飞先生的丈八蛇矛,当时是好武器,“直杀得曹兵个个愁”,但现在已不是好武器矣,谁要再坚持拿它去斗米格机,恐怕疯人院都要下请帖。可是义和团朋友拿着丈八蛇矛的观念,在二十世纪原子时代里横冲直撞,不但疯人院没下请帖,反而成了保国卫道的正人君子。别人偶尔用手戳戳他的屁股,提醒他那玩意儿不行啦,必须把武器现代化才行,他就说你“是何居心”“动摇国本”,你说怪哉乎不怪哉乎?

话拉得太远,我们还是谈公寓,公寓是现代化的产物,一点也不能掺杂“中学为体”的渣滓。——写到这里,想起来一件事儿,夏天时候,侄女夫妇和她一批都嫁了人的同学,率夫携子,前来柏府,笑容可掬地请柏杨先生暨夫人前往福隆浴场,说我们老两口整天待在家里干啥,应该活动活动筋骨呀。一瞧侄女这么孝顺,心中大喜,就也去啦。到了之后,才发现请我二老的用意,并不是叫我们真活动活动筋骨的,而是替她们看孩子,以便她们可以去海中穷泡的,真能把掉了的牙都气得再长上去。结果我只好蹲在沙滩上乱看,就在看得有趣的时候,只见两个臭男人,穿着睡觉时穿的短内裤,昂然阔步,走来走去,该短内裤水湿淋淋,零件毕露,实在忍无可忍,乃上前鞠躬曰:“客官,此地女士甚多,请改穿游泳裤,如何?”其一曰:“你是干啥的?”我曰:“啥也不干,我是看着不顺眼的。”其一曰:“我有我的自由。”我曰:“老哥,你有穿内裤的自由,我就有揍人的自由。”二人瞪

了半天眼,看我这个老头要找碴撒赖,只好一路开国骂而去。呜呼,现代化的场所,必须有现代化的行为才配得上,而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所有的地头蛇式的“自由”,绝不允许带到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

18. 死不认错

一个人应该穿游泳裤游泳,不应该穿零件毕露的短内裤游泳,这跟会不会 ABCD 无关,而只和现代化有关。由于该两位大亨(他是不是大亨,我不知道,不过看模样他却自以为是大亨的),一路开国骂而去,又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一种古老而坚硬的地头蛇观念——死不认错,所以一个人一旦跌进修理庙老板之手,就苦也苦也。俗不云乎:“只有错抓,没有错放的!”不抓你进去算你吉星高照,一旦抓你进去,你就是没有十分罪,至少也得有九分罪。有些庙老板为了避免你将来反咬他一口,大罪小罪,总得有罪,明知道错啦,也不肯认错,实在是巴掌遮盖不住啦,宣判了无罪,你临走时也得找个保,没保免谈。

——记得抗战时,《纽约时报》有一则小幽默。说如果万一德国战败,盟军活捉了希特勒先生,各国将怎么处理乎哉?美国一脑子生意经,把希公装到笼子里,运到世界各地展览,票价奇高,准看不准摸,要摸的话,再加一倍,这样就可捞他一把。英国比较沉闷,先由苏格兰从头侦察,找证人、找证物,然后开庭辩论,结果因为希特勒先生有的是钱,请了一个顶尖的律师,三审官司打将下来,反而无罪释放。该报最后说到中国,中国办法最为精彩,一旦捉到了希特勒先生,就交保在外,随传随到。

当时年纪还轻,觉得美夷英夷的办法,妙绝千古,对他们的民族性和政治形态,描绘入骨,只有关于中国这一套,实在想不出有啥幽

默的。

（柏老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于1968年坐牢，才发现竟然真有更奇的景观，原来囚犯坐牢期满之后，也要找保。找不到保，只好继续猛坐，死在里面也出不来。哀哉。）

可是又继续吃了这么多年的盐，逐渐发现洋大人简直把中国同胞观念上的劣根性挖到了根，那就是“死不认错”——不是放了希特勒的观念，而是“交保”的观念。有人说“死不认错”就是吊颈鬼搽粉，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坑惨了中华民族。柏杨先生因尊肚不痊，前些日子曾去台北光武西村，拜见一位住在三楼的上海医师。据他自己宣传，乃大医师也，看病的经过，不必报告啦，且报告一段对话，他阁下问曰：“你是怎么来的呀？”我曰：“坐公共汽车。”他歪了歪头，诧曰：“你说啥？公共汽车？这附近还有公共汽车呀？”呜呼，他阁下肚子已鼓，双鬓已斑，这么大年纪啦，还这么骚包，非他不懂事也，乃海派那种死要面子哲学把他泡得发癫啦。

死要面子和死不认错似乎不同，死要面子只是一种现象，死不认错却是一种本质。现象的种类很多，死要面子不过其中之一。而本质却是千年的干屎橛，臭而且硬。海滩上的那两位大亨，他明明知道穿内裤是不对的，但他却开国骂而去，要不是他怕把我老骨头揍零散啦打官司，那天可能我还要吃上结实生活，而被抬了回来。他们所以大怒，固然是损了他的面子，其实就是把他请到没人地方悄悄地跟他讲，他照样也会大怒，盖地头蛇气质使他死不认错也。

昨天晚上看台湾电视公司上演的《勇士们》，片名曰“门户之见”，原文 Point of View——“各有各的观点”。另外一排的排长，和另外一排的班长，把男主角桑德斯先生告到军事法庭，说他“疏忽”和“判断错误”，致使他们的两个部下死亡，把桑德斯先生告得头大如斗。然后案情大白，该班长向桑德斯先生苦脸道歉曰：“对不起。”桑德斯先生也承认他确实有点“疏忽”。这部片子大家都看过啦，不再介绍。我们引用它，不是推荐它的故事，而是推荐他们承认错误的态度。跟洋大人短兵相接的人——不要说跟洋大人短兵相接啦，

就是看看电影,也可以不断发现洋大人勇于认错的精神。我想,沙滩上那两位大亨,如果不开国骂,而耸耸肩膀曰:“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有这种规定。”那将更显出他们的高贵(洋大人中当然也有地头蛇的,阁下如果有兴趣,可举出一千个活例子,不过我们还是不抬这种杠为宜)。

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否则现代化的物资就贬了值,现代化的环境就被糟蹋——比一个美艳绝伦的千金小姐,被长着杨梅大疮的匪徒强暴了还惨不忍睹。《圣经》上说,猪吃珍珠,是暴殄天物。而用落后观念去享受现代化设备,也同样是暴殄天物。有些朋友蹲抽水马桶,却用硬纸擦他尊贵的屁股,你说应该不应该弄个木头槌叫他坐坐乎?呜呼,什么时候中国人知道认错,在没理的时候知道道歉,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进步,才能进入文明之境。如果到处都是地头蛇,那只是蛮荒世界,而在蛮荒世界中,谁的牙利,谁就可以横行。

——洋大人那句 I am sorry,我们应该努力猛学,这是现代化的第一步。

公寓是现代化的,但盖公寓的商人却来一个“中学为体”,连信箱都不知道设置。位于台北市光复路的市民住宅,位于南京东路的南京公寓,以及位于和平东路的卧龙新村,统统有志一同,都是没有信箱的。设计的是现代化的建筑,却在信箱上露出穿内裤游泳的手段,于是乎,这三处的信箱就不得不像巨瘤一样到处悬挂,把现代化建筑的清洁完整气氛,破坏无余。

——已经一再言之啦,公寓连苑而起,乃台北市政府于1958年开的风气,除了没装信箱,有点鸭子屎外,其功诚不可没。但还未为人注意,后来出现了“联合新村”,美轮美奂,中国人的大脑始为之一震,于是就像吃苍蝇拉肚子,左边一摊,右边一摊,这个新村,那个公寓,这个大楼,那个大厦。走到台北市东郊,就好像走到华盛顿哈顿区,好不眼花缭乱也。

不过有些公寓盖得却实在使人泄气,没有信箱只是屁焉者也。

“卧龙新村”落成大概只有一年，楼上栏杆已成了活动秋千。在这里特别提醒相识的住家，千万别诗兴大发，倚栏眺望，说不定忽冬一声，表演出倒栽节目，劳动大家去殡仪馆鞠躬，就不够朋友矣。而该村的设计也真奇怪，楼梯墙是用花砖的，一旦有风有雨，楼梯岂不成了泥泞非常的滑梯了乎，太太小姐一脚下楼，连肠子都能跌出来。同时偷工减料的还有“松江新村”——楼上已发生了裂缝。同样设计落伍的还有“忠孝新村”，该村落成将近两年啦，房子还没有卖完，看的人倒很多，但无不惊惶而退。只有台湾省铁路局买了一栋又一栋，当作公家宿舍，职员们怨声载道也没有用，你认为不好，你可自费住统一饭店呀。柏杨先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铁路局经手官崽，如果不是瞎了眼，则一定有家兄之流在帮忙，否则不会专拣没人要的猛买。

一个家庭开门七件事，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食”的一面。至于“住”的一面，似乎也有七件事焉，曰“水电拉晒交通菜”。这可以说是新七件事，这新七件事不能解决，上面那七件事就根本不会有。穷小子一旦攒了几个臭钱，烧得坐不住，急急乎要看房子，在看房子时，除了观察牢不牢美不美，邻居混蛋不混蛋外，最要紧的还是要研究研究这新七件事。新七件事如果不能解决，不要说花钱买房子啦，就是白送都不要。好比说柏杨先生在玉山顶峰上盖了一座四十二层的巨楼，送给贵阁下住，贵阁下能住乎？

“水”是自来水，“电”是电源。有人说啦，没有水电，燃蜡烛岂不一样，俺小时候在乡下，谁听说过水电？呜呼，小时候没有听说过水电没有关系，现在恐怕非听说过水电不可。这跟一个人成长一样，小时候吃屎是可以的，现在吃屎就不可以矣。住在乡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热得紧啦，跑到大树底下乘乘凉，听听蝉鸣，依然过得很好。而都市生活，三更半夜还要埋头苦干，光靠蜡烛恐怕不行，没有电扇能热出脑充血。而没有水更是谈都不要谈，乡下有的是井，台北市能有几口井哉？即令你阁下运气冲天，门口就有井，可是你住在五楼之上，恐怕每天提水就够得砍杀尔的啦。抽水马桶更靠的是水，否则你

阁下就得天天起早,楼上楼下倒马桶,这种生活是不能想象的也。

19. 最可怕的灾难

“拉”是拉屎拉尿,乃人生第一大事。一旦情急,上帝都挡不住,一个人被捉到修理庙,第一个节目恐怕就是屎尿齐流。明王朝有一位御史先生(偶忘其名矣),从遥远边塞被逮往北京的时候,吓得尿都是青的,可见再大的威力只能使之更管制不住,不能使之戛然停止。南京秦淮河乃五代豪华胜地,绝代佳人李香君女士和董小宛女士,就是秦淮河上的尤物,思想起来,灵魂都能出窍。可是再美的秦淮河,因为沿岸住户“拉”的大事没有解决,遂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柏杨先生抗战前后,都在南京住过,有时和朋友前往闲游,朋友去茶馆听书,我就去河畔参观奇景,尤其是早上,真能大饱眼福。只见一位漂亮绝伦的太太焉,一手提着马桶,一手提着青菜,袅袅婷婷地来啦,弯下纤腰,努力洗菜,洗菜已毕,哗啦啦倒出粪便,然后再洗马桶。

这种洗法的顺序是对的,可是就在她上游三五步的地方,也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太太焉,也是一手提着马桶,一手提着青菜,袅袅婷婷,弯着纤腰,也在那里先洗菜尔后洗马桶。秦淮河两岸,全是如此镜头。使人忽然想起一则小幽默,一个病人躺在床上正哼,忽然有人敲门,敲得冬冬直响,只好答应一声。护士小姐进来,不知道是要开刀,抑要全身检查,反正三下两下,把他剥了个净光,在一切都就绪之后,病人喘气曰:“既然如此,你刚才还敲门干啥?”

呜呼,病人问得好:“还敲门干啥?”盖既然不避讳裸体,不敲门顶多也不过如此。但护士小姐仍然敲门,无他,礼貌使然,习惯使然,敲和不敲在终结上虽然一样,但在心理上却不一样也。

秦淮河先洗菜和后洗马桶,终结上虽然一样,但在心理上也不一

样也。所以弄得如此尴尬(到秦淮河串门而被留吃饭的朋友,当你想起面前的尊菜原来在粪汤里努力洗过,恐怕真得多吃两碗),是“拉”的问题造成。所谓传统的优秀文化,竟没有把这件大事作一个彻底安排,而只是一味躲避它,掩着尊眼,只要先洗菜后洗马桶,就心安理得啦,而让洋大人发明了抽水马桶,真应羞死又羞活也。

抽水马桶在台湾已经非常普遍,公寓房子,“拉”尤其重要,一旦抽水没有了水,那才是最可怕的灾难,而一旦现代化的抽水马桶被“中学为体”,住在楼下的朋友只好骂大街矣。就在前天,位于台北敦化南路的光武新村办事处,还发了一张通知给各住户,提醒各家,不可把花生、糖、木块、硬纸等扔进去,善哉!

因为写“拉”,一个西崽朋友喟然叹曰:“中国人真贱,随地吐痰,随地小便。”关于吐痰,属于“上拉”的范围,可以暂时不必研究,我们要研究的只限于“下拉”。中国人喜欢随地小便,恐怕不是骨头贱不贱问题,而是有没有出路问题。外国月亮有时候是圆的,但有时候也是扁的焉、暗的焉、臭而不可闻的焉。呜呼,洋大人也照样随地小便,在西崽尊眼里,美国佬的骨头该很贵了吧,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知道纽约地下铁道黑地里,照样尿臊冲天,如果不用手帕紧掩,走过一趟,真能熏出鼻膜癌。

一个人如果能坐抽水马桶舒舒服服地拉,就是给他一块钱,他也不会跑到马路上鬼鬼祟祟地拉。五年之前,台北发生的一号凶宅惨案,各位谅还有记得的,该凶宅男主人陈亦先生,就有一种使人脱帽起敬的毛病。报上说,他服务的机关里,虽然也用的是抽水马桶,但他却拉不出,只有回到他自己凶宅,才拉得出。呜呼,我们不是批评他拉的态度,而是借以说明到处乱拉是迫不得已的焉——如果把陈先生拴到马路上亮相三个月,包管他照样拉得。不过只要有可能,他就宁愿多跑两步路,回去舒舒服服地拉。陈先生如此,普通小民亦然。盖再伟大的英雄好汉兼贵骨头,一旦内急如鼓,而又举目无亲,找不到出气的地方,以美国人的“西化”,照样也会乱拉也。所以“拉”的问题不能解决,住的问题也不能解决。

“晒”是晒衣服,满清王朝末叶,海运大开,和各国有了交通。驻在东京的大清帝国公使馆,就曾发生过“万国旗”镜头,原来公使夫人把她阁下的裹脚布焉、内衣内裤焉,一条条,一件件,用竹竿一挑,挂到使馆门前。日本人开化不久,哪见过这种场面,遂大惊失色,奔走相告,以为古老的中国又有啥太极《易经》之类的传统花样祭出来啦。这是一件丢人的事,不过我想该馆所在地的房子,可能没有晒衣服地方。

有人说,岂有此理,怎么会没有晒衣服的地方?呜呼,该馆是不是没有晒衣服的地方,并不敢确定,但现在已是1965年,就在两年前,台北市盖了一排“中华商场”,照出相来,印到明信片上,煞是好看,它们就硬是没有晒衣服地方。

20. 距离远近

住家新七件事,如果不先行安排妥当,事到临头,自然而然的就怎么方便怎么乱搞。好像长江大河,如果不能浚深挖宽,顺导宣泄,而只一味鬼打墙,或索性双眼一掩,到时候就非决口不可。厕所设备不完全,一定随地粪便,一定在马桶里洗青菜。没有晒衣服的地方,更一定要乱七八糟地挂万国旗。非人贱也,乃原设计贱也。一个人要买房子,或租房子,千万瞧瞧有没有晒的地方,没有晒的地方,跟没有拉的地方,同等严重,绝不是好地方。

“交”是交通,贵阁下如果有自备汽车,又有小民纳税钱雇的公家司机,你就是住得再远都没有关系。假如你再有苗头,自备有火箭筒,则即令真正地住在玉山顶上也成。上班焉,开会焉,打高尔夫球焉,往火箭筒里一坐,电钮一按,“嘶”的一声,就到了台北,当然妙不可言。问题是,假如你啥也没有,则不能不考虑交通问题矣。盖尊府

距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路,恐怕该房子再富丽堂皇,都住不得。不要说上班下班啦,万一有一天晚上,你那如花似玉的娇妻忽然得了绞肠痧,或你那天真可爱的男女公子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你说怎么办吧?是眼睁睁看她哎哟至死乎?抑背着她走两个小时的黑路,再找车乎?

我说这话不是跟贵阁下有杀父之仇,狠心咒你。而是柏杨先生老谋深算,后生小子,不可等闲视之也。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一直到现在,似乎仍停留在农业社会步行的观念之中,没有弄清楚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已为“距离”“远近”,写下了新的意义。有些地方,如果用两条尊腿狼狈地走起来,实在是太远,但使用现代化交通工具,却近得很哩。而又有些地方,用两条腿乱走,实在近在咫尺,但使用现代化交通工具,反而成了咫尺天涯。呜呼,不怕你住得“远”,只怕你挤不上公共汽车;不在乎你住得“近”,也只在乎你挤不上公共汽车。有些人住在郊区,看场电影的话,两条腿要走两个小时。可是门口就是公共汽车的始点站或终点站,昂然而上,座位星布,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好像自备小轿车,然后车掌小姐哨音一吹,悠悠忽忽,抬头一看,已到了“大世界”,这是似远而实近。有一种则是似近而实远,那就是住在市区内,看场电影,步行三十分钟就到了矣。可是等公共汽车的话,来一辆满满的,再来一辆又满满的,不知道那里那么多人。不等吧,走三十分钟不简单,等吧,等两个钟头都没消息,而脖子已歪得要掉下来。此时也,怒发冲冠,拣个大石头朝又是“客满”的车玻璃上,冬的一声,打了过去,结果吃上官司,身陷囹圄。如果再有女朋友在侧,改坐出租车吧,心痛如割,而且已经等了这么久啦,又舍不得功败垂成。而继续等吧,又是前途茫茫,那才叫左右为难也。

现代化交通工具,赋给“距离”和“远近”一种新的意义,这意义是生长在农业社会朋友们难以一下子豁然贯通的。“通”是通风,现在台北市若干公寓,无论就建筑,就设备,就外部美观,内部装潢,在在都不亚于美国佬。平面式的如联合新村、光武新村,立体式的如胜

利大厦、安乐大厦,就是芝加哥的上流公寓,也不过如此,而且在通风方面,还要棋高一着。前些时柏杨先生的女儿来信告曰,她的几位四川籍同学,星期天连袂驾临,要吃吃辣椒解馋。盖在番邦住得太久,清汤寡水西餐,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乎回锅肉焉,麻婆豆腐焉,担担面焉,全部出笼,结果把我那位开杂货店的洋女婿,呛得鼻涕与眼泪齐流,面目共地皮一色,借口说皇天俱乐部要举办桥牌比赛,溜他娘的啦。这还不算,最主要的是,那股辣椒味在房子里整整闷了一个星期,才逐渐消失,在这一星期中,一家老幼,大家努力练习咳嗽。盖美国中等以上的公寓,都装有空气调节器,装空气调节器调节空气,当然气派。可是利之所在,弊亦随之。它最大的缺点是密不通风,不要说炒辣椒啦,即令吸口纸烟,都弥漫壅塞,气味刺鼻。而中国公寓则不然矣,除了底层之外,大多数都清风徐来。

夫公寓的本质是“挤”,但宁可上下挤,不可前后挤。位于台北市金门街的金门公寓,似乎就前后挤得厉害,好像两个呆头鹅鼻子碰鼻子,大眼对小眼。站在窗前,抬头一看,对门人家,全收眼底,连汗毛都看得见。这种盖法在洋大人之国没有问题,家家冷气,关窗闭户,但在中国,就十分尴尬矣。

——住公寓是越高越好,这也是一个新的观念,而我们平面的老习惯,却一直认为越低越好。于是乎底层都比高层要贵,而有些人也以住在底层为傲。呜呼,当高楼大厦连云而起时,底层只有接受灰尘的份。而且是抽水马桶和垃圾的总汇,只要楼上有一家“中学为体”,底层的朋友就收拾不了摊子。而且容易受到贼先生的光顾;而且有点像住在深井底下,一年四季,不见阳光;而且地下容易反潮,虽有院子,并不能利用,出了屋门就能碰到南墙上,真是闷得发慌也。

“菜”是菜市场,住家距菜市场太远,也是一大苦难。买菜如果要走一个小时,回来又要走一个小时,遇到阴天下雨,买一趟菜就好像到大海里跟鲨鱼打一仗,偶尔为之则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就不对劲矣。

21. 睡衣和冰箱

有人说,台湾菜市场比英国马厩都脏,英国马厩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台湾菜市场之脏,却一点不假。一个穿着漂漂亮亮衣裳的主妇,从菜市场奋战归来,包管面目全非,衣服也破啦,鞋子也泥啦。台湾的菜市场好像专门供穿木屐朋友买菜的,这一点如果不能改进,就证明台湾同胞实在低能。而菜市场上那种讨价还价的鬼风,也应列入取消之列。洋大人菜市场,在五十年前,也是一团糟,比台湾还要不成话,贵阁下看过一部电影乎——真是老啦,尊脑不灵光啦,又忘记片名。说的是一位小学堂女教习,嫁给一个农夫,农夫早死,她就守着寡,带着她的独生子。儿子长大成人后当了律师,跟一个富家女打得火热,后来他受不了该富家女的摆布,又回到母亲怀抱。

电影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母亲领着孩子去菜市场,赶着一车青菜,结果一根也卖不出。她拉住一个中年老粗,问他为啥不买她的,她的菜又好又便宜呀!老粗正色曰:“我有个习惯,一面买菜还要一面骂大街,买你的怎么能行?”盖该老粗买菜是一种娱乐,对妇女不好意思撒野,就过不了瘾也。而现在洋大人的市场就改进得有条不紊,不但没有喧声连天骂大街的节目,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节目。

柏杨先生最恐怖的,莫过于陪柏杨太太买菜。只买五毛钱的萝卜,她阁下就能愉快地还上一个小时的价,而且还能把该伟大肥壮的萝卜,贬得不如一根烂铁钉。看她正颜厉色的模样,简直白送给她,她都不要。而且临走时,趁摊主不备,还斜刺里俘一把葱。有一天被当场捉住,老板伸手抢回,喷唾沫曰:“啊呀,阿巴桑,这一把就值五毛,你心太狠了点啦。”老妻瞪眼曰:“看你吃得又白又胖,却是个小气鬼,还你还你。”可是出得市场,却从袖子里掏出一个洋山芋,得意

曰：“那小子，得教训教训他，一把值几文钱，也动手动脚。”呜呼，听她的语气，理都是她的。

电冰箱在三年之前，还是一种奢侈品，现在因推行分期付款，已降格成为必需品矣，连薪给制的小职员家里，都有那么一个。于是乎烧得屁股发热，就发生了两种节目，一种是把它堂而皇之摆到客厅里，用意不过让有些买不起的朋友，瞧而羡之，以示阔气。

——有些太太小姐，买了一件她自以为高级的睡衣，想来想去，如果不穿到大庭广众中露一手，真能憋死。于是乎就穿了起来，到大街之上，走来走去，其心良苦。但问题是，要现代化就得全盘现代化，不可以只现代化一半，或现代化四分之一。在现代化生活中，睡衣只能在卧室穿，不但不应该穿到大街之上，甚至不应该穿到客厅里见男客人，除非跟该男客人有肌肤之亲。这跟电冰箱只应放到厨房餐室里，不应该放到客厅里，其理一也。

今天是星期天，闷湿而反潮，好像黄梅时节日子，真是怪矣焉哉。刚才陪老妻买菜驾旋，走到巷口，碰见那个又白又嫩的阔太太。蒙她降贵纡尊，先点一下头问好，然后开腔曰：“老头，你们天天买菜呀。”我一听就气冲牛斗，这是什么话，我就是再穷，有男女公子在美国当洋大人，每月又都有稿费可拿，怎么没有资格天天买菜？这种问话简直瞧人不起，当下就正色曰：“当然天天买菜，不但天天买菜，还天天吃肉哩。”一面说一面把菜篮子底下那一块净重六钱的猪肉掏出来，叫她一长见闻。想不到她看也不看，却抿嘴笑曰：“我们就不是天天买菜的，每个星期天，我就叫下女去市场，一买一个星期。”老妻曰：“一买一个星期，那不怕坏了呀？”我也曰：“阔太太，你读过学堂没有，一个星期下来，肉也臭啦，菜也烂啦！”阔太太曰：“既臭不了，也烂不了，我们是放到电冰箱里的呀。”原来她是在宣传她有一个伟大的电冰箱哩，果然她的下女小姐跟踪而来，真的挽了两大篮红红绿绿的东西。

呜呼，把电冰箱放到客厅是第一个节目，而一买就是一星期的菜往里放，是第二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土豹子，第二个节目更是土豹

子,因其肚子里的骚包一也。关于放到客厅里,似乎还不够过瘾,柏杨先生如果有那么一天,也有了一个,我就放到大街上。或者也像“内有恶犬”——一样,钉一个招牌在门口,上面写曰:“内有冰箱,敬请脱帽。”务请阁下心理上先有一个准备,免得若干时日后,光临柏府讨债时,抬头一瞧,虚脱而死。立此存照,勿谓言之不预也。

洋大人之国,买菜差不多都是一买一个星期的。呜呼,这不是洋主妇都懒,也不是洋主妇也都土豹子,乃她们生不逢辰,成了工业社会的牺牲品。家住郊区,距最近的菜市场,开着汽车,远的要走三个小时,近的要走二十分钟,而找停车场也要半个小时。家里没有佣人,房子没有人看,孩子没有人带,环境逼得她阁下不得不一买一个星期。蔬菜这玩意儿在冰箱里放不了三天,水分和维他命就消失了一半,肉类的滋味也差不多跑光啦,以致做丈夫的经常呐喊曰:“这是啥?是鸡?还是糟木头?”所以遇到请朋友吃饭,太太一定向客人炫耀曰:“你看,这菠菜不是罐头货,而是今天从市场上买来的呀。”客人立刻就流下口水。其实市场上的菠菜也是在冰箱里放着的。在美国吃牛奶鱼鸭鸡肉易,吃新鲜蔬菜难。

22. 神经文明

站到中国人立场,洋大人吃不到新鲜蔬菜,可以说是“天厌之,天厌之”,大概洋枪洋炮原子弹发明得太多的报应,也就是自然科学太发达的报应。盖工业太集中,行业太集中,人工太贵,时间太贵,才弄得只好靠罐头和冰箱过惨兮兮的苦日子。而我们台湾,距那一段还有大截距离哩。举目所及,到处都是菜市场,即令菜市场再远,远到来回要走两个小时的还不多,用两条尊腿跑十分钟,就算够久的啦。这在洋大人看来,真乃天赐良缘,势必百万富翁,才能有此上等

的享受也。只有巷口又白又嫩阔太太之类高级骚包,不但不知道感激上帝,反而力争下游,真是难懂难懂。

该又白又嫩,是典型的海派女人,夫海派女人最大特点是好吃懒做,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做做头发,染染指甲,吃吃馆子,看看脱衣舞,打打麻将,翻翻闲话,望望野眼,叽叽喳喳,交头接耳混日子。不要说一天买一趟菜啦,就是一天买十趟菜,有的都是功夫,可是她不为也,非不能也,而是海派再加上洋派,一发而不可收拾。

新七件事介绍已毕。就在昨天晚上,几个朋友在一起摆龙门阵,其中一位看见对门人家买了一对装饰用的宫灯,里面还有小灯泡,一明一暗,煞是美观。诗兴油然而起,乃朗吟曰:“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所以洋人最喜欢这玩意儿。”我说他吟诗也者,不是说他真的吟诗,这几句话既无格也无韵,根本不是诗,但他显然已入于半昏迷状态,神经系统恍恍惚惚矣,否则,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乎哉?

把文明分为“东”“西”,还有点道理,但把文明分为“物质”和“精神”,实在婊子养的。严格地说,世界上压根没有什么精神文明,孔丘先生的徒弟之一颜回先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够精神文明了吧,但他还有个“瓢”,也还有个“簞”。如果他阁下在零下十度,结冰一尺的严冬,渴了爬到河边喝水,饿了吃野生的竹笋,二十年不理发,恐怕他的乐就要改啦。——呜呼,瓢是物质,衣服是物质,理发用的剪刀是物质,把生米煮成熟饭,一定需要一只锅,锅也是物质,最主要的还是他读了不少书,而书是纸张和印刷做成的,那更是物质。

这些不谈啦,第一,事关哲学,我也不大明白;第二,万一我也明白啦,而又把你阁下说明白啦,恐怕有人嗤的一声,一支冷箭,说我宣传“唯物论”,那就要危如累卵矣。其实我啥论也不论,而只是想借以说明精神文明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一定要有的话,则那不是精神文明,而是“神经文明”。

“神经文明”者,神经病文明也。以公寓而言,这是彻头彻尾从

外国输入的物质文明,这种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是不能分开的,一旦分开,精神就文明不起来,物质也文明不起来。前些时柏杨先生着实拍了邮政局几天马屁,以为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可是也就在上星期二,寄了一沓校稿给台北光武西村的朋友,却一点也不假地丢啦。打电话去查,并且还托了一位副主任先生,结果等于到龙王宫里查,连个回音都没有,实在万分抱歉。不过经我跟朋友研究的结果,恐怕原因也不一定全在邮局,可能是我寄的校稿厚厚一沓,信箱塞不下(以后再有盖公寓的朋友,似乎应该把信箱做大一点,至少容纳下两本十六开的杂志),邮差先生已经“奉令不上楼”,就索性往楼梯上一扔,扬长而去。结果被神经文明顺手牵羊,俘回去擦屁股。

邮差先生奉命不上楼,我们赞成,但尽可依照规定,带回邮局存领,不宜往楼梯上那么一扔,这一点务请邮局的官老爷考虑考虑,参考参考。这不是说邮差先生不对,而是我们的神经文明有时候实在糟蹋了物质文明。我年轻时在芝加哥读书,住的就是公寓,对门一位五十岁左右老太太(现在当然早死啦),此婆的大腿和门前的大槐树一样粗,难得下一趟楼。她有时候寄信,贴好了邮票封好了口,就往窗外一丢,飘飘而下,掉到人行道上。有一天被我看见,大惊曰:“阿巴桑,你那是干啥?”她曰:“寄信呀。”我曰:“贵国真是洋规矩,寄信不投到邮筒里,却投到人行道上。”她曰:“我们行动不便的人都是这种寄法的,自有过路军民人等,捡起来投到邮筒里。”听了之后,一百个不信,回到房中,写了一封寄给自己的信,贴上邮票,也往外一扔,过了两天,竟真的寄回来啦。真是夷狄之邦,啥花样都有。

呜呼,如果换了神经文明,恐怕不会如此简单,义和团朋友如果不服气的话,不妨也扔一封信到马路上试试,届时落到神经文明之手,把邮票一掀,往腰包里一装,再把信一撕,也擦屁股去啦。问题是,阁下的信如果属于情书之类,纸张又白又软,说不定还香喷喷而喷喷香,用来擦屁股还有可说的。而柏杨先生寄的是一沓校稿,满纸油墨原子笔,擦屁股准擦出痔疮来,当字纸也卖不了一毛钱,真不知道为啥要顺手牵羊,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想法和行为,正是神经文明

的精华。

公寓房子,不但信件容易遗失,报纸送到信箱里,也会有人掏出来猛看,猛看没有关系,看罢却往口袋里一塞,那就有关系矣。结果直接受其害的是送报生,盖订户老爷跳高之余,纷纷写信给报馆,声明如果不能把报送到楼上,则敬请停报,俺也不是百万富翁,总不能替神经文明订报吧。

23. 蔚为奇观

现代化运动中,第一要紧的观念,是必须认识我们过的是群的生活,是人挤人,物碰物的生活,而不再是农业社会那种空旷无际的生活。帝王世纪上说,上古时代,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头,一面敲土块,一面唱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悠悠忽忽,舒舒服服,除了敬神祭灶,跟谁都不来往。现在恐怕是不行,你就是到喜马拉雅山上种菜,都会有位邮差先生把政府缴粮纳税通知单,送到你手中;你如果相应不理,用不了多久,三作牌光临,你阁下就得站到法庭上,听候审判。其实用不着站到法庭上,即令没有啥通知之单,而你阁下一旦得了脑膜炎,也势必要请医生。即令英勇到底,连医生也不请,死了之后,总得买个棺材吧。即令棺材是自己事先动手做好的,难道铁钉也能自己铸乎?跟卖铁钉的小贩交易交易,也得和外人接触。

工厂、学校、军营、办公室写字间、公寓,是现代人类五大群居之地。而公寓属于私生活的范围,尤其主要。用中国神经文明的行为,住西洋物质文明的公寓,真是《圣经》上说的,跟猪先生吃珍珠一样,糟蹋到姥姥家矣。抗战刚胜利时,柏杨先生在北平,和一位等候遣送回国的日本朋友聊天。他叹曰:“我一看到贵国朋友用军车载着女

人满街乱跑,就心痛如割,这对我皇军的神圣武器,是一种侮辱。”呜呼,被侮辱的岂只是皇军武器而已,连整个现代化的西洋物质文明,都橘子过了淮,而成了枳子矣。

偷拿别人的信,偷拿别人的报,不过是小焉者已,至少他还怕被别人捉而揍之。有些公然亮相的神经文明,那才使人束手。就在前天,为了那篇丢了的校稿,拖着两条尊腿,前往光武西村朋友处当面道歉。屁股还没坐定,只听楼下鞭炮大鸣,砰砰蹦蹦,响了十分钟之久,响得全村人仰马翻。我大惊曰:“怎么,谁家死了人啦?”朋友曰:“胡说,明明是结婚之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嗟夫,我怎么不知道,不过说说丧话,触触他们霉头而已。真不明白,娶媳妇就娶媳妇罢啦,放鞭炮干啥?即令非放鞭炮不过瘾,也不必一放就是十分钟。假使邻居有一个发着高烧的重病孩子,岂不被惊成羊痫风乎?而好容易睡一大觉的穷朋友,也要在床上打挺矣。

比放鞭炮还叫座的,是锣鼓喧天地做道场,这才是真正死了人啦。就在前个星期,联合新村的某一家焉,不知道是哪个恶贯满盈的家伙翘了辫子,大概生前罪孽沉重,未死的亲人们觉得准入地狱无疑,于心不忍,只好乞灵于大做佛事,希望阎王老爷手下留情,免了他炸油锅。乃请了一批方外朋友,搭起丧棚,吹喇叭的吹喇叭,敲门板的敲门板,有的高声大叫,有的号啕痛哭,有的拉起嗓门猛喊,有的哼哼唧唧念经,有的跑来跑去,有的就地打滚,闹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家不像家,却像马上就要开宰的屠场,蔚成奇观。

那场佛事一连做了三天,做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我想该翘了辫子的家伙,在阴曹地府,本来只不过挨两板子就可拉倒的,恐怕非上刀山不可。盖四邻怒火,上冲霄汉,阎王老爷低头一瞧,原来你死了之后,还留下残余分子,在阳间作孽害人,饶你不得。联合新村乃台北市的高级住宅,住的都是高级人士,经过神经文明这么一搞,一下子变成了落马湖矣。在美国有这么一种现象,任何高级住宅区,只要住进去一家黑人,大家就纷纷搬走,这现象是恶劣的,但那股劲使人敬佩。一个现代文明的公寓,如果住进了一家神经文明,其他住户

应该逃跑一空。

联合新村的住户虽没有逃跑一空,但敢怒而不敢言之余,只好找合作社——该村合作社即住户服务处。合作社倒非常负责,一面登该神经文明的门劝告,晚上十一点之后,不要再热闹啦,一面逐户通知,请大家原谅原谅,忍耐忍耐。其中也有人实在忍耐不住的,前往劝说,结果出来一个地头蛇。吼曰:“这是我自己的家,我有我的自由。”哀求得紧啦,又吼曰:“我难道不能举行宗教仪式?”举行宗教仪式当然可以,但扰乱别人安宁便不可以矣。“我有我的自由”似乎是所有神经文明的口头禅,动不动就往外冒,实在有修理之必要。最妙之法,莫过于弄个手榴弹扔进去,你既然有扰乱别人的自由,俺就有扔手榴弹的自由,台北市只要扔上两个手榴弹,这种神经文明就会霍然而愈。

比锣鼓喧天更下三滥的,还有烧生煤的杰作。呜呼,用不着身临其境,只要一想就知道啦,在楼下院子里,燃起来生煤,浓烟跟火车头一样,凶猛喷射,住在楼上的四邻,还能过日子乎?公寓房子,各家晒衣地方,重重相叠,煤灰一直上升,至少有十二家洗净的衣服全被熏脏,天天如此,别人不用换衣服矣。脏还是小事,主要的是,一个家庭如果天天被毒雾弥漫,大人小孩就不要活啦,这不仅是“自由”而已,简直是残酷谋杀,扔一个手榴弹似乎还嫌轻,至少得扔两个。

——关于烧生煤,专栏作家们呐喊的最多。而在议会上,也总是听到有人努力嚷嚷。结果没一点用,该烧的照烧,该卖的照卖。

(柏老按:台北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家家瓦斯,生煤已被淘汰,不复当年。但鞭炮锣鼓如故,不知热闹到何时,才能绝种也。)

24. 笑掉下巴

煮饭烧生煤,固然情同谋杀,就是烧热水用生煤,煤烟虽然在较高处升天,但危害仍在。灰尘终于是要落下来的,人们照样还是吸尘器,而家里照样还是煤渣密布——不过范围略微缩小,只限于顶层的人家矣。联合新村曾为了烧热水用生煤,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初合作社逐户劝告,人命为重,清洁第一,可是神经文明有他烧生煤的自由。后来合作社交涉了一批分期付款的煤气炉、电热炉,既便宜,又干净(不但别人干净,自己也干净),请各家采用,但这种利己利人的做法,不是神经文明所能容忍的,就没有了下文。合作社既不是市政府,而又不像柏杨先生一样,弄个手榴弹丢过去,就只好大败。

——在这里又有建议啦,以后盖公寓的朋友,最好釜底抽薪,根本不盖烟囱,如何?

(柏老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新盖的公寓果然没有了烟囱,善哉。)

有人一听提倡丢手榴弹,连连跺脚曰:“暴民,暴民!”丢手榴弹当然一点都不温柔敦厚,但解除迫害的方法不外三种:一曰打官司,二曰自己动手,三曰自甘屈辱。打官司为神经文明所不取,而且即令取啦,告到当官,官也不管,楼下如果锣鼓喧天或烧生煤,你不妨到警察局报案试试,三作牌不把下巴笑掉才怪。于是乎只有第二条路自己动手矣。第二条路再不准走,则只有被吵死被熏死矣。眼看着别人被吵死被熏死而仍不许人自卫,那更是典型的神经文明。孔丘先生说的“乡愿”,笑脸帮凶也。对这种人,最好也给他一手榴弹。——柏杨先生老劝人扔手榴弹,实在太不像话,现代化中没有这种干法的,所以我当然只是嚷嚷罢啦,阁下千万别如法炮制,一旦吃

上官司,供出来说是柏老头教唆的,就混蛋加三级矣。但你不妨改个别的自卫方式,好比说弄点巴拉松下到神经文明碗里,也是绝妙之法。

有些人说,这种妙法丧尽天良,太狠太狠。呜呼,说这种话的朋友大概天生的吉星高照,没有受过鞭炮、道场和煤烟的迫害,如果受过,恐怕也会油然而生杀机。其实不要说这种长期侵略,就是短期蹂躏,都能叫人发疯。柏杨先生家对面就是一座大楼,昨晚不是耶诞夜乎,来了一批油头粉面男女,跳舞跳到天亮,各种怪声,凶猛外溢,扰得四邻不安。隔壁军爷夜半来访,瞧我躺在竹床上瞪眼,同病相怜,不禁落泪,要不是我拉得紧,他真能去门口哭他一顿。呜呼,跳舞也好,生砍杀尔也好,我们一概不管,但电唱机、电视机开得如此之大,整个人精神分裂,实在不可原谅。

昨天晚上,接到一封读者老爷的来函,告曰:“仅只锣鼓喧天,烧烧生煤,有啥稀奇的,我住某某新村,竟然有人养鸡养猪,用尽方法都不能使他不养,请教柏杨先生,有何办法?”柏杨先生没有去过某某新村,不知实际情况如何,但我虽没有亲眼看见,而养鸡养猪,却相信其必有。盖神经文明一定会产生这种节目也,不产生这种节目才算稀奇,产生啦反而不算稀奇。好像害花柳病的朋友,不长疮流脓才算稀奇,长疮流脓反而不算稀奇也。我可不是“想当然耳”瞎猜,而是有诗为证的。堂堂最高学府,就有这种长疮流脓的盛事。

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堂教职员宿舍,一位教习,据说学问很大。问题是他信奉的是神经文明,所以虽然住着美轮美奂的教职员宿舍,却努力养鸡,鸡笼里那股臊臭加酸臭之味,比烧生煤还要严重。烧生煤一天顶多三次,一次两个小时,不过六个小时,至少三更半夜,还可以吸一口气,苟延残喘。而一旦遇到爱鸡如命的朋友,把鸡先生像热带鱼先生一样地奉养在府,恐怕二十四小时都断不了那种味道,尤其是遇到夏天,或遇到类似这几天的反潮黄梅天,就更糟蹋人矣。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夷狄之邦,简单得很,三作牌上门,罚款一笔。第二天一瞧,鸡先生仍在,再罚款一笔。第三天一瞧,鸡先生还不走,

第三次再罚款一笔,一直罚到主人吃不消为止。如果主人是个大富之辈,不在乎那几文,则罪移法院,就要坐牢。但在神经文明横行的台湾就不行啦,起初大家登门规劝,规劝的结果是定律的:“我有我的自由。”住在楼上的教习们,算是三生倒霉,被熏得大人号,小孩叫。实在没有办法之余,有人就报告了三作牌,台中的三作牌还不错,没有笑掉下巴,而且也去规劝过,规劝的结果仍然是:“我有我的自由。”三作牌一想,是呀,养鸡也是家庭副业,克难救国,有啥了不起,遂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呜呼,教习与群鸡齐养,楼房共篱圈一色,一直到今天,都没改样。

——顺便答复“一读者”先生,除了丢手榴弹,或者甘心被臭死,否则木法度木法度。

无论如何,养鸡比当小偷强,大学堂教习养鸡没人说话,当小偷就不行矣。不过再大的学问并不一定消化得了现代化。我有一个学生,家住台北南机场公寓,一定邀柏杨先生吃饭。吃就吃罢,冒着毛毛小雨,在巷子走着走着,忽然冬的一声,一根香蕉皮从高空下降,正打中我的尊头,打得我两眼直冒火星,号曰:“你怎么搞的?”楼上大汉曰:“我也不是故意打你的头呀,叫啥叫?”看样子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不肯温柔敦厚,有点令他生气。我想那些漂亮的房子如果有知,当时都会掉下泪来,遇人不淑,奈何奈何。幸亏养鸡专家住在台中,而乱丢香蕉皮的人士,也只台北南机场有,否则民无噍类矣。

25. 机关报开火

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位朋友悄悄告我曰:“阁下糟啦,青年党向你阁下开火啦,如果不信,请看《醒狮》。”呜呼,青年党是个伟大的党,岂会向一个孤苦伶仃的糟老头开火?而且即令开火,他们

这些年来,自己内部已搞得一团乱麻,头目林立,谁也不服谁,互相恨入骨髓,正在努力自斗,哪有时间对外下手乎?该朋友一定“非愚即妄,否则别有居心”。但他坚持有这么回事,我就不得不大肆紧张。

《醒狮》是青年党的机关报,这些年来落到一小撮人手里,遂发展成为该一小撮人的机关报矣,但它的大旗仍打的是青年党,以示正统,而广招徕。这就溯源到登记证啦,盖当初大家精诚团结的时候,随便请一位出名当发行人,想不到弄到后来,四分五裂,各人就手边的东西,顺手牵羊。该一小撮人遂仪态万方地把登记证揣到怀里,当成活宝。今天所以一机关枪打到柏杨先生的屁股上,就是这件活宝的妙用。

闲言少叙,且说我一听青年党向柏杨先生开火,芳心就乱蹦乱跳,有点受宠若惊之感。当下就要买上一本,仔细拜读,以便服罪。可是这就苦了我的尊腿矣,几乎跑遍了台北市,都没买到,每一个书摊老板都像得了摇头疯。后来还是托该朋友,才算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本。于此我就顺便建议,书报杂志,仅印出了不算,还得发行才算,纵令没人看,在书摊书店摆上一摆,也能过瘾。《醒狮》弄到只能自己看的地步,是发行的毛病。柏杨先生倒可介绍几家发行好而又信用卓著的,像国粹书报社、远东书报社,不妨委托委托。如要我写介绍信,也照办不误。

《醒狮》杂志十六开本,一共十四页,也就是一共七张(作一个党的机关报,似乎嫌少,但作一小撮人的机关报,就已经够啦),社址在台北市永吉路三十巷十三弄二十四号,发行人刘泗英先生,每册定价三元,半年十六元,全年三十元,邮政划拨账户台湾第四九五一号。我老人家所以介绍得如此详尽,为的以备读者老爷万一兴趣昂然,就可购买或订阅,不必瞎跑矣。这是柏杨先生心细如发,服务周到之处,不可不知。而且,主要的是,站在一个写文章人的立场,对于被自己认为“散布邪说毒素之主犯帮凶”,一向主张只能说理,不主张“毒杀子子”的。盖真理越辩越明,不能轻视读者老爷的智慧,认为只要有一篇“颠倒是非”的文章出笼,就会迷了心窍,死心塌地中了奸计。

既要辩个明白,就得让读者老爷也看看对方说的是啥。盖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能一手掩住对方的眼和口,而只听自己的尊嘴。所以柏杨先生身体力行,在出版《立正集》时,就把猛生国二号先生的大块文章,全盘附录于后,以便比较。宁可让读者老爷比较了之后,仍认为二号先生有理,而打柏杨先生的耳光,不能做贼心虚,一手遮天也。

照柏杨先生屁股上开火的《醒狮》杂志,是第三卷第十二期,有一篇大文,题目曰《拾贝集》,作者杨岸先生。其实说他开火,实在是自己往脸上贴金,盖大约七千字的全文,大部分是放隔山炮的,而只是在放炮当中,心里发痒,顺手照我屁股上干了那么一记。我阁下天生的温柔敦厚,不要说干我一记我不在乎,就是干我两记,干得我痔疮崩裂,我连哼都不哼。可是杨岸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开宗明义就曰:“君子越让,小人越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姑息适足以养奸,对敌人纵容,就是对自己残忍。古今中外这些说法,的确中含至理。”

这是八股的破题,用几句话道破全文要义,拜读一过,万分感动。看情形柏杨先生如果越让,杨岸先生岂不铁定地越妄乎?柏杨先生如果道消,杨岸先生岂不铁定地道长乎?

夫杨岸先生现在不过是个火枪手,如果柏杨先生假装糊涂,予以“姑息”,他将来可能进化成为刽子手,就有背上天仁民爱物的明训矣。不过要声明的,柏杨先生并没有把杨岸先生当作敌人,柏杨先生的敌人只有酱缸。而只不过把杨岸先生当作尾巴着了火的人,对这种人纵容,对我倒不是残忍,但他阁下一旦烧得发急,一头栽到稻草堆里,就残忍了矣。

杨岸先生在他的大文中,作正人君子状曰:“某人常常机关枪四射,攻打许多人。”——写到这里,插嘴声明:引号里的文和句,统统是杨岸先生名言。

由杨岸先生上面这两句话,可知道他阁下认为“机关枪四放”是可耻的,可厌的,“霸道”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七千字大部分都在机关枪四放,不但机关枪四放,而且还手榴弹四爆,除了伤及到柏杨先

生外,还伤及了其他几位先生,为了血肉模糊,其他几位先生不抬出来啦,只抬出来柏杨先生一个人就行啦。

26. 孑孓先生

杨岸先生反对别人“机关枪四放”,但他自己的尊手却先发痒,先四放起来,可见哇啦哇啦容易,实践时就露出原形也。这种人正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一型,好像妓女小姐在台上讲演:“俺是个贞节烈女呀,谁像潘金莲,直往家勾引男人呀!”讲演既毕,朝着大亨飞个媚眼,手拉着手,进后帐狗皮倒灶去啦。我说这话,不是说杨岸先生是妓女小姐,而只是说这种言行不一的镜头,叫人觉得一股劲儿往上麻,麻得难忍难熬。

我一辈子都想不通杨岸先生怎么忽然间枪口对准柏杨先生,其中道理,难懂难懂。不过要懂起来也不难,一挖根摸底,就啥都明白矣。不外是平常日子憋了一肚子有口难言的气,有笔在手,立刻趁水和上一泥。呜呼,感谢上帝,幸亏杨岸先生不过是青年党一小撮人里一位动笔杆的朋友,如果该一小撮人一朝当了权,他阁下官拜了锦衣卫之职,恐怕一张名单下来,那才是糟也糟也。

不过,杨岸先生在把一批人作了比较之后,说他们顶多不过与柏杨先生相等。在他阁下眼眶里,柏杨先生似乎比他们要高级一点,而他们再努力奋斗,也不过只能混得跟柏杨先生一样。寓贬于褒,使我飘飘然而然然飘,感激万分,这几天一直都没有睡好觉,正是为此。

杨岸先生曰:“世人只知有形之敌,不知无形之敌,如欲消灭蚊虫根苗之孑孓,如只捉孑孓,或只毒杀孑孓,如不将培养孑孓之污水抽尽放干,必难根绝。须知鱼虾是借水养活的,共党如无其同路人,外围组织,有意识无意识、直接间接、自觉或不自觉的帮闲帮凶之辈

为之掩盖,助其发展,其祸不易如此燎原的。共产党人最高明的战略战术,是将战场开辟在敌人境内,使之鱼烂自腐。故有效反共,亦应将战场开辟于大陆,而将台湾战场潜伏的毒素、细菌、罪恶、罪犯,一律肃清。”

这些话说的一点不错,所以柏杨先生才觉得有义务研究研究谁是孑子,谁是毒素,谁是细菌,谁是罪恶和谁是罪犯。这一连串的形容词,猛一看好像是杨岸先生在那里作自传,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且把杨岸先生称之为孑子先生,来分析分析他在《拾贝集》中,为我们台湾,和为他们青年党,“掩盖着多少鱼烂自腐”。

不过特别要声明的,我们只是针对孑子群,只分析孑子先生这一篇文章,不问其他。

柏杨先生于去年(1965)6月间,被猛生国大人连袂“扑灭”的时候,曾被挤出几句话,其中一段曰:“凡时代的绊脚石,都具有同一特征,那就是以夹缠表示气壮,以气壮表示理直,以帽子塞对方之口,以爱国争取同情,以主题以外的人身攻击来削弱对方的主题论据,而且总是念念不忘警备司令部。千百年前绊脚石用的是这几招把式,千百年后绊脚石,用的也是这几招把式,好像京戏上《打渔杀家》的教师爷一样,在跟萧恩先生打了一架之后,拿出看家本领,于是乎,左臂一伸,谓之茶壶一把;右臂一伸,谓之一把茶壶,万变不离其宗,盖人到急处,就控制不住习惯反应了矣。”

这段话载于1965年6月11日台北《自立晚报》,后来收入《立正集》。当时我也是急啦,思想不够周密,现在被子子先生照后屁股上给这么一戳,脑筋略微开窍,似乎还得补充补充,加上三点:一曰,绊脚石总是用捶胸打跌来煽动读者老爷热血沸腾,以便热血沸腾之后,老眼昏花。二曰,绊脚石总是用情绪代替思考,因之希望读者老爷也用情绪代替思考。三曰,绊脚石总是乱伸巴掌——伸巴掌除了“机关枪四放”外,还猛掩读者老爷的眼睛耳朵,不敢把对方的东西完整地摆出来让读者老爷用自己的智慧判断。

是故孑子先生曰:“反对中国文化,反对中国一切礼俗,对中国

一切纯持怀疑、否定、破坏、叽嘈（这个名词用得怪）、讽刺、打击、挑衅。坏人心术，不足为训。”

读者老爷请注意“一切”两个字，一切者，无所遗也，反对“一切”，是不是就构成了罪恶，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要读者老爷相信真的反对“一切”，就必须各方面一一列举出来，不能像猪八戒先生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耙。最简单的一件事，反传统的朋友阴历年却是照样到处作揖拜年的，而阴历年拜年，正是“中国礼俗”，是不是应在“一切”中剔除也欤？用这种“一切”纯情绪而不科学的字句，来刺激读者老爷的脑下腺，正是神经文明的高度发挥。

子丕先生又曰：

“所引数据、所举数据、所知数据极夥，其丰富、庞大、驳杂、秘密……为旁人所百不一见，不知其从何弄来，如何得见，竟有如此广大神通？”

这就更神经文明矣，呜呼，一场拳赛下来，老拳师遍体鳞伤，跌了个嘴啃地，连爬起来的劲都没有。却瞪眼向观众号曰：“他的力量这么大，是哪里来的呀，我怎么没有办法呀，他怎么有这么高的神通呀？”希望观众一致同情，认为他赢。这种子丕道理，也只有子丕先生才想得出来。

27. 子丕分类

很显然的，子丕先生被“丰富”的知识和“庞大”的资料吓昏了头，犹如老拳师被新拳师勇猛的臂膀和有力的拳头吓昏了头一样。不怪自己骨瘦如柴，只怪对方力大如牛，不怪自己孤陋寡闻，脑筋里凹纹被酱平啦，只怪对方知道的太多，天下有这种干法的哉。大概子丕先生于“机关枪四放”之余，心血来潮，才冒出这种哀兵的妙计。

嗟夫,我们似乎只应问对方引证的对不对,不应问对方为啥有那么大的学问,不应因对方说的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就勃然大怒:犹如台湾现在接受美国军援的新武器,以响尾蛇飞弹为例吧,只要确知它能打下飞机就行啦,假定有人吼曰:“旁人所百不一见,不知其从何弄来!”竟把它丢到茅坑里,那将成一个啥场面乎哉?

孑孓先生又曰:“……对本党及本刊竭尽其侮辱、栽诬、曲解、误解之能事,同志阅后见告,老成持重者,主张不予理会,以免抬高其身价。极大部分同志则主张予以辟斥,以免颠倒是非,淆乱听闻。我们以为使其成名,起于别人之帮忙。”

“本党”者,青年党。“本刊”者,《醒狮》杂志。这一段似乎就是一种不打自招。盖既然“老成持重者”主张不予理会,而“绝大多数”一定不是“老成持重者”,而是“倚少卖俏,自以为聪明了不起”之徒矣。——这可不是柏杨先生的分类,乃孑孓先生的分类,出于自己人之口,谅各“同志”没啥疑义矣。

然而这段话仍脱离不了神经文明,神经文明的又一个特点是唯恐怕提高别人身价,唯恐怕别人成名。“老成持重”者所以不辟驳,不是心服口服,而是小心眼,恐怕辟驳了会提高了别人的身价,盖别人的身价高啦,就觉得自己的身价似乎相对的低啦。同样的,也唯恐怕别人成名,盖别人一旦成了名,就觉得会压住了自己的名,自己的光彩就放不出来啦。——至于他有没有身价、有没有名、有没有光彩,无关紧要,只要他心里自以为很有身价、很有名、很有光彩就行啦。

孑孓气质跟孑孓有关,自己小小动物,在水坑里左踢右腾,勇不可当,可是顶多踢腾成一个蚊子,再踢腾也踢腾不出一条龙来。于是就整天担心别人有身价,别人成名矣,用尽方法,不使别人抬头,一旦压不下去,只好“主张不予理会”。盖翻来覆去一句话,希望天下的人都没有身价,都成不了名,举目四望,只剩下他一个人翻斤斗翻得劲,他就顶尖。

我们在书报杂志上经常可以接触到这种孑孓气质,而且扩而大

之,在他们的尊眼里,什么都看得,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刘世昌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国社会的恶德——嫉妒》一文中,已详细言之矣。其实问题不仅限于嫉妒,似乎还更要复杂,主要的还在于他是一个弱者,弱者最受不了的是别人比他强、比他好、比他有身价、比他有名。

子予先生又曰:“取得浮名,固自有术。”大概“名”这玩意儿真是魔鬼,能把有些人弄得神魂颠倒,既怕人成名于先,又巴不得别人的“名”是“浮名”于后。尤其是自己在浑水里折腾了半辈子,不但变龙无望,甚至连蚊子也没变出来,别人一咳嗽,他就精神紧张:“啊呀,你想成名呀!”别人辛辛苦苦,他就把鼻子露出水面叱曰:“你那是浮名呀!”看情形忙都要忙断了筋。

子予先生继续曰:“反传统人士认为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的杂种。全文嬉笑怒骂,笔下轻薄。我们试问,你的父母的祖先,究竟是属于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的哪一种呢?你的父母交配而生下的你,你究竟又是哪一种杂种呢?”

这段话情绪激昂,看子予先生横眉怒目,使人想起若干年前在台北上演的一部影片《孽海痴魂》。男主角甘吐雷先生是一个子予型的大骗子,冒充牧师,到处敛财。有一次讲道时,特地拴了一位猴先生在柱子上,然后拉开嗓门喊曰:“有些科学家说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变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侮辱。好啦,各位,看见这个猴子没有,谁承认他是猴子的子孙?亲爱的弟兄们,说呀,说呀!”亲爱的弟兄们当然没人承认他的祖先是猴子,于是乎甘吐雷先生的讲道大获全胜,大把银子入了腰包,嫖他的妓女去啦。

28. 子丩血统

大骗子甘吐雷先生所以弄了一位猴先生,所以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只是利用直觉,刺激大家热血沸腾,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跟着他下判断。人类是不是猴先生进化的,科学自有定评,我们讨论的是骗先生把眼前的猴子硬塞到科学家手里,说它阁下就是在座朋友的祖先,而在座朋友就是它阁下的子孙,这扯到他妈的哪里去啦。但他的目的却是达到了矣,在座朋友大怒之余,银子就跑到了骗先生的腰包。

子丩先生仿佛是甘吐雷先生二世,这种手法是不是从该影片中得到的灵感,我们不便推测,但这种纯情绪的呼喊,却是神经文明的极端发挥。两晋南北朝时,五胡乱华,汉民族大批南迁,难道真的一个个玉洁冰清,仍保持汉族跟汉族通婚乎哉?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没有纯粹的种族,每个人都是混血儿。只有希特勒先生认为亚利安种是纯种,也只有子丩先生认为汉民族是纯种。希特勒先生在九泉之下,这些时准在那里大叹后继有人,吾道不孤矣。

子丩先生在上段末尾,还厉声问曰:“你的父母的祖先(按:这句话在修辞上似有脱裤子放屁的毛病),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又厉声问曰:“你的父母交配而生下的你,你究竟又是哪一种杂种呢?”破口大骂,连舌头都闪掉啦。这更是情绪的,而不是学术的,难道混血儿便丢人砸锅乎?丘吉尔先生功盖世界,他娘就是美国人,他也是混血儿。不知道子丩先生为啥感觉如此敏锐,又为啥如此瞧不起,难道子丩先生从十八代祖先起,就是兄妹自相结婚,保留纯粹的子丩血统欤?希望考证别人之余,也考证考证自己,以便我们鞠躬致敬。

然而,最精彩的还是子丩先生的政治学,且看下一段他阁下为政治上的“左”“右”下的定义(在拜读之前,请读者老爷心理上先有一

个准备,否则当场气结,伸了腿而又瞪了眼,可没人负责)。

子孚先生曰:“客观而论,如果真要以左右来分类,则左者佐也,左则强也,其计左矣;哀左,吊左,‘左,乃陷大泽中’。右者,佑也,右则得福佑矣。”

贵阁下读过一则故事没有,客人来访,问曰:“你娘在家乎?”傻小子答曰:“不在家,去庙里跟老和尚下棋去啦。”又问曰:“晚上回来乎?”答曰:“如果天晚,就在庙里跟和尚抵足而眠。”客人骇曰:“这是啥话?”傻小子以为问他挂在墙上的山水哩,正色答曰:“这是唐伯虎的画。”

好啦,堂堂青年党机关报上,七搅八缠,连唐伯虎先生的画都出了笼。记得谈节育问题的时候,立法院质询上就冒出“黄色为中色,似较优”的有识之徒的谰论,现在唐伯虎先生的画也可以和黄色为中色相媲美矣。政治上的“左”“右”竟然有这种解释,我想台湾大学堂、政治大学堂、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的政治系和行政管理系的教学和学生,都应该每人买一条麻绳,去《醒狮》杂志社门口上吊,死了算啦。

神经文明发展到了极度,眼睛就老望着“古”,动不动古已有之。连原子弹那玩意儿,《易经》上都有;至于说民主政治,古时候更有的是,周王朝不明明有共和之治乎?于是左右之分,古也存焉,左者佐也,右者佑也。子孚先生好像不是在跟别人抬杠,而是在作说文解字哩。这种解法一旦站得住,那真要难坏人矣,德谟克拉西又作何解?艾克斯光又作何解?非洲有个乌干达共和国,乌者安也,干者犯也,达者通也。安犯通,你说这算啥?南美洲有个阿根廷共和国,阿者曲也,根者本也,廷者宫也,曲本宫,你说这又算啥?

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字的意义也有所变更,甚至赋给它一个新的意义,不能一头栽到古人怀里撒泼撒赖。如果一定要按说文解字来诠释现代化的字意,则党字尚黑,孔丘先生曰:“君子群而不党”,凡党都不是君子干的,则青年党就糟了糕矣。

——大学堂政治系的学生老爷,假使求生心切,不肯上吊的话,

则我建议,如果遇到上政党政治起源这一类课时,或讲到英国议会政治时,最好联名备函,请子予先生于“机关枪四放”之余,抽暇去旁听旁听,免得他再把什么话当作唐伯虎的画,不知各位尊意如何?

29. 咬住不放

柏杨先生大作,在阴历年前后,突然不见啦十三天之久,说它突然,真是突然,正在跟子予先生大战,战得起劲,却被拦腰一刀,砍下马来。偶尔有人打听我怎么不写啦,我就曰:“我当然不写啦,那一点稿费,贴膏药都不够,而且我也实在是太忙。”说罢此话,还努力露出不屑之色,以支持中气。其实我忙啥忙,不过是吊颈鬼搽粉,死要脸罢啦。常听有些官崽在垮了台后,做轻松状曰:“好啦好啦,谢天谢地,这下子可以休息休息啦。”言者有心,听者不信,柏杨先生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也。

这一停不大紧,于是乎人心大快。有一天在巷口吃担担面,一位老朋友经过那里,瞧我自由自在,既没有戴手铐脚镣,又没有三作牌埋伏捉拿同党,嗫嚅了半天,一脸失望曰:“原来你没有被关起来呀!”正在过年,触这种霉头,真要倒霉三百六十天也。也有一些朋友特地打电话问曰:“是不是因为报上登了一篇更正你文章的信,你发了气,闹了情绪?”呜呼,此何言欤?我向编辑老爷努力猛笑还来不及哩,怎敢生气,又怎敢闹情绪。盖年纪大啦,连情绪都没啦,即令有情绪,也只敢回家关上门向老妻闹,打死我我也不敢向别人闹。

所以突然停了之故,乃是被武侠小说挤掉。编辑老爷一想,武侠小说人人必读,据说高级大官——像从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先生,就是武侠小说迷,一面跟人说话,一面心里想着一拳打碎一座大山。专栏杂文算老几,于是乎说停就停。柏杨先生最初对此倒是信

心充沛,以为神交了这么多年,定有读者老爷会向报馆抗议,盖报馆当初也是用这种势利眼停了武侠小说的,结果读者老爷打电话的打电话,来信的来信,有的还把报退啦。柏杨先生绝世英明,没有功劳有苦劳,难道读者老爷中没有一个是恤老怜贫的?因之也就毫不在乎,冷眼旁观,恭候编辑老爷三顾茅庐,届时我端起来架子,看他磕头如捣蒜吧。

谁知道情形一直有点不对劲。一天一天过去,始终没有动静,等我心如火焚,后来实在忍不住,只好托人去报馆暗探,这一暗探不打紧,带来惊人消息,说编辑部倒是接到过一封读者老爷的信,不过该读者老爷并不是支持我的,而是向报馆道贺的,信上曰:“人心不古,世道日微,柏杨杂文应负其责。这几天贵报顺俯民意,把它停掉,真是政清人和,国泰民安。”嗟夫,这个打击未免太大,好在我是经过大场面之人,当下就改变战略,不在家中闲坐啦,拔起尊腿,到处拜托朋友,请他们以读者身份,自动自发地也向报馆写写信,厉声问贵报怎么不刊柏杨先生的大作了呀?查柏杨先生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学问大得可怕,没有他的文章,俺就退报。如果能有热心的朋友去报馆门口表演当场上吊节目,则我的身价就看涨了矣。

可是到处拜托的结果,并不理想,有几个平常看来义重如山的家伙,一听说请他去报馆门口上吊,就努力摇头,甚至给他一块钱也不肯。盖万一弄假成真,丢下孤儿寡妇,将靠何人?而另外一些朋友,不但惜墨如金,不肯帮忙,反而劝我不如趁此天赐良机,打退堂鼓算啦。吾友张容嘉先生拍我肩膀曰:“久在河边站,怎能不湿脚,你终有一天把握不稳,捅到大家伙蹄子上,被踢个皮破血流。急流勇退,正是此时。”呜呼,这话说的固然十分有理,但是柏府一家四口,靠啥喂肚乎?有鞋穿的永远不会想到没鞋穿的光脚冰凉,而只会讨厌光脚不顺眼。还是老话,柏杨先生如有一线生路,这么大一把年纪啦,不在家纳福,含饴弄孙,却日夜爬到桌子上填格纸,难道我有神经病乎?

朋友既不可靠,乃采取中央突破战术,请出了“家兄”。把女儿

寄给老妻过年的两段洋衣料,送到当铺,当了四百八十元,前去给编辑老爷拜年。一进大门,就掏出红包,塞到编辑老爷独生女儿手里,编辑老爷斜眼一瞧,竟有五百元之多(另二十元是买菜钱加进去的),慈心油然而生,赶紧曰:“这么大数目,实不敢收。”我一面心痛,一面正色曰:“也不是给你的,而是给孩子的。”编辑老爷看我竟然如此善体人意,既顺调又温柔,就开言曰:“老头,你有几位公子呀?”我急曰:“没有公子,早断子绝孙啦。”盖怕他把红包倒送回来,就影响我的忠贞矣。编辑老爷惻然悯曰:“可怜可怜,写写文章,也是消遣之道。”说到这里,作恍然大悟状曰:“哎呀,对啦,这几天你怎么没送稿呀?”我大喜曰:“明天送,明天送。”告辞回家,脚底上好像风火轮,好不发晕。

这是柏杨先生应“读者要求”,恢复敝大作的隆重内幕,说出来固然有点不登大雅之堂,但我的目的是盼望读者老爷千万念及这年头吃饭不易,下次再遇到这种腰斩的镜头,务必给报馆打个电话也好,给老板写封信也好。即令没有这份闲情,千万别再道贺啦,君子不断人财路,柏杨先生如得了爱国奖券第一特奖,或我能有那么一天,吉星高照,应了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考察三年,走一趟单帮,钞票之多,连银行都塞不下,届时就是编辑老爷转过头送我小孙女一千块钱的红包,我都不写。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所以咬住不放,乞谅乞谅。

30. 额手称庆

柏杨先生于去年(1965)12月15日,在谈现代化的时候,信口开河,鬼迷了心,提起来台北忠孝新村,说它盖得实在窝囊,想不到闯了大祸。原来台湾省铁路局本来正要买第二批的,已谈得差不多啦,就

要签约啦(当然没有谈到回扣红包之类,千万不要往那上想,谁要往那上想,谁就心术不正,天殛之,天殛之),可能有人把该文呈给大官,也可能大官觉得风声不好,于是乎签约之事,乃宣告延期。已经咽到喉咙里的钱又被掏出来,忠孝新村老板当然义愤填膺,一封信寄到报馆,再加上千钧压力,压得我金疮崩裂。我要是早知道这般厉害,就是房子塌啦,把铁路局的朋友压死净光,我都不写。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可以说菩萨和房老板同在,那一天实在肚胀难忍,只写了几句,交卷了事。如果具体地写,真能写上十天,像京戏里阎瑞生惊梦,“一桩桩,一件件,听小妹细说端详”!那就不是一封信可以磨得开矣。谨向房老板致万分歉意,好在来函已经照登,已证明了柏杨先生没理,铁路局管买房子的朋友,有该“照登”在手,该买照买,不过迟几天拿到钱罢啦,则这几天的利息不妨就算我的,卖掉裤子也得付,以作胡说八道之戒。至于每家必须再花上一二万元才能住进去,那不关大官的事,也不关柏杨先生的事,而且修来修去,起码有繁荣市面之功,即令怨声载道,嗓子也可健康。铁路局的朋友,说不定将来都成了男高音、女高音,开个音乐大会,扬名国际,更是人间盛事,敢不额手称庆乎哉?

朋友劝我不如就此下台鞠躬,都是出自爱心,杂文是一种和现实社会尖锐接触的文章。它最伟大的贡献是得罪人。不要说别的,就说三作牌吧,前几年我一连三次英勇失窃,那时柏府恰是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管区,第四分局长杨仲舒先生,一听说柏杨先生被盗,大喜曰:“他还想给他破案哩,再偷他三次也消不了心头之恨。”现在杨先生升了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当然更威风凛凛,跟相对基金原理一样,自然相对得我忧心如焚也。

其实三作牌老爷对柏杨先生的印象,似乎很早以来,就不太优良。听说有位大官当台湾警务处处长,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曾经大笔一挥,把柏杨先生列入流氓名册。按修理庙的规定,流氓也者,必须不断在街头惹是生非。而柏杨先生虽月入甚少,但正当职业倒是有的,至于说街头惹是生非,那更无关,我除了在巷口下下棋吵吵架,

到新公园打打太极拳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去,偶尔有人请吃一顿,进得饭店,也目瞪口呆,啥话都没有。自以为应该非常安全啦,偏偏流氓奖落到我头上,实在受宠若惊。这都是写杂文埋的定时炸弹,幸亏那位先生冬的一声,栽下宝座,如果他阁下仍在台上,柏杨先生危矣。不过他阁下虽然栽下宝座,不知道我那盛大的流氓头衔,现在取消了没有,叫人心焦。

——有些朋友一直警告曰:“柏老柏老,你这么大年纪啦,还发明三作牌,老往上碰,一旦碰到他们手里,筋都抽出来矣。”这一点必须弄明白,三作牌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难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是我上他们的尊号哉?呜呼,如果说谁发明了三作牌谁就可得诺贝尔奖金,准没人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如今荣登流氓簿,眼看要修理啦,却硬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我就誓不承认。

——好吧,就算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吧,三作牌者也是善颂善祷之词,既然有人要作小民之君、之师、之亲,而小民也欣然同意,还不行呀?好吧,即令不行,那危险也不比不发明大。有一个男人焉,被活活打死;有一个女人焉,双手被吊到栏杆上,吊得哭天号地。这些人难道都发明了三作牌,都触犯了三作牌乎?就说被偷之事吧,举目所及,破不了案的多如牛毛,难道他们也都是柏杨先生乎?

不过,无论怎么说,午夜梦回,心里仍然跳个不住,而且困难的是,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哩,定时炸弹已英勇地埋下。柏杨先生这一次南下避年,到了高雄,一位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请我到他尊府吃便饭。新年期间,名虽便饭,定有油大,当下就饿了一顿,携带老妻孙女,届时前往。他阁下是住在登山街的,跑了那么远,好容易找到,却大门紧闭,铁将军在焉。最初以为他阁下童心未退,躲在屋里,捉一下迷藏,要敝老头惊喜一下的,谁知道喊了半天,把眼泪都喊出来,仍无人应。邻居看我一头大汗,乃告曰:“他们一清早就去台南啦,说三天后才回来。”

31. 实在记不清

呜呼,三天后才回来,这算他妈的啥话,当下把小本子掏出来一看,时间完全正确,并不是三天之后呀。柏杨先生狼狈回去后,心中不服,到了第三天,只身又往。别瞧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仍沉不住气,非把其中曲折弄个一清二白不可。该朋友突然见我驾到,尊脸上红得简直像谁刚打了他两鞋底,人有羞耻之心,就坏不到哪里去,心里先原谅了他。但他却堵住门口,低声曰:“请到巷口稍站,我马上就来。”其状鬼鬼祟祟,好像灰色分子。果然,我在巷口站了不到五分钟,他踉跄而至。

来了之后,没等我开腔,就作揖打躬曰:“老哥,千万原谅。”我曰:“我也不是没地方打饥荒,你吊我胃口干啥?”朋友曰:“阁下有所不知,那一天,我回到家中,说要请一位老朋友吃饭,太太倒很起劲,又买菜又买肉,把过年做的香肠也拿出来啦。可是后来听说请的竟是你阁下,就像挨了刀的老母猪,看她拉着嗓门叫吧。”我大惊曰:“她叫啥叫,我也没惹她。”朋友曰:“你虽没惹她,可是你惹了何柏林呀!”我困惑曰:“谁是何柏林?狗娘养的才惹了何柏林。”

如此这般,弄到后来,才知道朋友的太太跟何柏林先生的太太原来是情同骨肉的干姐妹,是若干年之前矣,朋友说,何柏林先生发表了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走马上任时,全体职员在门口排队相迎,是柏杨先生在专栏里表示了一下肃然起敬。从此,朋友太太就把柏杨先生恨入骨髓,如今还没报该一箭之仇哩,反而请他吃饭,天乎天乎,是可忍,孰不可忍!要吃倒是可以的,她就去跳爱河。依她阁下之意,等到上门,再把我轰出来,还是老朋友温柔敦厚,这才潜逃无踪。嗟夫,柏杨先生啥时候写过何柏林先生的哉?实在是记不清矣。

另外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一年之前,但到今天想起来仍心有余悸。那时柏杨先生想找个晚上兼差干干,每月能多收入三五百元,也可松动松动。有一个朋友就介绍到一个大机关(对不起,实在不能公开,但私下里可以告诉你),说明已经跟科长谈妥啦,只要去见见面就可决定。于是买了一包“美原”,把头发染黑,把胡子刮掉,西装革履,兴兴头头,前往晋谒。科长老爷巍然高坐,我向他鞠躬他也没有理,当时我的第六感就告诉我要糟。

柏杨先生虽觉得要糟,但既入虎穴也只有小心翼翼,而且人类的弱点,总是希望强大的对手圣手仁心,大人不把小人怪的。当下鞠躬之后,科长老爷也没有让座,用两只基于神圣原因而洞察肺腑的尊眼,瞧了我半天,打开介绍信,好像看情书似的又看了半天,然后徐徐问曰:“迷死脱柏,你身体如何?”我曰:“还结实,前些时害过肚胀,现在好啦。”科长曰:“你明明没好,怎的说谎。”第一棒就如此严重,心里一紧张,嘴巴就不灵光,只好结巴曰:“没有,没有。”科长曰:“你不是天天在什么报上写杂文乎?”我急曰:“没,没……”科长曰:“听说你为了女人被法院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我更急曰:“没,没……”科长曰:“那定是为了涂改支票,把一百元改成七万零一百元,因之坐的牢……”我脸红耳赤曰:“没,没……”科长冷笑曰:“不要再说没啦,我对你清楚得很,这里的工作,我替你留意,以后有机会就通知你。你年纪已经不小啦,多积点德,也是好事。”说罢端茶送客。

柏杨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连走带跳,中途还被凳子绊了一跤,几乎撞到玻璃窗上,惹得哄堂大笑。等我一口气跑到原介绍人那里,电话铃也适时而响,朋友听过电话,向我抱歉曰:“老哥,对不起,对不起。”接着说明内情,盖该科长是表演沉船的那位船长谭守杰先生的亲戚。当该船沉入海底时,我曾写了几篇大作,他就牙齿发痒,再也料不到神差鬼使,找差事找到他头上,遂故意不动声色,满口答应,诱敌深入,迎头痛击。刚才那电话就是他阁下向该朋友说明原委的,朋友告我曰:“你得罪的人太多啦,木法度,木法度。”从他那里走出来,就好像从河里爬出来,汗流浹背,连裤裆都湿透矣。

这不过顺手拈来,就碰到头上的若干钉子中,随便举例以说明之,至于暗下毒手,在阴山背后、会议上、放放冷箭、戴戴帽子、掀掀底牌,“更不知其几千万落”。如果不写杂文,恐怕丢了的东西早找回来啦,高雄那顿油大早吃到肚里啦,去年时节也早兼上差啦,哪有这么多麻烦之事哉?不过话又说回来,台北的专栏作家多矣,最有名气的若何凡先生焉、寒爵先生焉、龙套先生焉、方以直先生焉,还有已经不写了的言曦先生焉,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为啥均稳如泰山,没有柏杨先生这种节目乎?似乎这还是人品问题,柏杨先生如果也跟他们一样洁身无瑕,别人想抓小辫子就抓不住矣。

32. 不幸失足

因为杂文有惹祸招灾的功能,所以绝顶聪明之士,绝不肯干这一行,就是不幸失足,干上了这一行,也急急忙忙,爬上岸来,跺脚而去。盖只要有两篇文章出世,就等于在前额上挂了招牌,即令并没有得罪什么人,但你一旦讨一个别人羡慕的老婆,写两篇自己喜欢的文章,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些人心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是心脏抽筋的主要动力,现在《中华日报》和台北区扶轮社不是正联合选拔全台十大优秀女青年乎?拥有广大读者,家喻户晓,人人都认为有绝大希望的女作家琼瑶女士,虽经一再劝请,却仍不肯参加。不是她自傲自大,瞧不起十大优秀女青年的头衔,而是她已经成了那些没有读者,或读者奇少的作家们的眼中钉,如果再锦上添花,成了优秀女青年,恐怕皮都会被剥下来——当然不是真的剥了她的皮,但流言诬陷栽赃纷至沓来,其痛苦还不如剥了皮算啦。

有人说,她未免有点自作多情,谁找她的麻烦呀?她配人找麻烦呀?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恼羞成怒,定是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

“中国小姐”林静宜女士嫁了人后,马上就有正人君子撰文掀她和她丈夫的底牌。该底牌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且不允许当事人分辩——其实不分辩还好,越分辩那钉子越结实。即令它是真的,也是典型的损人而不利己的事。可是,一旦心脏抽筋抽得到了九段,并不求利己,只要能损人就行。而中国人又都是竭诚相信别人丑事的,遇到伤害人的传说,就宁愿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于是乎柏杨先生如果咬定牙关,说没有涂改过支票、没有玩过女人、没有写过杂文、没有判过五年徒刑,而又没有偷过东西,恐怕没人相信。——就是表面相信,心里也不相信。

正因为杂文能坑人,所以就是想改过自新,放下破笔,立刻成官——不要说官啦,恐怕啥都干不成。诚如《捉放曹》中唱的:“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这才苦也苦也。柏杨先生自从找事碰了奇大的钉子,就死心塌地,猛和编辑老爷拉关系,不再胡思乱想矣。这一期又买了爱国奖券,看情形非得第一特奖,不足以救老命也。

写此稿时,已是正月十六,“年”算过完啦,王小二过年,固然一年不如一年。便是柏杨先生过年,也是一年不如一年。除了高雄那次闭门羹节目外,初三那天,就驾旋台北,盖没有一个地方的朋友不闹穷的。还没吃他两顿哩,就张着眼问太太曰:“今天的饭够不够呀?配给米送来了没有呀?”问得我食欲不振,于是就在初三当晚,把小包一卷,呜呼,“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

1965年是柏杨先生流年不利年,总算熬过去啦,现在是1966年啦,但愿一九六六年是柏杨先生的肚子不胀年兼奖券得奖年。如果美国国务院猛邀(吾友约翰逊先生来电说,我要是不去美国鼓励他们的民心士气,他就跳河),因而成了出国过瘾年,那就更笑得嘴都合不住矣。甚至于忽然间我被政府派为阔大之官,更成了代表之年,又领钱又行使“两拳”,更他的能乐死了也。

不过去年一年流年不利的,似乎不仅柏杨先生一人。避年到台南时,就碰到吾友储鸿举先生,成功大学堂教习是也。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得上了砍杀尔,运气比柏杨先生还差劲,因之他的故事比柏杨

先生的故事,更具有教育意义。

储鸿举先生虽然是大学堂教习,但不过中年,精神蓬勃,一向身体甚好,可是他的尊脚却出了毛病。该毛病是啥,不必细表,反正这年头神经衰弱,他阁下和他的家人就疑心会不会是那玩意儿,诚惶诚恐,前往第几医院检查。医生老爷左看右看,也十分紧张,遂作切片检查,这一检查不当紧,检查出来,果然是癌。

好啦,你瞧储府悲哀成一团吧,而储先生的脖子既然被阎罗王拴上一根绳子,除了准备后事外,别无他法。当下也有好心肠的朋友,安慰他曰:“癌固然可怕,但得来它并不十分容易,很多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老鼠做试验,有些老鼠竟啥也没得,而且医院里检查错啦的新闻,天天都听说过,怎知你的检查没有错乎?别慌别慌,放心放心。”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不但听者不信,就是说者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啥,就像看热闹的安慰绑赴刑场恭候枪决的朋友,告诉他历史上“刀下留人”的事多的是,莫急莫急、莫怕莫怕一样。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不讲这话,又讲啥话乎?如果老老实实曰:“阁下要死啦,你那六一型的钢笔给谁?”那就更鸭子屎矣。

经这一宣布,储先生菜也吃不下,饭也咽不进,但仍抱一线希望,就把该切片送到高雄某医院(偶忘其名)。这一次检查结果,五天后才回来,五天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一家大小都南望云天,祈祷第几医院检查有误。可是,高雄检查的结果送到,千真万确,仍是砍杀尔。

储先生的癌症既经第二次证实,便是天老爷都木法度矣,此时朋友们想说两句谎话安慰他都难以启齿。即令第一个医院错,难道第二个医院也错乎?储先生立刻就瘦了十磅(十磅到底有多少,柏杨先生不知道,不过有些中国人最吃洋人这一套,故而露一手,以示千真万确),大家前往探望,环绕着他像环绕着尸首一样,储夫人更是流泪眼望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

于是乎,死马当作活马医,听说台北中心诊所很是高级,定有公正判决,就提起他那一天比一天痛苦难忍的脚,一跛一跛,到了台北。明知道检查的结果是啥,仍要孤注一掷。呜呼,惜哉,那时幸亏没有

遇到柏杨先生,如果遇到柏杨先生,准劝他不要再检查啦,反正活不了,有多余的钱宁可买二两肉吃,也不必送给狮子大张口的医院。但天下糊涂人多的是,还是把切片送到了中心诊所。

这一次没啥可说的矣,检查结果,外甥打灯笼——照旧是癌,一点不假的是癌。据说储先生一听这个消息,腿立刻痛得要断。储夫人更不用说,低头看一下膝前未成年的子女,人间惨事竟落到自己头上,天呀天呀,怎么不落到柏杨先生头上呀?可是,就在一切都归于绝望的时候,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的,该切片上的血型跟储先生身上的血型不一样呀。这是一个契机,赶紧再做切片,重新检查。这一次检查的结果像青天霹雳,跟廉价小说上的情节一样,根本不是啥砍杀尔。原来台南第几医院的一位老爷,粗心大意,把切片拿错啦,把别人的切片当作储先生的切片拿来,无怪乎送到哪里检查都是一样。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的砍杀尔传奇,储先生一家人破涕为笑,那股喜劲,恐怕一块钱都不换。由绑赴刑场,到刀下留人,定是祖宗有德。写杂文的朋友,因冒犯神明太多,恐怕难得有此戏剧性的收场。如果忽然有一天医生老爷宣布柏杨先生有了隆重之癌,我能当场就气绝身死,即令没有那么精彩,也只有躺到床上哼哼的分,打不起精神南奔北跑矣。

和这件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件,其惨烈惊险,有过之无不及,距杀身成仁,更是千钧一发。该事发生在台北,医院名称和当事人姓名不必说啦,反正同样的是砍杀尔传奇。有那么一个年轻人焉,也是尊腿上出了花样,也是切片检查,也是千真万确地断定是癌。医生老爷一脸文天祥的正气,告诉可怜兮兮的小伙子,非开刀把腿锯掉不可,如果不锯掉腿,癌毒布满全身,就无救了矣。

33. 白色恐怖

那位可怜兮兮小伙子的尊腿既判决有了绝症,当然只好锯掉。一个年轻人一旦锯掉了尊腿,这一生就算报销啦,没有上帝保佑,恐怕很难复兴,比打赌输一块钱严重得多矣。但不锯也不行,锯啦还有复兴的可能性,不锯连复兴的可能性都没有。一家大小,哭哭啼啼,不在话下。

且说到了开刀那天,一切都布置就绪,医生老爷和护士小姐,一个个白衣白帽——好像《三国演义》上《吕子明白衣渡江》的险恶镜头,眼看关云长先生要全军覆没,便铁石人都下泪矣。小伙子也换上挨刀装束,躺到手术台上,先把腿上的汗毛剃掉。此时也,手术室寂静如死,刀枪剑戟,罗列四周,只有剃刀运作之声,好不凄凉入骨。

可是,问题却出来啦,医生老爷忽然停住剃刀,呻吟不语。不太对劲呀,如果是严重之癌,其汗毛不应该跟平常的汗毛一模一样呀。不妙不妙,为了万一,就告诉他家人,要作第二次切片检查。反正事已到此,腿都不要啦,再割下点肉,有啥可推辞的哉,做父母的含泪允许。

这一次检查的结果,跟储鸿举先生露的一手一样,竟他妈的也不是癌,也是切片拿错啦。呜呼,真是危矣险哉。医生老爷如果不注意汗毛,该小伙子虽然没有写杂文,也要受断腿之灾。据说医院的表情也很可观,一面把小伙子推出手术室,向该惊魂甫定的父母亲友道歉,一面派人去找那位原切片的主人,拉回来挨刀。

——被误捉的病人固然悲哀,而被误放了的病人岂不也悲哀乎?明明自己得了砍杀尔,去医院求医,经过科学那么一摆布,判决他不是癌,那股高兴,恐怕当场连屁都能放出来。回家之后,大宴宾客,本

来已经向神前忏悔,立志重新做人的,也不再重新做人啦。本来已经革面洗心,立志不再乱看女人的,也再乱看女人啦。可是,好景不长,乐极生悲,忽然医院大人驾到,带来噩耗,真痛入心腑矣。

医院的组织和管理不健全,白衣人员的低能和粗心,实在是一种白色恐怖,柏杨先生就遇到过这么一段,是前年(1964)之事矣。我的小孙女那时年方三岁,走路还摇摇晃晃,一切都乖,就是不肯吃饭,每顿都哭闹不停。可是,有那么一天,她忽然肚子饱饱的,家人大奇,以为她阁下回心转意,要努力加餐啦。谁知道非也,而是柏府养了一条御名“莉莉”的哈巴狗,她看它吃得甚香,就和它共盆而食,饱虽饱啦,却不得了啦,不久之后,腹泻如注,发起高烧。

柏杨先生暨夫人一瞧孩子刹那间脱了形,不禁大急,偏偏家里只有一百余元,就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由柏杨先生出门借钱,一面由柏杨夫人抱着孩子去台北市最有名气的儿童医院求治。柏杨先生借钱的情形,不必细说。说的是柏杨夫人抱着小孙女,到了儿童医院,打针之后,拿了大包小包、大瓶小瓶、红黄蓝白黑种种之药回府。呜呼,现代的中国医生,在病历表上写病历及处方,都是用洋字的,柏杨夫人连中国字都认识不多,更不要说洋字矣。

——据我所知,医生中只有朱仰高先生写病历时用的是中国字,病人并没有因为他写的是中国字而拒绝痊愈,用中国字开药方竟也能治病,真使西崽们百思不得其解。写到这里,抬头一看,墙上正挂着一张油画,画者是中国人,受者也是中国人,可是上面的签名却是洋字。国立历史博物馆似乎应该做一件大事,把凡在画上签洋字的作品和作家,作一个统计,列表印行,以垂永久。以便千秋万世之后,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奴性时,有丰富的参考数据。

闲言表过,且说柏杨夫人抱着孙女,回到府来,喘了口气,就照着包包瓶瓶签条上写的服药方法,先服白色药浆一匙,服了之后,再服白色药丸十粒。孙女儿含到口里,正要吞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位满头大汗的小子,破门而入,曰:“姓柏的住在这里吧,刚才抱小孩去儿童医院看病的,是不是你们?”一言未了,跳进屋子,大嚎曰:“不要

吃,不要吃,我的天老爷。”一言未毕,伸手就掏。

等柏杨先生借到了钱,返家进门时,老妻还神不附体,坐在床上发呆哩,原来该白色药丸是退烧药,必须等发烧到四十度,才能服半粒。不知道怎么搞的,是医生老爷开错了乎,抑药剂师拿错了乎?属于人间十大秘密之一,永不知道真相。不过上面所介绍的医务人员,还都是责任心强,有高尚的医德,知道错啦,马上改正,如果遇到一意孤行人物,一错错到底,灾情就惨重矣。

白色恐怖往往出于疏忽。在洋大人之国,也是如此,再介绍一则美国的,其传奇虽不是出于疏忽,但其惊险却如一篇小说,引人入胜。

事情发生在纽约,一个无业游民约翰先生,肚子发痛了好几天,就去求一位誉满全球的大医师彼得先生诊治。彼得先生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凄然曰:“阁下害的是癌,已入膏肓,顶多再活两星期,医生无能为力矣。”

34. 左右开弓

约翰小子一听说自己得了不治之癌,而且翘辫子之期,迫在眉睫,连肠胃都凉啦。出得医院,看见街上车水马龙,人声喧哗,简直没有意思。信步走到赛马场,把身上剩下来的十块钱,统统买了一匹根本赢不了的马,准备输光之后,就去跳河。可是上帝似乎专门跟倒霉分子开玩笑,竟然赢啦。赢啦也不行,再下到更黑的马上,他是决心要输光,输光啦跳河,则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矣,想不到偏偏又赢他娘的啦。赢赢复赢赢,一直赢得天昏地暗,马场打烊,只好离开。摸摸口袋里一千多元的巨款,不禁摇头叹息,平常急需要钱时,连袜子都能输掉,现在不在乎钱啦,却赢到这种程度,不要说一千多元,就是十亿二十亿,对一个马上就要完蛋的人有啥意义哉。

百般无聊中,约翰小子想,去夜总会找个女人快乐一阵也好,把一千多元花光,再去跳河不迟。于是,大摇大摆到夜总会,叫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妞儿,但已提不起劲矣。一面试谈情,一面觉得一阵一阵的凄凉。但事情却发生啦,该妞忽然颜色大变,一个面目冷酷的流氓,在那里向她勾手指,她急急抛下约翰先生,前往应酬,该流氓举手就给她一个耳光。约翰小子气冲霄汉,一步一步走了上去,该流氓掏出手枪,严阵以待,约翰先生心里喜曰:“癌症死时,无不痛苦非凡,叫枪打死,倒也干净利落。”

于是他阁下走到跟前曰:“老哥,开枪吧,不开枪就是婊子养的。”说罢之后,来了两个左右开弓。这一打不当紧,大厅上乱成一片,乐队也不响啦,客人们稀里哗啦挤到一边。电影上这场面多矣,该流氓犹豫了一阵,摸不透对方啥时候吃了豹子胆,抑或别有阴谋,大概觉得必有原因,开枪准糟,光棍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遂拔腿就跑。

这一跑不当紧,全场喝彩之声雷动。千娇百媚又爱他又敬他,搂着脖子就亲嘴,非陪他玩一夜不可,不过也警告他曰:“那家伙是芝加哥帮的首席枪手,最近听说来纽约打天下,党羽甚多,恐怕不肯罢休,小心小心。”约翰先生没有被打死,本来大失所望,心里想连找死怎么都这样难。对妞儿的柔情蜜意,无心领受。听说该流氓有一批人来纽约打天下,不妨找上门去,早点死了才好。就推开妞儿,到了大街之上,可是芝加哥帮在什么地方乎哉。正在愁眉苦脸,蹒跚而行,一辆汽车在身边呼的一声停住,跳下两个彪形大汉。

约翰小子看见该两个彪形大汉跳下来,知道大势不好,轻则一顿臭揍,重则一颗子弹。然而,对一个将死的人来说,不值一屁。该两个彪形大汉走到他跟前,果然问曰:“你是不是刚才从对面夜总会出来的那位?”约翰小子曰:“然也。”又问曰:“你刚才是不是在那里打了乔治两个耳光?”这时候小子本能地倒抽冷气,但仍悠闲地翻白眼曰:“然也。”该二彪形大汉一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恭恭敬敬曰:“对不起,我们老板请你去一趟。”约翰小子搭架子曰:“告诉你的鬼

老板,老子没时间。”彪形大汉曰:“你不来我们也无法,但老板渴望着见到你。”

约翰小子曰:“你老板是谁?”彪形大汉曰:“亨利三世。”

这个亨利三世吓了小子一大跳,盖谁都知道他是纽约帮黑社会首领,神出鬼没,不可一世,平常从不“请”人,要请的话,也是一把刀子“请”到肚子里。约翰小子受宠若惊之余,不知不觉跨上车子,转了七八十几个弯,到了一栋豪华绝伦的别墅。亨利三世降阶相迎,热烈握手,当作上宾,问曰:“刚才弟兄们向我报告,你在夜总会当众打了乔治两个耳光。”约翰小子曰:“打是打啦,谁叫他先打我叫的妞儿。你想替他报仇呀,那么,动你娘的手吧。”亨利三世曰:“阁下有所不知,乔治是随他们芝加哥帮头目来纽约的,我的地盘受到严重威胁。手下虽然人才济济,可是均为贪生怕死之辈,那家伙的绰号是血腥乔治,杀人无算,不要说打耳光啦,简直从没有人敢在他跟前瞪瞪眼的——瞪眼的倒是有,但瞪眼后活着的却没有。只有阁下英雄好汉,所以盼望你能帮忙。”约翰小子摸头皮曰:“阁下财势双全,我能帮上啥忙?”亨利三世曰:“拜托你把芝加哥帮赶出纽约,我们酬谢你十万美金。”约翰小子曰:“我怎能赶出?”亨利三世曰:“只要当众把他们头目也打两个耳光,甚至用不着动手,只要能侮辱他一顿,叫他知道纽约帮藏龙卧虎,他就自然滚矣。”约翰小子一想,好老头,这不是叫我死呀,就曰:“你知道,我很忙,没工夫。”亨利三世曰:“以你的英勇,请你的人一定很多,当然很忙,所以我不敢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帮,只求你特别帮这一次忙,出这一次马。”约翰小子正在沉吟,亨利三世急曰:“我也知道十万美金太少,但我们经济力量一时凑不出再多的钱,如果你答应,我们愿半年后再付你十万,反正你知道我们不敢赖你的账的。”

小子一听,二十万元简直是做梦的数目,反正活不了啦,在金疮崩裂之前,快活几天也好。

35. 夺门而逃

当下双方言定,先由亨利三世付约翰小子五万元定洋,再把自己豪华避弹的小汽车供他兜风,然后由亨利三世的喽啰打听芝加哥帮头目的所在地,打听出来后,通知他前往。小子随即麦克麦克,驾车出游,吃喝嫖赌,玩了个够。那些都是平常想得发疯的东西,一旦隆重到手,应该快乐非凡才对,可是心里却始终提不起劲,后来索性对那些玩意儿十分厌恶起来,巴不得亨利三世马上通知,早点去挨枪死掉。为了帮忙寻找,他自己也开着车子,四处打听,可是一直没有结果,转眼四五天过去,扳着手指一算,死期即至,简直心如火焚。

到了第六天傍晚,消息来啦,说芝加哥帮聚在七海夜总会,研究战略战术,马上就要发动突击。约翰小子被请到别墅,亨利三世曰:“最好不要流血,一流血警察就要插手,麻烦大啦。”小子曰:“阁下尽管放心,绝不会出事。”亨利三世曰:“我派二十个人保护你。”小子曰:“一个人也不要,你要派人保护我就不去。”亨利三世大惊曰:“朋友,你真英勇。”随即把他送到敌人门口,全帮高级职员用起敬起畏的眼光注视着他满不在乎的背影。

约翰小子当然满不在乎,一个马上就要升天的人还在乎啥?有个大汉在门口阻拦他。他怒目而视,大汉退了一步,他就进去啦。芝加哥帮一瞧他进来,全体一怔,正要发话,他已走到血腥乔治跟前,风流潇洒曰:“小子,你明天就离开纽约,听见没有?不要让我再看见你。”说罢,回身又走到坐在当中,看样子准是头目那里,也风流潇洒曰:“大亨,天一亮你就带着你的狐群狗党,滚得越快越好。”血腥乔治正要伸手拔枪,约翰小子冷笑曰:“拔枪呀,你这个孬种。”

呜呼,自盘古立天地,还没听说有谁敢这样对付黑社会首领和首

席枪手的,这股气势先把大家镇住,忽然有人喊曰:“不好啦,他不会一个人来的,我们陷入警方的埋伏啦。”这一喊不打紧,头目先行拔腿,大家轰然一声,夺门而逃。

求死而不得死,实在窝囊,约翰小子立在寂寞的大厅之中,真是悲喜交加,只好踉踉出门。纽约帮的人恭恭敬敬把他接回总部,亨利三世双手捧上另外的五万元曰:“阁下有胆有识,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答应在我们危难时,随时赐予帮助。”小子曰:“我太忙。”亨利三世赧然曰:“我知道我的要求太过分啦。”

约翰小子怀里揣着十万美金,在纽约街上云游四方,纵然一天花一万美金,没花完也得暴毙,宁可身无一文而健康如初,也不愿腰缠万贯而一命归阴。虽走遍了夜总会,但每当玩到高潮时,就忽然兴趣索然,郁郁而出。于是乎,像坟场孤魂,东游西荡,不知所止。

最后,他回到了老地方——赛马场,无精打采,掏出五百元押了一注,竟然又赢啦,三倍作赔。感觉到没有意思,悲悲戚戚走出来,碰见专门在赛马场讨钱的一位瘪三,伸手告乞,小子顺手抽出五百元美钞,塞到他手里。瘪三先生几乎连眼珠都爆出来,怔了半天,追上去曰:“你这钱是真的给我呀?”小子曰:“当然给你。”瘪三曰:“没有错呀?”小子不耐烦曰:“当然没有错。”瘪三大喜曰:“我的娘,经你这一说,我定了心啦,你如果不说,我还以为你跟彼得医生一样,也发了疯哩。”

约翰小子觉得苗头有点不对,一把拉住曰:“你说啥?彼得医生疯啦?”瘪三曰:“你没看报呀,彼得医生已经关到疯人院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神经病,凡是去求医的病人,他都说得了砍杀尔,而且只有一个星期好活。”约翰小子忽然想起他阁下硬闯辕门的场面,不禁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当场就要栽个狗吃屎。等到神智稍微清醒,从瘪三手中一把抓回那五百元,撒丫子就跑。

故事到这里为止,属于喜剧类型,可供一粲。但该小子这一辈子恐怕都不敢回想过去,否则随时都会吓出尿来,乃属于“砍杀尔传奇”兼“白色恐怖”的特写镜头。幸亏天老爷保佑,叫那些流氓疑神

疑鬼。否则，砰的一声，全部报销，医生老爷岂不坑死人乎？于此柏杨先生特别建议不幸害了癌的倒霉分子，看病跟买东西一样，俗不云乎：“货走三家不吃亏。”一旦到医生判决了砍杀尔时，最好多找几位医生瞧瞧，如果是真的砍杀尔，命都没啦，多割两片肉又有啥了不得；如果不是砍杀尔，也可早日脱离苦海。而当医生的诸位老爷，也真应细一点心，治人不是杀猪，杀猪时捅错一刀，可再捅一刀，治人就不然矣，圣手仁心还不行，还得加上细心，拜托拜托，阿门阿门。

避年期间，和朋友们除了谈癌，还谈《西施》，似乎也跟癌有关。《西施》是两部电影的总称，上部曰《卧薪尝胆》，下部曰《勾践复国》，这是目前最当行的戏，柏杨先生在台湾南部时，正逢大家有口皆碑，聊天之间，自然而然地聊到它头上。

36.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点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沉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本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中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一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可不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也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文不能合一,是中国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呢语,也用的是文言文。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罄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下,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的阴阳怪气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

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哐哐哐哐——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式,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哐哐哐哐。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绝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37. 缺少这股劲

《西施》片中饰演西施女士的女士,她阁下的美是没有话可说的,柏杨先生站到她跟前,真能浑身发抖,叫我跳楼我绝不敢稍违芳心而去跳河。但导演老爷努力猛捧,叫她饰演西施,似乎多少使人恍惚不安。当然啦,任何一个女演员饰演历史上的美女,都吃力不讨好。盖有人喜欢丰满的,认为西施应该是丰满的才对;有人喜欢消瘦的,认为西施应该是消瘦的才对;有人喜欢高头大马的,认为西施应该是高头大马的才对;有人喜欢巧小玲珑的,认为西施应该是巧小玲珑的才对;有人喜欢小口的,认为西施应该有个小口;有人喜欢肉鼻

子的,认为西施应该有个肉鼻子。柏杨先生喜欢三寸金莲,则西施应该有双一拧一拧的小脚也。

正因为一个女演员不能既肥又瘦,既高头大马又巧小玲珑,既挺鼻子又肉鼻子,所以无论她美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使所有观众满意。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不必再说明矣。但是,用之以作警惕,小心翼翼去物色女主角则可。用之作为遁词,作为借口,便不可也——可当然可,老板大权在握,就是请柏杨先生去当女主角演西施,谁也没话说,但总不能叫人心服。

在一般人印象中,这印象可能来自仕女画。古典美人应该是瓜子脸,长长的眉,高高的鼻,水汪汪的眼(在我看过所有的电影明星中,似乎只有罗美雪妮·黛女士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乃真正的“秋波”。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柏杨先生是她阁下的迷,迷得如醉如痴)。除了这些,最主要的还是瘦瘦的焉。历史上似乎只有一位胖美人,那就是杨玉环女士,其他固都是以纤弱为美的也。吾友赵飞燕女士,瘦得可在手掌上跳舞,就是一个尖顶的例子。文学上凡称赞美女的,几乎离不开“纤细”“瘦削”“婀娜”“袅婷”,玉手必须纤细,大手恐怕不行;小腰必须瘦不盈握,若柏杨先生的肚子恐怕不行。总而言之,古典美人均楚楚堪怜,叫臭男人油然而生非保护她便不能活的感觉。如果臭男人一瞧她,油然而生的是被保护的感觉,则只能当老娘尊敬耳。

这些话不是说女主角成了老娘,千万不要误会,而是说女主角的面貌和身段,似乎是属于另一型的,她如果能饰演杨玉环女士,或饰演薛宝钗女士,当更为恰当。她阁下的脸好像是方方的,敦厚有余,明媚不足。呜呼,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这个“媚”字,任何一个帝王,玩的女人多啦,如果没有一种秘密武器媚工,恐怕是抓不住。李隆基先生在杨玉环女士死了之后,他儿子为他弄了几十个各式各样的美女,服侍左右,他都不满意。可见“美”的力量有时而尽,而“媚”的力量无时或穷,偏偏饰演西施的女主角,似乎缺少这股劲。

抗战期间,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电影,片名忘之矣,演的是莺莺

红娘的故事,由慕容婉儿女士饰演莺莺,周璇女士饰演红娘。那时候已经流行瞎唱啦,弄得京戏不像京戏,歌剧不像歌剧,老夫人刚要动手打人,红娘往下一跪,就比手画脚曰:“夜沉沉,停了针绣,和小姐闲谈吐,听说哥哥病久……”

——说那是瞎唱,真是瞎唱,洋电影也有唱的,但都是在故事发展和气氛酝酿成功的时候才唱。中国电影则管你三七二十一,说唱就唱。听说李丽华女士一直到现在仍抱着这一手不放。呜呼,李丽华女士似乎也是中国电影之癌,不是她本人是癌,而是她的那种作风是癌。她阁下今年大概五十开外,要当祖母了吧,而仍在演十七八岁少女的角色。一个老娘假装成憨气未退的小女孩,跟柏杨先生假装不懂事的老天真一样,怎不天怒人怨耶?这当然是不服老,但上天注定人类必定向老屈膝,不服老只能闹笑话,不能真的就小了也。这种年龄不相称的作风,是一种严重的砍杀尔,一天不割掉,一天就不能新生。费雯丽女士比李丽华女士漂亮得多啦,但她并没有打算再演《飘》里郝思嘉的角色,而演的是史东夫人。这面镜子,希望有人送给李丽华女士照照,也是割癌生肌,救救日渐堕落的台湾电影之道。

慕容婉儿这个名字真美,我想她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真美,可是她的“开麦来费死”——镜头脸,似乎是矩形的,而且血盆大口也似乎构造特别,老板大人如果捧她出来丢人砸锅的,那当然是达到了目的,如果捧她出来烘托红娘漂亮的,当然也达到了目的,可是如果捧她出来成功成名,流芳千古,恐怕是达不到目的焉。盖捧不捧权在老板,呕吐不呕吐权在观众也。这桩往事,可供有心人士参考。《西施》片中女主角比慕容婉儿女士漂亮万倍,所以我说这些,不是怀疑她的美,而是认为她饰演西施不合适,犹如柏杨先生饰演张君瑞先生不合适一样也。

《西施》最得意的号召是场面伟大。看过该片的朋友,对其场面的伟大,都点头不止。仅只那千军万马,在台湾片中,不要说看过啦,连听说过都没有,倒是在洋电影上久仰了矣,今天能在台湾片中开开眼界,也算不虚此生。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场面伟大固然场面伟

大,千军万马固然千军万马,不过用拳赛作比喻,却不像一个结结实实的大汉,而像是一个虚胖的黄疸病患者,架子虽有,动作稀松。

38. 四不像

世人经常嘲笑日本人是个模仿的民族,以致第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发明了零式飞机,把美国佬发明得心战胆惊。呜呼,发明固难,模仿也不容易,日本人学谁像谁,学啥像啥,学民主政治连骨髓里都是民主政治,学法治秩序连骨髓里都是法治秩序,学重工业真的成了一个重工业国家,学现代化真的全部都现代化。台湾同胞总是觉得日本人有点笨,但台湾同胞却因聪明过度,遂弄成四不像。贵阁下见过吾友姜子牙先生的“四不像”坐骑乎?你说它不是马,它硬是马,你说它不是牛,它硬是牛。

这都是题外之话,现在且继续研究我们的《西施》。《西施》的场面伟大和千军万马,固然空前,但在观众眼眶里,却不是空前的也,不但不空前,简直面熟面熟,好像啥地方见过。呜呼,当然在啥地方见过,洋大人电影上就露得太多啦,灰沙蔽天,人喊马嘶,其势汹涌,好不热闹。

不过剧情有发展,场面有目的。一位美国导演朋友曰:“如果第一幕墙上挂了支枪的话,以后一定要用到它。如果以后用不到它,就不要把它挂出来。”拳击的伟大场面必须有一场拳击的高潮才对,如果乔路易先生跟卡莱先生要决赛啦,宣传了半年之久,届时人山人海,拥往观赏,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擂台上。好不容易盼到一时三刻,却出来两个虚胖大汉,比画了一遭“茶壶一把”“一把茶壶”那种教师爷的老拳,然后下台鞠躬,观众恐怕不肯善自罢休。暴跳如雷之余,连擂台都可能打个稀烂。盖既有那么盛大的铺张,就必须有其激

烈的和意料之中的行动,没有这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不完整。

《西施》的场面好像张英武先生,大得惊心动魄,任何一个观众在心理上都准备接受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高潮。可是,潮倒有潮,却不是高潮,而是退潮,都以为最后一家伙,一定是排山倒海,结果竟一去无踪。呜呼,吴越大军第一次会战时,两员大将,怒马而出,呼的一声,一根长矛插到地上——插到地上后应该接着就是决斗或混战,想不到各人却收军走他娘的啦,连京戏上那种走几趟的照面都没有。当时柏杨先生还想,这一定是大决战的序幕,使人热血沸腾的镜头在后面哩。结果左盼右盼,只见人来人往,马来马往,一直来往到“剧终”,好不泄气煞人也么哥。

这种泄气,跟一个人往下一坐,别人却把凳子拉走那种虚脱的感觉一样。贵阁下坐过这种落空的凳子乎?你本来看得准、拿得稳,以为可以坐上去的,一个该死的小子飞手牵羊,把凳子一抽,于是乎一屁股坐到地上。如果心脏不好,真能当场驾崩。《西施》观众的心脏,似乎都很健康,要不然李翰祥先生的麻烦大啦。

战争片而无战争行动,只靠战争前奏,不能不说是问题严重。柏杨先生前几天特地向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杨樵先生讨教,才知道有他的困难。盖好莱坞有一批受过高度特技训练的人马,专门演冲锋陷阵、打斗赌狠,样样逼真。而我们的千军万马,不过是临时借调,凑凑热闹可以,表演肉搏就得商量矣。万一有人受了光荣的伤,躺到殡仪馆凄凉的床上,将如何善其后乎哉?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苟求,但仍说了这么一大堆,并不是要求非演出血流成河,伏尸千里不可。而是,既然有这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就不必把所有的箭头指着这困难,就不必摆出那种伟大的场面,迫使观众期待着出现大战高潮。这是失策,但该电影却为失策的一点去努力宣传,大概认为乡下人好唬也。

场面是虚胖的场面,已是遗憾。而动作的奇异,也遗憾不误。这又谈起癌来啦,一直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打斗片,无不惨不忍睹,常有些导演先生,看洋片打斗,看得心中发烧,欣然曰:“他们能打斗,咱

们也能打斗呀。”这跟拍战争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能战争,咱们也能战争呀,结果战争片出了“茶壶一把”教师爷式的《西施》,打斗片出了婆娘拳。

洋片打斗,不是真的结结实实打到鼻子肚子,而是经过一再苦练,当你一拳凶猛地打到距他鼻子只半公分时,他就踉跄地后仰矣,当他一拳凶猛地打到你尊肚只半公分时,你立刻就弯腰哼哼矣。中国演电影的明星朋友,没人肯下这么大功夫,则怎能挑起这个沉重的担子?

39. 演技·苦练

洋明星之能够成为大明星,主要的是靠演技,而演技必须靠苦练。玛丽莲·梦露女士美得够你老眼昏花了吧,但她仍用她所可以节省下来的钱,付盖蒂丝女士的学费。死心塌地,揣摩学习。约翰·韦恩先生已垂垂老矣,又得了难治之病,钱多得可怕,誉满九州岛,但他仍在郊外练习鞭击,要练得一鞭子就把树枝上的苹果抽下来,以备新片之用。

呜呼,这是一种啥现象乎哉?台湾女演员一旦演了两部电影,就急吼吼想找个有钱的饭票,再不然二十年后仍是二十年前的老把戏。林黛女士自始至终都是“咬牙”“回头”“跺脚”那一套。而男演员锋头更锐,低焉者索性吸上了鸦片烟,高焉哉也是除了打牌跳舞外,别无兴趣。玛丽莲·梦露女士自知孤陋寡闻,因而手不释卷,拼命看书,台湾的演员和导演则根本不知道自己,于是乎视书如仇,于是乎自以为很有前途,于是乎别人稍微说说他,他就龇牙。

形成这种堕落的景观,除了中国人固有的肤浅气质外,当然有其客观因素。好比说待遇太低,整天为生活跑腿发愁,有时间就去麻醉

麻醉神经。而且你就是努力啦,演技进步啦,如果不能称老板的心,如导演的意,你也得喝西北风。相反的,你就是不努力,就是演技没有进步,只要你称老板的心,如导演的意,照样起飞。

然而,不管怎么吧,反正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因为中国演员在演技上差一截,所以有些在洋电影里出现的场面,或洋演员表现的动作,我们最好避免。其中最最应避免的是战争和打斗,好像一个耳朵稀烂,或根本没有耳朵的美貌佳人,最好用秀发把它盖住,如果不但不把它盖住,反而毅然决然,硬是英勇地露了出来,并且还来个电灯泡照着,喊曰:“都来看呀,俺也露耳朵啦。”亲友碍于情面,不得不拍巴掌,但非亲友的观众,恐怕就非常抱歉矣。

战争场面,还可以用千军万马,走来走去。而打斗动作,就无法偷工减料,拉拉扯扯,歪歪斜斜,一拳打出去,真叫人担心闪了他的尊腰。观众是看过洋电影那种逼真干法的,一旦看了自己的,说它不是打斗吧,实在是在那里扭扭捏捏地动手动脚,说它是打斗吧,又是婆娘拳。

婆娘拳已经惨不忍睹,而最可怕的一着,还有脱光了衣服,肉搏的镜头。两个弱不禁风的臭男人,露出我见犹怜的嶙峋排骨,好像水牢里泡了三年的囚犯,在作垂死挣扎,真是何苦来哉!导演老爷硬是把这种惨绝人寰的镜头亮出来,莫非用的是苦肉计,以便观众慈心大动,捐钱买只老母鸡叫他炖炖吃乎?

一个人如果知道藏拙,才是好汉。日本人所以拼命练习排球,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东方人的身材,本来不如西方,这是上帝偏心,即令努力改种,将来可能长得高头大马,也是五百年以后的事,现在固无可奈何也。再加上后天的营养不良,就更无法度。读者老爷如果留心篮球赛的话,当可发现,每每到了下半场时,洋大人还生龙活虎,健步如飞;黄帝子孙已气喘如牛,跑不动矣。柏杨先生这些年来总是在想,为啥不研究发展点别的乎哉?好比说,“国立”台湾大学堂教习简孝质先生,曾训练了一批男女学生射击选手,弯着腰射击焉、伏着身射击焉、向背后射击焉、蒙着眼射击焉,一个个百步穿杨、百发百

中,只要再花一点点工夫,再花一点点钱,就可夺标国际矣。可是他们遭受到的却是无情的冷落,台湾体育官崽们宁可在篮球上花大钱。呜呼,只要用训练篮球队的十分之一的经费去训练射击选手,台湾大名早上了“世运会”矣,盖只有射击是不纯粹靠体力的也。

似乎又把话拉到云南啦。我们讨论的主要目的是,以目前中国人的体型、体力和演员训练的程度,不适宜于演出战争,更不适宜于演出打斗。一定要演出战争演出打斗的话,力争上游当然可以,但该战争和该打斗,必须是中国的。那就是说,必须是异于西洋的。如果也来一个大搬家,把西洋场面和动作,搬到中国银幕上,而又搬得四不像,婢学夫人,何必多此一举?偏偏《西施》的战争也好,打斗也好,全是洋大人那一套,唯一的一场双军对垒场面,也是美国片上印第安型的。前已言之矣,两位将军跃马而出——眼看着要打将起来,却只把长矛往地下一插,以后就没有啦。记得《梁山伯祝英台》时,也有这种表现,梁山伯先生死了之后,祝英台女士哭奔而往,都以为她要扑到坟上,谁知道她却扑到碑上,其手法如出一辙,我们可称之为李翰祥先生式的虚脱,恐怕是一时改不了也。

这些话前面已说过矣,在这里要提出的倒不是这些,而是《西施》片中的战争和打斗,只不过是四不像。

40. 千古之谜

这年头有些人好谈“固有”,若“固有道德”焉,若“固有文化”焉。猛一听好像中国立国五千年,“固有”的玩意儿多啦。其实仔细一想,跟看了李翰祥先生导演的电影一样,似乎也是一种虚脱的感觉。盖“固有”的恐怕不多,不但不多,而且简直少之又少,少得可怜,少得等于没有。现存的只是一大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四不

像。西洋大人不必细表矣,就是东洋大人,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固有”,韩国人有韩国人的“固有”,泰国人有泰国人的“固有”,越南人有越南人的“固有”,无论衣服、礼节、日常生活,各国都有各国祖宗传下来的一套。前年亚洲影展时,在台北举行了一个晚会,日本人穿日本服装,行的是日本礼;韩国人穿韩国服装,行的是韩国礼;马来西亚人穿马来西亚人服装,行的是马来西亚礼。只中国男女,有的洋装焉,有的旗袍焉,有的鞠躬焉,有的挥手焉,五花八门,各人搞各人的。

贵阁下看到日本片《宫本武藏》乎(没有看过的朋友,真该上吊,再上演时,劝你卖掉裤子也要看)?是一部打斗片,为世界提出一个划时代的认识,那就是西洋的打斗和日本的打斗,有本质上和形式上的不同。洋电影打斗,你一拳我一拳,打得人仰马翻,鼻青脸肿,而且“耐战”,打翻了再爬起来,爬起来再打翻,惊天动地。日本片打斗,则恰恰相反,《宫本武藏》上有几场死活相搏的镜头,双方各自举剑,聚精会神,鸦雀无声,绕着空圈,虎视眈眈,然后大喝一声,闪电一样相扑,一个倒毙,一个胜利,胜负立见。西洋打斗是强暴激烈,使人热血沸腾,日本打斗则是冷酷狠毒,使人心都结成一团。

在中国传统上,战场上将军决斗,是讲“回合”的。吾友张飞先生在葭萌关大战马超三百回合,不分胜负。打得兴起,两军还燃起火把,继续夜战。呜呼,“回合”是怎么回事?中国历史上,尤其战史上,有许多事情,直到今天仍弄不清楚,很多人试图解释,结果越解释越恍惚,一个是“阵”,一个就是“回合”。“阵”是啥?难懂难懂。诸葛亮先生的“八阵图”就是一个千古之谜,而最常见的莫过于“一字长蛇阵”,孙臧先生和薛仁贵先生,都曾摆过,孙臧先生靠它打败了庞涓,薛仁贵先生靠它打败了渊盖苏文。该“阵”的厉害,在于有七十二变化,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敌人进得“阵”来,处处有机关,地地有伏兵,一旦误入“死门”,准活不了。

历史上只有岳飞先生不善于布“阵”,也不喜欢布“阵”,乃绝顶的天才,不肯被酱。他的老长官宗泽先生,为此曾告诫过他,答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阁下以野战闻名于世,据说,也正因为

的野战功成,才把金兵打得直叫“岳爷爷”。“阵”从宋王朝之后,就开始没落,迄今七百余年,人们对于“阵”更忘了个净光,打起仗来,怎么个布坎?又怎么忽然有个“生门”坎?该“门”又是啥门?是真的弄了个木头门耶,抑只不过放他一条活路,网张三面,留一面让敌人逃走,以便卷土重来?盼望兵学家为我们开开茅塞。

和“阵”同样弄不清楚的是“回合”。张飞先生跟马超先生大战三百回合,手执武器,势必不能打婆娘拳,则二将决斗,应该是啥场面哉?西洋剑法,是一种纠缠,一剑紧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从第一剑起,一直打到最后一剑,不死不休,在本质上跟斗拳一样,刀光血影,夺人心魄,似乎没有什么“回合”。

柏杨先生对此跟别人同样糊涂,而且糊涂了大半辈子,还是看了《宫本武藏》,才若有所悟。看了日本的剑法,才了解中国湮没已久的“回合”,了解大战三百回合真是激烈而艰苦的搏斗。盖普通情形,只要一个回合,声如迅雷,疾如闪电,局外人还没看清哩,失败的一方已倒地不起,或命丧黄泉。

我们不必往脸上贴金,说日本那一套是从中国传去,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战争片上的战争是日本式的,日本打斗片上的打斗也是日本式的,跟洋片没有一点相同。而《西施》的战争,几乎全是洋大人那一套,连战车也是罗马帝国的战车。呜呼,这是前天的事啦,柏杨先生去台北郊区找朋友借钱,经过东园街时,就看见有七八辆该罗马式的战车,摆在那里,工人正在加工,做得相当结实,大概又要在别的电影里出现矣,善哉。

“中国战车”到底是啥模样,一言难尽。春秋战国时,似乎是四个轮子,用皮革裹着,战士站在车上。两车相并,或两车相错,一枪扎不中,下次再扎。等到赵武灵王赵雍先生,变更战术,全部西化了之后,脱去宽袍,换上短装,扔掉战车,换骑战马,战争遂进入另一种形态。西施时代似乎用的仍是四轮战车,罗马式双轮战车怎的提前到东方服役了坎?夫罗马战车有它兴起的条件,那就是罗马帝国的筑路工程,世界第一,一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罗马式的古桥,仍遍布欧

洲,必须有“大道直如发”,才能有可以疾驰的双轮战车。

41. 走个没完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会议,有两种焉,一曰“衣裳之会”,一曰“兵车之会”。衣裳之会者,各国头目,穿燕尾服的穿燕尾服,穿长袍马褂的穿长袍马褂,杯酒交欢,揖让而谈。而“兵车之会”就不然矣,大家都带着武装部队,你不听我的,好吧,一声令下,原子炮架起来啦,对方肝胆俱裂,但心里固然不服,只有半吊子才会相信兵车之会的成果。

吴夫差先生的黄池之会,是典型的兵车之会。古书上说,当他阁下得到国内被袭的情报时,急于脱身,乃露出凶相,战鼓齐鸣,表示如果不敢叫他执牛耳,他就血流成河,叫你们后悔得巴不得没有从娘胎里生出来。各国气得要命,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让该蛮子占先,不过他阁下如此混蛋干法,其原因何在,已被看透。

《西施》片中表现吴夫差先生恐吓这一手的,是把人马摆出来,走个没完。我们绝不要求戏剧跟历史上的史迹一点不差,那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显然的,如果用声音的话,效果一定比动作大得多。盖吴王国的帐篷是有数目的。一个帐篷能容纳多少人马,也是可以计算的。仅只走个没完,以表示兵力强大,只能骗半票观众,不能骗各国将领。当时吴王国自恃的是“强”,而不是“多”。如果在更深夜半,万籁俱寂时,用望远镜镜头拍下各国星罗棋布的帐篷,明灭的灯火,此时不用任何配音,使观众期待着大事就要发生(洋片中每逢血战之前,被围的孤堡也好,篷车队也好,几乎都用这种气氛),然后惊天动地的一声,战鼓齐鸣,人嘶马嘶,各国头目在各人的帐篷中面无人色。第二天一看,吴国军队,人上车,刀出鞘,攻击准备已经完成,似

乎更为紧张。——柏杨先生说这些,当然是外行话,并不认为这就是对,而只以为“走来走去”似乎不对。

扯得太多啦,再说两点,就告结束。

一、有一个场面,西施女士把竹简遗失到地上,几乎被吴夫差先生看见,幸亏她临时假装胃痛,才免此难。嗟夫,天下岂有用笨重竹简指示卧底间谍的,传一句话就行啦。

二、西施女士后来真的爱上了吴夫差先生,于是乎,那些越国籍的宫女,像搭公共汽车的乘客一样,顺序而上,走到她阁下面前,正颜厉色曰:“你是越国人!”观众一看就知道她们是在那里演戏。一群小间谍竟如此有板有眼,有韵有律地逼到卧底的大间谍脸上,天下有这种绝招哉。

死不认错集

提 要

《死不认错集》从两桩意外事件的发生而论侠义情操,以及与之相对的“势利眼主义”“正路学”,从而重新阐释柏杨一直要打破的“酱缸”。

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质量堕落的社会。这是柏杨响应孙观汉所提问题,第一次对酱缸下如此清楚的定义,他更陈言酱缸文化有七样产品:“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僵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而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正如老太婆至死不悟地炫耀她残废的小脚。要戳破酱缸,柏杨以为唯有学习外国人,不仅学习他们的科学,也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

序

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优点，提得太少。对于缺点，却啰嗦个没完。并非酱缸蛆所一口咬定的“别有居心”，而是提优点的圣贤之辈，多如牛毛，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我老人家何必再挤进去献一朵鲜花，和一和稀泥乎哉。柏杨先生猛撞酱缸，只是希望撞个窟窿，使流进一点新鲜空气和灌进一点凉爽清水。

撞的结果似乎心战胆惊，鬼哭神号。吾友叶明升先生上周从台东来台北公干，厉声问曰：“老头，你写这有啥用？”嗟夫，有啥用？明知没啥用，而仍冒险奋战，只不过“死不认错学”——此乃柏老最大的优点，借此宣示，世人不可不知。不过，事实上我却一面猛撞，一面汗出如浆，尿流满裤。现在发誓，以后再不敢啦，如不革面洗心，定遭雷霆横报。

是为序。（柏老按：此序写后，不及半年，雷霆横报来到，哀哉！）

丁未年秋候九月于台北市柏府

1. 亲临学

星期日那天下午，柏杨先生暨夫人，携小孙女柏玛丽女士，亲临野柳郊游。

——请读者老爷注意“亲临”二字，此乃“亲临学”最最主要的精华，不可不知。夫“亲临学”者，亲临学也，读者老爷不必缴学费上立正大学堂，只要翻翻报纸，就可恍然大悟明白矣。君不见，遇到典礼，准有人“亲临剪彩”；遇到会议，准有人“亲临主持”；遇到热闹，也准有人“亲临参加”。大家伙亲临学，已够誉满天下，芝麻绿豆动不动也亲临学，就更使人感激涕零，不知所云。于是乎，见贤思齐，我老人家也就如法炮制，虽然没啥场面可供施展，但有没有场面在他，过瘾不过瘾在我。我老人家平常的节目是“亲临吃饭”、“亲临撒尿”。上个星期，跟巷口那个西瓜小贩吵架，结果被三作牌叫到派出所，我就“亲临挨骂”。不特“亲临学”也，还有“亲自学”，若“亲自睡觉”，若“亲自写稿”，若“亲自屙屎”，若“亲自挨揍”等等，套句广告传单上的话，种类繁多，不及备载，详细目录，函索即寄。

柏杨先生亲临野柳郊游，据说乃中国历史上一大盛典，虽没有袞袞官崽，前呼后拥，也没有顺调分子，在一侧歪着尊脖亲热，更没有摄影记者左左右右，踉跄奔跑。但安步当车，我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我，也颇怡然自得。然而就在怡然自得之际，碰上了惨剧，一对母女跟一个学生老爷，落海溺死，另一位外国朋友也几乎溺死，使得心头郁结成一团，噫，人生真是何处无终点也。

关于三条命案，报上已有详细报导，首先是七岁的钱慈宁小女儿从仙女鞋岩石上落水，接着是做母亲的赖贵兰女士跳下去，一位外国朋友柯林斯（Mike Collins）先生见状，立刻也跳下去。可是风大浪

急,他不能支持,这时候岸上的人把救生圈向该外国朋友抛去,才免一命归阴。最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堂附属中学堂的学生廖季衡先生,再跳下去,游向那对母女,几阵狂风,几堆巨浪,三人均葬身海底。悲夫。

经过情形,以台北《征信新闻报》最为详尽。当时虽然只有《自立晚报》记者老爷梁饶宗先生一人在场,但事情发生在下午,晚报便无法与日报竞争。母女二人的姓名迟到星期二才知道,但廖季衡先生的姓名,当时就知道啦,柯林斯先生的姓名则是星期一知道的。我老人家从野柳归来时,天已黄昏,赖贵兰女士的尸首仍在海上漂荡,除了不舒服外,还一肚子困惑,因困惑而又生出来一肚子意见,老毛病就又发作,要嚷嚷出来。从前有人喊曰:“救救下一代!”我看不必想得那么远,能“救救这一代”已不错啦,盖救救下一代,工程浩大,而在野柳鬼地方救救这一代,固比较容易,问题只在观念,只在做不做也。

野柳是一个好地方,论风景之佳,已是第一流,而怪石嶙峋,更是台湾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仅只那些石头,就够人惊叹大自然的神工,说句老实话,如果请雕塑家前去雕塑,恐怕也难雕塑出那些花样。不过,可能太美的都是危险的吧,野柳也同时是个危险地方。第一个危险是石头本身,像“仙女鞋”,状如鹅卵,海浪激搏,一半儿湿,一半儿干,湿的那一边天长地久没有人迹,苍苔遍布,虽然人在干的那一边走,但一不小心,踩到湿的那一边,那比高跟鞋踩到香蕉皮还要灵光,当时就会仰面朝天,一滑到底。第二个危险就是海啦,野柳的海岸,均为悬崖礁石,诚如苏东坡先生的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船只根本无法施展,如果硬不服气,非施展不可,当然不是说其必沉,但它恐怕逃不了撞到礁石上撞得稀烂的命运。

很早之前,就有小民呼吁建立栏杆。但这年头,必须大人物用手拨一拨,算盘子才肯动一动。小民即令把嗓子喊哑,也只不过被当作马叫。但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惨剧,官老爷也有儿有女,至少家里总有活人,应该理一理啦。尤其是,小民前往野柳参观,要买门票,大人

二元,小孩一元。风景区收门票,没有人不赞成,但既收了门票,就应有收了门票的责任,不能像绿林豪杰一样,“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绿林豪杰可以搜了银子,拍拍屁股走他娘。收门票的朋友却不应把银子往荷包一塞,去喝其老酒。呜呼,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有收银子的权利,就有保护游客安全,防范危险发生的义务。有出银子的义务,就有要求安全设备的权利。

现在的岩石上,画有一条红线,以示警戒。这当然也算尽了心,但那效果恐怕不大,游客一多,红线被踩在人群的脚步下,就看不见啦。必须有个栏杆才行,而且这栏杆还必须是铁的、铝的、不锈钢的,或其他金属的,结结实实,不但阻挡游客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供游客凭栏远眺。因为除非上面绑着开花炸弹,游客一定会靠上一靠,所以绝不能像公路边的护栏一样,象征性的也。结实是第一要件,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最大特征是不彻底,不精确。谁要是求彻底,求精确,谁就是不近人情,存心挑剔。野柳缺口下坡处倒是有铁栏杆的,可是那铁栏杆已有二分之一的铁柱连根拔起,比没有栏杆还要坑人。要做就请做个万无一失,每根铁柱如果能深入岩石一公尺,就不至于弱不禁风矣。在岩石上纵需要钻一千个三公尺深的洞,又能花几个钱哉,即令要花上一笔,比起三条人命,又该如何。

2. 野柳救人

除了结结实实的栏杆,野柳还需要其他若干救生设备,像救生圈之类。柏杨先生老腿如飞,跑上跑下地找,只找到了两个,一个挂在崖头,一个却深藏内陆。深藏内陆固然紧急时派不上用场,就是崖头悬挂高杆的那一只,距海还有一段距离,也只能往下滑,不能往外抛也。滑顶多滑到海边,抛却可以抛到海中。夫大海广阔,波涛汹涌,

有时候一分之差抓不住,就永远抓不住。我们建议收门票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好比说买二十只吧,三分之二用绳系着,就让它像港口里的水鼓一样,长期地浮在沿岸海上,另三分之一则可挂在崖头,以备临时增援。听说洋大人船上有一种专门投掷救生圈的洋机器,不知道价钱贵不贵,如果负担得起,似乎应买它一个,遇到紧急情况,一按弹簧,飞腾而出,则至少廖季衡先生可以不死矣。

有人提议聘请救生员,柏杨先生也有此一念。但野柳风浪险恶,恐救生员也无能为力,不过至少可设立一个纠察员,对越栏而过的游客,驱逐回境——这当然是有了栏杆之后的事,但目前可先做到不准游客超过警戒红线的工作。这位纠察员最好受过救生训练,届时套上救生圈,站在海滨,抛出救生圈给落海的倒霉朋友,也未尝不多出一缕生机。如果可能的活,那些该死的乱礁,用炸药炸它一炸,也是上天好生之德。这建议听起来伟大,实际上所费无几。如果乱礁减少,船只就可停泊,如果再有救生员设备,则救生员在船上,闻声急驶,那要比从崖上往下跳,要快而安全得多。

我们这些呼吁,到底有多少效果,只有天知地知。盖任何一桩事都是这样的,刚发生的时候,你叫要改进呀,他也叫要改善呀,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可是五天热度一过,就没人再提啦,偶尔有人再提,就成了不识相兼不懂国情。呜呼,“后劲不足乱放屁,常使小民泪满襟”!恐怕要等到再有惨事发生时,大家才再吐热气矣。所以我们也并不苛求,如果实在这些建议一无是处的话,应起码先做到一点,派个人巡逻巡逻吧,像“仙女鞋”那种鬼魂密布的地方,千万不准任何人再往上爬。既收游客的钱,就要服游客的务,大务不能服,也应服点小务,即令天理国法无可奈何,但这也是积德之事,尚飨。

在野柳为救人而殉难的已有二人,一位是林添祯先生,一位就是廖季衡先生。林添祯先生的死,固可感可佩,而廖季衡先生的死,更全是基于纯粹的侠义情操,不为什么,只为了拯救那可怜的女人和可怜的孩子。如果社会人士对林添祯先生的表扬是一百分的话,对廖季衡先生的表扬应二百分。开风气之先的固然震撼世界,坚毅实践

的人,更不能把他淡淡忘之,这位为一念之仁捐躯的年轻人,如果时间凑巧,他会在林添祯先生之前牺牲的也。

廖季衡先生的死,已引起许多敬慕。而柯林斯先生的活,我们的感谢更多更厚,试想一下,风急浪高,雨紧人号,有多少中国同胞站在那里,而只有洋朋友奋不顾身。他的动机同样纯洁,他冒的险跟廖季衡先生同样程度。唯一不同的是,他在筋疲力尽时抓住了救生圈,而廖季衡先生在筋疲力尽时被巨浪打向礁石,我们对柯林斯先生的敬慕,不少于对廖季衡先生的一分一毫。台北《中华日报》上有一则消息,也是美国两位兵老爷,柯德罗先生和罗勃兹先生(可惜不知道他们的原文),5月8日那天,经过中山桥,发现桥下有位中国妇人在基隆河中游泳,忽然抽了筋。二位兵老爷立刻赶到桥下,可是那位老奶已经沉入水底矣,柯德罗先生一跃入水,由罗勃兹先生在岸上指示位置,终于救起,施行人工呼吸,一直到她苏醒。这种精神,我们不仅感激,也有说不尽的感慨。

再上个星期日,3月7日那天,柏杨先生在新北投曾亲自看见一幕,该天下午四时左右,我老人家正在溜冰场喝茶,一面看着小孙女溜冰(其实只是四个轮子溜旱冰),忽然听见天崩地裂一声,马路旁一棵大树下面,冒出像原子弹爆炸般的烟雾,弥漫空际。等烟雾散后,遇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踉跄站起,又踉跄倒下,众人立刻围成一团。我本来是个老天真,遇到这种事情,一向是也要往上挤的,但小孙女已吓得两目发呆,啼啼要哭,只好驮到肩上,努力安慰。原来该男孩不知道怎么搞的,手中拿着一颗废弹(大概是废弹,也有人说是一包炸药),左晃右晃,轰然爆炸,一只手臂当场炸断,两脚也炸得稀烂。中国同胞围得水泄不透,却只是在看热闹,眼睁睁看着那孩子在血泊中辗转呻吟,好像参观一个断了腿的蟑螂,目瞪口呆,面无表情。没有人扶他一扶,也没有人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或医院来救他一救,可怜那孩子,痛得只能发出哑哑的声音。最后一位外国朋友挺身而出,把他抱起,抱到附近旅馆,再用车子载往求医。

3. 非人也

这桩惨事的以后发展如何,我不知道,但对那位苦不知名的洋朋友,却有无涯的钦敬。他满可以也像那些蜂拥而上的人群一样,看看热闹,然后叹息两声,掉头而去,任凭那可怜孩子在血泊中辗转翻腾,哀号至死——我真有点疑心,如果不是那位洋朋友,该男孩会有什么遭遇?恐怕准在血泊中辗转翻腾,哀号至死也。所以我们更感觉到廖季衡先生侠义情操的珍贵。盖中国五千年来铸成的大酱缸,把侠义情操和同情心都酱死啦,酱成了冷漠、忌猜、残忍无情,嗟夫。

第二天,我老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朋友,扼腕不止。他的那位正在读台湾大学堂的儿子,正色问我曰:“老头,当时你老人家如果不是有小孙女牵挂,一定也会挺身救他的,对吧?”一面说一面在眼中闪动着肯定而信赖的光芒,我老人家急忙拍胸脯曰:“那还用说,我早卷起袖子上啦。”该学生一听,嫩胡子脸上,立刻露出敬佩之情。而我老人家在回家途中,也战志高昂,身轻如燕。可是睡到半夜,仔细一想,恐怕不见得不见得。夫撒手不管,有百利而无一弊,如果一时鬼迷了心,把孩子抱起,将抱往何处乎?恐怕雇出租车都雇不到,鲜血如雨,谁肯触这个霉头?即令雇到啦,送到医院——好比说,送到台大医院吧,第一件事就是要缴费,我用啥缴之哉?第二件事就是要保,我有资格保乎?我又有胆量保乎?一切平安,还倒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恐怕舆论就出来啦:“那老头,他以为他是干啥的,啥闲事都管。”亲戚朋友,安慰之余,也会劝曰:“老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也不是年轻小孩子,以后少管闲事为宜。”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矣,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

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也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乎？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啦。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两年之前，有这么一件事，不知道介绍过没有，一直印在我老人家尊脑之中，拂也拂不去，忘也忘不掉。那时四地篮球赛正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中华体育馆举行，正赛得紧张时，播音器忽然传出声音曰：“某某先生注意，某某先生注意，你的母亲在医院病故，请马上前往。”还没有广播完，已掀起了哄堂大笑。我身边一个朋友蓦然曰：“可惜我不是专制魔王，我要是专制魔王，我就教御林军围住场子，不分男女老幼，杀个血流成河。”我大惊曰：“你吃了啥药啦，这般火性。他们可能只是笑那个家伙是球迷，妈妈病危还来看球赛，不笑做母亲的寿终正寝呀。”朋友曰：“不然，如果那样，他们应该大怒，不应该大笑。”呜呼，我虽口若悬河，不过故作温柔敦厚，以便受人称赞罢了，而心中也实在憋不住。这批听了别人母亲死亡竟然大笑的人，真不知道跟一群畜生有啥分别。吾友孟轲先生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嗟夫，闻人父母之死而大笑者，亦非人也。

在夷狄之邦，无论公共汽车上，或马路上，遇到丧葬行列，大家都会停止喧哗，有帽子的还脱下帽子，以哀悼一个人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也哀悼他家属的悲伤。相形之下，中国又如何哉？君不见有些社会中坚，早上出门，忽然灵柩迎面而来，立刻脸色大变，照着地上，呸呸呸，吐三口唾沫，用以去霉消灾。义和团暨酱缸蛆同志，一直到现在都努力不懈地歌颂中国是礼仪之邦，实在看不出啥地方显示出中

国是礼仪之邦,而斑斑点点,只显示出中国是忌猜之邦、冷漠之邦、看热闹之邦、有仁的学说而无仁的行为之邦。

这些话未免说得太狠啦,有一网打尽之嫌。如果说“有仁的学说而很少仁的行为之邦”,就不致伤众,不致自己交出小辫子叫别人揪矣,柏杨先生学问冲天,何尝不知道这个奥妙道理。但是,对麻木不仁,似乎得在他耳旁放个开花炮才行,甚至即使放个开花炮也未必能使他吓一跳,如果柔声软语,又怎么唤醒来哉!事实上,有灵性的中国人固多的是也,廖季衡先生就是一个榜样,如果说他还是个孩子,“未曾思量”,那么廖季衡先生的父亲廖紫微先生,也是一个榜样。当野柳惨死的母女开吊之日,廖紫微先生前往致祭,他去的目的是,安慰死者的丈夫,不要因为他儿子为他的妻女而死,而有什么歉疚。(换了柏杨先生,恐怕准披头散发,前往闹上一闹,哎呀,要不是你那婆娘,俺儿子怎么会死呀!)呜呼,这又是何等的高贵情操乎哉。

4. 只鼓励安分

孙观汉先生在他的《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中,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那天是1937年10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曰:“一对航空系教授夫妇,刚认识我,就领我找房子,请我去吃饭,友善地教我吃饭时的仪貌,并且还驾车十多英里外的火车站和暂住的青年会,亲手搬拿行李。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该做的事,他们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国,大家一定会同样的帮忙他们。”

真是运气,这位航空系教授幸亏没有到了中国,否则就会知道他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估计过高。不要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以台湾大学堂为例吧,试问一声,有哪位教习肯为异乡学生跑来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说跑来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门

给学生叫辆出租车恐怕都没人干，盖那有伤他阁下的尊严身份也。而且，即令他这么做啦，招来的评论也是可怕的，噫，他想走外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恼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分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利自私，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叫送的（大概说妈妈叫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软。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噫，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

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作顺调分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酱成僵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纂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讥讪。”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亘古杰作

《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5. 可怕的人类渣滓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分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

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贯穿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吴兴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吴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挑大敌，远种祸根，貽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曰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佑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曰董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机不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覬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篇》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地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6. 邪 说

刚才接到袁晴晖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到他头上就像打到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如果爱

之心切,用劲过大,恐怕反而会把自已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他再随地吐痰就叫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年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做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的是“正路”,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姓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斤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五花大绑,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

图非分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晖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则故事说，宋荔裳先生小的时候，在私塾念书，有一个老科甲莅临参观，问曰：“你看的啥书？”对曰：“《史记》。”问曰：“谁作的？”对曰：“司马迁。”问曰：“他是哪一科进士？”对曰：“老爹，他不是进士，只是汉王朝国史馆的一个小职员罢啦。”老科甲把《史记》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这种书，读它干啥？”据书上说，宋荔裳先生当时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问题是，那老科甲为啥连司马迁都不知道，连《史记》是啥也不知道？无他，只缘那不是“正路学”而已。把《史记》读熟啦，有啥用处？而必须把八股文读熟啦，才有得官做。现在虽然没有老科甲，但却有的是老酱缸蛆，在他脑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算不得正路；岳飞先生精忠报国，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传那是可敬的，但关着门训子勉女，恐怕真心话就出来啦。《说梦》上有两句诗，曰：“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平常。”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乱外患，砍砍杀杀没有个完？），但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对国家兴衰淡漠，对民族存亡淡漠，对别人的痛苦冷酷，对弱者更冷酷。

绝大多数问题,如果探讨其第一因,凭他千头万绪,都会追踪到酱缸。中国人天生的如此淡漠冷酷乎?当然不是,这不是我老人家也一厢情愿啦,呜呼,须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婴儿孩童,都是天真烂漫的也,从天真烂漫逐渐地一个个变成丑剧人物,绝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焉。

7. 酱缸特产

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质量堕落的社会。——这句话似乎太长,中气不足的朋友一口气读不上来,可能寿终正寝。这不能怪我,要知道学院派为了唬人,往往把一件简单明了的道理,故意拖泥带水说上一大堆。柏杨先生不过比葫芦画瓢,以示学问甚大,固无啥恶意也。去年(1966)10月间,孙观汉先生来信,问敝老头酱缸到底是啥,其成分又是啥。捧读该信后,心里像一锭灌了铅的假银子,一直是既沉重而又虚脱,姑且这么露露学院派的一手,借以交卷。不过,说穿了就泄气啦,连三岁顽童都知道,孙观汉先生观察分析,比我老人家深入百倍,只不过身患冲谦的坏毛病。好像老师问学生曰:“二加三等于几呀?”非老师不知也,乃考一考也。于是柏杨先生就拉开嗓门乱答,这不是说我阁下乱答得真有道理,而只是说,我乱答时的态度和内心是顶真的。各位读者老爷不必管天才儿童的答案,只要听天才儿童声震屋瓦的嗓门就行啦。

至少,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因为这些成分,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酱缸文化也有它的

产品，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地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前些时报上有篇文章，作者也是袁晴晖先生笔下的“发明家”，其发明的学说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使我们现在受罪。如果能打下铁铜江山，叫我们安坐享福就好啦。

这话猛一听颇有道理，跟“中国人重私德，外国人重公德”学说同样有道理，但再一听就觉得有研究研究的必要。这就跟父子一样，当孩子的结结实实、聪明伶俐，又上过大学堂，然而却把日子过垮，当然不能责备他的父亲，而只能怪自己不争气。可是，如果他一生下来就被淋菌弄瞎了眼，就遗传了羊痫风、就遗传了色盲，而又是个白痴，则他到了后来，沿街敲砖，乞讨为生，他的责任就太小矣。他如果指责他爹不该染一身梅毒，如果指责他娘不该不把淋病治好，我们能忍心叫他闭嘴乎？（酱缸蛆却是下得这种狠的。）所以，敝糟老头真的想出一两百条，也没啥稀奇。不知道孙先生以为然乎？

这七大产品，我们曾经零零星星介绍过，如果再重复介绍，恐怕编辑老爷先不同意：“怎么，老头，你穷疯啦，骗稿费总不能靠炒冷饭呀。”而且那些零零星星的介绍，都是一些触景生情的本能反应，忽然想起，就忽然冒出，如果像老学究研究“正史”一样，左翻右查，这里挑出一句，那里挑出一句，恐怕把白头发都会累成了黑头发也。

任何一个人，对权势都是尊敬畏惧的，从孩提时候起，就害怕教习，而不害怕父母。盖父母太亲太溺，看不出有啥后劲，而教习则不然矣，教你站就得站，教你坐就得坐。柏杨先生的小孙女，好像是天下最顽皮的小女孩之一，现在她正读小学堂一年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学堂教习。去年刚入学时，有一天，我老人家去学堂接她下学，跟她级任教习碰了面，赶忙上前巴结，心里一紧张，没话找话，顺口说

出她的注音符号还有些没学会念不出音。当时也没觉得有啥严重,谁知道第二天,教习大概训了她一顿,好啦,我又去接她时,她脸上绷得像个玩具娃娃。等走出校门,到了巷口,她把小手往腰一叉,瞪着大眼,跺脚向我吼曰:“我这一辈子都是你这个老头害的。”赔了不少小心,她才算肯爬到我背上,让我驮她回府。但我从此也就摸到了窍门,每逢她不可一世,谁的账都不买时,我就宣称要告诉她的教习,她的威风霎时就没有啦,有时候还要反过来拍敝老头的马屁。

在大人们心目中,权势更占主要的地位,再不势利眼的朋友,在潜意识中仍是势利眼,不过不同于世俗的干法而已。像你阁下,道德学问,真是没啥可挑剔的,可是有那么一天,有人告诉你说柏杨先生要揍你啦,你恐怕不在乎。但如果消息传来,说三作牌要揍你,恐怕你当时就会吃不下饭。盖柏杨先生的“揍”没有实力作后盾,三作牌的“揍”,却是可以兑现的,在贵心脏上的分量,自有不同的估价。罗素先生有专门著作研究这种现象,我老人家就不再鲁班门前表演大斧啦。

问题在于,中国人对权势的崇拜——势利眼主义,已如痴如狂,不发作的时候,已经很是可观,一旦发作,就像波密拉台风,呼啸咆哮,拔山倒海,当之者死,阻之者亡。就是躲在旁边冷眼瞧瞧,也会瞧得浑身发抖。

8. 化淫棍为圣明

洋皇帝是个啥模样,我们不知道,但洋电影却看到不少。电影虽然只是艺术,不是严格的史料,但洋电影在制度服装布置上,大体上尊重史实,可跟他们的史书互相参考也。这两天台北国宾戏院正在上演《雄霸天下》,亨利二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固然他跟每一

个大权在握的家伙一样,念念不忘大权在握,但他还有拍肩膀的朋友,还可以大说大笑、大跳大闹。西洋史上最残暴混账的皇帝,莫过于尼禄先生啦,但尼禄先生似乎也比中国最英明的皇帝有人性,也比中国最英明的皇帝可爱。呜呼,由于对权势入骨的崇拜,中国同胞是把权势放到第一位,而把伦理放到第二位的。叔父也好,伯父也好,舅父也好,祖叔父也好,祖伯父也好,外祖父也好,表祖父也好,不管你的年龄多么老,辈分多么高,对国家的贡献多么大;不管那个当皇帝的是自己的侄儿也好、侄孙也好,见了面都得双膝下跪,诚惶诚恐,连头都不敢抬,而且还得猛喊万岁陛下,自己称自己是“臣”,是“奴才”,连个“我”字都不敢用。这种逆伦灭性的畸形道德,不但没人反对,反而认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偶尔有个皇帝小子把老家伙们像“召”妓女一样“召”到后宫,“赐”他们坐、“赐”他们茶,大家就魂儿乱飘,认为这是“待以家人礼”,乃天纵英明的恩典,可以大书特书。

洋皇帝再荒淫,似乎都有一个限度,像尼禄先生,不过杀了一个妻子,姘了一个下三滥,洋人就大哗不止。跟中国皇帝比上一比,他那玩意儿又算个屁。中国皇帝杀妻子能一杀一大群,而且除了妻子,想姘谁就姘谁,岂止小家子气固定地只姘一个哉?史书上说,中国皇宫里的宫女都是穿开裆裤的,盖皇帝老爷一时兽性大发,迫不及待,就可当场推翻。如果裤子有裆,还要解衣宽带,就扫了龙兴矣。这不是说洋皇帝都是好货,而中国皇帝是天生的淫棍色狼。而是普遍的权势崇拜,把他们崇拜成活畜生啦。前已言之,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地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就在周王朝时,皇帝就可以合法地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妻子(真叫我老人家吃醋)。计皇后一人,每隔半月陪皇帝上床一夜;夫人三人,每隔半月三人共同陪皇帝上床一夜;九嫔九人,也是每隔半月共同陪皇帝上床一夜;世妇二十七人,每隔五天,抽签抽出三个人陪皇帝上床一夜;女御八十一人,在剩下的十四天中,每天由五个或六个人共同陪皇帝

上床一夜。

——这种桃花运现在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却是圣人们帮凶代定的,君如不信,请看《礼记》内则原文:“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

十五日而偏者,半月一循环,而且圣人也者,还苦心诣旨地为该淫棍排好了性交日程表,公平分配,你要想单独地颠鸾倒凤,必须升到皇后的地位才行,否则的话,就得大家都脱得赤条条,任凭有权的家伙当众乱搞。

一个皇帝竟有那么多妻子,天天晚上都得大荒唐而特荒唐,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嫖客,难怪中国皇帝差不多都是短命鬼。但这些东西似乎仍不能过瘾,于是到了汉唐宋几个王朝,后宫的太太小姐,简直几千几万,而这些太太小姐的来源,不是薪给制,也不是买来的,而是抢来的。抢的时候跟土匪抢良家妇女没有分别,不过忠义堂变成了金銮殿,抢女人变成了选秀女。然而最狗娘养的,莫过于专门抢他部下的女儿。想一想这是个啥场面吧,大嫖客派出爪牙,把高阶层合乎年龄的女孩子都“宣”到殿上,吊起眼角,左挑右挑,一挑就一批,然后赶到后宫,当晚就一一嫖之。斯时也,那些女儿被大嫖客狂嫖了的老爹,一个个满面光彩,高兴得捶胸打跌;不但高兴得捶胸打跌,感恩戴德,还要杀身以报哩。《红楼梦》上贾元春女士不过大嫖客怀里一个娼妓罢啦,可是你瞧瞧她家的荣耀和感激入骨之状,真使人打呃。

为什么中国将相人物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乎哉?这跟对权势疯狂的崇拜有关。盖女儿被嫖,乃接近权势的一大契机。如果柏杨先生有那么一天,也要猛挑,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先挨一顿臭揍,无他,我手里有他妈的啥哉。而大嫖客嫖他女儿嫖舒服啦,他的官就立竿见影。

不过,无论如何,女儿被大嫖客弄去乱搞,最初多少总有点羞辱之感,为了掩饰这种羞辱之感,或为了铲除这点羞辱之感,乃有圣人出面,发明一套理论根据、培养一套畸形道德,这就跟“盗亦有道”一

样——这比喻似乎不太恰当,最恰当的莫过于跟妓女一样,最初下海时,同样多少都有点羞辱之感,可是一旦她建立起来她的畸形道德观念,她就光明正大兼理直气壮啦。柏杨先生曾跟以裸体陪酒而闻名台北的一位酒女打过交道(呜呼,柏杨先生能有几文,怎会跟她真的打过交道?不过她阁下现在已是一个富婆,忍不住想拉拉关系,往脸上贴金罢啦,这也属于势利眼主义。君不闻乎?有些瘪三朋友,动不动就吹曰:“张部长是俺表哥!”“李董事长请俺吃饭!”敝动机一也)。有天黄昏,我老人家正蹲在巷口看下棋,只见她身穿猎装,袅袅婷婷,上她的自备汽车。我仰头搭讪曰:“小姐,你去哪里呀。”她庄严肃穆曰:“上班。”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脱口问曰:“上班?你上啥班?找到工作啦。”她笑曰:“老头,你上班卖力,我上班卖笑,都是靠真本领吃饭。”没等我再说话,就钻进汽车,嘟嘟而去,看其背影,俨然内阁大学士。

9. 没有伦理观念

我们说圣人是帮凶,实在是故意温柔敦厚,其实他们不但是帮凶,简直还是正凶,至少,跟有权的大家伙同是共犯。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的老祖宗盘古老爷大发脾气,要彻查是谁把中华民族糟蹋断丧成今天这个样子,知识分子的屁股恐怕得先打个稀烂。盖权力是一种汽油,知识分子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乎哉?

欧洲各国,从专制而民主,是逐渐的,这跟产业革命有关,但并不全靠产业革命。在机器发明之前,洋皇帝的权力就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拘束。法国皇帝最最自我陶醉,路易十四先生还吹牛曰“朕即国家”,好像跟中国皇帝一模一样,但他的威力仍有极限,凑款凑钱

时,仍得找人民商量,法国的三级会议虽断断续续,但也只断断续续而已,无法连根拔掉。而英国的荒唐国王,像查理第一,必要时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途。中国恐怕从来没有这回事,盖圣人已经为当权派发明了畸形哲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的财产和老命原来竟都是他妈的大嫖客的,怪不得皇帝想干啥就干啥,也怪不得政府官员都成了裸体陪酒的娼妓也。结果是在强大的权势崇拜狂之下,化淫棍为圣贤,化罪恶为纯洁,化大嫖客为天子英明,化下三滥为盖世英雄。呜呼,知识分子对权势心向往之,到了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真是没啥可说。

中国皇帝除了自己的亲爹之外,没有伦理观念(即令是亲爹,如果该亲爹不是大嫖客,伦理观念也很淡)。而中国人也从不敢以正常伦理,规范他阁下。伯父叔父,见了他固然要磕头;岳父大人(皇后之父)见了他,更不当人子;而这不当人子的岳父大人,只不过一人,其他那些女儿被嫖的老爹(嫖妃之父),还挤不上岳父之列哩。这也难怪,柏杨先生有一天老兴大发,去宝斗里跟妓女小姐混上一混,见了她爹,我能全体肃立乎?翻遍被称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如果有人能找出皇帝老爷对他岳父大人喊爹的,我就输一块钱。权力好比鸦片,当权派自己已中毒够深,知识分子又光着屁股跪在旁边给他捶背捏脚,他怎能不晕晕乎乎?英国有谚语曰:“巴力门(议会)除了变性外,无所不能。”中国没有巴力门,而只有皇帝。于是乎,我们也有谚语曰:“中国皇帝除了变性外,也无所不能。”这种癫痫到了高潮,即令神仙,也都得皇帝阁下封他一封,才能在天上占一个实缺。张天师就是经过这么御封,才呼风唤雨的也。而唐太宗李世民先生东征高丽,坐在船上,恶浪滔天,眼看要沉,大家吓得面无人色,最后还是魏征先生知道节骨眼所在,叫李世民先生写了“免朝”二字,往水里一扔,果然立刻风平浪静。

两个字“免朝”就可使风平浪静,真有资格当“防台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盖龙王爷看见皇帝驾到,慌慌张张前来参拜,如不叫他“免朝”,他怎敢擅自回家?(上次美国总统约翰逊先生到菲律宾开会,

太平洋风浪大作,据正史说,就是龙王爷朝拜的结果,看样子当一个龙王爷,也得对人类各色短命头目送往迎来,真够忙啦。)这固然是民间故事,但糟就糟在它是民间故事,盖权势崇拜的癡病症,已深入人心矣。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嚎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是、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儿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妓对嫖客,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得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问闻矣。《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象迹,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的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的要“死到一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清王朝准喀尔之役时,一个部落的首长萨莱尔先生,首先投降,

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向他打听敌情,他有一段话,抄在下面:“目今诸台吉(酋长)皆覬觐大位,各不相干。达尔札以方外之人,篡弑得国,谁肯愿为其仆?况往昔噶尔丹在时,优待下属,亲如骨肉,其宰桑有功者,噶亲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行围,争较禽兽,弯弓驰骋,毫无君臣之别,故人乐为之用。今达尔札妄自尊大,仿效汉习,每召对时,长跪请命,罄咳之下,死生以之,故旧切齿,其危亡可立待也。”

书上说,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听啦,大悦。

10. 乖

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大悦”,我想他一定没有仔细想一想,如果仔细想一想,恐怕就很难“大悦”啦。萨莱尔先生虽然顺着他阁下的意思,指出准喀尔汗国必亡,但必亡的原因却是:“仿效汉习”。汉习是啥?“长跪请命”是也,往往一声咳嗽,就决定生死,在这种情形下,其危亡“可立待也”。而爱新觉罗·弘历先生自己就是搞的这种场面。

对权势的绝对崇拜,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而只有和是非根本风马牛不相干的功利标准。京戏上《四进士》,宋士杰先生官司是打赢啦,但他却反过来被判充军。他的罪名不是他没有理,而是他的理太大,告垮了四位大官。史书上这种混账作法,多如猴毛,小官弹劾大官,真赃实据,大官虽然砸了锅,小官也得卷铺盖,主要的是恐惧别人对权势也不崇拜,把酱缸敲破了也。这种观念一直遗传到今天,都没有澄清的象迹,——盖“此风不可长”。君不见寒爵先生跟苏雪林女士打笔仗乎?打仗的结果,苏雪林女士到处哭诉,于是,寒爵先生的麻烦就大啦,大家一致责备他不该直打穷追,把他阁下责备得狼狈万状。有一次柏杨先生在一个茶会上,就

恰好遇到这个话题，一批“德之贼也”的人物，纷纷说寒爵先生的不是，我老人家忍不住问曰：“各位老哥，你们看了双方面的文章乎？”有的说没有，我曰：“你没看就下断语，这算哪门子亲戚欤？”有的说看啦，那么就文论文，就理论理，到底是谁站住，谁站不住？“德之贼也”用手摸了半天嘴巴，沉吟曰：“寒爵虽然说得对，但苏雪林女士这么大的年纪啦，孤苦伶仃一个老太婆，应该敬老呀！”呜呼，原来不是理的问题，而是老的问题，苏雪林女士是老作家，没人否认，即令笔墨官司打输啦，也没人因之减少一分对她的尊敬，反而是她用的种种怪招，如猛写黑信告密寒爵先生思想有问题，就使人不服。然而“德之贼也”却是不讲理而讲老的，只要老啦也就有了理啦，而老是一种权势的象征——不是本义上权势象征，别查古书查字典抬杠，而是传统上和心理上权势象征。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对权势盲目顺服，反而嗲将起来，发明一些理论，使权势分子觉得那种乱搞是既合理又合法，既顺天又应人的，在这种无边无涯的糟蹋斲丧之下，中国人的灵性，无噍类矣。

导演秦剑先生，去岁（1966）由香港来台湾养病时，有一次前去看望，碰上他正对一个年轻小子发脾气。我老人家问他干啥这么旺盛，他曰：“我讨厌透了你们这里暮气沉沉的面孔，任何一个小子，进得门来，就一脸惶恐，双腿并拢，请他坐他不敢坐，请他说话他半天蹦不出一个字，好像我是大爷，他是孙子。看俺香港来的学生，哪一个不活活泼泼，侃侃而谈，我们社会地位虽有高低，学识虽有大小，人格却是一样的呀，老家伙大家伙的见解，也不见得高明呀。大大方方并不影响对一个人的尊敬，为啥要那么畏畏缩缩，一点都不开朗？”

秦剑先生是一个豪爽的朋友，他超越的见解和直言直语，使我激动很久很久。不过问题是，他在台湾只住了三个月，便回香港打他的离婚官司，如果长住下去，我想他的感触恐怕会一天比一天小矣。小到最后，可能索性根本没有感触也说不定。盖日子一久，见惯了撅屁股鞠躬，偶尔有个不撅屁股鞠躬的，可能觉得真他妈的刺眼。怎么，你不服我呀！而他目前只是一个客人，“德之贼也”还可能有雅量恕

他年轻无知,如果他在台湾生了根,而仍然坚持着挺直脊梁,要跟“德之贼也”一般高,恐怕饶不了也,为了事业,恐怕他自己难免也要撅屁股鞠躬。

我们对儿童的教育,似乎从小就训练他们对权势崇拜,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种人简直应在他屁眼里塞一根酱萝卜。对孩子最大要求是“肖我”,对不成材的孩子,一开口就骂他“不肖”。肖者,像也。意思说儿子必须像老子,才算理想的国家主人翁,如果不像老子,就是罪大恶极。发明这种想法的人,也真得狠狠打四十大板。呜呼,人类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不但人类,连活神仙有时候都会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玉皇大帝如果不瞎了眼封孙悟空先生弼马温,孙公何至大闹天宫哉?想不到一个人一旦当了爸爸妈妈,就好像喝了“不错汤”,就没有错啦,这是一种婊子歪理。当然啦,就亲情而言,原意可能是即令父母错啦,也要原谅他,但我们可以强调原谅他,不可以强调老头老太婆没有错也。至于“肖”与“不肖”,更是残忍地把孩子一头按到酱缸里,强盗的儿子如果也必须“肖”强盗才算好孩子,还成个啥世界哉?

中国社会上,权势的代表人物有两种,一曰“君”,一曰“父”。“君”包括皇帝和比你大一级的官,“父”则包括爹娘长辈和任何一个比你多吃几天饭的老头老太婆。“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乃成为最高酱缸蛆的境界。于是乎,洋大人勉励孩子“棒”,中国人却勉励孩子“乖”。洋大人曰:“你真棒。”中国人曰:“你真乖。”“棒”是一种赞扬,“乖”则是一种夸奖。“棒”是鼓励孩子蓬蓬勃勃,发展创造。“乖”则只是鼓励孩子听话,鼓励孩子向权势低头,鼓励孩子泯灭是非,歪曲公正,销毁侠义精神;即令“君”“父”错啦,也是对的啦,也得照样听话,照样低头。不要说反抗,只要有一点点独立思想,有一点点困惑,就是不乖矣。于是乎,洋大人以“棒”为最高生活内容,中国则以“乖”为最高生活内容。所以别瞧有些尾大不掉人物对人民的嘴脸狰狞可怖,他阁下反过来对“君”对“父”,可乖得很哩。无他,凡对下是“凶官儿”,对上一定是

“乖奴才”。

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中有一段曰：“有一位高级主管人员，时常责骂低级职员，那些低级职员常低头无语，其中有的同样地转首骂工友们，这种现象，在旁听到，心中总觉得不惯。但每次那位主管人员和我谈话的时候，他不但笑容可亲，只要我伸手取烟，他的自来火和我的烟会同时到我口边。那时我真不懂，难道我做事的能力和效率，真比那些员工高到如此可钦佩的地步吗？”

11. 糴糊罐

孙观汉先生最后这两句问话，使人紧张，幸亏他只是在书本上问，我们不必当场出丑，如果他傻里傻气面对面问，恐怕我们就得结结巴巴支吾一大阵也。“德之贼也”一定解释曰：“老哥，你名闻国际，他是由心眼里尊敬，诚于中而形于外，自然而然地就流露出来啦。”这么一说，孙先生浑身舒服，那位拿打火机的朋友也浑身舒服。不过这种解释只能使当事人浑身舒服，不能使旁观者也浑身舒服。呜呼，斯时也，孙先生正是一位首长，所以才有这种节目。如果孙先生霉运当头，只是位工友老爷，虽有通天本领，镜头也得翻过来矣。这不是“做事能力和效率问题”，而是“权势大小问题”，你就是不识一字，而又喜欢到火车站三只手扒点啥，只要当了大官，有权有势，就自然有人发明你真伟大呀的学说。而你就是柳下惠，只要手里没有了权，连你坐怀不乱的那一段，都会一口咬定你不过是个天阉罢啦。嗟夫，当势利眼主义崇拜你的时候，也崇拜你的缺点；当势利眼主义糟蹋你的时候，也糟蹋你的美德。该阁下所以笑容可掬地撅屁股鞠躬，不是故意要那样，而是习惯成自然，犹如娼妓，见了嫖客就一定脱

裤子一样,没啥值得一问的,更和能力和工作效率拉不上亲。孙观汉先生真是差劲,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我就不问。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也同样有这种特技,并不是我故意要巴结谁,乃权势崇拜狂的传统文化把我阁下酱得成了自然反应,一遇到大家伙,屁股自然就会往外猛撅。有时候下定决心不猛撅都不行,盖到时候该屁股会自动自发地猛撅。

在权势崇拜的癲癲症之中,不要说政治场合、学术场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都变了质。宋弘先生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正因为贫贱之交往往不算数,所以宋弘先生才这么呐喊。盖普通情形之下,都是“贵易交,富易妻”的也。所以在中国社会这个庞大的势利窝里,满耳朵都是“道义之交”,都是“铁肩担道义”。柏杨先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朋友大着嗓门喊“道义之交”,或声明他的铁肩担谁的道义。每逢有人向我用这些话推荐我是这种可敬的人物时,我就穷出冷汗。有一次,一位老友当着我的尊脸,努力称赞我老人家不但是“道义”之交,也是“铁肩”之人,我立刻就声明我可是天生走“正路”的,从来不知道道义是啥!而我的肩更不是铁肩,而是陈年老酱做的,不要说担道义,就是叫我担一块钱我都担不住——即令担得住,我也不担。要叫我担也可以,你必须得给我点好处我才担。说得他面面相觑,以为我讽刺他,五十年交情,废于一旦。当时就后悔不迭,今天想起来,仍恨不得把我的嘴巴打个稀烂。

朋友间的友情,到了结拜兄弟,可以说至矣尽矣,顶矣尖矣。香火三炷,磕头三个,指上苍而发誓曰:“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当然也有真正义薄千秋,若左伯桃先生和羊角哀先生,若管仲先生跟鲍叔牙先生。更震烁千古的则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几乎任何结拜兄弟的金兰谱上,都推崇这三位异姓兄弟。这三位朋友,才真正是铁肩,真正是道义也,然而世人似乎只记得关羽先生过五关斩六将,而忘了刘备先生要比他更伟大。当关羽先生被东吴帝国杀了之后,刘备先生即率领大军,发动攻击,多少人劝他以国家为重,他都不听,结果一仗下来,丢盔损甲,御命都被断送。迄今两千

年矣,没有一个人对他阁下这一着赞许的,几乎是千篇一律一面倒,说他为了私忿而搞坏国事。连性情中人杜甫先生,都在诗中感叹曰:“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责备他不该打吴国。我们承认这些都有道理,但有一点不知道读者老爷感觉到没有,刘备先生是为了他的异姓兄弟报仇,而牺牲了一切的。一个人当了元首而仍垂念旧交如此,不但空了前,也可以说绝了后。你阁下如果不幸被我老人家骗到台北瑯公圳,把你身上的银子搜了个光,然后再把你大卸八块,用蒲包一装。斯时也,假使你有一位曾为他卖过命的生死之交,你愿意他为你报仇耶?抑愿意他以国事为重,只掉两点眼泪就又去打麻将耶?呜呼,刘备先生就是“吞了吴”,又该如何?他的祖先刘邦先生吞了不少个“吴”,地盘可大啦,还不是风消云散。江山总是会换主人的,而义气则永垂千秋。刘备先生比刘邦先生,以至比有些开国恶棍如朱元璋先生之流,更受万人的尊敬,不是因为他的地盘,而是因为他的道义和铁肩,和他的侠义精神。

然而,侠义精神遇到势利眼主义就变了质,且介绍介绍《官场现形记》上一个场面。

话说湍多欢先生在云南省当高等法院院长(臬司)的时候,跟民政厅长(藩司)刘进吉先生,如漆投胶,就成为刎颈之交,结拜生死弟兄。后来湍多欢先生因为先天有小圈圈的关系,官运亨通,左升右升,升到了湖广总督。刘进吉先生一熬十二年,才平调为湖南省民政厅长,正好是湖广总督的直接下属。官场规矩,凡是把兄弟,一旦成了长官部下,就得把贫贱之交的友情一笔勾销。刘进吉先生如法炮制,到武昌把金兰谱缴回,谁知道湍多欢先生偏要宣传他铁肩担道义,正色告诉秘书老爷(巡捕)曰:“我同刘大人交非泛泛,你去同他说,若论皇上家的公家,我亦不能不公办。至于这副帖子,他一定要还我,我却不敢当,我们私底下见面,总还是把兄弟。”刘进吉先生受宠若惊,以为这下子可算遇到真正的道义啦,就把帖子收回来,见面之后,湍多欢先生亲热得跟真的一样,口口声声喊刘进吉先生大哥,自称小弟,把一个老实人弄得晕晕乎乎。

12. 所谓结拜兄弟

然而,我们不是屡言之乎,权势崇拜狂会使友谊变质,刘进吉先生后来辞掉民政厅长之职,写了一封信,派他的大儿子刘颐伯先生去找把兄弟谋一个差事,书上曰:“刘颐伯到了武昌,见过总督,呈上书信。湍多欢总督问长问短,异常关切。官场上的人,最敏感不过,因见总督对刘颐伯如此关切,大家齐说:‘刘某人不久一定就要得差啦。’就是刘颐伯,自以为靠着老太爷的交情,大小总有个事情当当,不会久赋闲的。那知一等等了三个月,总督见面,总是很要好,可是提到差使二字,却没得下文。刘颐伯也托过民政厅长,替他吹嘘,湍总督说:‘一来谁不晓得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二来他年纪轻轻,等他阅历阅历,再派他事情,人家就不会说我闲话了。’刘颐伯也无可如何。”

——请注意“异常关切”,“人家就不会说我闲话了”,这些是专门用来塞嘴的,恁是谁被这么一塞,都说不出一个字。

俗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刘进吉先生丢了民政厅长不说,家里又遭了一场大火,那时候还没有保险公司,烧了等于白烧,金银财宝,化为乌有,万般无奈,只好悲悲惨惨,到武昌去找他的把兄弟,书上曰:“此时老头子还以为总督湍某人,是他的把弟,如今把兄落了难,断无坐视之理。一到武昌,就坐了轿子,拄了拐杖,上总督衙门求见。他此时不做官的人了,自以为可以脱略形骸,不必再拘官礼。见了面之后,满口‘愚兄’、‘老弟’,别人听了,甚是亲热。岂知湍多欢心上,大不为然,见了面,虽然是你兄我弟,留茶、留饭,无奈等到出了差事,总是轮不到刘颐伯。有一天,刘进吉急了,见了湍总督,说起儿子差使,湍多欢道:‘实不相瞒,咱俩把兄弟,谁不晓得。世兄到此,

未及一年,小差事委了他,对你老哥不住。要说委名优差,又恐怕旁人说话,这个苦衷,老哥不体谅我,谁体谅我呢?老哥尽管放心,将来世兄的事情,总在小弟身上就是了。’”

这下子刘进吉先生才大梦初醒,知道节骨眼在那里,只好把金兰谱缴回,书上曰:“不过所有的东西,早被长沙一把大火都烧掉了,各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抢出,哪里还顾那副帖子?刘进吉见帖子找不着,心中发急。幸亏刘颐伯明白,晓得湍总督一个字都不会写,这帖子一定是秘书代笔的,现在只需托个人,把他三代履历找出来,照样誊上一张,只要是他的三代履历,他就不好不收。刘进吉想想,没有别的法子,只好照办。”

——坏就坏到老实人这两个“自以为”上,这就叫做不识相,第一,自以为大家伙仍念贫贱之交。第二,自以为可以脱略形骸,不拘官礼,以交论交。呜呼。

书上曰:“恰巧总督府有位秘书(文案)陆先生,是刘颐伯的同乡,常常到刘家走动,刘颐伯就托了他,陆先生道:‘容易得很,总督的履历,我统统晓得,新近他还同驻防荆州的某总司令(将军)换了一副帖,也是我写的,只要你父亲同他换帖的年纪记清,不要把年龄写错,那是顶要紧的。’刘颐伯喜之不尽。”

——友情也者,原来是要放到天平上称一称的,必须两头的权势一般大,才能成为生死之交。如果有一头忽然小啦,也就吹啦。湍多次先生又跟总司令结拜把兄弟矣,过些时有一个家伙忽然升啦,或有一个家伙忽然垮啦,不知道又要谁向谁缴回帖子也。权势崇拜的痼疾竟然把五伦之一的友情,侵蚀成这种样子,真使人毛发齐竖。

书上曰:“次日一早,父子二人,一同上院,老子缴还宪帖(金兰谱),当由秘书老爷(巡捕)进内回明。湍总督接了帖子,笑了一笑,也不说什么,也不叫请见,父子二人只得出来,怅怅而回。”

——好一个“笑了一笑”,神来之笔。

“湖北省最高法院(臬台)次早上院,代向湍总督求情,湍总督笑着说:‘从前他儿子不在我手下,他不还我这副帖子,倒也罢了。如

今既然在我手下当差,被人家说起,我同某人是把兄弟,照应他儿子,这个名声可担不起,所以他这回来还我帖子,我就不同他客气了。’院长(臬台)说:‘刘颐伯的父亲年纪大了,一身的病,家累又重,自从遭了一场大火,家产一无所有,请求总督看他老人家分上,赏他一个好一点差事,也好借此养老。’湍总督说:‘这还用说吗?我同他是什么交情,你去同他讲,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教他放心好了。’”

——离婚手续一办,恩爱夫妻的柔情蜜意,就化为过眼烟云。金兰谱一缴,把兄弟的铁肩道义更加一笔勾销。但因为刘进吉先生缴得太不痛快,他应该第一次就缴掉了的,这种不开窍的举动,被湍总督那么一逼,才就了范,实在不够漂亮。湍总督虽然收下帖子,虽然宣传曰:“我同他是什么交情?”但余恨难消,所以对“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那位儿子,仍卡住头皮,没有差事。

友情既然都是用天平称的,人与人间——尤其官与官间,被酱得没有纯洁真挚的感情,不但自己没有,也绝不相信别人有。

13. 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的,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的,但同样的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也。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

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所致也。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应没啥争议。——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 K 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 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 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犹太人自以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话我老人家实在不舒服兼不服气,可是看看犹太人的表现,无论是个人的和民族的,硬是真有点像上帝的选民。这两天中东战争就够叫座啦,十四个庞大的阿拉伯国家围攻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以色列,一会儿这国宣战啦,一会儿那国宣战啦,一会儿这国跟美国绝交啦,一会儿那国跟美国绝交啦,好像有雷霆万钧之力,其实不过一群小娃坐在幼儿园瞎起哄。而埃及总统纳赛尔先生,身兼全体阿拉伯国家的总司令,宣称要用橡皮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擦掉,结果不出三天,被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最初还嘴硬绝不停战,第二天就软啦,盖再不停战,埃及的坦克部队就剃头地拍巴掌矣。

我们不是在这里评论国际形势,而只是说犹太人实在是各方面都了不起,洋大人说中国同胞是东方的犹太人,固可当之无愧也。而且无论如何,中国人要比犹太朋友大方,这跟中国人好“面子”有关,“面子”虽不足取,但中国人硬是比犹太朋友大方,洋大人再生气都

不好意思不承认。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先生,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顶不过啦。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硬得多矣。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噫,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14. 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道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道。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啦,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是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的也。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

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一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语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留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叫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稍高一点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啦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啦难免生气,生气啦难免要嚷嚷,嚷嚷啦就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叮叮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到原始社会矣。

国立台湾大学堂“一读者”先生派了专差,送来一封简单的信,

问曰：“请赐释个体是什么？个人是什么？二者似应为一。如分，如何分？”跟此信先后来信的还有十几位一先生和一位李云先生。但愿台湾大学堂的一先生只不过借用台湾大学堂的信纸信封，而不是真的大学生，不幸而真的是大学生，也千万别是政治系的，不幸又是政治系的，甚至霉运当头，更是政治系的教习老爷，那就要糟啦。

柏杨先生晕晕乎乎，说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简直有点林语堂先生那种“大胆求证”的作风，未免嗓门太尖。盖近代中国人一旦搞点学院派的玩意儿，必须有大批洋字出笼，像尾巴夹在门缝里一样，夹在句子当中，以表“字字有来历”，而示学问大得可怕。至于该洋字是辛辛苦苦查字典查出来的，或是向别人结结巴巴打听出来的，或是照着别人大作上比葫芦画瓢画下来的，恐怕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只不过现在是猪八戒时代啦，非抛出洋字，不足以唬有识之徒。而有些人也偏偏吃这一套，一见洋字就好像柏杨先生见了银子，浑身都会服帖。至于该洋字引用得对不对、批注得错不错，则顾不得矣，只要一楞一楞被唬住就行。如果有位朋友写了半天还没有抛出洋字，那才真是“纵有西江水，难洗满面羞”，比头顶绿帽，还要无颜见江东父老。

所以，不谈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已，要谈就得在每个主义下猛夹洋字，才能叫读者老爷心服口服，可惜我老人家埋头苦查了半天英汉字典，都没查出来名堂，也曾向两位在大学堂教英文的教习打过电话，一位曰：“老哥，你真是天才儿童，越来越聪明，乱发明主义起来啦，啥叫个体主义，没听说过。”另一位倒仿佛听说过，告诉了一个很长的子子文。我当时写到一张纸条上，以备“顺手拈来”，不料被小孙女擦了屁股，再打电话去时，他阁下已出了国，所以想充充壳子都充不成。希望读者老爷千万别用西崽眼乱瞅，认为我老人家露了原形，并没两斧头。等该教习阁下回国之后，我的洋字可多啦。

既然无法“洋已有之”，我老人家只好自己动手，发明来历。夫个人主义似乎是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上最小单位，这单位就是自然人。所以凡是硫磺虫，对个人主义，往往不共戴天。个体主

义似乎是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单位,这单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是一小撮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家,更扩大到可能是一小撮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族。世界上好像只有中国有“灭门”,以及“灭三族”、“灭九族”的残酷刑法,但这种刑法却有它的理论根据,那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血流成河,杀了几千几万,实际上不过杀了一个个体。

15. 伟大发明家

个人主义产生权利义务观念,由权利义务观念更产生权利与责任观念。所以洋大人社会有纳税人组织,小民既付了钱,就要问问这钱是怎么花的,不能把钱扔到狗肚子里。在行为上,俺既有这么大的责任,就要掌那么大的权,或者是,你既掌这么大的权,就要负那么大的责任。刑事上的责任一清二楚,不必细表。政治上的责任虽比较曲折,但原则却是一样的也。

昨天下午我老人家去一家大衙门找朋友借钱,正好碰上一幕,一个西服店老板,给他的同事送来一套衣料。偏偏该同事不在,朋友就曰:“放到他桌上好啦。”老板曰:“丢了怎么办呀?”朋友曰:“你说啥,我们这里成了贼窝啦。”老板曰:“那当然不是,而怕万一。”朋友拍胸脯曰:“我负责任。”老板曰:“先生,请你代写一张收条好不好?”朋友变脸曰:“你既不相信我,你就别放。”把该老板搞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柏杨先生在旁看了半天,实在想不通。等到老板狼狈而逃之后,忍不住请示曰:“兄台,我得打听到底,如果真的出了万一,那西服不见啦,你能赔一套乎?”他瞪着眼曰:“我也没偷他的,怎么叫我赔?”我曰:“那么,你说你负责任,该责任是啥责任?”这句话大概碰到了

他的伤疤,半天没言语,只脸上气得一青一红,看情形已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危险之境,立刻仓皇告退。出门后就懊悔不迭,如果我顺着他说,把那个老板骂成有眼不识泰山,他就舒服啦,说不定当场就可借到十两银子。

呜呼,我们社会上拍胸脯的人多,而对该胸脯兑现的少。刑事上尚且如此,政治上就更鸦鸦乌矣。夫政治上的责任,就是“辞职”。跟“辞职”遥遥相对的是“死不放”,“死不放”不但是没有责任,而且是没有廉耻。但这也不能过度地埋怨,盖事实上有些人叫他负责任,也未免冤枉。且举一个放屁之例,你说千万别放,放啦准熏死人,偏偏有人说快放快放,放啦说不定把人熏成神仙哩。你只好隆重放上一屁,结果熏倒了七八个,斯时也,把贵阁下的尊头喀嚓一声,恐怕实在不好意思,不要说喀嚓一声啦,就是请你卷铺盖,都有点坏良心。

有责无权焉,有权无责焉,有权利没有义务焉,有义务没有权利焉,是个体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所以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无拘束地发展时,也就是在—对—的时候,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可是一旦要群体而上,就麻烦大啦,好像一群刺猬上阵冲锋,一方面要跟敌人拼个“千万人头落地”,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还没有看见敌人哩,自己已鲜血淋漓,身受重伤。嗟夫,是刺猬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 实在是被别人刺得受不了,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于是,再结实的阵线,只不过表面热闹。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虽然是信,却好像两篇论文。忍了半个月,仍忍不住,还是要抄出来,以供读者老爷拜读。不过要声明的,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总要事前征求同意。有些不同意的,就秘密珍藏,或遵嘱烧之。有些同意的,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则遵照删之改之;或告以全文可登,就全文不动。但袁先生这两封信,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出来看看,快看得稀烂啦),仍未征求他的同意。盖接了上次之信后,我就写信对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他老人家回

信曰：“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为我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已早受影响啦。”既然袁先生不叫为他担心——而且，袁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说实在的，也没啥可担心的，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

袁先生第一信曰：“大作引用我们中国伟大发明家说：‘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不对。’其实发明家这些有其道理，足以为我们的糟糕历史增光。我觉得，在历史上，先圣先贤不少，但不肖的祖宗似乎也太多，有如恒河沙数，与先圣先贤数目一比，简直不能比。糊涂混蛋的帝王、阴险残酷的权奸、卑鄙无耻的奴才，不胜数，做出人间多少冤枉悲惨之事，做出多少罪恶耻辱之事。此古人之所以慨叹于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谗人高张，贤士埋没，黄钟毁弃，瓦罐雷鸣也。”

——柏杨先生插嘴曰：岂止历史上的瓦罐雷鸣而已，举目四望，瓦罐朋友林立，雷鸣之声，更是震耳，大概于今虽烈，于古已然吧。

袁先生信上续曰：“读历史，忠臣受害之惨；看小说，良民受祸之烈，不觉掩卷三叹。至于其他，如阉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不许出闺门等于终生监禁，令寡妇饿死守节，更惨无人道。童养媳，抱媳郎，买卖童仆，世世做家奴。广蓄姬妾，淫乱家庭，迷信鬼神，以扶乩卜卦决定军国大事和个人行动。凡此种种，真可谓不胜枚举。我们伟大的发明家，把我们这一辈人骂得很对，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不肖祖先，做成历史上如此众多的罪恶，对人类欠了这么众多的债务，自然要我们这些后生代先人来赎罪还债了。假如我们还不觉悟，来努力赎罪还债，国家民族前途，还有希望吗？”

16. 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霉，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任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若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廷弼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了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菜市口挨刀。若方孝孺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汨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为国家复兴，累得吐血，结果被逼自己抹了脖子。若王安石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叫俺

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坎?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幸灾乐祸、自私自利,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台外居住过,而又曾回台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台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台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的,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台内做事,受不完挤和斗,受不尽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五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阉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熏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

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分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是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

李国鼎先生指出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呜呼,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17. 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保留地，必须取消，这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袁先生引用“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是天下第一流的。可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吾友吴佩孚先生驻防洛阳时，“八方风云会九州岛”，不可一世，

当时一位先生(偶忘其名矣)写了一篇呈文,说的是军纪的重要,并建议凡是奸淫烧杀的家伙,都应军法从事,洋洋洒洒,凡数万言。当大头目的,哪有时间看完,吴佩孚先生看了一半,就用大笔一挥曰:“照准”,盖对这些仁义道德,岂有不照准的。第二天,秘书长拿着该公文,面色苍白,跑了进来,曰:“大帅,这件事情恐怕得研究研究吧。”原来该呈文后半段是控告某将领(也忘其名矣)如何如何王八蛋,要求执行枪决的也。吴佩孚先生一瞧,连忙在“照准”上加一个“不”字,成了“不照准”,险哉,老命。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仁义道德和聪明才干,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弯改道,由“照准”到“不照准”,只不过“说不准学”。如果该家伙跟自己漠不相关,你瞧他公正廉明吧。可是该家伙一旦跟自己有恩有怨、有利有害,就必然说不准。南梁帝国侯景先生造反时,王伟先生帮他写宣言写通电,结果被萧绎先生捉住,爱他的才华,本来要释放他的,后来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王伟先生骂你独眼龙呀,萧绎先生最恨人骂他独眼龙,这一下虚火上冲,就把王伟先生的舌头钉到柱子上,再剜空他的尊肚。呜呼,要王伟先生活,出于自私;要王伟先生死,也出于自私。萧绎先生的结局也很惨,被人用土包压到胸脯上,活活压死。自私心太过于牢不可破,眼睛就成了三棱镜,一切东西都走了样,用三棱镜去观察万物、判断万物,不但误了自己,也误尽天下苍生。

儒家学说的“施仁政”,恐怕没有一个人反对,盖谁愿意老板大人“施暴政”乎哉?这个“仁”字的学问大啦,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靠研究它吃饭,有些人则好像得了口角疯,动不动就祭了出来。夫“仁”者,不外乎“孝弟”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焉,“爱人”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焉。对于这种种论释,我们都五体投地。但有点却是疑问重重,“施仁政”固然感恩戴德,妙不可言,可是该皇帝老爷如果不施仁政,而偏偏施暴政,该怎么办吧?孔丘先生没说啥,孟轲先生也没说啥,是他们没有柏杨先生这一套,没想到这个问题,抑虽想到啦却拿不出办法,或不敢拿出来办法?我们统统不知道,但

我们却知道他们对暴政简直束手无策。唯一的策就是王老五拉胡琴——自顾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溜就溜，溜不掉就缩脖子。呜呼，全部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度。

儒家对“暴政”的另一个对策是“进谏”。皇帝老爷对仁政没兴趣，对暴政却心向往之，溜又不肯溜，或不敢溜，那么也只有“进谏”这一条路。而这一条路却危机四伏，险恶丛生，遇到择恶固执，一浑到底的头目，认为凡是“进谏”的话全是反调，存心跟他捣乱，就砸了锅矣。万般无奈中，潘金莲哲学就往外冒，跟朱熹先生同一个瓦罐里的酱缸蛆吴祖谦先生，曾搬出一套，这一套见于《东莱博议》，文曰：“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之道难矣哉，诚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辞之不达，未善也。气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其所忧者惟恐吾未尽谏之道，亦何暇忧其与拒乎？不忧术之未精，而徒忧病之难治，天下之拙医也。不忧算之不多，而徒忧敌之难胜，天下之庸将也。”

这一段话译成白话，就是——“当小民应忧虑的，只在于规劝得法不得法，不在于皇帝老爷听从不听从。规劝这玩意儿太难啦，诚心不够，不行；没把理说清楚，不行；辞不达意，不行；不能心平气和，不行；行为不能使皇帝老爷尊重，不行；言论不能使皇帝老爷信任，不行。我们所忧虑的应是我们没有规劝的技巧，而不应问皇帝老爷采纳不采纳。——好像，不忧虑手术不高明，而只忧虑病难治，那是拙医。不忧虑自己没有计谋，而只忧虑敌人强大，那是庸将。”

这是一段很有力的雄辩，像连珠炮一样打出来，打得人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点头赞叹之外，啥话都说不出口。

18. “只我例外”

吕祖谦先生一阵连串炮,把读者老爷打得胡乱点头,对历史上那些因进谏而被杀被辱的忠臣义士,不但没有丝毫敬意,反而把他们讥嘲诋毁得一钱不值。这副心肠,婊子心肠也。呜呼,当司马迁先生进谏刘彻先生时,他是怀着如何的忠诚,结果被绑到有暖气的房子里,受尽苦刑,最后还饶不了他,被割掉生殖器。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又何至辱骂他乎?杨继盛先生进谏朱由校先生时,在砚台上写曰:“鸡三鸣,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阍,事成策汝功,事败同汝贬。”这又是何等的沉痛,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又何至辱骂他乎?

皇帝纳谏不纳谏,明明是皇帝的责任,而不是小民的责任,可是酱缸蛆用三棱镜的眼睛一瞧,事情就恰恰翻过来啦,成了皇帝没有责任,小民有责任啦。好像三作牌劝人不要开快车,那人非开快车不可,结果把路人撞了个半死,他倒没有责任,而三作牌的责任却大啦,这算啥逻辑哉?

柏杨先生家乡门口,有棵古老槐树,据说槐树上住着一位狐仙先生,呼风唤雨,本领奇大,树上挂着一匾,有字曰:“诚则灵”。有一次我老人家屁股上长了一个英明的大疮,不知道向该槐树兼狐仙磕了多少响头,又不知道吃了多少香灰,结果该大疮仍然英明地往外流脓。我去找神棍论理,神棍曰:“你看那匾啦没有,诚则灵,这不是狐仙不灵,是你不诚。”想当年义和团之役,也有这种节目,大师兄教下咒语,只要那么一念,人人都成了金钟罩,洋枪洋炮打到胸脯上就好像打到城墙上。等到后来尸伏如山,血流成河,找大师兄算账时,大师兄也理直气壮曰:“怎能怪我,只能怪你不诚呀。”

呜呼，“诚则灵”。这是神棍大师兄的堵嘴手段，酱缸蛆把这种手段用到政治上，皇帝老爷遂有百是而无一非，小民则有百非而无一一是矣。不管皇帝老爷灵不灵，只管小民诚不诚。皇帝老爷所以不灵，只因小民不诚。吕祖谦先生把那些“不可与言而与言”的可怜烈士，大笔一抹曰：“未善也。”问题是，即令“善”啦，理也说明白啦、辞也达意啦、心也平气也和啦、行为也受到尊重、言论也受到信任啦，而皇帝老爷仍照样顽强如初，该怎么办？

——不过，圈子似乎仍可以兜回到原处，原处仍是“诚则灵”。酱缸蛆的意思显然是，只要“善”啦，皇帝老爷一定会听，如果不听，就一定是不“善”。看起来好像政治性辩证法，辩来辩去，有权势的朋友有理，没权势的朋友没理。嗟夫，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别的学说都一脚踢掉，而独欣赏儒术，真是聪明绝顶。君看过《金瓶梅》乎？西门庆先生为啥不喜欢吴月娘，而偏喜欢吾友潘金莲？实在是潘金莲女士有她的几套。其中一套是，每当天寒地冻，她就不让西门庆先生从热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去厕所，而自动自发地让他把尿撒到她嘴里（柏杨先生引用这种古典音乐作例子，实在不好意思）。其嗟其谄，其降志辱身，怎不使臭男人舒服哉。不要说别的，仅只吕祖谦先生这种诚则灵的喝尿理论，就不亚于潘金莲女士，坐在金銮殿上的西门庆先生，怎不喜欢他？

不过努力喝尿只能解决“诚”的问题，不能解决“灵”的问题。潘金莲女士虽然喝了尿，西门庆先生该乱搞仍然乱搞，到处跟女人睡觉。吕祖谦先生喝尿的结果，皇帝老爷仍不能行仁政，又该如之何耶？潘金莲女士还可大哭大闹，偷书童、偷女婿，给西门庆先生也戴戴绿帽子。儒家既没有这种手段，也没有这种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台北市公共汽车屁股后写的“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善”的意义乃变了质，这又回到前面说的那种极端的自私上啦，盖“与愚人划策，其死宜也”。对付愚人最“善”的方法，莫过于沉默寡言，只求自己无灾无难到公卿，国家事管他娘。说老实话固然“未善也”，就是多说话也是“未善也”。最“善”的妙着莫过于跟屎蜣螂一样，紧抱着臭屎

球不放,天塌啦把大家全砸死都没关系,只要别碰它那块臭屎球。而这臭屎球,在我们这种走错路的文化里滚来滚去,滚得又坚又硬,连原子弹都轰不垮。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能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绝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能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儿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也。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唯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也。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臭屎球死也不放,你说,怎不叫人柔肠寸断乎?

19. 英雄宴

1926年秋天,柏杨先生有个朋友的父亲死啦,奔丧回来之后,有一天晚上,到我尊府串门,坐在太师椅上,一语不发。我当然努力安慰,他曰:“父亲逝世,固然使我难过,但人既已去,回天乏术,也无可奈何,我现在难过的倒不是这些。”我大惊曰:“难道母亲大人也要死啦?”他瞪了我足有三分钟之久,把我瞪得照嘴上就给自己一巴掌,他阁下才叹曰:“我心里不舒服的是,从我奔丧一直到跪到坟上看人把黄土盖到父亲棺材上,我都不能哭一声爸爸!”呜呼,盖他只能哭一声“爹”也。

不准哭爸爸,只准哭爹,其中学问大啦。据说,死人必须听到儿女声声哭“爹”,灵魂才能升天,如果儿女哭错啦,哭成了“爸爸”,而“爸爸”是六经上所没有的,该灵魂势必打入十八层地狱。我那位朋友虽然不信鬼神,可是父子连心,他仍是听从前辈乡贤的意见。不过,问题是,他们兄弟姐妹平常日子都是叫“爸爸”叫惯了的,一旦叫起“爹”来,总觉得隔了一层,好像有些假洋鬼子,忽然崽劲大发,把爸爸叫成“发得”一样。虽是同一个人,感情上却有千里之遥。该学生难过的就在这里,他的锥心之痛,并没有从哭声中发泄,而仍蕴藏内心。

谈起来前辈乡贤,柏杨先生最近有一奇遇,不可不供出以告国人。就在台北,一位在某商业学堂当主任的安瑞麟先生,两三年来,一再向学生宣传他是柏杨先生读高等学堂时的教习。我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他既然很热衷地当人之患,我也不反对,而且我也宁愿被这么提拔。不过他同时又宣传说,我老人家经常去他尊府拜谒,每拜谒一次,他就有一番告诫,劝我老人家“改邪归正”,别再写杂文啦。

这我就不能不揭竿而起矣，盖装腔作势，以增加身份，我决成人之美，不过不能用这种“英雄宴”手段。——贵阁下看过敝大作——柏杨小说全集第二集《打翻铅字架》中的《英雄宴》乎？一个结婚喜酒的宴会上，一位绅士猛吹他跟“中华最高科学研究会”主任委员邓克明先生是老朋友，不但从小同学，而且还通家之好。为了证明他真金不怕火炼，有一段形容，恭抄于后（你阁下既视钱为命，不肯去买一册，我只好抄给你看）。

“绅士舐嘴唇说：‘克明原籍是太阳城，他母亲今年要是活着——我算算看，’他用优美的姿势算了半天，‘今年整整九十六岁了，性情再温和没有，她五十岁大庆的时候，我们几个把兄弟，对了，我忘记说了，我和克明，还有王之振，三个换帖兄弟，磕过头哩。我们一齐去拜寿。你猜，克明的母亲是一个麻子呢，可是麻得不太厉害，只在耳根下稍有几点，不仔细就看不出，俗话说：麻俏，麻俏，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狠狠地风流过一阵呢……’”

万万料不到，一个该死的老公务员站起来，结结巴巴，提出抗议，该绅士嫌他没有礼貌，发气曰：“你是干啥的，在啥地方做事？”老公务员曰：“我在‘中华最高科学研究会’。”绅士大怒曰：“好啦，我得告诉邓克明，他是你们的主任委员，我不相信他会容忍你这种莽汉。”为了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于是厉声问曰：“你是谁？”老公务员无可奈何曰：“我，我叫，我就叫邓克明。”

结果是——

“刹那间，喜堂寂静成坟场。我们的绅士猛地直起身子，伸出摇晃的手臂，幻想着逃避这沉重的一击。他的嘴唇像兔子样地掀动，两颊不停抽搐，似乎枪弹刚洞穿他的心脏……”嗟夫，冒充叫习稀松平常，必要时叫我当着人山人海磕头都行。但为了反衬确有其事，而连“麻俏”、“麻俏”都祭出来啦，我就忍不住要踢蹶子。顺便建议有志之士，硬拉关系时，似乎不应该伤害对方。

现在我们回到一开始介绍的，只准哭“爸爸”的节目。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诈欺——对神明诈欺和对自己真实感情诈欺，并且认为这

种诈欺可以通行无阻。好像阎王老爷只听片面一喊,喊爹爹的用手一拨,拨到天堂;喊爸爸的用手一拨,就拨到地狱,既不查考生死簿,也不调查调查他生前有没有拆过烂污。

时代进步,现在恐怕没有这种奇怪现象啦。但这种只在文字上下功夫的诈欺行为,五千年来,成了一股汹涌的洪流,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卷到里面,左冲右激,好像掉到水泥拌搅器里的碎石子,一个个眼前都是五彩缤纷的火星。

20. 尿入骨髓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是没有地位的,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的——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洒到今天,都没洒完。

清王朝王鸣盛先生,对这种文字诈欺,有极惊人的心得。他阁下年轻时,每到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一进门就伸开双手,望空一搂。有人问他干啥,他曰:“这有啥可问的,我打算把他家的财气搂到我

怀里呀。”这一着真比柏杨先生还穷凶极恶。但发财之心，人皆有之，也未可厚非。后来他阔啦，东贪西贪，声名狼藉，只要有钱，啥坏良心的事都做得出。有人就又问他曰：“老哥，你的学问这么庞大，诗词也这么高超，而文章又都是讲道德说仁义，经常‘致训词’训人勉人的，却专门干些没人格之事，不怕后世唾骂乎？”你猜王鸣盛先生说啥？他曰：“你懂个屁？贪鄙不过一时之嘲，而学问乃千古之业，我自信我的文章和致的训词，可以流传千古。到那时候，我干的这些拿不到桌面上的勾当，都成为过去啦，骂我恨我瞧不起我的家伙，也都死光啦。而我的大著仍在，别人一瞧，慷慨激昂兼义正词严，简直是圣人呀！再经酱缸蛆引经据典，证明这个人准错不到那里去，我就不朽啦。”

王鸣盛先生真是天下奇才，深刻地了解文字诈欺的功能。他唯一差劲的是他嚷嚷出来，这就跟想当年立法委员覃勤先生一样，他老人家曾说过：“没有一个官儿是买不到手的。”结果他坐了牢，盖他差劲的也是他嚷了出来，就是有官儿想卖，都不敢开价。他如果闷声不响地搞，恐怕结局就会两样。王鸣盛先生如果不嚷了出来，被好事之徒这么一记，后生小子还不是根据他的言论集，来对他下判断乎哉？

——文化是一个综合的东西，王鸣盛先生只看准了一条线，而忘了其他乱七八糟别的线，就露了马脚，惜哉！

王鸣盛先生这一套不过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荣誉而作的文字诈欺，贻害还小。盖他阁下是活圣人也好，是狗不理也好，关心的人不多也。但这种气质既然深入知识分子的骨髓，那就简直不得了，无往而不诈欺矣。呜呼，凡是有文字的地方，几乎都有诈欺，而被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更是绷起尊脸，明目张胆地干。儒家学派开山老祖孔丘先生——这位支配中国学术和政治两千年之久的圣人，在他的第一部大著《春秋》中，就公然提倡这种文字诈欺，而且还有喝尿分子更进一步地制定诈欺的细节，《公羊传》曰：“《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讳”，就是诈欺。也就是学院派的“隐瞒曲解”，把“真”的东西

加以隐瞒曲解之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假的东西和假的行为。硬叫小民相信这种假的,其心尚可问乎哉?嗟夫,“为尊者讳”,这是权势崇拜狂的潘金莲喝尿哲学,一经发扬光大,有权有势的家伙有福啦。你杀了人没关系,你强奸了别人的妻女也没关系,自有喝尿分子为你努力地“讳”,一口咬定你并没杀人,而是那个倒霉分子用他的脖子硬往你刀口上碰的(而且你阁下慈祥恺悌,为了躲避该分子的硬碰,还栽了一个斤斗,跌掉了两颗可敬的门牙)。至于强奸,噫,如所周知,是那个女孩子自己撒赖,自己先脱裤子的呀。

“为亲者讳”,沾亲带故,一表十万八千里的有福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酱缸蛆套而言之曰:“一人有官,鸡犬都讳。”鸡犬分子也有福啦,只要身有绝技,尽可大展鸿图,闯出天大的纰漏,反正有喝尿分子为你努力隐瞒曲解。经过擦脂抹粉,连腐烂了的苍蝇都能成为活蹦乱跳的如花似玉,不但没有臭味,反而香喷喷而喷喷香哩。

“为贤者讳”,学问就更大。盖“讳”已经够妙不可言啦,不过前面两个讳,对象还多少有点限制,“亲”不用说,就是“尊”,至少也得是中号以上的有权势的二抓牌,为数也极有限,而且也可以客观地加以判断。好比说,贵阁下总不好意思往扒手朋友脸上乱抹粉,说是为尊者讳吧。而“为贤者讳”的“贤”,则各人有各人的标准矣,喝水的有喝水的标准,喝尿的有喝尿的标准,你不是说对扒手不必讳乎?错啦,该扒手虽然扒手,却是“寓隐于扒”的大大贤人,俺怎能不为他睁开簧腔,来一段文字诈欺,叫尔等小民认识认识“直八”乎哉?

21. “讳”的神圣性

圣人既然公开提倡文字诈欺,而且把文字诈欺美化为“讳”——卑鄙肮脏的诈欺不叫诈欺,却成了玉洁冰清,理直气壮地“讳”,真亏

道貌岸然的畸形人想得出。这种学说对身为“尊”、“亲”、“贤”的朋友,真是一个好消息,无怪乎皇帝老爷看到眼里,喜在心头,把孔丘先生封成“文宣王”、“至圣先师”。就跟潘金莲女士喝尿一样,无怪乎西门庆先生,也看到眼里,喜在心头,总是陪她睡大觉。于是,凡是不识相的家伙,说了实话,而没有拐弯抹角“讳”的,立刻就成了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前几天曾介绍过崔浩先生,他阁下在北魏王朝官居太宰,功勋之大,可比姜子牙、诸葛亮。当时的皇帝拓拔焘先生命他修史,特别下诏曰:“务从实录。”他阁下虽然当了那么大的官,仍不懂古圣先贤遗传下来的文字诈欺。结果,他写得太真啦,自己被杀了不打紧,还把“清河崔氏”(他的同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他的亲戚),全杀了个光,悲哉。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配合之下,中国的“正史”,还剩下几行是真的耶。

《太平广记》上有则故事。卢思道先生是北朝人,曾在短命政权北周帝国和北齐帝国当过官,周齐相继下台之后,他曾照本实发,写了一篇《周齐兴亡论》,对两国的皇帝颇不恭维。——一个人稍微有点良心,都难开口对那批流氓地痞歌功颂德。可是,那批皇帝虽然早已死他娘的啦,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活着的皇帝一瞧,心里凉了半截。大嫖客杨广先生就问卢思道先生曰:“《周齐兴亡论》,可是阁下写的?”卢思道先生曰:“然也。”杨广先生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译成白话,就是:“当你的长官,可真难呀!”意思就是说,你竟不为别的“尊者讳”,将来定也不会为俺这个“尊者讳”,你这种人还活着干啥?总算卢思道先生走运,早早就死,盖当时杨广先生还没当上隋炀帝,如果他死得晚一点,等杨广先生当上了隋炀帝,恐怕防患未然,崔浩先生就是卢思道先生的老前辈。

活着的当权派,不允许中国的史书中有“真”。就是死了的当权派,也不肯放过这一关,君看过《庚己编》乎?上面有一段精彩的记载,免得读者老爷乱去翻书,且抄原文:“四明陈子经,尝作《通鉴读论》,书宋祖(赵匡胤)陈桥之事曰:匡胤自立而还。方属笔之顷,雷忽震其几。子经色不变,因厉声曰:老天虽击陈子经之臂,亦不

改矣。”

这一段使人毛发倒竖，陈子经先生不过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而已，死了的当权派已受不住啦。呜呼，雷神乃正直之神，专击奸臣逆子，如今却大力支持文字诈欺，我们这些小民，还能不满目“直八”哉。

《庚己编续》曰：“后三日，（陈）子经昼寝，梦为人召去，至一所，门开壮丽如王者居，门者奔入告之：‘陈先生来矣。’子经进立庭下，殿上传呼升阶，中坐者冕旒黄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负于卿，乃比朕于篡耶？’子经知其为宋祖（赵匡胤）也，谢曰：‘臣诚知以此触忤陛下，然史贵直笔，陛下虽杀我，不可易也。’王者俯首，子经下阶，因惊而寤。”

赵匡胤先生亲自下台阶迎接陈子经先生，和他是个死鬼有关。如果他还活着，恐怕下台阶的不是他，而是三作牌矣。然而陈子经先生的“史贵直笔”，显然不能使他心服，所以他的表情只是“俯首”，连齐王国崔杼先生的度量都没有，辫子都翘啦还坚持活着的人仍得替他在文字上继续诈欺，这种心理，一言难尽。

然而最使人出汗的还是最后一段，书上曰：“洪武中，（陈）子经为起居注（官名），坐法死，临刑，上（朱元璋）曰：‘吾特为宋祖（赵匡胤）雪愤矣。’”

赵匡胤先生的“愤”和朱元璋为同类所泄的“愤”，实在是一个酱疙瘩，他明明是“篡”了的，却想用文字诈欺的手段，使人认为他并不是“篡”，而只是“禅”。柏杨先生一向认为“篡”是可敬的，盖中国五千年的政治制度中，“篡”是和平转移政权的唯一方法，不必经过大流血大屠杀，可以说万民之福，应该称颂不止。但有些人却认为必须对小民砍砍杀杀，才算冠冕堂皇，这种残忍成性的禽兽思想，也只有酱缸蛆有。所以赵匡胤先生应是值得佩服的一位，其他若曹丕先生、若司马炎先生、若王莽先生，都应是小民的救星。

民主政治，政权的转移靠选票。专制政治，政权的转移只有靠火并或篡位。站在小民立场，姓张的当皇帝也好，姓王的当皇帝也好，

千万别打,尤其是千万别千万人头落地。与其杀人千万才出真命天子,不如篡他一篡。而一个王朝到了可以随时被篡的地步,那个王朝也腐烂得差不多啦,苟延残喘地因循下去,受害的只是小民。一批新的血轮加入了旧政权当中,至少是一个新的希望。

这些都是题外之话,题内之话是,中国的“正史”就是在这种标准下写成的,“真”的史料一桩桩一件件地被隐瞒曲解,只剩下了“美”的辞藻和当权派要求的被染过或被漂过而变了形的事迹。

22. 死文字统治活事实

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诈骗,触目皆是。柏杨先生曾出版过《鬼话连篇集》,盼望读者老爷无论如何,去买一本瞧瞧,如果买不起,不妨书店逛逛,觑个冷子,俘一本也行。上面收集的全是历代开国皇帝装神弄鬼的文字诈欺镜头,没有一个字不是扯谎。有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正史”,认为“正史”才可靠,恐怕得买把小刀剔剔他阁下脑褶纹里的硬石灰。盖用不着钻到故纸堆里、屁尿齐流地猛去考据,仅凭国民小学堂毕业那点科学常识,就可知道那是干啥的。

赵匡胤先生明明是“篡”的,他自己硬不肯承认是“篡”。朱元璋先生官官相讳,也不承认赵匡胤先生是“篡”,而且把称赵匡胤先生为“篡”的人找个碴儿杀掉。兽性大发到这种地步,正史的内容可想而知,只好说赵匡胤先生当皇帝是被部下黄袍加身,硬抬上宝座上的。真不知道打军打仗,军营之中,哪里来的那玩意儿。这不过小小者焉,像杨广先生,明明把亲爹杨坚先生杀掉的,“正史”上却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曰:“七月,高祖(杨坚)崩,上(杨广)即皇帝位。”好像杨坚先生不是死在逆子之手,而只害了一场感冒。“美”则美矣,“真”就没有啦。又像曹髦先生,明明是被司马昭先生的家奴成济先

生一矛扎到尊肚上，活活刺死，可是“正史”上却写得更简单啦，曰：“正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血淋淋的一场犯上谋杀，跟杨坚先生一样，也好像是害了一场感冒。这就是中国可敬的“正史”，他妈的。

具体的例子，举出来能举一火车，将来一定写一本“文字诈欺集”，挑些重要的文献，向各位读者老爷推销，现在不再零卖啦。除了具体事实，即令在用词上，也可看出病人膏肓。明明是“赏”你一个官做，却硬说是“拜”。正人君子一听说叫他当官，立刻就双膝跪地，感激得眼泪直流。可是文字上那么一“拜”，好像是韩信先生那种登台拜将的镜头。明明是恨入骨髓，把你喀嚓一刀，却硬说是“赐死”，“死”都要“赐”，不赐就不敢死，喝尿喝得如此之多，竟然不嫌口咸。明明像狗一样对女人乱奸乱淫，却硬说是“临幸”。皇帝把小民的姐妹妻子女儿搞了一夜，不但没人气冲牛斗，反而光光彩彩地说是“承恩”。明明是被敌人生擒活捉，却硬说是“狩”，狩者，打猎也，中国皇帝去北方打猎的可多啦，前有司马炽、司马业，后有赵佶、赵桓，双双对对，有去无回。发明这种“直八”的大儒，真应颁给他一座喝尿奖。

中国的史籍，只是文学的，不是史学的；只是美的（也只是酱缸特有的美），不是真的；只是文字诈欺，不是史实报导。

——在这里，得插一句嘴，一部二十六史，似乎应重新写过。执笔的朋友必须不是喝尿分子，把其中欺诈的部分，像苹果上的砒霜一样，洗得干干净净。

谈起来“正史”，感慨多如牛毛。文字诈欺不过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学者（除了学问好，还得有灵性，有认识，有分辨，有见解），能为中华民族写出一本真实的正史。史料虽都是在酱缸里酱过的，但可以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嗟夫，实际上说，“正史”也者，不过一摊乱七八糟的资料，由几百个个人的传记，前后重叠地那么堆在一起，实在使人生气。盖所有的“正史”都是模仿司马迁先生《史记》的，《史记》当然是一部古巨著，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

学的贡献,但那种传记文学的方式,却畸形得很。司马迁先生当初目的,不过是要“成一家之言”。可是自从班固先生以下的史匠,无不战战兢兢,拼命把他老人家的麻绳往自己脖子上套。套的结果是,两千年史书,全从一个畸形模子里浇出来,除了努力说谎,还努力把史迹割裂,好像瑯公划分尸案,大卸八块,一沟浑汤。

我们需要一个有条有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史”。贵阁下看过《美国史纲》乎?不过四十万字,把美国成立、内战及发展,来龙去脉,源源本本,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板着御脸曰:“美国立国才两百年,当然可以那么容易呀。”呜呼,两百年三十万字可说清楚,两千年顶多四百万字,也可说清楚矣。中国的“正史”,恐怕上了亿啦,不要说看得懂,便是能读成句的,有几人哉?这是智慧和能力问题。便是两万年,用六十万字也可以提纲挈领,也可以写得头头是道。否则的话,请酱缸蛆先生执笔,不但洗不掉砒霜,恐怕跟猪八戒先生一头栽到盘丝洞一样,打他三百金箍棒,他也理不出头绪。不要说别的,仅只乱七八糟的“年号”,和帝王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这“宗”那“宗”,这“祖”那“祖”,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

写到这里,敝肚又作伟大状,胀起来啦。柏杨先生哪一天实在胀得受不了时,一定露一手叫各位读者老爷瞧瞧,先把五胡乱华驴毛炒韭菜那一段介绍介绍,示一下范。盖我老人家有林语堂先生那种“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奇怪勇气,不畏人言,拭目以待可也。

23. 祖先崇拜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对祖先的崇拜。洋大人在这上似乎跟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而且对我们这一套颇不以为然,有时候甚至还要嗤一嗤尊鼻。这并不足怪,盖我们对洋大人那一套也同样

颇不以为然,有时候也同样要嗤一嗤尊鼻也。洋大人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上的,在基督教里,只有上帝的地位,没有祖宗的地位。以后工业发达,小家庭林立,祖宗的地位就更加低落,不但祖宗的地位低落,连父母的地位也一天不如一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建立在农业封建社会上,而农业封建社会对祖先却颇瞧得起,再加上漫长的专制政治,人们被固定于一块土地,老年人的经验,像啥时候要刮风啦,啥时候要下霜啦,比起年轻人来,真是活宝,于是“老”的行情,就一天一天看涨。

洋大人抨击中国人“祖先崇拜”,没啥可跺脚的,但中国人抨击中国人“祖先崇拜”,似乎得一棒子打回去。无论如何,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中值得重视,应该保留下来的项目之一。盖年轻的朋友都想飞,一旦年纪渐老,翅膀的劲没有从前的大啦,就想歇一歇矣。只有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才能享受到完整的人生。洋大人一旦老啦,就成了狗不理,穷老头住养老院,阔老头困处在空洞的巨屋里,过年过节,儿女才回来一趟,像探望一条被遗弃在残垒废壕里的老马,还没看清是谁哩,就又走他娘的啦。呜呼,洋大人这一套只能算是半截人生。前半截如虎添翼,勇不可当,后半截就惨啦。比起来中国老头老太婆儿女绕膝,天天坐到牌桌上张家长李家短,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

柏杨先生有个朋友,每逢过年,一定贴上“历代祖宗之神位”的牌位,率领一家大小,行三跪九叩之礼。前些时他老人家还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叫他们勿忘此举。盖身在番邦,心须缅怀故国,也是叫他们下一代知道,老祖宗固来自中华也。每逢清明,他老人家也必率领左右,前往郊外,向西烧纸焚香,遥祭祖塋。一则慎终追远,聊抒幽思。二则也使孩子们知道“根”在何处。三则这正是一种孝思的教育。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则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

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有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往进一步想的,偏中国同胞遇事都往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很浓厚啦,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是有深切同情心的,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儿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乎哉?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矣。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斲

丧元气(对不起,柏杨先生口不择言,乱冒比喻,实在是急啦,乞谅乞谅)。

24. 难以抵挡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平。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啦,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华民族奄奄一息矣),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了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的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儿抛给姒文

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叫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首长而已。日久天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啦,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于是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王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是真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阁下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啦——早亡给西夏帝国啦,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乎?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痛。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

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塾,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的也。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仪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却变了花样,就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应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心理,明白了一阵),闹嚷嚷的结果,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儿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个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分,没有吸气的分。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生存恐怕就动摇矣。

不仅人好事好,“书”更是好。韩愈先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文以载道”朋友,也是酱缸蛆之一。他阁下对汉王朝以后的书都不读,而只读汉王朝以前的书,也就是孔丘先生、姬旦先生之类圣人的书。

25. 遵古炮制

因为古书好,所以今书全都不堪入目(然而,等到今书一旦也“古”啦,也就同样值钱)。说仁义讲道德,固然要靠古,就是写个字,也同样的要靠古。宋王朝有位刘禹先生,是当时的诗人,有一次摇头摆尾作诗,想用“饿”字。可是忽然间想起来古书上从没有见过这个

“饿”字呀,这一想就好像挨了一下五齿耙,顿时不敢下笔。宋子京先生曾咏之曰:“刘郎不敢题饿字,虚负诗中一世豪。”柏杨先生也曾咏之曰:“酱蛆不敢用饿字,只为酱缸酱得牢。”连一个字都想到古书,古书的权威真是太大啦。古书上也从没有“癌”字的,大概害癌的朋友,全是离经叛道之徒。

中国传统的学术界,有一种畸形现象,那就是必须“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所本”,才算第一等好手。这就跟中药铺“遵古炮制”的金字招牌一样,是一种不长进不成材的气质,也是一种永远向后看不敢向前看的气质。这种民族要想强大,真得好好折腾一阵。刘禹先生连纯文学的诗都要求它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所本,其他学术上的文章和讨论,更不忍卒睹矣。

吾友苏东坡先生曾在考试时写了一段话曰:“从前有人犯了死罪,皋陶先生说了三次要杀他,姚重华先生说了三次要原谅他。”主考官欧阳修先生一瞧,指名道姓,准有来历有所本,就给他头名高中。事后问之,苏东坡先生只好供曰:“实在是既没来历,又没所本,只是想当然耳。”弄得欧阳修先生张口结舌。苏东坡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思想澎湃的人物,但他也得利用利用酱脑筋才能出头。至于研究历史的朋友,就更不得不一头栽到“正史”怀里,撒娇撒痴,既喝尿又吃屎,非“正史”就不相信,非“正史”就不算数。任何一件事,如果“正史”上没有,就跟刘禹先生对“饿”的判断一样,咬定钢牙,说它是假的。连最活泼的袁枚先生,有时候也跳不出这个鸟笼。他有一首为吾友杨玉环女士洗冤诗曰:“新旧唐书分明在,那有赐钱洗义儿。”洋洋得意,认为这一棒的劲大啦。呜呼,新旧唐书上没有说她给安禄山先生洗过澡,就可反证没洗过澡乎哉?“正史”也者,是文字诈欺的老巢,它上面也没说过杨玉环女士是李隆基先生的儿媳妇,而被公公收归国有的,难道我们也就相信她是黄花闺女嫁给老头的乎哉?

古书既然成了九天仙女的丰满乳房,既不能摸,也不能碰。摸一下固然要倒霉,碰一下也会被揍得遍体鳞伤,则古文自然而然地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文言文竟然盛行了两千年之久,一直到胡适之先

生出马,才把它革命革掉。天乎,如果不是胡先生,今天我们还在文言文里打滚,想起来真是浑身都抖。

《轩渠》上有两则故事,和僵尸般的文言文有关,恭抄于后,以献读者老爷。

第一则曰——

严州有位陈太太,托她的侄儿陈大琮先生写一封信给她的儿子,口述曰:“孩儿要劣弥子,又闹闹霍霍的,且买一柄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胳膊儿也。”陈大琮先生呆了半天,不能下笔。

第二则故事差不多——

京师有位军人的妻子,丈夫出征。花了一块钱请一位教书秀才代她写一封家书曰:“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午憎,每日恨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窝囊,不要吃温吞蠖脱底物事。”该秀才老爷听啦,想了半天,把一块钱奉还曰:“亲爱的太太,你请别人写吧。”

中国自有史以来,从不准女人受教育,这种传统,实在是一个难以宽恕的罪恶,不特此也,酱缸蛆还制成学说曰:“女子无才便是德。”盖害怕女人一旦有了知识,轻则怀疑男人的权威,重则发扬独立的人格,把臭男人从脊梁上一蹶子撸下来也。于是不但臭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自己也不敢以人自居。班昭女士的《女诫》,不过努力猛劝女人效法潘金莲女士喝西门庆先生的尿。吾友狄仁杰先生在南周王朝皇帝武曌女士手下当宰相,有一天去拜访一位姓卢的姨妈,他表弟见了,待理不理,狄仁杰先生曰:“阿姨呀,我现在总算当朝一品,多少有点力量,表弟要想做事,我愿意帮忙。”想不到一番好心肠被当成驴肝肺,立刻就碰了个酱钉子,姨妈曰:“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不打算叫他去伺候女老板。”呜呼,不当官没啥不对,不走邪门更使人钦佩,但拒绝的理由却只是因为老板是女人,就未免使人膀胱不舒服。这位卢太太降志辱身,自己是女人,反而看不起女人,应该也是第二个喝尿的潘金莲。不过我们并不怪她,酱缸文化把她酱成了畸形人,这个责任她负不了也。

闲言表过,且回到我们前面介绍的两则故事。

这两位不识字的太太(不是她们自甘堕落不肯识字,而是传统文化害她们不识字),托人写信,两位写信的小酱缸蛆,却无法下手。无他,二位太太活泼的现代言语,合不上“古”的模子,拜古主义者就束手无策矣。而且即令有策也不敢施展出来。凭天地良心说,两位太太的信,像“孩子耍劣弥子,又阅阅霍霍的”。“恨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要说当时,便是千年之后的今天,心花都会怒放,这般好文字应列入国语课本,只有酱缸蛆才认为摆不到桌面上。

又要插嘴啦,这么活泼的言语却写不出来,跟方块字有关。如果汉字拼音化,想写啥就可写啥矣。吾友孙世钟小妹妹,她今年八岁,从美国来信说,她已可闭着眼睛打字啦,还有照片为证。看了后心里好像塞了块石头,盖她虽可以闭着眼睛打字,可是她那位可怜的科学家长孙观汉老爹,为中国读者写专栏时,却得像龙虾一样伏到案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格子里填。如果小妹妹张口问曰:“老头,你怎么不像平常写文章一样,也用打字机打呀。”恐怕能把老爹问得面红耳赤,他唯一的解释似乎只有一句话:“中文打字机只能打公文,不能打文章呀。”天真的头脑恐怕怎么都不会明白天下竟然有一笔一笔往格子里填的字。

26. 速兴! 速兴!

靠写文章吃饭的朋友自己嘲弄自己,记自己是“爬格子动物”,事实上,恐怕连“爬格子动物”都不配,不过“填格纸动物”,一个字一个字往稿纸格子里填而已。方块字好像乱七八糟的违章建筑,东边砌一道墙,西边挖一个洞,左边有一条沟,右边有一堆碎石头。房加

上房,床上加床,有窗对窗的焉,有窗套窗的焉,有大梁压二梁的焉,有二梁压大梁的焉。有的挂个镜框,有的钉个铁钉,有的简简单单一两根柱子,有的繁琐复杂若杨广先生在扬州盖的迷楼。把这些玩意儿照着图样塞到格子里,真得有齐天大圣的本领。乃彻头彻尾的手工业,没有任何东西如打字机之类的可以代替。有时文思大作,灵感瀑布般泻出,手忙足乱,违章建筑搭得再快再陋,也追不上。

洋作家写稿,在打字机前,噼里啪啦,一会儿就是一篇。遇到阔朋友,还可以用嘴巴念出来,由女秘书在打字机上打出。或者用录音机录下来,到了晚上,自有兼差的家庭主妇,前来收取,第二天就送来原稿,略加修正,即可付印。孙观汉先生在美国写科学论文和为中国写《菜园里的心痕》,用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工具,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千万说给中国同胞听听。呜呼,我们啥时候才能跳出违章建筑的束缚乎哉?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那两位给丈夫写信的太太,是生在拼音文字之国,就不会把两位小酱缸蛆难得废笔兴叹矣。

除了古人好,古事好,古书好,古名也好。“古名好”者,从“古书好”上演绎出来,也就是古时候的“名词”都好。因为它好,所以连睡觉都做着心向往之的迷糊梦。写起文章,更得心应手,动不动就往外冒。《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酱缸大学堂毕业生教习,霉星高照,贼先生隆重光顾。狗先生当然又号又叫,教习先生连忙叫他的馆童,他叫不像柏杨先生叫,柏杨先生叫起来准是:“哎呀,不得了呀,有贼啦。”他叫的则是:“小子盍兴乎,厖也吠!”小孩子当然不懂啥是“盍”,啥是“厖”,和啥是“吠”,于是教习先生就又叫啦,仍然满口古名词,曰:“其有穿窬之盗也欤?”小孩子更是恍然大悟,而贼先生已登堂入室,动手撬保险箱矣。教书匠先生急曰:“速兴!速兴!其有穿窬之盗也。”结果贼先生不但撬开了保险箱,把年终奖金拿走啦,临去之时,还抬走了电视机。教习这一怒非同小可,老调又出了笼,又跳又骂曰:“我先说其有穿窬之盗也欤?欤者,疑词也,尚在有无之间。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盗也,也,决词也,一定必有之词。

汝因何不兴？汝因何不兴？”

这位教习露的这一手，有一句成语形容他，曰：“抛文。”抛文者，把古名词一件一件往外抛也。懂不懂在你，抛不抛在他。恶心不恶心在你，抛不抛也在他。事实上大多数同胞都是以被人往自己头上抛文为荣的，一瞧那家伙的胡子嘴里全是古名词，学问真大，道德真是高呀，就忍不住要立正。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如果能随时随地抛出些古名词，脸上才觉光彩，这就跟西崽人物动不动就往外抛洋名词一样，三句话必须抛出一个洋字，活着才能窝心，死了才能入祖坟。呜呼，这两种现象虽然是花开两朵，各显一枝，但却是发自一个老根，这老根就是中国人对自己失去了灵性而只剩下来的躯壳，没有自信。好像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对自己走路没有自信一样，必须抓住一条麻绳，或被一条麻绳拴住脖子，才能战战兢兢往前爬一步算一步。这条麻绳在酱缸蛆眼眶里是“古名词”，在西崽眼眶里是“洋名词”。酱缸蛆对古僵尸迷恋，西崽是对洋大人迷恋。

上面介绍的那位狗屁先生，不过是吃古屎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真是满坑满谷，一拣一个。翻开任何一本古书，都会头晕眼花，不知生在何世。范仲淹先生就为这种狗屁事件，发过脾气。有个朋友拿一本大著请他指教，他看了两眼就放到桌子上，该朋友结巴曰：“老大人，请批评呀。”范仲淹先生曰：“我们现在是宋王朝，宋王朝分天下为二十三路，你阁下一开头就说‘岭南’如何如何。岭南是唐王朝的行政区域，在宋王朝，那只是‘广南东路’，你这么一写，后人看啦，还以为宋王朝也有一个‘岭南路’哩。”

呜呼，真他妈的想不通。现代之人，写眼前之事，却猛抛古时候已僵已死的名词，无怪贼先生把他偷个净光。仅只贼先生偷之，还是小焉者。而把脑筋酱得不能动弹，事情才真严重。好比吧，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叶之后，根本没有“宰相”这玩意儿，可是翻开古书瞧瞧，宰相硬是多如牛毛，赵普先生是“相”，寇准先生是“相”，连范仲淹先生，也被塞到“相”眼里。吾友苏东坡先生的轶事最多，在那么多轶事中，可以常看到一个字，曰“倅”，或说他阁下“倅杭州”，或说他阁

下“为杭州倅”，“倅”是啥，柏杨先生一直到今天都弄不清。他不过在杭州当过“通判”，通判者，类似现在的秘书长、主任秘书之官，为啥不能照本实发，说他去杭州当通判，而必须“倅”他一“倅”乎哉？

27. 走正路的朋友

从前之事，不必提啦，提起来能列出一张比公共汽车屁股放的黑烟还要长的表。只看看今天的报纸，就明白抛文的根性是如何之深矣。明明是行政院长，报上却硬说他是“阁揆”，真不知道“阁”是啥“阁”，“揆”又是啥“揆”，是麒麟阁乎？抑凤凰阁乎？“揆”者，大概源出《书经》，首领之意，既无阁矣，这首领又从何而出哉？明明是各部部长和政务委员，报上却硬说他们是“阁员”，这阁员又不知道是哪里钻出来的？明明是监察委员，跟古时候的御史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一样，报上却硬说他们就是御史。明明是立法委员，跟洋大人的国会议员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两码子事，报上却硬说他们是国会议员。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追随范仲淹先生之后，兴起百年之忧。把狗说成庞，不过仅只抛文，把行政院长说成“阁揆”、把立监委员说成御史和国会议员，则不仅仅是抛文而已，还有扰乱听闻的后果。若干年之后，如果考据癖朋友依然旺盛，抓住一个字两个字，说不定一口咬定那就是二十世纪台湾的行政制度，届时纵然柏杨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跟他们打架，恐怕都打不赢，盖他们有的是证据，而我老人家仅不过一张嘴。

——抛文不是缩写，称“行政院”为“内阁”是抛文，称“行政院”为“政院”则是缩写。称“监察委员”为“御史”是抛文，称监察委员为“监委”则是缩写。称“立法委员”为“国会议员”是抛文，称“立法委员”为“立委”则是缩写，缩写有其必要，抛文就成了狗庞之辈。

谈了几天对僵尸的迷恋,反应似乎颇为不佳。星期六晚上,我老人家在台北中华路四川茶馆吃茶,碰到一个“走正路”的朋友,依“走正路学”规定,他阁下本应目不斜视,以示坐怀不乱,以便升官的。可是既属四十年老交情,而我又欠屁股相迎,实在磨不开,就只好点点尊头,然后一脸严肃曰:“老头,你处处反传统,是何居心哉?”说这话的声音很大,大概是准备潜伏分子听见,回去替他美言几句的。我大恐曰:“啥长,我啥时候反传统啦,我只是反传统中那些害人不浅的观念。”他无言可答,乃厉声曰:“你真是个神经病。”我老人家人穷气大,当时就回他曰:“你真是个酱缸蛆。”说了这话,立刻就想开溜,怕他当场开揍。幸亏他阁下走正路走成了习惯,考虑有失身份,只怒目而视了一阵,悻悻而去。回家后一直忧郁寡欢,一则四十年交情为了一句酱缸蛆而废于一旦,二则我想起了一句话:“在今天中国社会上,只要是反对旧的,一般人总是说他有神经病。”看起来神经病要想跟酱缸蛆和平共存,真是很难也,呜呼。

窝里斗,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也是最可怖的祖传毛病。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属于病理学,我们现在只研究研究现象,这现象就是洋大人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一盘散沙。”中国人一听有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就勃然大怒,可是勃然大怒的结果,仍是一盘散沙。其他毛病,用暴烈的手段可以收效,好像屁股上长了一个伟大的疮,既痛入骨髓,又脓血四溢,惹得性起,用小刀一挖,也就霍然而愈矣。抗战时在沦陷区,火车站买票也好,电影院买票也好,在街头等公共汽车电车也好,中国人都安安分分地排队,盖不排队不行。东洋大人一见有人乱插乱挤,立刻就大喝一声,举起东洋刀——举起东洋刀不是照头一刀,而是用刀柄哐的一声捣到腰窝,捣得黄帝子孙蹲到地上努力呻吟。任凭你以为是头脸人物,日本老爷不在乎,该捣仍是照捣,于是乎不守秩序的毛病也就无影无踪。

这真是可怕的羞辱,而更大的羞辱是洋大人从这上发现了中国人原来都是有奴性的——没有自尊,不能自治。是不是真的如此,事属另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东洋刀对若干毛病,确

实可以着手回春。我老人家说这话不是赞成三作牌也把东洋刀挥舞得呼呼生风,但我却赞成猛罚。你不是不肯排队乎?罚银五两。你不是闯灯乎?罚银十两。你不是不亮方向灯就乱转弯乎?罚银二十两。你不是随地吐老痰乎?罚银二十五两。罚得你怨声载道,下次你就再也不敢啦。有一位摩托车阶级的朋友告我曰:“自从上次罚了六十元,到今天我就再没有偷渡过单行道。”国家自然大治,人心自然大安矣。现在流行的劝导杰作,徒增加三作牌跟小民间的仇恨和社会紊乱,只是“德之贼也”想出来的“貌似忠信”的乡愿主义,乃祸国殃民的主义也。

闲话拉得太远,不过想说明有些祖传毛病如果用暴烈手段,或用猛罚手段,确可达到刑期无刑的目的,而把毛病治愈(这些毛病迄今仍在跳跃,前已言之,只是“德之贼也”作祟的结果)。可是有些毛病,却不是打针吃药可以治愈的,打六〇六兼吃神仙一把抓都木法度。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总是疑心人家欠他一块钱,恐怕靠吃阿司匹林不行,似乎得找心理医生,从内心治起。呜呼,中国人的窝里斗毛病,用东洋刀就捣不好——不但捣不好,就是砍都砍不好。用暴烈的手段和猛罚的手段,只不过像把高丽参塞到枯树洞里。盖窝里斗的毛病是一种内省的心理状态,无论是谁,讲起来演,写起来文,一个比一个明白亲爱精诚、携手合作的重要,可是再明白也没有用,该窝里斗仍窝里斗,其状跟鸦片烟瘾君子一模一样。

28. 一张利口

提起鸦片烟,就好像提起女人缠的小脚,年轻人知道的已不多矣。可是当柏杨先生年轻时,鸦片烟却是盛行海内,名扬海外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鸦片烟设备,简直既没有体面,又没有身份。不过,

鸦片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用银子买的,偏偏那玩意儿奇贵,所以即令黄金如山,都会被吸净光。夫鸦片烟和纸烟不同,有些人的纸烟烟瘾奇大,一天能吸五大包,看起来病人膏肓,不可救药,实际上不过心理作用。真真狠上一狠戒之,顶多觉得精神恍惚,没抓没拿,有点不对劲,不会有更强烈的反应。你见过有几个戒纸烟戒得用头撞墙的乎?可是鸦片烟瘾却是生理作用,真要狠上一狠戒之,那就活像东洋刀那么一捣矣。嗟夫,岂止一捣,简直千捣万捣,兼无休无止拼命地捣。痛苦到顶尖之时,宁愿一口气喝二十斤巴拉松。而更严重的现象是,纸烟不会升级,吸纸烟就是吸纸烟,顶多进化到吸雪茄、吸烟斗,出不了别的花样。可是吸鸦片烟就不然,吸着吸着,就会更上一层楼,吸起来海洛因矣。夫吸鸦片可以勉强支持,一旦吸起来海洛因,就等于往千丈深的水井里,头下脚上那么一跳,连圣母玛利亚女士亲自出马,都救不了他。

柏杨先生从没有吸过鸦片烟(年轻时得罪人太多,虽曾被戒烟局恭恭敬敬请去过一次,坐了几个月班房,但后来实在查不出来啥,只好交保释放,这总不能算有老瘾吧)。所以当年在我们家乡,俨然正人君子。有一位表嫂,官太太也,吸鸦片吸得房子都卖啦。田产也卖啦。她儿子久仰我老人家乃人类奇葩,口舌伶俐,就拜托我前去晓以利害。对这玩意儿,他可算有运气,找对了人,当下就振衣前往。老太太听说天下最聪明的人驾到,没等我翘尾巴,就知道要拉啥屎,屁股还未坐稳,她就开腔曰:“柏叔叔呀,你来啦正好,我这几天就一直要打发你表侄去找你。你瞧,我这个鸦片烟老枪,真是害人不浅,啥东西都卖完啦,只剩下这幢破屋,还有坝子上十亩稻田,如果再吸下去,孩子们将来怎么过呀。唉,鸦片烟把一个人吸得没脸没皮,没廉没耻,为了两口臭烟,有的把亲生儿子卖了当奴,有的把亲生女儿卖了当窑姐,狼心狗肺,也不过如此。俺娘家有个亲戚,家产万贯,骡马成群,仅只丫环使女,就有十七八个,身前身后,谁不尊一声老爷夫人。可是染上了鸦片烟,没出十年,男的当小偷,女的去破庙里卖身,任凭那些叫化子瘪三,只要两个烟泡,就睡一觉,细皮白肉的,我一想

起来就寒心。你说，柏叔叔呀，这还算个人呀？简直畜生都不如！只不过为了吸那么一口，一阵子腾云驾雾，就做出断子绝孙的勾当。真的，你仔细算算看，哪家吸鸦片烟有好下场的？我怎么不明白？只是当初为了胃气痛，才吸上了瘾的，现在真的要戒啦。你瞧，我这大儿子，自从小学堂毕业就没再念书，将来庄没庄，地没地，我要是伸腿瞪眼，他依靠谁呀。柏叔叔，请放心，我连烟灯烟枪都砸啦，说戒就戒，今天就没吸一口，你以后要是再听说我吸，就请打我，打我的脸，骂我婊子，我只有感激不尽。你那表侄，为他的娘受尽了委屈，千万疼他一点，听说你在道尹衙门认识不少师爷，能给他找个小差事练练才好，我就是对不起他那早死的爹……”说着说着，泪如泉涌，小手帕哭湿了两条，说得我如五雷轰顶，愣愣而出，没看清门限，几乎跌了个狗吃屎。

我那次出使异邦，可以说再圆满没有，该表嫂大人把我想不到，或者虽想到而说不出的话，都痛痛快快地淋漓陈词，纵是功力九段的大傻瓜，都听得出她阁下确已大彻大悟。夫知难行易，既然有如此刨根的知，当然接着就是剑及履及的行。结果是她把仅剩下的那座破屋和坝子上的十亩稻田，全都吸到烟枪里去。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在行乞的途中，倒毙在田塍上。女儿早已卖给一个福建药商，儿子能做啥事，在道尹衙门当了一段小差，道尹公署撤销后，他就在家乡成了实至名归的小瘪三，晚上住在小庙，白天到处伸手。

我老人家说这段往事，一则发发思古的幽情，二则也展望展望光明的远景，这种现象使人没世不忘。呜呼，有些人嘴巴哇啦哇啦起来时，比谁都明白，明白得使你除了五体投地外，别无他法。可是一旦要真的去做，却比拉痢疾都难。自从敝表嫂大人露了这么一手之后，我老人家就非常佩服孔丘先生那句话：“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所以任凭是谁，文章写得幽香四溢，而又长着敝表嫂那种花枝招展的嘴，我都不信，必须在行为上叫我瞧瞧我才信。

合作之益，跟鸦片之害，谁不知道？纵是窝里斗大学堂毕业生，都能滔滔不绝说出一大篇天大的道理。可是等到要他真的合作时，

他不但合不了作,却恰恰相反地给你来个窝里斗。呜呼,窝里斗,乃五千年优秀文化的传统之一,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必定你斗我,我斗你。别瞧他对外干瞪眼,关着门在自己家窝里斗起来,可真是奇策迭出,毒计横生。斗到精彩之处,人人称赞,个个喝彩,连二十五史“正史”上,都得写上几笔。

俗不云乎:“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中国已有了六亿和尚,即令在台湾这个出产奶和蜜的小岛上,也有一千万和尚,怎不叫人心如火烧乎哉?柏杨先生家乡也有句话曰:“生意好做,伙计难搭。”实在是探索到中国人的骨髓里去矣。这些谚语听起来好像只是感叹,实际却是在捶胸痛哭,为国家痛哭,也为民族痛哭。不知道大衙门对台北工商业,有过调查没有,我想当然是有过的,如果没有调查,则当初申请开张时的文件上,也应该写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开铺子也好,办厂也好,有几家是合伙的,又有几家是独资的,它们的比例又是如何,如果公布出来,恐怕一定感想丛生。

29. 定于二三

我们说感想丛生,是算定了独资的生意准比合伙的生意多。夫独资生意者,家天下是也,公司也好、工厂也好,不过是俺口袋里的烧饼,想咬一口就咬一口、想踩一脚就踩一脚、想顶到头上就顶到头上。发了财俺一个人阔,垮了台俺一个人往下滚,这是名实相符的独资。就在合伙的事业中,名义上是合伙,实质上恐怕大多数仍是独资。仅只看表面,股东若干、股款若干、董事若干、监事若干,俨然大物,联合国国王陛下御驾亲临调查,都不能不说它不是合伙生意。问题是,如果掀开门帘,钻到里面瞧瞧,恐怕会赫然发现,他们竟然也是一条腿

的,合伙者,不过文件上的美丽名词,唬唬有考据癖的朋友罢啦。

独资生意的盛行是社会的停滞,无怪乎洋大人把中国认定为低度开发地区。嗟夫,现在是啥时代啦,以美国之富,一家公司都单独包不了工,人造卫星当然是大家伙,不在话下。就是飞机、汽车,甚至小到尊腕上戴的尊表,同样都是很多公司分工,你制造某一种螺丝钉,他制造某一种金属片,俺制造某一种绝缘体。古时候有蛇吞象的故事,用以比喻人心不足,而现代的工商业和产品,也正是这种关系,铁匠铺要想吞人造卫星,固然吞不下去,即令想吞个蚱蜢——像手表,也得互相合作,你一口他一口,才能下肚。如果不能合作,结果大家全都活活饿死。

凡是独资经营的事业,就好像正月十五上元节放的烟火,一霎时五光十色,满天乱爆,把眼都能耀瞎。可是它逃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命运,而且即令在“存”的时候,顶多也不过放放烟火,永远放不出宇宙飞船。一则是一个人的本钱无论如何没有众人集合起来的本钱多,没有钱啥都别谈——要谈也只能谈道德,不能谈生意。二则独资的精义也就是独裁,在他那个生意经的小圈子里,他说了算数,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抗衡。日久天长,围绕在他四周的那些重要分子,全成了二流脑筋(一流脑筋都被斗跑啦),用一群二流脑筋去跟别的一流脑筋合伙生意抢做生意,即令抢到手,也做不了,盖小蛇怎么都吞不了大象。

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洋人比,该中国人至少不弱过该洋大人,可是一万个中国人跟一万个洋大人比,中国人就招架不住。从事科学研究,大家都在实验室里搞瓶瓶罐罐,个人的智慧无拘无束,单独发挥,则可以产生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孙观汉、吴健雄一些震动世界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如果在国内,恐怕就要碌碌终身,因为他们挨不完的窝里斗,会斗得心灰意冷,生趣全无)。可是如果一小撮对一小撮,或一大撮对一大撮,恐怕还没比赛哩,中国的窝里斗已经先把自己人斗得筋疲力尽。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驻外大使馆,几乎要把十分之九的时间和精力对付窝里斗,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对付洋

鬼子。

不要说别的,就拿神圣不可眨眼的教育界来说,年来私立学堂纷纷出笼,摊出文件,每一家都是合伙不误。可是文件只不过用来堵嘴的,实际上固都是独资买卖。即令最初不是独资的,经过拳打脚踢,口咬目瞪,努力窝里斗的结果,仍免不了独资的下场。贵阁下如果不信,不妨带上显微镜瞧瞧,哪个私立学堂不是老板尊口里的巧克力糖?教育界尚且如此这般,其他的更不用说啦。柏杨先生现在一屁股债,没啥了不起,可是一旦真的张铁嘴算的卦灵了验,我老人家老运来啦,腰缠美金五千万,想做点生意,我也是非独资不可,宁死也不会跟别人去搞“共同事业”。盖共同事业的结果是:钱也没啦,朋友也没啦。顶多敝尊头上多了一个可观的大包,那是被赶出大门时,隆重打出来的。

是不是中华民族先天的就缺少合作的血液,我不知道,不便瞎开簧腔,但我们的不合作性格,似乎跟儒家的“明哲保身”哲学有关。正人君子好像田里的非洲蜗牛,看似庞然大物,可是只要遇到一根稻草,它唯一的反应就是把身子往壳子里一缩,等到外面没有其他动静啦,或是等到不走正路的傻瓜把天下打平啦,这才鬼鬼祟祟伸出脑袋,看看啥地方有饭可噉。蜗牛老爹自以为它那脆弱的硬壳和它的缩脖政策,可以对抗天塌地陷。而强梁的朋友则一脑筋“天下恶乎定?定于一”,以后的事就是怎么“定于一”的手段。

孟轲先生的“定于一”思想,有它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春秋战国那种乱糟糟的局面,人们当然渴望大一统。纵使千万年之后,我们也都觉得人类有这种迫切需要。如果真能消除国界,成立世界政府,可能是解决天下大乱的唯一良法。不过这种思想只能用到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上,一旦被认为无论干啥都得定于一,就无法合作矣,盖合作也者,是定于二,定于三,定于四五。

30. 明哲保身

我们无意非议老朋友“定于一”的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但这政治理想融成为人生哲学的时候,就非狗咬狗,一嘴毛不可。“定于一”对当权派真是个好消息,但怎么定于一乎哉,用时代的眼光看,这个定于一的基础应是定于二三四,而不是从根到梢的“清一色”兼“一条龙”。美国总统当然定于一,读过外交史的朋友一定记得该夷开国初期,曾有过国会要跟总统双头马车的争执,国会认为他们才代表国家,甚至还要直接跟外国来往,甚至还要接受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呈递的国书。闹到后来,国会收拾摊子,该“一”乃定到总统先生头上。可是,美国总统在形式上固然定于一,但在实质上,他却是定于二三的——定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定于美国的三权分立,法院、国会与政府有同样的分量。约翰逊先生是民主党籍总统,他如果要来个连根带梢地定于一,把共和党朋友全都放逐到阿拉斯加,或者是把国会议员全都以叛国罪杀了个一清二白,他不会有今天,美国也不会有今天。

民主政治的老祖宗英国,国王老爷固然高高在上定于一,但首相却是定于二三的。保守党上台,既没有把工党杀光;工党上台,也没有说保守党挑拨政府与人民间的感情,一网打尽扔到大西洋。夫人类最高的情操,是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允许反对意见的存在。这就跟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酱缸里,酱缸蛆成群结队,别瞧酱缸蛆对时代的进步和对灵性的追求麻木不仁,可是对任何反对的意见,却像台湾痒,敏感得很哩,非刀光血影定于一,就睡不着觉。

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思想构成一个不会合作的习

惯反应。再加上现实的因素,添枝添叶,遂更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舌头上说的比黄莺唱的还好听,气质却仍是千年老痰。昨天接到吾友王陶陶女士从遥远的沙巴来信。感慨曰:“这里的中国人,你倾轧我,我倾轧你,有的见面连话都不讲一句。从台湾来的一些人,我以为应该更亲热才对,谁知道大家都是淡淡的,派系分明,明争暗夺,惹得马来西亚朋友讪笑。”呜呼,王女士是华裔的马来西亚联合邦公民,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读过书,现在沙巴一家中文报馆当记者。可惜她年纪还轻,不知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一定要窝里斗也。

请读者老爷注意这个“淡淡的”,悲夫,淡淡的,王女士不过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子,一句话却击中疮疤。这疮疤就是中国人的特性——淡漠、冷酷、嫉妒、猜忌、残忍。

关于中国人这些毛病,我们在前面谈野柳惨剧时,已谈得够不好意思啦。想当年柏杨先生第一次到外洋,各种奇遇,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要引人入胜,家丑不可外扬,不再掏臭井矣。

——不过凡不肯掏自己臭井之人,一定乐于猛掏别人的臭井。我有一个嘴上没毛的小朋友,上个月“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去了一趟。虽然他的学问比我还大,可是也着实露了两手。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老人家诉苦曰:“最糟的一件事,正在联合国参观,走着走着,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响亮,立刻眼冒火星,栽倒在地,把陪同参观的洋鬼子吓得跳来跳去直叫救护车。”我立惊曰:“怎么啦,一定是有人埋伏了定时炸弹。”他曰:“非也,只不过那块奇大的玻璃,擦得净光,我以为是门哩,就一头撞了上去。现在头上的疙瘩都还鼓着,老头,你可千万呼吁呼吁。”我曰:“呼吁啥呀?”该朋友曰:“呼吁啥?当然呼吁玻璃千万不可擦得那么亮。擦得太亮,害人不浅。”我曰:“你有如此杰出贡献,要不要报纸发点消息,我在报馆里有不少酒肉朋友,准可帮这个忙。”他紧张曰:“老头,你要把我宣传出来,你就是破坏政府威信,咱们可没有个完。”所以不敢提他的名字。读者知道这回事,以后擦玻璃时不要心太狠就行啦。

不过只有一件事却是一直到今天都十分伤感的,那就是,中国人

对中国人特有的冷漠。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只有中国人,像阴山背后的游魂,只能找私人关系,不能找民族关系。柏杨先生第一次在街头满坑满谷的高鼻子蓝眼睛中,忽然发现一个黄面孔,好像小孩见了娘,高兴得立刻跑上去握手言欢,可是所得的却是一片淡淡的脸皮,好像他是飞机场刚下飞机的番邦国王,而我是伫立在寒风凛凛中恭迎他的臣民。他阁下轻轻地一挥手,点点头,扬长而去,把我老人家遗弃在路边,半天都想不通原因。所好的是,不久就想通啦,盖见得多了,也就不稀奇啦。

在美国的中国人,有老一辈的中国人——也可以说是华裔美国人,有最近留学而落户的中国人,也有目前尚在飘来飘去的中国人。这三种人之间,好像隔了一道篱笆,在外国人看,虽然同是中国人,而自己却分得清清楚楚。在日本的中国人,有流亡式华侨焉,大都是抗战时期伪满洲国政府及汪精卫先生伪政府垮了台后,挤到日本的。有占领式华侨焉,大都是台湾尚在日本占领的时候过去的。有自由式华侨焉,非前两类的朋友属之。

31. 不会笑的动物

在日本的这三类中国人之间,也同样各围着一道篱笆,互不侵犯。唯一跟在美国的同胞不同的是,在美国的中华民族,多半恨不得入美国籍,在日本的中华民族想入日本籍的,就非常之少。别瞧这些朋友,吃日本,穿日本,有些人见了日本人甚至还鞠不完的躬,却硬是不肯入日本籍,大概心理上仍多少有点瞧不起之意。

这不过是大篱笆,大篱笆里面,还有无数小篱笆,这些篱笆并不是到了外洋才有的,而只是国内祖传篱笆的延伸。贵阁下如果不相

信的话,到台北街头问一下路试试,那副冷漠的面孔,就实在使人万念俱灰。前些时我们曾努力宣传监理所是晚娘窝,其实,有哪一个地方不是晚娘窝哉?从询问处小姐到衙门大小头目,真是处处晚娘脸,人人晚娘脸。台湾银行在台湾电视公司有个平剧节目,瞧它的广告,真是无雨不备,百美具臻,既服务周到,又和蔼可亲。有一次新加坡一家杂志社,寄给我老人家五块钱加币,人人都劝我去台北衡阳路口找个金钞黄牛换了算啦。一则我乃一脸忠贞学,岂肯扰乱金融。二则我当时刚好看了该行的宣传,认为台湾银行真的其乐融融。结果进得门来,向询问处先打交道,那询问处在电视广告上是笑容可掬的,可是我老人家不但没看到笑容,而且根本没看到“容”,而只看到了嘴。一个家伙用嘴往旁边努了一努,我只好向该努的地方摸,摸了好几个窗口都没摸到门路,而三作牌看我连鞋带都没得系,已虎视眈眈矣。顺便奉劝要换外币的朋友,能去衡阳路口解决,就不妨去解决,晚娘多的地方,少光顾为宜。

我真有点怀疑,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圣人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活生生筑了起来。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呜呼,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前天报上有一则消息,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老板不给钱,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里去抗议。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霉,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嗟夫,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霉”,难道没有一点哀伤同情?

中国传统上最残酷最婊子养的一种文化,是女人缠小脚——这文化真有点怪。小脚是怎么缠起来的,跟梅毒是什么时候传进来的一样,谁也不知道。最有力的学说是陈王朝妃子潘女士为了发扬她同宗潘金莲女士的喝尿精神,而自动自发缠之的。书上不云乎:“步步生莲花。”其实步步生莲花不见得就是缠脚,如花似玉穿着高跟鞋,姗姗来迟,固也是步步生莲花也。关于这些,我们既没有时间钻

故纸堆,也没有能力钻故纸堆,我们只是提醒读者老爷,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硬生生斲丧成残废的文化,至少在中国已存在了一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之久中,反对声音太少太小啦,而能把耳朵都震出窟窿的,却是千篇一律的赞扬。构成文化主力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空前暴行,不但没有痛心疾首,反而拍巴掌叫好。吟诗的吟诗,写文的写文,心旷神怡,快活非凡。清王朝有位方绚先生,积传统之大成,写出一本巨著,专门歌颂这种暴行,其序言曰:“女人以缠足为容,譬之君子修身以俟命,诟有怨尤。”这三句话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态,女孩子缠足没有怨尤,不知道是谁通知他阁下的。方绚先生又曰:“寄语金屋主人,倘阿娇步步生莲,幸加意护持,万勿敝屣视之,庶能享清福于无既。”臭男人歌颂小脚,不过是为了自己舒服。为了自己舒服,而要求女人穿这戴那可以,而竟狠心使她们终身残废,实在是兽性太旺。

为了大家欣赏欣赏这种兽性,且看方绚先生——其实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不过是个总代表,在那里清查战场罢啦。他阁下把小脚分为十八类,曰“四照莲”,端端正正,瘦瘦削削,三四寸长的小脚也。曰“锦边莲”,苗苗条条,整整齐齐,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脚也。曰“钗头莲”,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也。曰“单叶莲”,瘦长而弯弯的小脚也。曰“佛头莲”,菱角样的小脚也。曰“穿心莲”,穿高跟鞋的小脚也(这高跟鞋可不是现在的高跟鞋,古时候那根能把臭男人敲出心脏病的柱子,不是在后跟上,而是在鞋中央)。曰“碧台莲”,鞋后跟很厚的小脚也(这就跟现代的高跟鞋差不多啦)。曰“并头莲”,走起路来里八字的小脚也。曰“并蒂莲”,大拇趾翘起来的小脚也。曰“分香莲”,两条腿往外拐的小脚也。曰“同心莲”,两条腿往里拐的小脚也。曰“合影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小脚也。曰“缠枝莲”,走起路来成一条线的小脚也。曰“倒垂莲”,鞋跟往后倒的小脚也。曰“朝日莲”,用后跟走路的小脚也。曰“千叶莲”,这莲就不行啦,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脚也。曰“玉井莲”,这莲就更差,跟一条航空母舰一样的小脚也。曰“西番莲”,这莲乃畜生们最不满意之莲,半

路出家之莲,或根本没缠过的小脚也。

32. 缠和割

方绚先生还色迷迷地把酷刑下的畸形小脚,分为九等。上上曰“神品”,上中曰“妙品”,上下曰“仙品”;中上曰“珍品”,中中曰“清品”,中下曰“艳品”;下上曰“逸品”,下中曰“凡品”,下下曰“膺品”。用不着抄他的解释,凡是创伤最深的,越是名列高等,凡是拒抗这种酷刑,或没有受到这种酷刑的,都被攻击为下流货色。臭男人一千年来兽性不坠——不但不坠,反而越久越烈,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掌上”、“肩上”、“秋千板上”,“被中”、“镫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一句话说完,只不过供有钱的大爷玩得舒服而已。

在这里声明的是: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拜脚狂,也不反对性爱的变态心理,盖差不多的男人都有一点点这种情愫。有的偏爱女人的玉足,摸之握之,嗅之吻之,不妨各随己意。但是,为了满足这种心理,竟把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弄得肢废体残,尤其是,对这种冷血的酷刑,不但不觉得不对劲,反而直叫好呀好呀!这不仅是变态心理,而是畜生心理,狗彘心理矣。这种文化,酱缸蛆竟然好意思说是优秀的,当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道听见没听见十亿以上的女祖宗的哀哀哭声也。

跟缠小脚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宦官文化。宦官文化者,大嫖客为了一己的奇淫,而割掉别的男人生殖器的文化也。这种丧尽天良的干法,所谓“正史”却是烧香磕头,心服口服的。《汉书》曰:“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这又是一段文字诈欺,把王八蛋美化成观世音菩萨。人必须割掉了生殖器才能专心,才容易驱使,则没有割掉生殖器的朋友一定都是精神散漫,桀骜不驯

的人物矣。喝尿分子自己喝西门庆先生的尿不算,还盼望别人也喝西门庆先生的尿,总算对西门庆先生尽了心啦。

乱割男人生殖器,与多妻制度有关,但和冷酷残忍的气质更有关。对于缠小脚,偶尔还有人表示过异议,对于割生殖器,则没人敢吭一声。从公元前十世纪一直割到公元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人竟允许这种制度存在,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应该,也没有一个人觉得违反人道。三千年中间,圣人多如牛毛,若程颐先生、若朱熹先生,若其他乱七八糟的“大儒”,讲理明性,一个比一个俨然。如果他们有这种感觉而不敢说,那是一种对权势的癫狂崇拜。如果根本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他人性已泯灭,灵性已窝里烂。

一位署名“一读者”的读者老爷,用限时信对缠小脚提出异议,这封限时专送,来自屏东,千里惠书,万分谢谢。可惜没有姓名,又没有地址,想回一信都木法度。但在炎暑之中,伏案修书,实在是感激不尽。大函上说缠小脚固然残忍,但知识分子赞扬它,只是对美的赞扬,并不是对残忍的赞扬,柏杨先生恐怕也是酱缸蛆,夹缠起来啦。呜呼,这封信似乎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小脚美不美,一个是知识分子赞扬小脚和赞扬残忍是不是可以分开。

在人类历史上,女人的玉足以及玉足的近邻小腿,往往是臭男人的勾命索,能把臭男人勾得眼珠乱爆。吾友郁达夫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写过,每逢吃藕的时,他就想到二小姐的玉足,于是乎他阁下就多吃两碗。以跳花墙闻名于世的张君瑞先生,他第一次看见崔莺莺小姐时,便是先迷上了她的脚的,连看见她走过去的脚印,心里都忽冬忽冬直跳。太太小姐如果有一双白嫩如削的玉足,她就成功了一半。所以我们并不认为拜脚主义有啥特别之处。不过,如果该玉足变成了玉蜀黍,而又臭而不可闻也,而仍觉得那玩意儿真美,就得请教精神病专家矣。呜呼,美国男人都是拜乳主义者,一个女人只要有一对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大胸脯,就等于架着两尊原子炮,可以轰隆轰隆打进好莱坞,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但一旦该两个伟大乳房干瘪得像两个街头摊子上摆的陈年巴拉,美国男人势必提不起兴趣。

一先生认为缠小脚是美的,这印象恐怕是来自文学作品,而不是来自实地经验。古诗古词、古曲古文,对脚的歌颂多矣。其中最叫人心里痒痒的有一首,不知道介绍过没有:“俏金莲,三寸整,不着地,偏干净,前灯换晚妆,被底勾春情,玉腿儿轻翘也,与郎肩儿并。”有一点请一读者先生注意,任何赞扬小脚的文字,都不能把小脚孤立起来欣赏,而必须联系到“玉腿儿轻翘”。光棍当三年,母猪赛貂蝉,一旦到了“与郎肩儿并”的时候,不要说小脚啦,纵是航空母舰脚,也都觉得妙不可言。

夫小脚的特征是筋断骨折。所以小脚必须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缠,取孩子们的骨头还软,容易把它缠残废也。一个女孩子从三四岁时,就开始她们的悲惨生涯,在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堂堂中华国土上,家家都有女孩子悲惨的哭声。这家没有那家有,这家哭声才息,那家哭声又起,连绵一千年之久。呜呼,中国的优秀文化,只不过是女孩子们的悲惨啼哭文化,即令缠小脚是美的话,这美的代价也太狗娘养的矣。

人的脚天生的都是长方形的,这是上帝的恩赐,以便为生活东奔西跑。缠小脚则是要把该长方形缠成锐角三角形,多出来的面积,既无法把它砍掉,也无法把它削掉,只好把大拇趾以外的其他四个脚趾,硬生生压到脚掌下面,使之烂掉。所以,必须从孩提时候起就下这种毒手,才可以使那四个可怜脚趾骨折断,才可以使那四个可怜脚趾肉烂死也,这种畸形的刑后余生,实在是离“美”十万八千里。

关于“美”的定义和标准,写起来可写一本书,不要说写啦,就是东抄西抄也能抄一本书。柏杨先生有很多朋友,就是靠着这么一抄而当了大学堂教习的。我老人家可没有这份能耐,如果有这份能耐,早也挤到大学堂混饭吃矣。不过有一点却得贡献给一先生,前已言之,即令小脚是美的话,它也绝不是孤立的美,必须把它阁下没头没脑地包起来才美。所以凡是赞美小脚的诗词歌赋,全是带着王大娘的裹脚布,以及带着绣花鞋一齐出场的。如果把绣花鞋脱掉,把裹脚布解掉,露出英雄本色,则赫然一根玉蜀黍,恐怕倒尽了胃口。故小

脚的太太小姐视洗脚为人生第一伟大秘密,关着房门偷偷地搞,谁都不准看,盖连她自己也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仔细考查。其实不要说英雄本色啦,仅只那股臭味,就会叫人腹痛如绞。《金园杂纂》上有“不可过”一条,不可过者,不可从旁边经过也,其中之一,就是“解缠卒闻足气”,仅从旁边经过都受不了,更不要说深入情况矣。盖金莲之味,实在难以入鼻,不要说用厚布把残废的玉蜀黍密密包住,就是仅仅穿着玻璃丝袜的天足,一个星期不洗,那味道又如何哉。呜呼,畸形如玉蜀黍,酸臭如垃圾筒,要说它“美”,恐怕就是把我老人家倒吊起来,我都不服,吊得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请光临柏府,观光观光老妻的“四照莲”,如果不勇猛地连打三个震天的喷嚏,我就当场输你一块钱(如果怕我老人家耍赖,带个三作牌公证也行)。

小脚是这么之糟,大家却如痴如狂,就似乎跟美无关,而跟灵性有关。夫拜脚狂是原则性的,只要是美女的脚,就一定有臭男人爱慕备至。夫一千年来,举目所及,全是臭而不可闻也的畸形小脚,知识分子只好崇拜崇拜这种玩意儿矣。由于大家如痴如狂,女人的脚也就越缠越小,越来越普遍。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也就越来越被美化。盖一旦美化啦,良心也就平安啦。不过即令如此,有时候圣崽们也会说出老实话,《金园杂纂》中有“不忍闻”一条,曰:“初缠娇女,病足呻吟。”柏杨先生有一个堂妹,当初缠脚时,叔母大人就用玻璃碴把孩子的双脚割得稀烂,化脓结痂后,二度再割,以便肌肉早日腐烂僵化,哭声几月不绝,今日思之,仍觉心悸。呜呼,连自己都“不忍闻”矣,却仍歌功颂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只是畜生而已,一个畜生为害还小,大批畜生,这文化就有问题。

33. 好一个姬夷皋

晋灵公姬夷皋先生,是春秋时代一个有名的短命暴君。曾在高台上大展神威,用弓乱射弹子(只乱射弹子而没有乱射箭,已是慈祥恺悌啦),把行人射得哭爹叫娘,四散逃命。从此那条街就跟景阳冈一样,成了一条死路。他阁下又养了一条狗先生,看见不顺眼的家伙,御手一指,狗先生就一扑而上,三分钟不到,该不顺眼的头就不见啦。就有那么一天,宰相(上卿)赵盾先生走到宫门口,忽然看见两个宦官抬着一个竹笼从皇宫里出来,一只血淋淋的人手,露在竹笼之外。近前一瞧,原来是个被大卸八块的死人,不禁大惊,宦官先生曰:“这人是一个厨夫,今天早上,主上(就是姬夷皋先生)叫他红烧熊掌,大概急着下酒,一迭连声地猛催,厨夫只好端上来,时间那么短,当然没有完全熟透,主上就举起铜锤,把他活活打死,再砍成数段泄恨。”——呜呼,厨夫也是人,只不过没权没势而已,遇到了畜生,还有啥说的。

赵盾先生忍无可忍,上得金銮宝殿,殷殷规劝。姬夷皋先生一瞧,这家伙竟然敢唱反调兼“别有居心”,气就大啦,虽然不便当场叫:“锦衣卫,拿了。”但当晚就派了一位刺客鉏麇先生前往暗下毒手。在鉏麇先生面前,先把赵盾先生说得一钱不值,使鉏麇先生义愤填膺。五更时分,就悄悄溜进赵府,只见赵盾先生朝服朝冠,垂绅正笏,正襟危坐在那里,等待出发早朝,不禁天良发现,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就在门口大喊曰:“我名叫鉏麇,宁违君命,不杀忠臣,但恐怕刺客会不断地来,请小心提防。”然后一头撞到门前槐树上,脑浆迸裂而死。

——悲夫,我们向鉏麇先生致最大的哀思,他显然也是一个不懂

走正路的反调分子,如果他杀了赵盾先生,还愁没官做乎哉?如果柏杨先生有他那一手本领,我就非走正路不可,不要说赵盾先生跟我毫无关系,就是八十年的老朋友,为了做官,该下毒手,照样下毒手。

一击不中,姬夷皋先生还有第二击,第二击是撒下天罗地网,诱敌深入。过了两天,他阁下把赵盾先生请到宫中,灌了一阵迷汤,又戴了一阵高帽,曰:“我全靠你直言进谏,才有今天,特备了一桌酒席,务请光临,喝上一盅。”赵盾先生被搞得迷迷糊糊,还以为王八蛋改邪归正了哩。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姬夷皋先生曰:“哎呀,赵同志,听说你身上的宝剑天下第一,让俺参观参观如何?”这是最紧要的一招,盖定下的毒计是,只等赵盾先生宝剑出鞘,旁边的一脸忠贞学屠岸贾先生就疯狂号曰:“赵盾要杀元首啦,快来救驾!”伏兵闻声,一涌而出,当时就剁成肉酱,这个伟大的赃,栽得真是结实。

赵盾先生果然不知道老板夸奖他是一个陷阱,当下就要拔剑。正在这忠贞与叛逆分界的一刹那间,随从卫士提弥明先生,看出情形不对,呐喊曰:“老天爷,怎么在国王面前亮武器呀。”赵盾先生虽没有柏杨先生聪明,这时候也恍然大悟,立刻起身告辞。这正是一脸忠贞学表演节目的天赐良机,屠岸贾先生尊手一挥,狗先生就从后面追上去。一直追到皇宫门口,提弥明先生就跟它拼上啦,提先生是有名的大力士,三打两打,竟把狗先生的脖子打断。姬夷皋先生受到一连串挫败,气得发昏第十一,忍不住撕下皇恩浩荡的假面具,露出畜生的真嘴脸,下令伏兵追杀,提弥明先生赤手空拳拼一个狗可以,拼那么多帮凶,就不行啦,结果是遍体鳞伤,力尽而死。

这下子赵盾先生危矣,眼看要被追上。偏偏追兵中有一位灵辄先生(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其姓都非常之怪,盖那个时代只当权派才有姓,小民连姓都混不上),奋勇直前,一把抓住,把赵盾先生吓得魂飞天外。想不到灵辄先生曰:“请不要害怕,我特来救你,不是害你也。”赵盾先生曰:“阁下是谁?”灵辄先生曰:“你不记得桑树之下那个快要饿死之人乎?”原来五年之前,赵盾先生打猎,在一棵桑树底下喘喘气,休息休息,看见一个人像死狗一样躺在那里,那位即是灵

軋先生。他阁下从卫国留学回来,身上没有一文,三天未曾吃饭,饿得发晕。赵盾先生听了十分难过,就分给他一份伙食,灵軋先生却只吃一半,赵盾先生问他为啥,灵軋先生曰:“我的母亲住在西门,我出外这么久,不知道她老人家存亡如何,万一还在,就用这一半供她老人家果腹。”赵盾先生深为感动,劝他吃下,另外再送他一些米饭菜肴。

——这位灵軋先生,跟钅魔先生一样,也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他如果活活捉住赵盾先生,或来一个大义灭亲,把赵盾先生乱刀砍死,势必有官可做,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却思感恩图报,恐怕也多少有点神经病。

话说灵軋先生抓住赵盾先生,往背上一驮,拔腿就跑。等到追兵赶到,他已跑到朝门之外。赵家的武装家丁,也闻讯而至,赵盾先生这才逃了尊命。当下对他儿子赵朔先生曰:“事到如此地步,我们不能回家啦,只好投奔翟国,或投奔秦国,找一托身。”父子二人,就像刚挨了修理庙的板子,狼狈万状,抱头鼠窜,一直窜到桃园(这桃园可不是台湾省桃园县的桃园),正好遇到他侄儿赵穿先生,见面之后,各叙衷情,赵穿先生曰:“阿叔,请暂时不要出国,几天之内,等我的消息,再定行止。”赵盾先生曰:“小心小心,别弄巧反拙,罪上加罪,我们就惨矣。”

34. 且看“良史”

赵穿先生回到晋国的首都降城(山西曲沃),立刻上演了一出“一脸忠贞学”,见了姬夷皋先生,诚惶诚恐,流泪如雨。曰:“小的赵穿,不幸为贼臣赵盾的同族,不敢再在左右伺候,敬请赐予免职,就感激不尽矣。”姬夷皋先生大悦,当面嘉勉,叫他安心工作。赵穿先生

得寸进尺,更露出顺调分子特有的体贴入微和赤胆忠心,建议曰:“小的听圣人说过:‘所贵为人主者,为可以尽人生声色之乐也。’陛下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可是宫里美女太少,有啥意思。案查齐桓公姜小白先生,除了正式皇后之外,姨太太就有六个。而贵祖宗姬重耳先生,在逃亡期间,仍到一个地方讨一个老婆,后来回国坐上宝座,已六十多岁,还不是又弄了不少如花似玉玩乎?陛下既有上冲霄汉的高台,又有这么大的游猎场所,为啥不多物色些漂亮妞儿,再请教习教她们唱歌跳舞,左拥右抱,在脂粉队中取乐,这才算真正的人生。”姬夷皋先生一听,既顺耳,又顺心,叹曰:“这个主意不错,你真是大大的忠臣,不过要把天下美女一网打尽,派谁去最好。”赵穿先生曰:“我看屠岸贾先生精明能干,非他不行。”

屠岸贾先生既然出去找女人,等于挖了王八蛋的眼,姬夷皋先生就茫然啦。然后赵穿先生又连续着表演了另几手一脸忠贞学,表演的结果是一枪扎进了姬夷皋先生神圣不可侵犯的肚子里,撇下了美女如云,驾返地狱。

赵盾先生得到政变消息,即赶返绛城,把姬夷皋先生埋葬已毕,立姬黑臀先生当国君(黑臀,黑屁股也,这个名字实在不佳,区公所办户籍的朋友真得替他改改,否则,一旦贴起布告,署名曰:“姬黑屁股”,未免有伤风化)。等到大事已定,有一天,赵盾先生到国史馆视察,看见太史董狐先生正在记载国家大事,上面有一段曰:“某月某日,赵盾弑其君姬夷皋。”赵盾先生大惊曰:“老哥,你错啦,我那时逃亡到河东,离绛城二百余里,既没有电报,又没有收音机,怎知弑君之事乎哉?”董狐先生曰:“你阁下乃当朝宰相,出亡未尝越境,返国不讨贼,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好啦,故事照抄到这里为止,再抄下去,恐怕读者老爷不好意思。我老人家所以照抄,原因甚多,一则这年头流行的是炒冷饭,多我老人家这一匙,不算刺眼。二则天热气闷,用脑不便,抄总比写省劲,否则大家为啥全体一致,同心协力地猛抄乎哉?三则我们特别推荐董狐先生。夫董狐先生,因他这么大笔一挥,而且还说了几句声震原野

的话,曰:“吾头可断,此史不可改也。”遂成为举世钦佩的史学家,连孔丘先生都翘大拇指曰:“良史,良史!”文天祥先生《正气歌》上,也特别挑出来吟之曰:“在晋董狐笔”,推崇备至。

柏杨先生对董狐先生也非常佩服,但只佩服他的骨气。别瞧我老人家整天哇啦哇啦,我可是就没有这份骨气。我老人家如果生在春秋时代,可能也这么碰上一碰,可是生在两千年来的陈年老酱缸之中,我就不碰啦。不要说宰相大人驾到,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不过荐任级的局长大人或不过委任级的科长大人驾到,他叫我写啥,我就写啥,只要有富贵功名就行啦。

但我却觉得董狐先生的立论和他的观念,似乎有些恍恍惚惚。如果不是心理不健全,那么就一定是脑神经有点错乱,整理不出来头绪。首先,他下的这个“弑”字就是“圣人”的叛徒,孟轲先生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闻诛独夫纣也,未闻弑其君也。”请读者老爷瞧瞧,姬夷皋先生够不够“独夫”,如果他阁下不是“独夫”,那么你说他是啥?如果他够“独夫”啦,那就不能叫“弑”,而只能叫“诛”。董狐先生狠狠打了“圣人”的嘴巴,孔丘先生反而夸奖他是“良史”,大概孔丘先生原来也没有原则的,呜呼。

“弑”字已经离经叛道,更糟的是他把杀那个短命暴君的责任,像飞帽国的栽赃大王一样,嚓的一声,栽到赵盾先生头上。如果不是精神恍惚,绝不会这么拐弯抹角地飞。就文字上的记载,赵盾先生顶多心里希望赵穿先生把姬夷皋先生干掉,但也可能仅只希望把狗腿子屠岸贾先生干掉。既没有教唆,又没有遥控,凶手不应该落到他头上。一定要落到他头上的话,也不过是知情不报,也不过是没有防患未然而已。这些都不必提,有一个大问题是,照董狐先生记载的史料,赵盾先生成了凶手,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凶手,那么赵穿先生又算啥?如果吃历史饭的不详加批注,恐怕小民始终都以为是赵盾先生亲自举着青龙偃月刀乱砍的,一辈子都不会了解事实真相。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

董狐先生所以这么乱飞帽子,孔丘先生所以这么不顾原则地拍大腿赞扬他乱飞帽子,跟儒家最坑人的“诛心”学说有关。所以对赵盾先生这么栽赃,只是探溯他的内心,你既然心里把姬夷皋先生恨得要死,而凶手又是你的侄儿,不是你杀他是谁杀他。传染到法庭,就出现了“自由心证”,中国人权,遂永远被强梁蹂躏。

35. 一定瞎缠

再抄一段《阅微草堂笔记》上一则故事,请读者老爷一观:“有数书生赴乡试,长夏溽暑,趁月夜行,倦投一废祠之前,就阶小憩,或睡或醒。一生闻祠后有人声,疑为守瓜枣者,又疑为盗,屏息细听。一人曰:‘先生何来?’一人曰:‘顷与邻家争地界,讼与社公。先生老于幕府者,请揣其胜负。’一人笑曰:‘先生真书痴耶,夫胜负乌有常也。此可使后讼者胜,诘先讼者曰:“彼不讼而尔讼,是尔兴戎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先讼者胜,诘后讼者曰:“彼讼而尔不讼,是尔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后至者胜,诘先至者曰:“尔乘其未来,早占之也。”可使先至者胜,诘后至者曰:“久定之界,尔忽翻旧局,是尔无故生衅也。”可使富者胜,诘贫者曰:“尔贫无赖,欲使畏讼赂尔也。”可使贫者胜,诘富者曰:“尔为富不仁,兼并不已,欲以财势压孤寡也。”可使强者胜,诘弱者曰:“人情抑强而扶弱,尔欲以肤受之愬听闻也。”可使弱者胜,诘强者曰:“天下有强凌弱,无弱凌强,彼非真枉,不敢冒险撓尔锋。”可以使两胜,曰:“无券无证,纠结安穷,中分以息讼,亦可以已也。”可以使两败,曰:“人有阡陌,鬼宁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尔所有,让为闲田可也。”是以种种胜负,乌常有乎。”一人曰:‘则然究竟当如何?’一人曰:‘是十说者,各有词可执,又各有词以解,纷纭反复,终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知,若夫冥吏鬼卒,则

长拥两美庄矣。’语迄遂绝。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

这则故事的原意是劝人忍气吞声,少打官司。夫“忍气吞声”、“少打官司”,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盖自由心证流行,官司赢不赢,不是瞧你有没有理,而是瞧法官老爷尊心怎么想。法官老爷的尊心这么自由一证,你的理就多得两火车都拉不完。但他的尊心那么自由一证,你两火车的理就成了狗尿泡。法官老爷如果想叫被告把官司打赢,只要对原告曰:“他不告你你告他,足证他心地善良,你却恶人先告状,不是你找他的麻烦是啥?”如果想叫原告赢,只要对被告曰:“他告你而你却没有告他,当然是你自知理屈,否则你不是先告了乎?”如果想使后占地界的把官司打赢,只要对先占地界的吼曰:“你明明霸王硬上弓,先下手为强,想造成既成事实,本法官可是明镜高悬。”如果想先占地界的赢,则抓后占地界的小辫子曰:“这地界早已划定,有案可查,你不知安分守己,专唱反调,想发横财呀。”如果想使有钱的赢,则对穷朋友瞪眼曰:“你这个无赖,穷极生疯,异想天开,想敲竹杠是不是?”如果想使穷朋友赢,嗓门就更大啦,对有钱的冷笑曰:“你这个浑身铜臭的家伙,为富不仁,靠着财大势大,压迫小民,目中还有王法乎?”如果想叫当权派赢,只要对小民曰:“你用这种苦肉计干啥,打算博取同情呀?须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全世界同情你都没有用。”也可以反过来使小民赢,那就更易如反掌,只要对当权派曰:“天下只有有势力的欺负哀哀无告小民的,没听说过哀哀无告小民欺负大家伙的,他如果有一条生路,怎么敢用鸡蛋去碰你的石头?”

这一则小小的故事,集自由心证的大成,真可刻到银盾上,放到酱缸蛆面前当座右铭。各位同胞老爷不妨想一想,中国的官司怎么打吧。五千年来中国人就一直暴露在这种“胜负乌有常乎”的“说不准学”辐射线之下,一个个被烧得体无完肤。任何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一旦事事说不准,这个社会 and 这个民族,就缺少人性的尊严,也缺少行为的规范。生也好,死也好,光彩也好,羞辱也好,坐牢也好,得文艺奖金也好,并不是根据事实,而只是根据当权派的自由心证。

柏杨先生家乡有句俗谚云：“嘴是两片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但这张嘴必须是属于大家伙的，才能怎么说怎么有理，小民的嘴只能作为挨巴掌之用，越有理越是没有理也。当然，要想有理也可以，《阅微草堂笔记》上已点明啦：“长拥两美庄矣。”那两座美奂美轮的花园洋房，就是小民想要“有理”的结果。

呜呼，说不准学的阴魂一天不散，法官老爷就一天可以：“各有词可执，又各有词以解”，“纷纭反复，终古不能已”。写到这里，我想，中国迄今仍非常猛烈地发扬自由心证癡病，也应列入世界十大奇观。前天晚上，隔壁军爷府上，忽然又哭又喊，久久不息，我看他们闹得不像话，前往参观，只见军爷的十六岁儿子在那里上修理学哩。原来返校日的那天，发现他记了两大过，其理由是期考中间，他一脚把足球踢中了玻璃窗，踢中了玻璃窗是小事，而他顶撞了教习老爷几句则是大事。但学生老爷也有他的说法，他说他那天踢了几脚倒也是真的，不过一脚中窗之事却不是他，不知道是哪个小子，乱踢一阵的时候，只听稀里哗啦，大家就四散逃命。他因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没有跑，于是被训导主任捉住，非说是他踢碎的不可，他说不是，不是也不行，盖踢碎还可原谅，不承认踢碎不可原谅。

军爷的家教一向很严，得到这个消息，气得他当场就要演出晕倒。我老人家坐定之后，就劝他应考虑考虑孩子的意见，盖这种霉气，人人都有，不能把公文书当成经典，认为那就是上帝的话，准没有错。军爷愣了半天，仍倔强曰：“反正这个孩子有问题，怎么没有捉别人，偏偏捉他呀？”我咽唾沫曰：“老弟，话可不能这么说，今天报上正有一则消息，一辆大卡车的后柱忽断，轮胎飞起来，正好击中慢车道上一个骑脚踏车的小朋友，这能说：那轮胎怎么没碰到柏杨先生头上，偏碰到他头上呀？”军爷听啦，撇着胡子嘴不语。呜呼，自由心证的结果一定是瞎缠——有权的对没权的瞎缠，没权的被有权的瞎缠。

36. 牛魔王的尿壶

读者老爷中大概打过官司的不多(这算你运气),可能还不知道自由心证的厉害,但敝隔壁那位军爷却是知道的,所以他就祭出那玩意儿来宣传他的明察秋毫。同时当我老人家发表了一番言论之后,他立刻自动自发地不再吭声,盖他深知柏杨先生也精通自由心证之学,他如果再继续撒赖,我就会照他尊鼻上击出伟大的一拳,他自认霉气便罢,胆敢争辩,我就有现成的自由心证:“啊呀,中国人多啦,就在台北,也有一百二十万,我怎么不揍别人,偏偏揍你呀?我又怎么不跑到别人家开揍,偏偏跑到你府上开揍呀?”这么以毒攻毒,他就非破产不可。

贵阁下听过相声乎?相声里也有自由心证。二位老爷上台鞠躬之后,努力吹牛。甲老爷说他乃留美太空学博士,会七八国的英文,跟约翰逊总统拜过把子,和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是内亲,学问之大,更是可怕。乙老爷急忙问他可怕到什么程度,甲老爷曰:“就《三字经》来说吧,开头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乎?”乙老爷曰:“这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没啥学问可言的。”甲老爷曰:“没啥学问可言的?那你错啦,根据俺考古的结果,这两句当中,还有一百零八句,被后生小子抄书时抄漏啦。”乙老爷大惊曰:“真有此事?”甲老爷曰:“当然。”乙老爷曰:“贵阁下可记得这一百零八句?”甲老爷曰:“俺跟柏杨先生一样,乃天才儿童,怎不记得?”乙老爷曰:“既然如此,念出来大家听听。”甲老爷曰:“听着——人之初,初一十五,五子登科,科学报国,国泰民安,安全第一,一统天下,下不为例,例子太多,多如牛毛,毛手毛脚,脚踢拳打,打倒帝国主义,义不容辞,辞穷理尽,尽忠尽孝,孝顺父母,母仪万邦,邦邦邦邦……”乙老爷骇曰:“这算干啥?”甲老爷

曰：“这是卖馄饨面敲竹棒的声音呀。”

呜呼，从人之初接竹竿一直接到邦邦邦邦卖馄饨面，这个心证自由得真可媲美牛魔王的尿壶。《鹤林玉露》上有一则记载说，张乖崖先生当崇阳县长的时候，瞧见一位管理员从库房出来，鬓角帽子下夹有一块钱，这一块钱当然是公款。张乖崖先生下令打他四十板，管理员气得要命，顶撞曰：“一块钱是小数目，为啥动用大刑？你能打我，不能杀我吧！”张乖崖先生发起官威曰：“不能杀你？你的口气真大，定是中了现代化的毒。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奉行说不准学，等我给你自由心证一番，开开眼界。”当下提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那就是说，你怎么贪赃五万吨黄金呀，结果仗剑下阶，亲手把该罪大恶极的贪官，活活砍死。

最他妈的还是喝尿分子，《鹤林玉露》的作者罗大经先生，不但不痛心那位管理员的枉死，反而猛喝张乖崖先生的尿，啧啧赞曰：“乖崖此击，非为一钱之故，其意深长，其事伟矣。”真是连潘金莲女士都不如，盖潘金莲女士总没有说西门庆先生的尿是香片茶吧。这是权势崇拜狂的自然反应，也被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搞得晕乎过度。

在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造成的晕晕乎乎的畸形神经状态之下，天下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我们常看标语曰：“法古今完人！”今之完人不要说啦，根本就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有权有钱的大家伙）。就是古之完人，又能有几个乎哉？酱缸蛆眼珠里，大概孔丘先生、孟轲先生以及朱熹先生是完人吧。但我们如果对他们也来一阵自由心证，注射注射诛心之论，追踪而上，扩而大之，恐怕都不是好东西。即令动用了硫磺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好东西，但五千年之久，才不过这么几个完人，不嫌太少了点？

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前面介绍的董狐先生，就是一个说明。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

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了之后,果然发生强大的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委屈万状,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他,俗不云:“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着谁谁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间。盖人性是软弱的,都有错误的时候,都有犯下滔天大罪的时候,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时候,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

37. 挑剔个没有完

对坏蛋分子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有完。前已言之,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中国人遂全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

而永远受不完的挑剔。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做坏蛋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行矣,慎无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淮南子》是汉王朝时的书,而赵老太婆是曹魏王朝时的人,她阁下大概也染了台湾的风俗习惯,成了一个套作家。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阿巴桑对女儿指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衣,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是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

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煞也煞不住。君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先露一手叫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上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来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

38. 方块字的困扰

昨天晚上,正在努力写稿。一位老朋友来访,还没欠屁股哩,他已挤到桌旁,拿起敝大作就瞧,第一个反应是骇曰:“老头,你写的字可真难认呀。”

——谈到柏杨先生的字,实在抱歉,不过我可不是向后生小子瞎吹,我小时候可是临过柳公权先生帖的。因为柏府是有名的土豪劣

绅,所以大家就自动自发,一致公认为我的字龙飞凤舞,铁划银勾。但自从离乡背井,就再没人说我写得好啦,不但没人说我写得好,就是我老人家自己参观参观,也实在生气。后来改行爬格纸,反正不是往墙上挂的,也就不再讲究。到了现在,不但没有进化,反而王老五过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有时候心血来潮,迫不及待,拼音字可以用打字机噼里啪啦乱打,方块字却是非一个字一个字往格子里填不可。填得快啦,再看第二遍时,自己也都认不清到底写的是啥。必须像官崽琢磨大家伙心理一样,琢磨再琢磨,才能恍然大悟。遇到霉运当头,实在恍然不过来时,就只好涂掉,重新开张。所以弄到现在,只有《自立晚报》排字房王景棠先生一人是知己,他只用尊眼那么一瞧,就知道字是啥字,句是啥句。所以我一直担心,如果他得了爱国奖券,或发了洋财,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去了新大陆,那我就糟啦。

于是忍不住对汉字拼音化心向往之,如果我们用的是拼音字母,虽然不见得能赶上思想,但对有系统、有组织的思想,一分钟打七十个字的话,一点钟可打四千二百字,也差不多矣,至少比方块字的速度大。现在这种一个方格接连一个方格盖小屋的干法,一小时不过一千个字。人家已坐飞机满天飞,我们还在用手推鸡公交车,未免自甘堕落。而且方块字的中文,是从右往左写的,写着写着,臭汗把刚写好的文章,就染得像武侠小说上的天书,手臂上也沾满了墨渍,如果该手臂再穿着有袖子的白衬衫,这衬衫就报销矣。

吾友寒雾女士的太夫人害了尊恙,住在台北石牌荣民医院。星期日那一天,柏杨先生暨夫人,带着七岁的小孙女柏玛丽女士,买了一串烧饼油条,前往探望。而就在隔壁,却是邹梅先生的病房。邹梅先生是农业专家,不幸在乍得共和国翻了车,跌出了脑震荡,他是躺在担架上回台的,一直住在荣民医院。最初病情有显著的好转,眼睛已会转动,手也可以作出手势,而且还能够下棋——他用手指点,由别人代他走子。这些都是报上说的,似乎隔着一层。可是,寒雾女士却认识他,盖邹梅先生不仅是农业专家,也是保龄球名手,在未去乍德之前,寒雾女士还是初中学堂小娃儿,他曾教过她保龄球。

据寒雾女士说,邹梅先生确实已可以用眼睛和手指表达他的见解。好比说,她问他曰:“你还认识我乎?”他眼睛中立刻露出闪光,但也仅只能露出那么一点点闪光而已,还不能进一步主动地表示较为复杂的或抽象的心意。呜呼,他阁下虽然躺在床上,呆如木瓜,可是他的神智却十分清醒。三年多漫长的岁月,他该有多少苦闷,要向外倾诉。但他只能看着人来人往,有人向他叹曰:“可怜,可怜!”有人向他喜曰:“进步,进步!”有人则跟寒雾女士一样,问他还认识不认识,却没有人帮助他,使他一倾三年来积郁的悲苦心情。我相信他一定急于告诉我们他翻车的情形,急于告诉我们在他内心中像烈火焚烧似的思念——可能思念我们迄今尚不知道的爱人,也可能思念他最亲密的朋友。假如那场车祸不是自然发生,而是像侦探小说上说的的那样,有阴谋在内的话,他一定更急于告诉我们那桩阴谋,甚至他可能指出凶手是谁?如果他内心有使人震惊的隐密,他更一定急于告诉我们那个隐秘,这隐秘可能有关我们台湾,也可能有关他的爱情,也可能只有关他的科学研究。至少,他一定急于表达他的痛苦,急于表达他的愿望。——也就是说,他的木然身躯里,一定包藏着哭天无泪的焦灼与哀愤。

然而,他躺在那里,只能听人们的叹息和同情,就跟一个倒霉分子被土匪绑票一样,四肢捆得结结实实,口中还塞着一块臭布。救兵来了之后,大家只围着他团团打转,有人曰:“你的气色很好呀!”有人曰:“你可认得出我是谁呀?”偏偏没人动手把他的绑解开,也没人动手把他御口中的臭布掏出来,他唯一的办法只好骨碌碌乱转他的尊眼,你说他内心是什么滋味乎哉!

当然,在医药上,邹梅先生已受到了最大关爱,但大家忽略了非医药的要求。柏杨先生如果有那么一天,也荣膺斯疾,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让我说话。——告诉家人哪个家伙借我一块钱没有还。然而,问题就在这上啦,天下好像只我老人家一个人是天才儿童,只我一个人想到要帮助他说话,好像医生老爷都是白痴,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非也,非也,医生老爷当然一直在拼命为他医治,拚命使他恢复说话

能力,不过医生老爷使他说话是治本,柏杨先生建议帮助他说话是治标。

39. 费掉一大碗唾沫

贵阁下看过《基度山恩仇记》乎? 诺第亚先生晚年的时候,虽没有像邹梅先生那样翻了车,但他仍得了个全身瘫痪的奇症,除了眼睛会眨眨之外,全身就仿佛一具僵尸,连根汗毛都不会动,比起邹梅先生来,还要痛苦,还要绝望。

——这么好的一个老头,他的儿子检察官维尔福先生却是一个心如火烧分子,大概外洋也有立正大学堂吧。维尔福先生为了保持他的饭碗和扩大他的饭碗,竟跟父亲断绝关系,连父亲的姓都不要啦。而且为了表演他的忠贞,凡是告到他手里的“犯颠覆政府罪”的案件,他就来一个“明知冤枉也下毒手学”,咬牙严办。《基度山恩仇记》的男主角就是在这种官性兴旺,人性泯灭,邀功心切的情况下,被关进了永远不见天日的黑牢,悲夫。

诺第亚先生虽然糟到那种程度,但他却有一位聪明而有耐心的孙女儿凡嫩婷小姐帮助他说话。她并没有发明一种什么“训”的特效药叫他吃啦,嘴巴就会乱动。而是,她拿一本字典,逐个字母念给老头听,念到老头需要的那个字母的时候,他的眼就一挤,于是从这个字母再顺序念下去。以 love 一字为例吧,凡嫩婷小姐念 a,念 b,念 c,老头都不动声色,等念到 L,他就一挤眼,好啦,再接着念,la,非也,lb,非也,lc 非也,一直念到 lo,他又一挤眼。于是接着再念 loa,非也,lob,非也,loc,非也……lov,对啦。这就跟着再念,lova,lovb,lovc,lovd,于是乎,love,又对啦。如此这般,耐心地念下去,从 a 到 z,不但可念出老头内心想说的字,而且还可念出他内心的千言万语,长

到能写出一本文情都沉重的巨著。凡嫩婷小姐就是靠着这种奇笨办法,摆脱了婚约,避免了被毒死,暴露了老人革命时期一件最大的秘密。

——关于这段,《基度山恩仇记》上有很详细的描绘。如果能抄上一抄,读者老爷的印象定可更为深刻,可是我手边这本书不知道被哪个小子俘了去,当然也可能是被借了去的。俘去啦固然该死,就是借去不还,上帝也得保佑他生脚气病。盖柏杨先生有三不借,曰:钱不借,老婆不借,书不借。钱不借最简单明了,我还到处借哩,棒子客岂容别人打闷棍?老婆不借乃天经地义,谁不服气谁就得把老婆借我几天。至于书不借,实在是一种肉包子打狗的恐惧,当他借书时,啥甜言蜜语,滔天大誓都说得出,把我老人家说得硬往他手上塞。可是以后你就是剥了他的皮也是没书,真是缺德带冒烟,害脚气病都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于此顺便提出警告,借书的或俘书的各位大爷,还我书来,否则一旦咒语兑了现,寸步难行,可别说我老人家心狠手辣。

当时我就把这故事推荐给寒雾女士,请她遵洋炮制试试,她应声曰:“可是我们用的是方块字呀?”呜呼,这就是个难题矣。写到这里,我的小孙女跟她的一批小朋友大驾光临,要玩“官”“打”“捉”“贼”,这批小朋友一半读幼儿园大班,一半读小学堂一年级,只会写“官”、“打”、“捉”,不会写“贼”。小孙女一手执纸,一手执笔,曰:“老头,‘贼’字怎么写?”糟啦,请读者老爷不吝指教,开尊口,吐玉音,“贼”字怎么写吧。贵阁下当然可以曰:“左边是个‘贝’字……”可是“贝”字又怎么写?柏杨先生学问冲天,当然知道“贝”字怎么写,可是小孙女只不过才七岁,她无法知道啥是“贝”也。她只认识“见”字,但即令说破了嘴唇曰:“见字不跷腿就是贝。”她该不懂仍然不懂。好吧,即令懂啦,那么“戎”字该怎么写乎?恐怕就是请坚持方块字优于一切的酱缸蛆,根据许慎先生的六书,指示机宜,都无法口授七岁的孩子写出来,唯一的办法只有比划给她看。

一种文字的构造,只能用笔墨表达,不能用言语表达,就是一种落伍的文字。日本固然用汉字,韩国固然也用汉字,中国人对这种艳

遇,一提起来就像脚上绑了气球,猛往上飘。可是他们却是经过改良,改良成拼音字之后才接受的。日本或韩国同胞如果害了邹梅先生的奇症,寒雾小姐就不必瞪眼啦,只要仿照着凡嫩婷小姐那一套,顺着字母念就可以矣。

柏杨先生每教小孙女写方块字,心里就一阵一阵地痛,今天她又问一个“关”字和一个“傻”字(一想到她将来还要学“郁”字,敞心脏就更痛),我老人家一面写,她一面叹气曰:“老天爷,我可挤不到一块儿呀。”

或许有人说,敞孙女不过一个孩子,等大了就好啦。大了当然就好啦,譬如柏杨先生,你一说“贼”,我就明白它的结构,彼一竖焉,此一横焉。可是遇到必须介绍的时候,再大的家伙也问题重重。台北不是有个“五常街”乎?要想在电话上分别清楚,恐怕真得费掉一大碗唾沫。噫,“五常街,不是武昌,是五常,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常是平常的常,常常的常,不是尝尝红烧肉味道淡不淡,咸不咸的尝。对啦,是常,他妈的,谁告诉你是长短的长?你的耳朵塞驴毛啦。是常,常常挨揍的常,对啦,你不是常常挨你太太的揍乎,就是那个常。老哥,你想当经理想疯啦,不是工厂的厂。噫,你去过城隍庙没有,白无常的常。你说啥?你没去过城隍庙,他妈的,你想气死我不是?常,常就是常,五常,对啦,对啦。什么,《人间世》上的‘无肠国’,不是那个肠,也不是五条肠,你真混蛋,你有几条肠?你思想准有问题。怎么看《人间世》?你去吃一斤巴拉松就明白是啥常啦。”

40. 活活急死人

同音字和陌生的字,无法在口头上指点迷津,这是违章建筑式方块字最大缺点之一。“常”字乃普通字,嚷得久啦,顽石也可能点头。

可是有些字焉,你如果根本不认识它,就是把舌头磨掉,都不会弄清它是怎么写的。香港小说家刘以鬯先生,这个“鬯”字真是坑人,贵阁下不妨打个电话给你的女朋友,介绍介绍这个“鬯”字试试。我老人家第一次听人介绍的时候,也是在电话里恭聆的,那家伙就因为解释这个“鬯”字而几乎得了喉头癌。盖“刘”是卯金刀刘,桃园三结义那位当大哥刘备的刘。“以”是可以的以。鬯是——呜呼,你说“鬯”字怎么写吧!“唱戏的唱?”“畅快的畅?”既然都不是,请问是啥?“一个叉叉,四边有四点,然后用半个口字在下面一托,然后再写一个‘匕首’的‘匕’字。”说是可以这么说,如果对方是个年轻人或洋老爷,恐怕说了比不说还要使他糊涂。即以柏杨先生之尊,那家伙气得几乎要把电话砸烂,我该不懂仍不懂,后来他急啦,只好曰:“好老头,算你冥顽不灵,到街上买一本他的大著瞧瞧吧。”看了图样,这才知道原来是这玩意儿。如果是我们向往的拼音文字,只要念曰:C-H-Y-O-N,便啥都解决矣。一个“鬯”字,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细胞,结果还是白浪费,实在使人悲哀。

把方块字改成拼音字,当然有它的困难,好比前面所举的“常长尝厂肠”,同音之字一多,拼起音来,都是一样的,就更分不清啦。这是有道理的,不过任何一个变革,在开始时候都不能一下子就十全十美,时间和习惯会改正它的缺点。即令是方块字,一个字匹马单枪闯天下的时代已过去啦,现在已是连缀成词的时代,而词则是多音节的,像“混蛋”、“王八蛋”,拼起音来,绝不会跟“煮蛋”、“荷包蛋”纠缠不清,就是“五常街”、“武昌街”吧,只要凡是数目字或地名的后面加一个特制字母,也就一目了然。而且最主要的,一旦拼音字流行开了之后,会有很多旧字被淘汰,也会有很多新字应运而生。酱缸蛆反对拼音字似乎只是掩住烂疮,而拼命拉开嗓门挑剔医生开的药方。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因为我们是方块字的缘故,中国人就受不完的罪。最低限度,寒雾女士就无法帮助邹梅先生倾吐他内心的悲哀。当时我曾建议改用英文,邹梅先生的英文应没大问题,那么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可怜,我们却得依赖夷狄文化才能表达中华文化,这牛实

在不好意思再吹),不知道寒雾女士试了没有也。不过她看见他变了形的病体,又害怕又伤心,可能没敢再去,而径伺候太夫人回家。只好希望他的朋友不妨考虑考虑,万一邹梅先生的英文跟柏杨先生的英文同样差劲,那么用一下注音符号,如何。

注音符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叫做“注音字母”,一听到“字母”,酱缸蛆纷纷大恐(那时候的酱缸蛆,比现在可多得多啦),惟怕“字母”出笼,会把方块字改革掉,于是改称为“注音符号”,表示只不过是符号罢啦,并不打算进化到拼音。注音符号自实行以来,功效大著,不但可使中国人对方块字有统一的读音,还可使中国人易于认识方块字。不要说别的,洋孩子只要读了一年小学,立刻就可写出一封感情充沛的信;而中国孩子,读到四年级还不能笔下通顺。而现在则不然啦,因为注音符号的缘故,小孩子小学上了一个学期,就可以结结巴巴写上一篇。敝小孙女柏玛丽小姐,从去年起就一直跟比她大两岁的孙世钟小妹妹鱼雁往还。孙小妹的方块字是她爸爸教的,写着写着不够用啦,就夹英文。柏小妹知道的方块字也很有限,写着写着,不够用啦,就夹注音符号(孙小妹夹的英文,柏老头查查字典,可以为她译出;而柏小妹夹的注音符号,寄到全是英文世界的美国,妈妈又是美国人,只有靠爸爸,而爸爸当初在台湾时,大概不见得学过注音符号,即令学过,也应该忘个净光,恐怕真成了天书,没人懂也。)。这些都是从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能不额手称庆乎哉?

然而,这么一个对方块字有贡献的利器,酱缸蛆仍懵懵懂懂,大兴问罪之师,认为破坏了方块字啦。大概十六七年之前,就有立发之徒,在立法院提出严厉质询,认为国民学堂一年级课本上竟没有一个方块字,而全是奇奇怪怪的注音符号,简直存心毁灭传统文化,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事实上,柏杨先生更反对注音符号。盖注音符号延长了方块字的寿命,使那落伍而僵死了的图案画,得到新的装备,而作垂死挣扎。不过,注音符号也确实进步的工具,中国铁路用的电报,就是注音符号拍发。呜呼,洋大人之文拍电报,马上可拍,也马上可读,只有图

案画拍电报,简直能把人急出白头发。先要把图案画译成阿拉伯数字,然后再译回图案画。这种时间上的耽误,真是可怖。尤其图案画译阿拉伯字时,学问小的朋友,因弄不清部首,半小时都查不出一个字。如果打起仗来,一分一秒都决定胜负,电报还没译出,人已死光啦,要这电报干他妈的啥。

北洋军阀时代,有这么一则故事,可惜忘记是那个军阀啦。那时候军阀发电报不付钱(不是每个军阀都不付钱,必须是大军阀才能不付钱),他阁下忽然染上重病,气息如缕,看情形说翘辫子就翘辫子。于是乎,有那么一天,他那位在家乡的太太,忽接到他的十万火急电报。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刻把夫子请来,查着电报簿翻译,译一字瞧一字,译一句瞧一句,只见上面写曰:“爱妻妆次:今日执笔,双目昏花,感慨交集,泪与墨俱下,神与魂俱飞。上月出巡边防,塞上风沙,扑面不息,坐骑悲嘶,旌旗撕裂,疑其并非吉兆。及归营帐,陡觉四肢无力,额热如焚,晚宴未能参加,即行卧病,医生来时,已陷昏迷,急救复苏后,吐血数升,自知不起。窃念吾出身贫寒,与卿并肩,备尝艰苦,始有今日温饱。平生清廉自持,不治生产。大去之后,卿方盛年,而三子俱幼,前途茫茫,倚靠何人,思念及此,不禁怆然。恨卿远在千里,不能一晤永诀,人生至此,英雄之念俱灰,回肠百折,伏枕泣血,痛哉,吾妻……”

电报译到这里,已译了两个钟头,该太太不觉放声大哭,来不及等到译完,披头散发,赶到江干,就要搭船奔丧。

41. 用不着在图案画里打滚

那时候航空还不发达,否则以大军阀夫人之尊,定是跑向飞机场矣。该太太到了码头,本来要赶轮船,可是轮船刚刚开走,必须第二

天才有。军阀再大,也变不出轮船来,而且人死官灭,即令可以变出轮船,也没人肯变矣。只好哭哭啼啼,再折回去,收拾大包小包,以便明天再走。

忙乱了一阵,夫子已把电报的下半段译了出来,拿给太太恭览。太太一瞧,站起来把准备做孝帽的白布撕了个粉碎,笑得好像谁刚给她买了一个钻戒。原来上面写曰:“唯自吾病危之日,赖细心调护,复经本地名医王仲卢氏相机处方,初以温性之药消内积,继以烈性之药健脾胃,未及五日,头眩已止,未及一句,即可倚枕稍进饮食,神智已清,只体力甚弱,虽欲力疾从公,奈心与愿违,心如火焚,愧负国恩。后经以高丽参及枸杞酒进补,半月之期,已可下床矣。迄今不仅康复,且举步如飞,较大病之前更健,幼时宿疾,亦告根治,深以为喜,更以为贺。只以两地相隔,云天万重,慨消息之不便,系结发之深情,特电详告,勿以余为念也。”

这封电报实在是奇幻人间,哪有打电报这么打的,只为了不付钱,夫子老爷就大展宏图,做起来《古文观止》啦。但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图案画要译来译去,如果用的是拼音字,则该太太一目了然,用不着肝肠都断,忽冬忽冬乱跑矣。

不要说用拼音文字打电报,就是用注音符号打电报,也可以省得该太太破涕为笑。中国同音字之多,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声带构造特别,只会发这么几个音,而是图案画害人,使我们不得不发这么几个音。君留意没有,“炎”“癌”同音,医生老爷说你得了“肠炎”,你不在乎,吃点日本药“暮帝纳斯”就好啦,但医生老爷如果说你得了“肠癌”,你也不会不在乎,准以为就是“肠炎”哩,可是一旦进一步地夹个洋字,说你得了“砍杀尔”,看你一家大小跟军阀的太太一齐表演吧。

这个例子举得不太恰当,正好把小辫子双手捧给酱缸蛆,对呀,肠炎也好,肠癌也好,音虽不分,字可分呀,如果换成了拼音字,全成 changyan 矣,那可糟啦。呜呼,真的如此这般,当然是可糟啦,可是在图案画中,砍杀尔写成“癌”,换了拼音字,我们固可直截了当地写 cancer 也,即令不原封搬过来,复音节的字固可以变出别的音节来,

用不着在非同音不可的图案画里打滚。

铁路用注音符号打电报,从1931年起,一直打到现在,打了三十六年,还没有听说因为同音字的缘故,发生了车祸死了人。前已言之,对于注音符号,我们并不满意,除了不满意它不够进化,实质上并不能代替图案画,顶多不过成为图案画的附属品。同时也不满意注音符号的字形,当初为啥不拉丁化,而偏偏假名化?拉丁化固然有西崽之嫌,假名化岂不有东崽之嫌乎?听说注音符号在开始时,为这也争得厉害,结果弄成今天这种ㄅㄆㄇㄏ,七零八碎,好像进了残废医院。

即令假名化才能保持五千年传统文化,那么假名化就假名化,也未尝不可,不过至少应该把它弄得漂漂亮亮。君看过大日本帝国的假名乎,无论是正楷草书平假名和片假名,都写得叫人看了舒服(挑眼的说,平假名中有若干字,像第一个“了”字吧,就有点差劲),偏偏中国的注音符号,没有人想到使它美。现在台北有两家印刷厂拥有带着注音符号的铜模,一家是《国语日报》印刷厂,一家是福元印刷厂,可是那些注音符号却好像都是幼儿园小班的小学生写的——连大班的小娃都比它写得好。支支架架,奇丑无比,仿佛垃圾箱里一撮又湿又脏,爬满了虫蛆的稻草,看了实在恶心。呜呼,国家再穷,难道真的请个写注音符号好手的钱都没有哉?

——从注音符号,又想到台北市的门牌。门牌上面的字也是奇丑,使人怀疑有些人似乎缺少一种追求美的艺术细胞,大概市政府官崽认为只要你认识就行啦,没有想到要写得美。这种狗屎脑壳,真盼望有谁用铁锤敲敲,看能不能敲出点灵性来。

有一点要声明的,我老人家虽不赞成ㄅㄆㄇㄏ,但也并不是一定主张用ABCD,而只是赞成拼音这个原则——用啥拼都行。中国自己另外发明一套字母也可,可以直接进计算机,可以代替埋头苦写,反正是必须做到中国文字可以用小小的打字机打出来,可以用口语把它介绍出来,字与字之间有天然间隔,才算是第一等文字。现在这种画图案的苦刑,害人害己,只能画出脊椎癌,画不出强大的祖国

也。——不过这些事我老人家见不到啦,于此郑重拜托,到了拼音文字实行的那天(你放心,那一天非来不可),务请好心肠的先生,写篇文章焚化焚化,通报一下,我老人家虽在九泉,也要唱个歌给你听。

42. 洞烛其奸

说拼音字说得太多,颇有点心跳如捣之感,就此暂停,且回过头来介绍我那位朋友。他阁下那天晚上前来拜访,直闯辕门,在敝桌上拿起敝大稿,第一个反应前已言之,他感叹曰:“你的字真难认呀。”其实只要王景棠先生一个人认识就行啦,等变成铅字,就眉清目秀矣。他阁下第二个反应是恍然大悟曰:“怪不得你赞成孙观汉先生的哲学:‘有好话不应等人去了再说。’原来孙先生捧了你,把你捧出后劲,想叫别人也捧你呀。”说罢此话,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光,洞烛了我足足五分钟之久,然后扬长而去。

呜呼,幸亏他扬长而去,否则他尊头上有挨我一破鞋的危险。要说孙先生夸奖了我老人家,或赞扬了我老人家,这道理还通。要说孙先生“捧”了我老人家,他的妒火就未免太茂盛矣。夫“捧”这个图案画,不知道能不能译成英文,我真怀疑英文中有没有这么一个恰当的字。从前一位英文奇好的作家译《红楼梦》,译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把“云雨”二字(如果拼了音,就是一字矣),译成 Cloud and rain,不能说不,但只是字对,不是意对。后来天良发现,又改为 Make love,意虽对啦,那股劲却不对。同样的,捧和赞扬,是两回事,“捧”里可能有真正的赞扬,但也可能没有真正的赞扬,即令有真正的赞扬,但也不见得是纯粹的赞扬,更不见得是含有敬意的赞扬。盖赞扬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目的,而捧却有点副作用——可能是感情上的副作用,也可能是物质上的副作用。故有捧电影明星的焉,有捧

歌星的焉,有捧舞女的焉,有捧酒女的焉,既捧她们的艺,又捧她们的色。但并不是到此为止,还有下一步哩,俺为你花了这么多银子,摸摸玉腿总顺理成章吧。胆敢不教俺摸,好个狐狸精,你拿俺当冤大头呀。除了捧女人,也有捧男人的,穷斯滥矣努力捧大亨,小官崽努力捧可以给他官做的大家伙,书店老板努力捧作家,画廊努力捧画家,补习班努力捧大专联考第一二三名。心里可能真也啧啧称赞,但也可能根本就没瞧得起。

“捧”和“赞扬”实质上有区别。只有畸形人缺少这种纯洁情操,总认为天下没有纯洁的赞扬,而只有功利的“捧”。柏杨先生一直有过这么一个毛病,遇到朋友升了官,或遇到朋友得了啥奖章奖金,总写封信贺贺。不过反应似乎很叫人皮紧,有的曰:“那老头,不嫌拍马屁太迟了点呀。”有的曰:“异想天开,他准想借钱。”对任何一种纯洁的情操,都一定往邪恶里塞,这是时代的气质,无可奈何。但我老人家还是照写不误,盖这正是一个寒暑表,谁要是有一种念头,他就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

酱缸蛆不但不相信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也不允许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不幸遇到别人表达了纯洁的情操,则既妒又恨,遂英勇抽筋,盖不如此就不是传统文化矣。孙观汉先生提倡“好话不要等人去了才说”,是一种绝高智慧,不是因为他说了我老人家的话,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灵性上的贡献,对任何人都应如此。即令柏杨先生果然因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投桃报李,也并不损害这个原则。柏杨先生除了自我吹嘘的那些毛病,喜欢锦上添花外,就是遇到了好文章,或遇到了好议论,或遇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镜头,也忍不住要写封信去表表我的敬意。写这些信的目的可不是铺铺路,以便开口借钱,而是一种共鸣。他如果比我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崇拜他佩服他。我如果比他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欣赏他喜欢他,这些都是鼓励。

中国文化中似乎责备多而鼓励少,你做了一百万件造福人群的事,没有一个人有动于衷。可是你只要跌了一跤,则“《春秋》责备贤

者”，你越贤，他越责备得凶猛。还不如索性跟柏杨先生一样，坏到了底，让他无法下嘴。即以画图案画动物而言，一辈子歌功颂德，也不见得轮到领文艺奖文学奖——如果是燧人氏的徒弟，钻得奇紧，当然可俘它一个，而且还可周游世界一番，不过，这种圣人门徒不多乎也。而只要你一字用差，就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矣。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应归根于中国人的淡漠。感情淡漠绝不会产生爱心，而只会产生猜忌。而赞扬是需要爱心的，没有爱心，想赞扬都赞扬不出来，好比说，柏杨先生如果遇到从前偷过我老人家的那位小偷先生，即令刚喝了圣人汤，我能请他下小馆，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乎哉？

记不得在啥地方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一天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妈妈气得要死，就宣布她是一个坏女孩。于是那么一天，该小女孩忽然变乖啦，安安静静吃饭啦，仔仔细细洗脸洗手啦，不哭不闹，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晚上，她睡到床上，辗转反侧，啜泣起来，妈妈大惊，问她为啥哭，她抽咽曰：“我今天是不是一个乖女孩呀？”妈妈曰：“当然是个乖女孩。”小女孩委屈曰：“可是你没有说我是个乖女孩呀。”做妈妈的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抱着她泣不成声。呜呼，小女孩做错了事，受不完的责任。可是做对啦，却听不到一句赞扬，无怪伤心欲绝也。

一般人所以对活着的人不肯赞扬，原因太多，除了妒火中烧，烧得有口难开，还有别的缘故。其中之一跟“地位”有关，即令心里偶尔有股冲动，可是一思一想，俺是个啥啥长，而该家伙不过一个卖烧饼的，我要是对他表示佩服，成何体统乎？盖君子不重则不威，俺必须努力重上一重，才能向别人威上一威，如果不知自爱，竟跟小孩子（或糟老头）搅在一起，这脸就丢到红毛国啦。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官才辈出，而人才凋零。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现在当然成了国宝，人人对他有说不完的景慕。可是他阁下生前不过一个到处奔走，谋事借钱，受尽了白眼，最后终于困死在破屋里的不走正路人物。他如果今天还活

着,有谁肯睬他一眼眼乎哉?他阁下还是小焉者,大焉者像吾友孔丘先生,别瞧每年祭孔之日,百官乱挤,而孔孟学会,更是头目如云。可是他生前不过一个私立学堂的教习,如果今天还活着,又能有谁睬他一眼眼乎哉?说孔丘先生未免顶尖过度,那么蒲松龄先生却比曹雪芹先生还要小一号,他既未考取留美,也未考取大专,不过一个乡下穷苦的土豹子,深更半夜想一想,又能有谁睬他一眼眼乎哉?

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有那么一条,就是吝于赞扬——尤其吝于对活人赞扬。要赞扬的话,也得等该家伙翘了辫子再说。1936年夏天,柏杨先生曾看过一场话剧,该剧是谁编的,已忘之矣。有位画家老爷,画得千好万好,可是却硬是成不了名,画也硬是卖不出去。后来他的经理人给他出一个馊主意,叫他装死,盖死啦之后,就一定有知音分子大赞扬而特赞扬也。画家老爷最初不肯,可是肚子饿得难受,只好出此下策。就是乎,他的尸首躺到灵堂中央,妻子伏到他身上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按住他不准他爬起来,盖一些爱才如命的家伙,正在那里用高价买他的画哩。

这个话剧结局,很出人意料,等到爱才如命之辈撤退之后,妻子笑得像刚吃了个屁,赶忙把白布拉开报告好消息,可是万万料不到,画家老爷竟真的死啦。呜呼,他为啥真的死啦,原因不明。是经纪人毒死了他,以便捞一笔乎,抑是妻子大人毒死了他,以便承受遗产乎,又抑他阁下心脏衰弱,听了那么多平生从没有听到过的赞扬,而画又卖了平生做梦都梦不到的大价钱,高兴得一气接不上乎?我们不知道,不便细表。但有一点是真的,他死啦,死啦之后,他既成了名,也值了钱,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人物。

43. 盖棺论定

一个小偷,当场被捉了个结实,送到公堂之上,他都会死不承认,即令承认啦,他也有天大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护。这种天大的理由,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清王朝末年,我老人家在北京上学堂,住在口袋胡同。一天黎明时分,忽然间喊声震天,原来捉住了一位贼先生。月色朦胧中,看他不过十七八岁小子,已把隔壁那家新娘子的首饰盒俘到了手,刚翻墙出去。那时候还没有巡警,但却有更夫,该更夫打完五更,正垂头丧气回家睡觉,目睹有人飞檐走壁,不禁大声喊曰:“捉贼呀!”恰好有个起早的家伙从对面走过来,前后夹击,只好落网。该小子最初还用头撞更夫的尊肚,打算猛闯。可是大家蜂拥而上,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一致公决送往班房。这一送不当紧,至少要挨五十戒尺,该小子一听,魂飞天外,忽冬一声跪下,哭曰:“各位老爷,可怜小的还有八十八岁老娘,真要活活饿死呀。”呜呼,为了家贫亲老,偷点东西也算不了啥,大家心里一软,就放他走啦,有些好心人士,还纷纷塞给他一些碎银子。可是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曰:“哎呀,不对劲不对劲,他怎么有八十八岁老娘?那老娘七十岁生他呀,追!”可是追到胡同口,连鬼影子都没有矣。

这位贼先生真是绝顶聪明,在无可奈何中仍能找出人人点头的理由,长大之后,恐怕准是一个“尾大不掉”。不过我们不研究这些,而是有点感想,那些吝于赞扬的朋友,似乎也各有各的“八十八岁老娘”。其中一个“老娘”,昨天已介绍过啦,权势崇拜狂的结果,官崽绝不赞扬小民,而只捧更大的家伙;有钱人绝不赞扬穷小子,而只捧能叫鬼推磨的;大学堂教习绝不赞扬中学堂教习,而只捧可以使他出国讲学的。

第二个老娘就是“盖棺论定”。记不得哪一部电影矣,女主角是一位水性杨花,见一个爱一个,绿帽子向丈夫头上雪片飞来。可是男主角爱她硬爱得如痴如狂(这跟她太漂亮有关,如果她跟柏杨夫人的长相一样,恐怕第一次就到了底),后来夫妻二人双双到非洲探险,迷了道路,女主角竟死在沙漠之上,男主角把她安葬已毕,叹口气曰:“你这才算真正的属于我。”

盖人死啦,大局已定,再不能出花样啦,王太太就是王太太,张太太就是张太太,变不成李太太刘太太矣。

我们用一个谈情说爱的电影来解释盖棺论定,好像不够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遇到这种场合,一定引经据典,祭出大堆“圣言”,用以服众。那么我们不妨也来一个学院派,此话仿佛出自《晋书》,曰“大丈夫盖棺事方定”,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容易变化,赞扬得太早,或称颂得太早,往往弄得无以为继。《诗》不云乎:“周公恐惧流言曰,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必须等他们送进了殡仪馆,再不能人心大变,那才算数。

这些话有它的道理,确实是这样的,太早的赞扬和太早的称颂,一旦遇到中途停电,就实在使人沮丧。台湾四十年代,有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迄今二十载矣,仍震撼人心。那就是陈素卿女士自杀殉情。她在她的遗书上,把她的男朋友张白帆先生形容得天花乱坠,时日既久,早忘记原文啦。但有一点却再也忘不了,那就是,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如何如何的好,好得不像话,他甚至都没摸过她(完全廉价小说上那一套),如今,她既嫁不了他,就成全他,一死了之,但愿来生结为夫妇(该绝命书文情并茂,可不像柏杨先生这种粗线条,读者老爷如兴趣盎然,只好请翻翻1949年的报纸)。

女孩子失恋而死,并没有啥,有啥的是这种高贵的情操。当时“国立”台湾大学堂校长傅斯年先生,深受感动,就提倡为陈女士立一个铜像。社会人士,纷纷响应。可是结局却奇峰突起,盖三作牌左查右查,又加上陈女士阴魂不散,终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郎不但摸过她,而且简直是简直啦。本来二人约好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谁晓

得情郎早已安排下抽腿之计,用陈女士的口气,先拟好一篇把自己恭维成大情圣的绝命书,叫她照抄一遍,然后骗得她先行服毒,而自己临阵脱逃。事情真相一经发现,傅斯年先生第一个没光彩。

我们介绍这件往事,不是翻旧账,而只是介绍当时对傅斯年先生的那些评论,几乎一致地挖苦他阁下是“好事之徒”,说他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底细哩,就冒冒失失地乱发动,为一个普通女孩子折腾,有失身份。

44. 天下无完人

傅斯年先生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出在事情发生了变化。陈素卿女士虽然死啦,情郎却没有死,而且即令情郎也死啦,事情却没有死。对死了的人赞扬尚且如此困难,对活蹦乱跳赞扬,自然更加危险万状。盖人不是石头,三十年前是啥模样,三十年后仍是啥模样;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三十年前虽非礼勿视,三十年后却可能被情妇的丈夫照屁股上给一枪。吾友汪精卫先生年轻时行刺清王朝的摄政王,在死囚狱中吟诗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壮志凌云。可是到了老啦,却窝窝囊囊当了汉奸。人生如放演电影,电影正在放演,千万别下判断,必须等电影演完啦,大家一哄而散,再下判断,才能无误。

不过,赞扬是赞扬,最后判断是最后判断,赞扬是就一件事论一件事,就一种行为论一种行为,最后判断则是总体战,内容复杂得像太空舱。傅斯年先生这件事并没有做错,不但没有做错,反而恰恰做对啦。他曾办过大学,也曾当过校长,一切都过眼烟云,只有这件事做得有深远影响。那就是:遇到认为应赞扬的事,就不顾一切地赞扬。至于剧情发生变化,那是当事人的事,不是他的事,这种气质是

酱缸蛆所缺少的也。

我们对于“是”“非”，似乎只应就是论是，就非论非，不能像冬烘夫子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提起大笔，抹了个净光。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他阁下当初却是忠于宋王朝的，忠于宋王朝的那一段仍应该给予赞扬。文天祥先生《正气歌》上有一句曰：“为颜将军头。”聪明人对这句话颇起疑心。想当初张飞先生把颜严先生生擒活捉，叫他投降，颜先生大怒曰：“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张飞先生一瞧，英雄英雄，亲自为他解绑，请他上座。颜严先生受了感动，竟投降啦。呜呼，这个只有前半截而没有后半截的“头”，似乎不应该当作座右铭也。但文天祥先生却是把他们分开的，只取其抵抗权势，不畏死亡的那一段，而不取其盖棺论定的评论。吾友小说家王蓝先生（最近好像又成了画家啦）有次对我曰：“老头，你可别碰我，如果碰我，我可把你十年前恭维我的信抖出来，那信我还放着哩。”这个年轻人真是小精灵，不过这似乎并不能塞住我老人家的嘴。有那么一天，他发生了变化，我碰了他两句，不要说把该信抖出来没有用，就是把它刻成石碑放到十字街头，叫人家都来看呀也没有用。十年前他努力创作时，我是佩他服他的，万一他中途断线，我就不佩不服矣。呜呼，连张半仙算命都不能保终身，对一件事一种行为的赞扬，或对一本书一篇文的赞扬，岂能当保险公司的保险单用哉。

再重复一句，赞扬不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单，也不是大同公司的电冰箱，保用十年。十年之内，有啥地方坏啦，只要打个电话，就随传随到。酱缸蛆因为坚信他阁下的一句赞扬就是保险单，所以，嘴巴就硬得像猴屁股。而一些被赞扬的朋友，也往往咬住一句话，当保险单使用。写到这里，想起一桩往事。当陈果夫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用尽心机，把陈先生的一位秘书老爷骗得团团转，就在陈先生跟前推荐他少年有为。到了后来，西洋镜露了底，秘书老爷不再理他，他就跟秘书老爷翻了脸，大家劝他不可如此，他狞笑曰：“没有关系，那小子在陈先生面前把我的好话说尽啦，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再说我的坏话吧，他如真的不识相，陈先生不认为他反复无常

乎？”他阁下真是深通酱缸学，果然该秘书老爷只好干瞪眼。但也算该朋友运气，如果遇到的是柏杨先生，我可是个老天真，准会把前三皇后五帝说个清楚。该朋友现在仍在当他的校长，乃绝顶聪明之士也。

呜呼，天下没有完人，不但没有完人，连天上也没有完神。玉皇大帝就是个没有原则的糊涂蛋，欺软怕硬，如果不是告洋状告到如来佛那里，请来如来佛洋法洋术，他的摊子恐怕早被孙悟空先生掀啦。希腊神话里那些神仙先生，更不像话，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你害我，我害你，好像一窝土匪。

完人是没有的，每一个完人都有数不尽的疮疤；而彻头彻尾的坏蛋也是没有的，每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都有其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时候。一个人在活着的漫长岁月中，似乎有权利听听赞扬。赞扬是一种无形而有力的鼓励，不但可使好行为更为坚定，且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赞扬如果成为普遍的风气，则更可以改变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气质。以柏杨先生为例吧，我本来有点手脚不太干净毛病的（这不能怪我，实在是有些人钱多得使我生气，所以遇到千载难逢的天赐良缘，我就忍不住俘他几文，教训教训他），可是自从有些朋友说我尾大不掉，我就老实得多啦，前天坐出租车，在坐垫上捡了一块钱，我就没下腰包。

45. 有啥区别哉

在佛教徒来说，是有“轮回”这么一回事的，人死了之后，先到望乡台上，用望远镜向故乡瞧上一瞧，殡仪馆里的热闹情形，便尽收眼底。这是他阁下最后的一瞧，任凭英雄好汉，大圣大贤，都会柔肠寸断。瞧过之后，进到灵罗宝殿，阎王老爷高坐堂上，旁边站着判官，打

开生死簿,看你活到了头没有。然后再查查你活着的时候干了些啥,遇到善事,好比柏杨先生坐出租车拾金不昧,就加上十分。遇到坏事,好比柏杨先生曾打过十个朋友的小报告,该十个朋友因我的小报告,坐牢的坐牢、跳井的跳井,一桩扣八十分,共计扣八百分。而在公共汽车上乱看女人,共乱看了三百零八次,一次扣十分,这么一加一减,结果还欠阎王老爷一万九千九百分。阎王老爷拿出分数对照表一查,凡存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就转生当皇帝。凡存一万分以下的,来世就转生当经理。凡存十分二十分,甚至一分也不存的,来世就转生为可怜的公教人员,在低薪政策下熬日子。至于不但没存,反而欠了他老人家的,欠一万分以上的,来世变牛变马,欠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只好变猪先生,以供各位读者老爷吃油大。

——谈起轮回,又想起同音字,有人说因为同音字太多,才无法实行拼音。我老人家的意见却恰恰相反,正因为同音字太多,才必须赶快实行拼音。盖图案画是中国文化之癌,而同音字又是图案画之癌,必须彻底改用拼音字,才能把它治好。从前有位朋友死啦,到了阎王老爷那里,左查右查,查出他在阳世既栽赃又飞帽,作恶多端,分数对照表上规定他要转生一条狗,他阁下哀求曰:“大人呀,转生狗也可以,但最好叫我转生母狗。”阎王老爷大奇曰:“这是为啥?”他阁下曰:“圣人不云乎,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呜呼,原来他阁下把“毋苟”当成“母狗”啦。图案画一天不垮,这种母狗节目,就一天无法避免,要想避免,只有拼音的一条路,盖随着拼音文字而来的音节自然变化,才能把母狗肃清。

柏杨先生在阎王老爷那里是存款抑或欠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各位酱缸蛆先生千万别太早拍巴掌。不过经过判官这么一查,死人只有甘心认罪,盖人间法庭有说不准学,有奉命不上诉学。银子权势进门,不起诉焉,无罪判决焉,就在公堂出现。而阴间法庭,却是一板一眼,都有根据的也。于是乎,被拉到阴山背后,阴山背后有个奈何桥,奈何桥头有个阿巴桑,在那里卖可口可乐,送你一杯解渴。该可口可乐就是有名的“迷魂汤”,一杯下肚之后,你就把过去的一切都

忘啦，然后牛头马面，用钢叉一叉，往下界一扔，哎哟哎哟，睁眼一看，好一头漂亮的小毛驴。

轮回的过程大概如此，主要的用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生没有报，死也要报。你阁下明明欠柏杨先生一块钱，你偏嘴硬，说没有欠，而且为了赖这一块钱，还飞帽兼栽赃，把我老人家整得拉稀屎。好吧，等到那么一天，人死官灭，阎王老爷可能就叫你变个小毛驴给我骑。

一切问题都集中在来世的报应上。柏杨先生虽然一再拜托酱缸蛆别太早拍巴掌，但我却真愿意知道下一辈子是个啥。即令变不成母狗分子，变个难得糊涂分子，无灾无难到公卿，也确可心旷神怡。如果判官先生暗中给我通个消息，说高阶层已经决定我来生非变个蟑螂不可，就悲从中来矣。有位朋友曾询问过一位高僧（他叫啥啦，偶忘之矣），问他前世如何，后世又如何。这真是大哉问也，纵阎王老爷，都得查查簿子才能回答。可是高僧到底是高僧，他不经大脑就答啦，而且该答话成为千古不朽之句，他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呜呼，前世为善为恶，用不着左打听右打听，只看你今生是些啥遭遇，就可知之矣。今生怕老婆，前世一定乱看女人。今生被隆重砍头，前世一定杀人如麻。今生怕老婆，前世一定踩死过一只小老鼠，贵太太就是该小老鼠变的，来报想当初一脚之仇。至于下辈子当官当民，骑到别人头上或被别人骑到头上，则只要看看你现在干的是啥，就可下判决书矣。今生只打小报告，来世准屁眼长痔疮。今生是个酱缸蛆，来世铁定的要变成三家村的尿壶。

我们介绍轮回学说，可不是拜托读者老爷信佛教，而只是想介绍介绍这位高僧的四言名句。这名句使我们想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这文化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研究，只要睁开御眼看看今天我们受的是啥洋罪，就应该明白矣。而我们子孙将来能不能复兴，也用不着到卦摊上找张铁嘴，只看看我们现在做的是啥事，也就应该明白矣。

然而,虽然“今生受者”是一种阴森森的大酱缸,虽然“今生做者”是大家纷纷在木板船上努力凿洞。可是仍有人自以为我们祖传这一套,放之四海皆为准,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就十分的妙不可言矣。呜呼,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的,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导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该记者形容曰:“当她说这些时,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嗟夫,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你说说看,有啥区别哉?

46. 可别全盘西化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中,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

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了自满自傲,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检讨。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推牌九的戒掉推牌九,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入膏肓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〇六,断手断腿

的立即装上义肢,把翻闲话挑拨是非的长舌妇痛揍一顿,把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家伙赶到太行山。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焉,也有说“没有深度”的焉,反正他们那玩意儿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即令它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披着麻袋,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却嚎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扬扬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哩。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只有中国多,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

虚骄只是晕晕乎乎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才发明了“古”的种种,然后托古改制。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体验体验,为啥还用虚骄之气,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乎哉?

柏杨先生前曾声明过,现在再声明一次,我老人家可不主张全盘西化,一头撞到洋大人怀里。前些时孙世钟小妹妹给我来信,叫我“柏先生”,我就复信训之曰:“柏先生是洋大人的叫法,中国人的规矩,你要叫我柏伯伯才对。”她挡不住我这一训,以后就叫我“柏伯伯”啦,盖中国的友谊中含有亲情,是可以延长到后代的,似乎更应发扬光大之也。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供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夫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以堵任

何一个国家(包括硫磺坑出来)留学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话,曰:“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大体上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最大最强的公道。

民主必须纳入生活,才算真正民主。可惜这玩意儿移植到中国,就成了花瓶,偶尔摆出来亮亮相。君不见我们最多的是“以示民主”乎哉?这个字最近比较少见,大概“示”的人和被“示”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十年之前,我老人家在南投县住过一个时期,那时“奉命不上诉学”的男主角之一李国桢先生正当县长。县运动会上,报纸就恭维他的举动是“以示民主”,原来他阁下脱掉外套,跳了那么几跳而已。他为啥跳了几跳乎?不是屁股上被狗先生咬了一口,不得不跳;也不是他阁下还有一份纯洁的感情,非跳一跳不可。而是既然大家都跳啦,他这个小头目觉得有“以示民主”的义务。而小民感同身受,就非拥护他不可矣。呜呼,民主是不能“示”的焉,一“示”就是输出品,就成了五花洞的小丑,只供别人娱乐而已。民主必须成为生活的内涵,想“示”都“示”不出来,而是自然的实践。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啦,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洋大人那些比洋枪洋炮铁甲船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朝鲜战争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和技巧。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痛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

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47. 竞争是无情的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矣。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以表示过去缠得好缠得妙,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矣,该另外一条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绝不会亡,理由是中华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如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逃乎?——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也不能保证一定不亡到底。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铭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二百年光景,克里特人

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丁,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站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東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孙观汉先生特别吁请中国人尊重事实,盖自信必须建立在事实上,才算自信,否则就是晕晕乎乎的虚火上升。寒雾小妹妹,去年就表示她要读植物系,今年大专联考,果然考了个第一。呜呼,这才是自信,一个人如果连 ABCD 都没见过面,而到处扬言他要到剑桥大学堂教英国文学史,你说这自信怎么受得了耶?

虚火上升的结果是,永远不能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永远在恍恍惚惚中过一天算一天。柏杨先生写杂文写到现在,就经常碰到两种恍惚节目,一种节目恍惚的是人,一种节目恍惚的是事。无论人也好,事也好,只要碰上啦,就一定可以听到从恍惚模子里浇出来的反应。好比说,一不小心,碰了王先生,立刻就有朋友问到鼻子上:“你跟王先生有仇呀?”答曰:“无仇。”问曰:“有怨乎?”答曰:“无怨。”于是大怒曰:“好个神经病,他跟你既无仇,又无怨,攻击他干啥?”而该王先生也跳脚曰:“这死老头,我跟他连面都没会过,他的啥长相我也不知道,他这么整我,是何居心?”好像必须有点仇有点恨,理由才能充足。可是,一旦我老人家据实招供,王先生上次在黑巷子里揍过我,这可有仇有恨,可以碰碰吧,想不到立刻就掉转身子来个回马枪,一脸正气曰:“老头,这你就不对啦,报纸是社会公器,你这种利用社会公器报私仇私恨的干法,实在下三滥。”呜呼,无仇

无恨的不能评论,有仇有恨的也不能评论,只好嘴巴贴膏药矣。这是碰人,还有碰事,就更五彩缤纷,恍惚得厉害。柏杨先生前些时谈过公路局监理所,一位朋友身负使命,把我唤去,正色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再前些时,柏杨先生谈中医治癌,另一位朋友也致训词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更前些时,柏杨先生谈官场,也是一位朋友这么正色告诫的,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再更前些时,柏杨先生谈三作牌,得到的是同样的曰,该曰也是正色的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于是,谈保险业干啥?谈酱缸蛆干啥?谈公寓现代化干啥?谈狗屁先生干啥?谈女人干啥?每一个问题都被“干了啥”,则“天下事”虽多,也只等于没有一事。

我想这是一种恍惚精神,眼不见心不烦,没有原则,只管利害,谁要提原则谁就是不开窍、不识相、呆木头兼阿木材——这些只不过表示表示轻蔑,还容易忍受。如果恶从心头起,毒向胆边生,说你“别有用心”,那就可以听到脚镣手铐的声音啦。在强大的恍惚精神笼罩之下,中国同胞就好像害了高级贫血症,双手发颤,脚软眼花。

孙观汉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提出一个大胆假设,曰:“我更进一步地臆测,如果把美国刚生下的婴孩和中国刚生下的婴孩全部对换,二十年后在台北的黄发绿眼的青年们,可能和目前本地人一样乱闯红灯、争先恐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同样的,二十年后,在匹兹堡的黑发黄肤的青年们,也会跟本地人一样了解,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同时知道,在社会的立场来看,这个‘别人’的‘人’,是和我这个‘我’,同样的需要受到尊敬。”

孙观汉先生谦虚地承认这只是一个臆测,没有办法得到证明,我想这是人文科学最大的缺点——无法摆到桌面上。不过这也和天文学一样,虽不能把北斗七星摘下来叫大家用手乱摸,但靠着指指点点,却是人人都认得出。所以如果真的把中美婴儿那么一换,恐怕是非发生孙先生臆测的结果不可。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曾引用“国立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给他信上的一段话,该一段话

曰：“为什么同一个人，在台湾的时候，不愿吃苦，不守秩序。可是只要飞到了太平洋彼岸，马上就什么事都愿意做了，洗碗除草都行，交通秩序也都很懂啦。”

呜呼，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成枳子，看情形枳子过了太平洋也容易变成橘子。这不是橘子枳子问题，而是累积的文化问题，所以柏杨先生最怕讲中国话讲得哇啦哇啦像自来水的洋大人，盖洋大人只要会讲中国话，他就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附带看穿了我们的这一套，要想他心里瞧得起，真是难上加难。

当孙先生《菜园里的心痕》在台北《自立晚报》上陆续发表的时候，该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就挨过这么一记闷棍。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从二百公里外的台中，巴巴打电话给他，吼之曰：“孙观汉写的文章，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也比我们好，我 just 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乎？太不像话，太不像话。”罗先生当时就在电话上勉之曰：“老哥，赶紧往酱缸外跳吧，再不跳你就成了酱缸蛆啦。”——顺便声明，“酱缸蛆”可就是罗先生这么顺口发明的，修理庙打板子时，务请认清屁股。

48. 中国的“礼”

清王朝末年维新运动的失败，就失败在只崇拜洋大人的自然科学，而瞧不起洋大人的人文科学，只惊叹洋大人的楼盖得直冲霄汉，可真高呀，认为我们只要有砖头有石灰，照样可以盖得那么高。忘了该高楼底下还有结实的地基，高楼里面还有中心精神的钢筋。结果是在沙滩上猛盖，盖着盖着，有的盖了一半就塌啦，有的好容易支持到落成典礼，只听噼里喀嚓，宾主一同，砸得皮破血流。

酱缸蛆心里所以别扭,大概觉得中国乃礼仪之邦,不但是礼仪之邦,而且是最最古老、圣人又最最茂盛的礼仪之邦。关于这一点,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意,想来孙观汉先生也会照样同意。盖一则是自尊心使然,二则事实上也是如此,除了比不上印加帝国外,我们固是古得很也。问题是中国的礼和中国的仪,到了今天,似乎只书本上才有,或只在圣人言论集上才看得见。呜呼,中国似乎只是文字上的礼仪之邦,在现实生活上,却硬是冷漠之邦、猜忌之邦、粗野之邦。

五六个月前,《自立晚报》一连两天,登有简真先生的一文:《我们的礼》,一字不易,照抄于后:“礼含有遵守秩序,循规蹈矩,彼此互相尊重等等,寓意中国自古对礼即非常重视。孔子在政治上主张:‘道之以正,齐之以礼。’君子更要博学于文,系之以礼。人若不知礼,便‘无以言’。故他老先生问他的爱子鲤:‘学礼乎?’教他说:‘不学礼,无以言。’又列举了好几种无礼的毛病,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蒺,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对于人的重要,于此可见。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礼又是如何呢?很多人都说文化复兴不是复古,但依照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至少对于礼这部门,实在需要大大地复古才行。谓予不信,且让我把身历躬逢的事实,列举一二,以证吾言之不谬。

“为了申报户口,我走进镇公所。一进门,先向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员恭问:‘办户籍在哪里?’那位大员正其色而高其视,爱理不理地把头朝左一转,面部冰冷,毫无表情。好在我还甚聪明,顺势往左移动。对,这里招牌高悬,大书某某,里面正坐着另一位大员,在俯首检阅公文之类的东西。我便向他报告要申报户籍,同时我将我的证件呈奉上去。那大员头也不抬,一面接过我的证件,慧眼一瞥,随手抽出几张表,向桌面上连打带推地,‘砰’,接着就是一声‘嚓’,表和证件一齐到我面前来了。”

简真先生续曰:“我拿起来一看,虽不致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但很明白的,在此时此地是无法完成这项大业的,于是拿起表来,立

即向大门跑去,走出了大门,才吁了一口气,心里不禁暗自叫道:‘礼乎,礼乎,这就是中国人的礼。’

“镇公所是衙门,可是你有求于他的,户籍官显显气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照常理说,商店是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的目的在赚钱,而赚钱的对象自然是顾客。顾客上门,不但无求于他,而且是送钱给他的。依此类推,商店里的店员对于顾客之来,总该笑脸相迎,礼貌备至才对,然而不然,我就常常拿钱去买晦气。有一天,在(台北)中华商场对面的一间中型的百货公司,门外大书:‘水渍货,大廉价!’当时我因需要三件背心,便踱进去看看。前面柜台上高高地站着一个小姐,大约是因为我看的是水渍货,她先就瞧不起了,及至我拿起二件问价,她的眼珠忽然向上一翻,黑珠子翻成了白蛋壳,同时又向左一扭,好容易才说:‘一件十二块!’我真不敢相信她竟是一个售货员。

“某大公司为着招徕主顾,颇久以来,便有猜色还本的玩意儿,我常常去那里光顾,但我并不是贪图还本,而是喜欢它的不讨价不还价。我自认我的还价本领太差,在别处总是吃亏,再精明也要不过这些商人。所以我到那里去买东西,很少去猜色,原因之一是我买得并不多;之二,虽云仅仅六色,但交互重叠起来,六六就是三十六色,谈何容易。有一次,同朋友去买一把电茶壶,三十四元,给了钱,接回发票,拔脚向外便跑,朋友却怂恿我去猜猜色,恭敬不如遵命,便去猜了‘蓝黑’。第二天一看,果侥幸而猜中,便去办理还本手续。我的天!想不到竟和我申报户籍一样的麻烦重重,那主持的小姐显得非常庄严地要我写住址,填身份证的号码,生怕我是冒充而来。这先给了我一个不愉快的感觉,然而既来之,则安之。其实我明知这是商人推销货物的一种手段,绝不会拿钱来还本的。但我故意问那位庄严的小姐说:‘哪里拿钱?’她的面立刻一扁,嘴一尖,表现非常不屑的神态说:‘换货去!’我说:‘我不需要什么货呀!’她的面绷得像鼓面的牛皮那样紧,眼睛一斜,伸手一指,仿佛在向我发布命令地说:‘换吃的吃掉它!’我又冷冷地说:‘我也不吃什么。’她睁圆着双眼,眼球朝上

一滚，怒气冲冲地说：‘丢掉它！’同时全身立刻向后再一转，就是一百八十度。我只得自认倒霉，夫复何言！”

简真先生最后曰：“上举两事，仅是诸例中之二，类此情形，几乎到处可见。这便是我们的礼！”

“商场如此，学校乃教育机关，教师当然谆谆以礼教其学生，学校总该都是彬彬有礼的了。可是，假如你真作如是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不但在学校里，亲眼看见教职员对来访的学生家长或宾客的傲慢态度，更曾亲自碰过这种钉子。原因是为着一个侨生的宿舍问题，特地到他那学校去拜访他的训导主任。我踏进办公厅，训导主任不在，对面左边一位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正在俯首检阅抽屉里的文件。我走向前去，低声下气地说：‘请问训导主任在吗？’那位老师的架子的确大，一如镇公所的户籍大员，连头也不动，声音却非常雄壮地答道：‘不知道！’我又问：‘他上课吗？’这下子他更粗声壮气地答道：‘那我不知道！’很遗憾，我始终无缘瞻仰一下这位老师的尊容，因为他始终没有抬起头来。这便是学府的礼！我只得自叹时道不济，命途多舛，到处碰壁，简直是咎由自取！类此情形，我的朋友，也曾经在省立学校躬逢其盛。呜呼！教育云乎哉？”

“此外如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人民团体的工作者，大多有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对登门造访的人，凌厉难堪。我有一次到某报社去，也曾经受到同样的待遇。至若公共汽车上的车掌司机，以及火车站和火车上的服务人员的那张面孔，论者已多，毋庸多赘。我们今天虽尚不至于礼崩乐坏，但对礼这部门，需要大大地复古，实已无可置疑。”

简真先生的文章到这里为止，我们也抄到这里为止。用不着打听，准有人厉声高叫曰：“这不过只是局部现象，不能以偏概全呀。”也用不着打听，说这话的准是道貌岸然酱缸蛆。呜呼，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们诚心诚意巴不得它只是局部现象，巴不得只是以偏概全。问题偏偏就发生在这里，它不但不是局部现象，恰恰相反的，它只不过是酱缸里捞出的几匙标本罢啦。如果它真的只是局部现象，

真的只是以偏概全,只能怪那几个畜生没有受到人类应有教养,是他们自己的失败,一点也不严重。如果它偏偏是普遍现象,偏偏到处皆然,问题就严重矣。医生老爷发现了癌,必须知道那玩意儿要死人,而只轻描淡写地说它只是局部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使病人高兴得像吃了屁,套句酱缸蛆的话,真不知“是何居心”矣。

简真先生只不过受了点闲气,顺手拈来,随便说说身边琐事。有历史癖的朋友,或干统计调查工作的朋友,如果作一个广泛的调查,恐怕会发现在中国这个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度里,几乎是女的处处晚娘脸,男的处处猪八戒脸,这脸只有见了两种人才会努力绽开,一种是洋大人,一种是比他更狠的人。洋大人不必提啦,至于比他更狠的人,则似乎已深入骨髓。君不见吵架打架的场面乎?不管大吵小吵,大打小打,憋着憋着,总有一句话出笼,那就是英勇地吼曰:“好小子,听着,我可不怕你!”那就是说,不是因为俺有充分的理由跟你拼啦,而只是因为不怕你才干上的,只要你能叫他怕,他就俯首帖耳、心服口服。你既没啥玩意儿叫他怕,不要说你是小民啦,你就是一字并肩王,他连眼皮都不会抬。俗不云乎:“不怕官,只怕管!”也就是:“不怕理,只怕权!”没权没势的小民,单凭“情”“理”“法”三者俱备,他就会发现他面临着的不是礼仪之邦,而是野蛮之邦,处处都是淡漠和悻悻然的嘴脸。

49. 发思洋之幽情

在中国社会上,无论办啥事,衙门也好、社团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只要你找到他们,你就看不完的晚娘脸和猪八戒脸。该脸见了你就好像见了杀父之仇兼夺妻之恨,那股气可大啦。不要说别的,请贵阁下现在就打个电话试试,中国的电话似乎可以作

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代表。前些时我去一家报馆(为了保卫饭碗,不敢说出该报是啥报,只可透露一点,该报可是以提倡民主闻名于世的),就碰上这么一个巨大场面。一个高阶层分子对电话吼曰:“你爱捐不捐,要捐就送来,不捐拉倒,没人去取。”言毕砰的一声,把耳机摔下,其声之大,几乎把我老人家的耳膜震一个洞。悄悄向人打听,原来该报有一则苦命父女的消息,读者老爷想捐点款,因无人可送,希望报馆派人去取。嗟夫,东夷之人也、西狄之人也,那些没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番邦之人也,对陌生人总是问曰:“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有啥地方要我效劳?”真使人发思洋之幽情,酱缸蛆仍有脸呐喊中国是礼仪之邦,真是人类一大奇景。

——于此顺便建一个议,实在心中奇痒难熬,非这么呐喊不可时,最好照本实发,把中国呐喊为“书上的礼仪之邦”。

正因为处处是仇,处处是恨,一片冷漠,用正常的脚步寸步难行,特权现象乃油然而生。呜呼,人与人间的仇恨冷漠是特权之母。大人先生既然无法消灭仇恨冷漠,就只好追求特权矣。有一位朋友初迁台北,到区公所办户口迁移,户籍老爷告曰,新户籍的户籍誊本必须要到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发,理由一大堆,不必细表。可是该朋友的女儿明天就要凭那玩意儿报名考学堂,当下急得大汗如雨,知道我老人家口才奇佳,就找我帮忙。我想这简单得很,好像政府有过规定,户籍誊本两个小时就可拿到,何物小子,胆敢破坏政府威信。当下就昂然前往,可是一进门我就觉得大事不好,乃改变嘴脸,向该户籍老爷哀求帮忙,说到动心之处,恨不得要下跪,下跪无效,我就只好据理力争。可是该小子就好像看我要猴戏,冷笑曰:“你可以告我呀!”实在无法,只好施出撒手?——找到一位在区公所做事的朋友,他拍胸脯曰:“老头,你且稍待。”十分钟后,就把户籍誊本塞给我。当我把该户籍誊本送到该朋友府上时,他们一家大小欢声震天地,视我老人家为天神,认为我在台北没有白混,当下就把洋烟拿出来敬了我一支。告辞之后,一路上颇为得意,不在话下。

然而,这里面似乎埋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有办法”的

人,对人与人间的仇眼相视,都无良策,“有办法”的结果不过依靠特权。柏杨先生祖宗有德,固然三下五除二就办好啦,可是其他千千万万,没有柏杨先生“办法”的小民,不要说女儿考学堂,就是老太婆上吊,对方该无动于衷,仍无动于衷。

但简真先生说,别的不必复古,“礼仪”却是非复古不可,这一点我老人家就不同意啦,盖我们看出来的毛病虽然一样,可是开出的药方却不一样。

简真先生主张向古看齐,似乎又走上了“古时候啥都好”。简先生虽然声明只是“礼”好,但古时候“礼”是不是好,却是另一个问题,似乎得研究研究。一个倒霉分子得了肠胃炎,但腹痛如绞,请医生当然请医生,这个原则没人反对,但在方法上,总不能晕晕乎乎把胡适之先生《差不多先生传》里的兽医老爷请来,用治狗的方法治人,固然可能药到病除,但也可能一剂口服液就伸了腿而瞪了眼。“遵古炮制”的观念必须连根拔掉,而改为用最新的配方,才是第一等好药。拜托各位老爷,再不要往“古”的垃圾堆里钻啦,那里是找不到金刚钻的也。

春秋战国时代,大家都乱七八糟,孔丘先生和孟轲先生一些反调分子,实在找不出活榜样,只好以鬼立教,把三皇五帝,梳妆打扮,弄出来亮相。现在我们走运多啦,有的是活榜样,若美利坚焉、若日本焉、若英吉利焉、若德意志焉,为啥现成的冰西瓜不吃,却跑到供桌那里对着塑料西瓜直流口水乎哉?

孙观汉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有一段报导,且照抄在下面:

“刚才和六岁的小女孩看了马戏回来,又做了一次大小孩,也是人生快事,匹兹堡的户内运动场,在美国算新而大的。今天因已在演尾,故场中不满座,大多数的观众,因要省钱,多坐在很后的座位,所以当开场后,前面许多排空位很多,场中管理少,如观众要挑座位,一无困难。中段休息回来后,大家仍坐原位,前面的空座依旧。在中国人的眼中看来,美国人实在不够聪明,有了这么多空座位不移换。狄仁华先生指出在台湾互借长期汽车票的情形,这里就不致有。这是

为什么,美国人是真的那么‘笨’么?我们对这种‘笨’的社会风气,是不是应加三思?三思后我们应否自我实践?”

我老人家想,洋人笨倒不笨,只不过“傻”罢啦。如换了柏杨先生,早忽连倒冬,连爬带跳,挤到前排座位上矣。而且说不定因为挤得过于英勇,还会挤死几个,以资纪念。盖空着还不是空着,利己而不损人,这还算高级的哩。更精彩的是前排座位刚欠他的屁股,我老人家的屁股已坐下啦,你敢叫我起来?怎么,你不敬老呀!吾友朱桂先生在南投县草屯中学堂任教时,有一次从台中乘公路局车回草屯。车上有几位挂着南投县政府证章的职员,上车较迟,只好站着。走到半途,忽然抛了锚,司机老爷央求大家下来推推,朱桂先生乃是无识之徒,竟然响应号召,下来推啦。而那些职员却像没有这回事,朱先生推了个气喘如牛,等到上车,噫,那几个本来站着的职员老爷却一个个都有了座位,而推车的朋友反而干瞪着眼。这还不算,最难得的是,朱桂先生放到座位上的上衣也被摔到地下,上面还有几个伟大的脚印。他阁下上前理论,该职员以白痴视之,冷笑曰:“这座位是你家里带来的呀!”不但不可理喻,也不可情喻矣。

呜呼,这正是中国应向洋大人学学之处!不但学学洋枪洋炮,更应学学匹兹堡那些小民的做人处事。这种“礼”,在古中国是找不到的,在今中国恐怕更是没有。

50.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

文和平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曾要求孙观汉先生多多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所以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里,报告了两件家庭小事。这虽然是两件小事,但它显示的意义却使人心情沉重。第一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大公子孙世亚先生,第二件小事的主角是他

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还有孙先生的美籍妻子劳拉夫人。

先说孙世亚先生,他今年已大学堂毕业啦,但在他还没有毕业前,却很稀松平常地做出一件使中国人死都不会相信的事。那就是,他回到自己家参加了学期考试——由我这个第三者插嘴,可能把读者老爷说得比酱缸蛆都糊涂,还是照抄孙先生的原文吧。

孙先生原文曰:“记得去年暑假,因家里有事,世亚必须提早一天回家,可是校中还有一课没有考完,怎么办呢?他就把考题从三千里路外的学校带回来。第二天,他到本地一个图书馆,找一个清静的座位,看着手表,在教授限定的时间内,取出考题应试。等时间一到,他就自动收起考卷,用航空信寄给教授。当天晚上,我问他考得如何,他说大概还好,就是有一题目他没有答详尽,但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平时平均成绩尚好,大概仍可得到A的成绩。我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帮忙。他笑着摇摇头,正经地回答,那是不许可的。他说他们学校考试,大都不到教室去考,考卷由教授发给后,任何人都可到任何地方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卷。”

孙先生特别声明,他并不能断定没有人作弊,但今年孙世亚先生那一班,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毕成业。

呜呼,这种事情,拥有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自称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以及可敬的黄帝子孙们,能做得到乎哉?假定有这么一个学生,真的恪守规范,来一个硬碰硬,他的结果是啥?我敢给玉皇大帝赌一块钱,恐怕是全中国人都会笑他傻——即令新闻记者,不得不在报上恭维他一阵,但心里照样会笑他傻。而根据中国社会特有的反淘汰定律,包管有人用鼻音讥讽他沽名钓誉兼出风头,他以后不要说在学堂没法立足,恐怕到社会上都站不住脚。

我们只是忌猜兼仇恨之邦,最轻的发作也是互不信任。诚如孙观汉先生指出的,连大学堂教习的人格都一百个摇头,认为他们出了题目后,准会暗度陈仓,一万块钱一题卖给学生。于是有“人闾”焉,有“封关”焉,像抓了一批小偷,拘禁在房子里,戒备森严,以防越狱。不但不觉得丢人,大家还扬扬自得,努力宣传,哎呀,都来看呀,这一

批没有人格的家伙拆不成烂污啦。

柏杨先生想当年在美国跑码头时,房东老爷的十二岁儿子报名参加“儿童车比赛”,规定必须用孩子自制的小车。第一奖可以得到三年的奖学金,大概四千美元,这是一个庞大得足可以使穷小子昏了头的数目。于是乎,瞧那孩子忙吧,三更半夜还在地下室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有一次一锤下去,非常正确地敲到手指上,哎哟了一个钟头之久。

在该小子手指头红肿期间,房东老爷只忙着替他包手指头,竟没想到帮帮他把儿童车钉好。我一看就有气,知道他们立国的历史太短和文化太稀之故,就自告奋勇,要帮他钉。想不到该小子不识好歹,一口拒绝,说委员会规定得明明白白,一定要自己做的才算,任何人不能插手。我老人家曰:“你这个夷人,真不开窍,我替你做啦,谁都不知道。”该小子曰:“迷死脱柏,这不是有没有人知道的问题,只要你插了手,就是背信。”我大怒曰:“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大人没插手?”这句话问得大概哲学意义太深,所以使他用困惑的眼睛向我看了半天,才嗫嚅答曰:“我当然知道,这是美国。”

呜呼,“这是美国”,伤透了我这个黄帝子孙的芳心,就趁他不备,偷偷地给他把两个后轮钉好,以我这份伟大的天才,当然比他钉得又结实又漂亮。想不到该小子毫不知礼,竟当着我的尊脸,把它拆下,然后重新再钉。天下竟有如此死心眼之人,气得我恨不得马上就揍他一顿。不过,“这是美国”一句话,却烧了我五十年,一个小小娃儿都能做出这种在中国连大学堂教习都做不出的事,而人家委员会竟然也相信小娃儿,我们却连大学堂教习都不信任,思一思、想一想,你说,中国是个啥“邦”吧?

孙先生府上第二桩小事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进大学之战。在台湾,升大学好像一场残酷肉搏,一群群赤手空拳的娃娃兵,向炮火炽烈的碉堡冲锋,杀声震天,死伤狼藉。而洋大人大概没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所以就轻松多啦。孙世乐先生心里向往两个大学,一曰布朗大学,一曰康奈尔大学。因为对录取没有把握,他就又申请了

家门口的宾州大学。——我这么叙述,有点词不达意,还是抄吧。

孙先生曰:“(美国)各大学录取学生的时期不一,在今年三月中,他接到宾州大学的来信,被录取在一种特别班次内。据说这特别班是试验性质,只取了天资较高的十名学生,能进去也是难得,宾州大学要他十天之内回信告知是否预备去读。世乐的原意,是希望同时接到三个大学录取与否的消息后,再做决定。但五天过去了,另外的两个大学还是没有消息,于是他写信给宾州大学请求延长回复期限,但宾大的回信说不可能,所以到期的那天的前晚,世乐遇到了做人第一次的重大决定。如果他接受宾州大学的录取,他就不能去他心中要去的大学了。如果他不接受,而以后没有被那另两个大学录取,那他将受到失学之苦,怎么办?他真的不知怎么办,他母亲也不知怎么办。他来问我……我告诉他,无论他怎样决定,他一定会受到我的全力支持。同时我又加了一句,我说,如果接受了宾大的录取,他就不能背信。其实这些话是多余的,世乐心中的纷扰,就是出于他绝对认为背信是不应该。否则,他可先接受了,以后再托故不去的。他那晚大概没有睡好,第二天,他打了一个电报拒绝入学。”

请各位读者老爷瞧瞧,这不是“傻”是啥?换了聪明绝顶的柏杨先生,则先入了学再说,等另外两个大学堂的通知来啦,好吧,你宾州有大学总不能不叫俺害重感冒吧。则出了宾大,就到布朗、康奈尔,这一着有名堂,曰“骑驴找马”。至于说“背信”,啥叫背信?“信”值几块钱?为了“前途”而背信,还万人称赞哩。

51. 不拆儿子的信

孙先生接着曰:“这以后几天,他的心情很低沉,每天在等信。劳拉,他的母亲,更是心焦和不安。有天上午,我在实验室,劳拉打电

话说康奈尔的信来了,但是因为信是给世乐的,而世乐又在学校中,所以只能拿着信封,估计厚薄来猜度。如果是拒绝入学的信,应只薄薄一张通知,但这封信相当厚,可能被录取,附有各种需要填的表格。即使在电话中,我可看出劳拉那种急切的心情,她真熬不住想要拆看那封信,因为那种通知书,到底不是私人的秘密或特种信件。但,信是属于世乐的,世乐不在,不能拆。”

呜呼,这我就不佩服劳拉夫人啦,如果换了柏杨夫人,早嘶的一声矣,盖这也是传统文化。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反正是女人不算人,孩子不算人。要算人也行,亮出权势瞧瞧,一旦亮出的权势是“君”啦,则伦理观念就颠倒过来,妇为夫纲、子为父纲,连圣人都支持他。

“那天世乐在学校有事,晚间我回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家。劳拉一面把信给我,一面望着门外等世乐。当世乐最后在回家路上出现的时候,劳拉老远就喊着康大的信来了。接着她催他拆信,在旁连续地问录取了没有,又急切地问,她能不能看一看那信。”

抄到这里,报上有则消息,说美国科学顾问团要来台北访问五天,大家忙得像踢翻了马蜂窝。当然,五天的访问救不了台,但即令他们访问五十年,如果只教科学而不能教给我们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救不了台。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科学家成了万能,认为只要弄一个理工的人当官,台湾就会轰的一声大强特强。呜呼,科学当然第一,今天如果仍有人说科学不重要,那简直还不如动物园里的海豚。不过有一点必须下定狠心,除了学洋人的科学,还要学洋人的礼仪。再别像清王朝末年那些放脚派,在沙滩上盖洋楼啦。也就是说,再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啦。留学生放洋,固然要学手艺,但更要学他们的对人态度和做事精神。船坚炮利当然天下无敌,但在酱缸文化里折腾,那船就坚不了,炮也利不了。现在不是有个“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乎哉?结果银子全下了小圈圈的裤裆,这不是说局外人一文也得不到,自然也有得到的,但那只是用来塞别人的嘴,不是真正发展科学也。

劳拉夫人急得团团打转,可是她却不拆她儿子的信,这是一种什么情操?她不是摆个架势“以示”给她丈夫看的,更不会想到我们中国人在研究她和崇拜她,而是她所受的教育和深入内心的民主生活的教养,使她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非那么做不可。柏杨先生如果是她,我也会如此,而她如果是柏杨先生,她也会一脑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

中国的官场,提起来叫人既咬牙又伤心。然而,凭天地良心说,官场似乎还算好的,真正严重的,是在民间。盖官场至少还有所惧,虽不惧小民,却惧更大的官。夫官场之中,有上台就有下台,天下没有用氢氧焰把屁股焊到台上永不下来的官。政府好像公共汽车,在尊车之上,虽然拉屎的拉屎、撒尿的撒尿、吹胡子的吹胡子、瞪眼睛的瞪眼睛,但总有熬到鸣金收兵的一天。可是新上来的接棒朋友,不但遵古炮制,而且拉的屎更臭、撒的尿更骚、胡子吹得更硬、眼睛瞪得更凶,有的还掏出皮管把汽油喝到肚子里、有的还硬往轮胎上凿窟窿,这辆公共汽车恐怕再好不了。呜呼,有人指责当官的骄傲,可是他还没有当官哩,已经够蛮啦。有人指责当官的不够容忍,可是批评他几句,他就说人家思想有问题。有人指责政府不民主,可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圈圈里,却是横眉怒目的阎王老爷。有人拉开嗓门反对特权,可是他反对只是因为他没有特权,等他有了特权,立刻笑逐颜开,到处夸口有人买他的账。官场固烂,民间更烂。在中国人家庭里,找不到孙世亚、孙世乐,更找不到劳拉夫人。找到的只是像柏杨先生这种嘴里明白,心里糊涂,写起来或训起人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的变形虫。

孙观汉先生劝我们不必立志做大事,要立志做小事,这是一个崭新的观念。我们最好能从不花钱就买到手的活榜样那里,学学不拆别人的信,学学考试时不作弊,学学不借用别人的车票也不借给别人车票,学学不往前排空座位上抢,学学不随地吐痰,学学露出笑脸,学学说“对不起”、“谢谢”、“有什么效劳”,学学上公共汽车不乱挤,学学不闯红灯,学学在公共厕所拉屎时拉到茅坑里,撒尿撒到尿罐里,

学学用善意揣测别人,不要只在窝里斗。这些都是小事,即令全学会啦也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但这是一个基础,等这些学会了之后,再学学活榜样办事彻底的精神,再学学活榜样随时随地赞扬别人的精神,再学学不但为自己着想同时也为别人着想的精神,再学学……好啦,这已经够面目一新啦。

练把式练到今天为止,要说“后会有期”矣。写稿喂肚固然性命交关,但猛撞酱缸,老头皮也很重要。前不言乎,有上台就有下台,总不能写个天长地久无尽期吧,恭祝朕躬康泰,国运兴隆(这只是照抄“国宴”上的话,唬你一唬,对不起)。

越幫越忙集

提 要

《越帮越忙集》主要谈的是棋。柏杨认为“棋是一种娱乐,而且是娱乐中最高级的,盖一则可以训练脑筋的组织力和判断力,二则可以修身养性”。当然柏杨绝不会就棋论棋。在讲述棋类起源、历代棋手奇闻轶事之余,内容亦关涉政治与文化。

柏杨曰:“越是艺术,越靠天才,因艺术作品没有一定尺度,全赖天才发挥”,所以老棋士会觉得后生可畏,因“天才好像枪头,努力好像枪杆。圣人早就曰:‘枪头不快,努折枪杆。’”政治棋则是和大人物下棋时的策略,柏杨特引古书中三种“佯不会”:假耳聋、初到官问旧来事体、对尊官饶棋等加以论述,“官崽大学堂”学生不可不读。

序

法国音乐家佛里士先生，有一天去书店找老板借钱（是不是借钱，不得而知，以己度人，大概是非借钱不可），走到门口，看见一辆卡车，一位小伙子正扛着一个沉重的大木箱往上搬，累得满头大汗，声嘶力竭。佛里士先生仁心大动，马上就脱掉外套，上前助他一臂之力，足足搬了二十分钟，把他阁下雪白的衬衣，都搬得成了湿淋淋的黑抹布啦，仍不能移动分毫，只好叹曰：“朋友，我恐怕不能帮你搬上去啦。”那小伙子本来十分感激他的，一听这话，在木箱底下弯着腰吼曰：“你说啥，我是要搬下来的呀！”

呜呼，一个人往上搬，一个人往下搬，无怪乎移动不了分毫。这种场面无以名之，名之曰“越帮越忙”。柏杨先生用作书名，乃由于《棋律》而起，该《棋律》自在台北《自立晚报》上隆重公布，全国臣民，一体遵行之后，据我所知，就发生了几场奋斗。其中一场，臭棋大王不但不肯恭恭敬敬撅起屁股挨踢，反而把执法人的尊头打了个窟窿。于向台大医院急诊途中，该家伙一面哎哟，一面骂柏杨先生不得善终。我之制定《棋律》，原意在于大展鸿图、治国而平天下，看起来反而起了大乱，能不被诟为越帮越忙乎。

是为序。

1965年12月于台北柏府

1. 下棋万岁

棋是一种娱乐,而且是娱乐中最高级的,盖一则可以训练脑筋的组织力和判断力,二则可以修身养性。君看过古人下棋的模样乎——古人你当然没看过,但日本同胞下棋的模样,恐怕是看过矣。两个呆瓜默默相对,万籁俱寂,只有棋子落到棋盘上的清脆声响。从院子向里眺望,室内灯火辉煌,如果再有柔烟上升,隔着一层竹帘,真是神仙境界,那些打保克训的朋友或打麻将牌的朋友俱应该都去跳河。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旷神怡,肌肉细胞一松懈,至少多活十五年。西汉皇帝刘骢先生好踢足球,天天气喘如牛,不成体统,大臣就曰:“蹴鞠劳体,非至尊所宜。”那就是说,踢足球太激烈啦,万一把尊腿踢断,岂不是交不了差坎?刘骢先生曰:“既然如此,请介绍一种不必出一身臭汗的玩意儿试试。”有个家伙就献上一种棋——曰“弹棋”。“弹棋”是啥棋,史书上没有记载,顾名思义,可能跟小孩画方格弹石子差不多,一定简单明了。盖当皇帝的朋友,有智慧的不多,不是庸俗愚痴,就是残酷火爆,太用脑筋的事接受不了也。果然,刘骢先生一试之下,龙心大悦,马上就赏了该发明家一件毛大衣(青羔裘),和一双台北中山北路“第五街”商店出品的高级皮鞋(紫丝履)。

但也有些人说,下棋不但不是娱乐中最高级的,简直是最低级的,伤天害理,自掘坟墓。夫娱乐就是娱乐,目的在于细胞松懈,但它真能像前面所说的,使细胞松懈乎哉?恐怕不但松不了懈,还要一个个抽筋。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喜欢围棋喜欢得要命,有一年秋天,跟朋友在阳台上下棋,下到三更半夜,还不罢休,家人知道毛病所在,也不敢叫他。后来终于下完啦,他站起来送客,却忽然站不起来,盖露水浸骨,他的两条御腿瘫痪了矣,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抬到床上,终身

残废。

下棋下成残废,不足为奇,其他娱乐也有娱乐成残废的,但娱乐的主要目的是使大脑休息,而下棋却更增加大脑负担。别瞧他仙风道骨,端坐不动,面目静肃,好像老僧入定,其实他的尊脑却在那里像滚油锅一样沸腾,不但想到自己肚子里去,还要想到对方肚子里去,一来一往,反反复复,棋下得越好,他的尊脑也越被虐待。——我如果在甲处下一子,对方可能在乙处应之;也可能在丙处应之;然后我再向丁处下一子,对方可能在戊处应之,也可能在己处应之;然后我再向庚处下一子,如果对方不在我预料处应之,我则必须……三十分钟下来,只听忽冬一声,栽倒在地,脑充血啦,死啦。

下棋虽然有的下死,但打球也有打死的,吃药也有吃死的,固算不了啥严重毛病。况且,即令下棋不是娱乐,至少也是一种消遣,古人云:“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闲来无事,或者忙中偷闲,下两盘棋,也是人生一大享受。

棋的种类很多,有围棋焉,有象棋焉,有军棋焉,有跳棋焉,有失传的“弹棋”和“七国棋”焉;除中国之棋,还有洋大人各种的棋焉。对洋大人之棋,柏杨先生没有研究,根据义和团原理,夷狄之邦的玩意儿,不用问就可知道没啥了不起。再根据有识之徒的原理——有识之徒不是发明了“黄色属中色,似较优”的学问乎?我们也可发明“中国棋属中棋,似较优”,故中国同胞对于洋棋,简直有不足挂牙的趋势。而且下棋必须有对手。环顾四周,触目都是土生土长,没有一个会洋棋的,自然也无法学习,更无法增加棋艺,引起兴趣也。

“弹棋”是啥,前已言之,我们不知道。“七国棋”者,实际上应称为八国棋:“周”居中央,用的是黄色棋子;“秦”居西方,用的是白色棋子;“楚”居南方,用的是红色棋子;“韩”也居南方,用的是丹色棋子;“魏”居东方,用的是绿色棋子;“齐”也居东方,用的是青色棋子;“燕”居北方,用的是黑色棋子;“赵”也居北方,用的是紫色棋子。“周”孤孤单单,只有一个棋子,独居中央,死也不动。其他各国,各有一个“将”,一个“偏将”,一个“副将”,一个“行人”,一个“炮”,一

个“弓”，一个“弩”，两个“刀”，四个“骑兵”，共十七个。十七乘七，一百一十九，加上孤苦伶仃的“周”共一百二十个棋子。下的时候，七人各霸一方，互相拼杀，如果没有七人时，则可互相合并；即令有七人时，在攻守上也可以互相联合，等到敌人消灭，再翻脸决斗；有的则在联合进军途中，自己就先动手干了起来，乱七八糟，勾心斗角，盛况空前。下这棋真得有点学问，可惜久已失传，否则的话，改上一改，改上联合国独居中央，台、英、美、法、俄、德、日，代替齐楚燕赵韩魏秦，下将起来，不但有娱乐性、消遣性，恐怕还有教育性。

失传的不用说啦，还没有失传的军棋和跳棋，则是孩子们的玩意儿。二十年代，那时流行一种军棋，完全以陆军为主，“总司令”、“军长”、“师长”直到“排长”、“工兵”、“炸弹”、“地雷”，应有尽有。第一次大战后，既加上了空军，又加上了海军，就更复杂啦。

2. 关键在“围”字

军棋一旦到了陆海空全部出动，就不是孩子们负担得了的矣，但大人们又嫌它没啥变化，所以这玩意儿终于没落。不过我们如果把棋分成“暗棋”“明棋”两类，军棋则是属于暗棋类的。敌我双方，都藏在黑地里，谁也不知道对方棋子是啥，有时候以为对方是“团长”的，派个“师长”猛攻，却竟是“军长”，以致被生吞活捉，真是惨哉。但柏杨先生天纵英明，固军棋老手，而且每战必胜。我的妙法有二，一是乘对方不备，在他紧要的几个棋子上，做下记号，或用牙咬一个印焉，或用笔画上一道细痕焉，然后只要瞪大眼睛，自然十拿九稳。一是请“家兄”出马，（那时候，答应请公证人吃碗担担面，就足够他昧良心啦！）遇到两军交战，我明明是“师长”，对方明明是“军长”，公证人却把“军长”干掉。呜呼，打官司遇到这种法官，真是有冤无处

伸。结果有一次被对方发觉，四川省骂出笼，而且几乎开揍，从此再不跟我交手，真是没有教养之人也。

跳棋的地位介乎于军棋和象棋之间，孩子可以下，大人也可以下，缺点也是变化太少。变化太少则枯燥无味，枯燥无味则兴趣不浓，而且跳棋有点像洋大人之棋，却没有洋大人之棋讲究。洋棋子有时候是用象牙或真玉雕刻的，王是王的雕像，后是后的雕像，亭亭而立，栩栩如生。而我们的跳棋却简陋万状，尤其最近几年，塑料品大批问世，跳棋也难逃塑料命运，而又腹中空空，下棋时不小心打一个喷嚏，都能把棋子打到大街上。这缺点虽属于技术性的，可以改进，但种种原因加在一起，恐怕跳棋的前途不太光明。

一般人心目中真正称为“棋”的，似乎只有两种，一是围棋，一是象棋。这两种棋都是中国祖传国粹，一点洋味都没有，可是一个根深柢固的东西，往往难以溯其源流。嗟夫，围棋是谁发明的乎，跟缠小脚是谁发明的一样，恐怕天老爷都不知道，真是遗憾。不过有人考据出来，围棋是伊放勋先生发明的，伊放勋先生是公元前二十四世纪一位有名的部落酋长，即“唐尧”是也。史书上曰：“尧围棋，丹朱善棋。”伊丹朱先生是伊放勋先生的儿子，这个儿子大概只喜欢艺术，不喜欢政治，也就是只喜欢下棋，而不喜欢当官，所以老头的酋长宝座只好被姚重华先生夺去了。近之时也，英皇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古之时也，中国也有不爱江山爱下棋的朋友。还是洋大人的老前辈哩。问题是，伊放勋先生怎么有那么精致的脑筋和那么充裕的时间，研究出围棋这玩意儿哉。

伊丹朱先生为了下棋，连酋长的宝座都不要，他阁下的艺术气质，千古以下，还使人敬佩，比起来有些为了一点点小官小权，把最要好的朋友都开了刀、出了卖，其圣洁和心胸，岂可同日而语耶？写到这里，忍不住要喊“伊丹朱万岁”。一个国家，这种视权位如破鞋的人越多，国家越蓬勃兴旺。吾友爱因斯坦先生，为了他的科学研究，连以色列总统宝座都不要（有人说啦，总统比酋长严重多矣，其实固不一定也，以色列那块绿豆大地方，比起当年“唐尧部落”，不见得大

到哪里去)。古人们一脑筋当官思想,批评某人也不贤,某人也混蛋,某人也没前途,差不多都是指他当不上官而言。伊丹朱先生喜欢下棋,圣崽们觉得他那一套不能使他“位尊而多金”,当然瞧他不起。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爹也瞧他不起。呜呼,若爱德华八世焉,若爱因斯坦先生焉,大家都肃然起敬,只有伊丹朱先生一直背着黑锅,郁郁以终。

伊放勋先生怎么会发明围棋的,疑问重重,不过中国同胞最喜欢箭垛型人物,“天下之善皆归之,天下之恶皆归之”,一个人好的时候,好得不像话,一个人坏的时候,也坏得不像话。伊放勋先生大概是“好得不像话”式的箭垛,这且不管;即令围棋是他阁下发明的,他在发明之初,却是简单得很,纵十七条线,横也十七条线,后来逐渐增加,到了公元七世纪唐王朝的时候,才成了纵十八条线,横也十八条线,再后来,也就是现在,纵横都增加到十九条线矣。

夫围棋者,关键在一个“围”字,那就是说,靠着人多势众,把敌人围到绝地,然后捉而吃之。从前打仗时人数少,所以十七条线就行啦,以后武器逐渐厉害,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加,就非十九条线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国兵力动员到千万人以上,有人就预测将来的围棋恐怕要增加到纵横二十条线或三十条线,才能施展得开。不过接着又有原子核子以及其他乱七八糟之“子”问世,人数多寡,反而居于次要地位。君看过一幅漫画乎?五百年后国庆节阅兵大典,只要拉着一个“中子炮”,在台下走一趟就礼成啦。盖一尊“中子炮”足抵千万雄兵,一炮打出去,一个舰队都能被打得无影无踪;又一炮打出去,不要说肯尼迪角,就是佛里达佛亚半岛,都稀里哗啦,打到海底。有如此宝贝,一个就足够啦,还要别的海陆空军干啥?于是,我想五百年后的围棋,不但不会增加到纵横三十条线六十条线,恐怕还会减少到纵横三条线五条线,甚至只剩下一条线也。

3. 鬼打墙

无论围棋或象棋,都是易学难精。猛然一瞧,围棋简直是小娃的玩意儿,你拿白子,我拿黑子,你下一颗,我也下一颗,不把你围住已算皇天保佑你啦,你怎么还能把我围住哉?柏杨先生初学棋时,就颇有这股自负,完全采取“鬼打墙”战术。棋子一个接一个,摆成一条墙,用墙来包围,用墙来堵塞,眼看对方被困得走投无路,心中正在高兴,却不知道该怎么搞的,该家伙来一个反击,再瞧原来自己连个“眼”都没有,反而窒息而死。本来遍地都是我的天下,忽然间被一扫而光,真是哀恸绝伦。

“鬼打墙”者,柏杨先生没有碰到过,但却听说过,在我们家乡,便常有这种事情发生。乡下人看夜戏回来,走到田埂之上,忽然有一个伟大的鬼先生当路而立,你往上碰就好像碰到石头上。好吧,往前既不能走,绕个弯走吧,可是你往左走,鬼先生就跑到左边挡住;你往右走,鬼先生就跑到右边挡住。好吧,弯也不绕啦,索性扭头回去吧,可是回去也不行,鬼先生驾起正义之风,又把你回去的路挡住,挡得你眼花缭乱,毛骨悚然。聪明之士,这时候就知道遇到了啥,唯一的办法就是席地而坐,一直坐到天亮。盖鬼先生原是听不得鸡叫,也见不得太阳的,届时自然霎时不见。如果你刚喝了两盅老酒,醉醺醺而晕乎乎,不服这股劲,非要过去不可,结果恐怕是过不去,而且碰得头肿脸青,栽到地下,人事不知。

这种“鬼打墙”的原因何在,一直没人弄清楚,是真的有位鬼先生精力充沛开开活人的玩笑哉?抑不过神经虚弱,满眼黑星,自己先腿软了哉?不管怎么吧,反正传说中的“鬼打墙”,是一种阻吓力量,谁遇到了鬼打墙,谁就霉星高照。因之鬼打墙也成为了一种战术,凡有

力量鬼打墙的朋友,就经常鬼打墙。历史上这种干法多的是,自以为这一下子把你所有的生路都断绝啦,可算把你毁了吧,谁知道固不见得也。下围棋的朋友如果只知道鬼打墙,恐怕挡不住对方的伸张。遇到棋力低的,你鬼打墙他也鬼打墙,而你却先下了手,他当然被你吃掉。但遇到棋力高一着的,你鬼打墙他就千变万化,最后把墙也拆啦,根基也挖啦。

只有低能的棋士才鬼打墙,柏杨先生后来棋艺猛进,有时候遇到别人鬼打墙,我就知道该家伙如果不是新手,则准是一个永远没有长进,在酱缸里泡出来的庸才。

4. 必要时连走两步

“鬼打墙”是邪门,“眼”才是正途。围棋上的“眼”,真是一件伟大发明。伊放勋先生如果生在现代,再走走门路,拉拉关系,包管可以得“教育部”的“中华文艺”奖金,奖金虽只不过两万元,送送礼、请请客,恐怕还不够用,但所谓“荣誉”,却是白捡的也。

围棋要是“活”,必须有两个以上的“眼”。在军事上讲,那就是必须有两个以上的据点,才能互相呼应,立于不败之地——恰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不过这似乎有点从门缝里看人,把围棋看扁啦,围棋何止纯军事而已,简直就是人生。古不云乎:“树要实心,人要虚心”,“眼”越多,虚心的程度越深。国手下棋跟庸才下棋不一样,国手下棋,只要大致一摆,就可知道自己结局是啥。而庸才下棋,恐怕非把棋盘填得鸦鸦乌兼漆漆黑,然后再稀里哗啦垮了台,绝不肯心服也。

俗云“棋高一着”,天底下的事,任何竞争,都有侥幸的可能。现在各学堂不是正在努力招考新生乎?平常门门功课都一百分的,不

见得考得取,反而有些其貌不扬,不过勉强及格的小子,却魁名高中,你说气死人不气死人哉?纵是擂台比武,差劲一点的拳师,有时候也会爆出黑马。对啦,赛马也是不敢确定的,条件够的马先生,往往跑了个老末。敢确定的只有下棋,柏杨先生如果比你阁下棋高一着的话,你纵有通天本领,除非向治安机关告黑状,把我捉了去,恐怕你就注定了非栽跟头不可。有一次我和一位还没有资格入段,但已入了级的棋士较量,每一盘他都赢一百二十几个子,我这个人越战越勇,缠着他非要下到天亮,但他硬是严词拒绝。盖围棋这玩意儿,输上三子五子,已经算丢人到家,如果输了一百子以上而仍面不改色,那种人千万惹不得。日本历届名人赛,赢上一子,已经大喜若狂,所以“棋高一着”者,如果改成“棋高一子”,在围棋上,就更画龙点睛。你阁下棋艺再好,俺总是赢你一子,你就没啥可说的矣。

在象棋上,“棋高一着”则是“棋快一步”,再高明的棋,只不过比对方快了一步而已。有这么一个传说,一个棋王的棋艺,好得不像话,独霸棋坛,目中无人。一个三流的棋士对他曰:“阁下伟大,我们当然佩服,但你敢让我一让乎?包管你局局都输。”棋王笑曰:“没有关系,我让你一个马。”答曰:“非也。”棋王曰:“让你两个马。”答曰:“非也。”棋王曰:“再让你一个车一个炮。”答曰:“非也。”棋王大怒曰:“你的意思,是要我把‘老将’都让给你?”答曰:“也非也。”

“非也”了半天,三流朋友提出要求曰:“你既不必让我马,也不必让我车,只要让我在必要的时候,连走两步就行啦。”棋王想了半天,吓出一身冷汗。嗟夫,棋艺再高,不过是只高一着而已,也就是只快一步而已,对方如果在必要时连走两步,不要说棋王受不了,就是太白金星都受不了。显而易见,柏杨先生的“车”如果可以转弯,“炮”如果可以连翻两座大山,“马”如果能曲曲折折乱跳,恐怕谁都招架不住。不服气的话,我跟你赌一块钱,你敢一试乎?

——赌一块钱似乎有点小儿科,但也够你回家卖裤子的啦。这里就有一个一块钱的故事,一并介绍。从前有一个皇帝,跟大臣下棋,皇帝曰:“你输了我就砍你的头,如何?”大臣曰:“砍头当然可以,

但阁下如果输啦,用啥给我?”皇帝就努力乱许,把某山给你好不好?把某城给你好不好?大臣曰:“不要那么麻烦,这样吧,我只赢一块钱——把一块钱放到棋盘第一个格子里,然后再在第二个格子里放上两块钱,然后再在第三个格子里放上第二个格子里钱的自乘数,然后再在第四个格子里放上第三个格子里钱的自乘数。如此类推,一直把格子放满。我就赢这么多,阁下以为如何?”皇帝英明非常,心里一想,便宜便宜。下棋的结果是,皇帝输啦,大臣伸手要拿赌注,用算盘一打,皇帝瞪了眼,号曰:“好小子,你原来存心整我,要我破产呀。”叫柏杨先生破产容易得很,只要到柏府把棉被一拿,当天晚上就没有盖的。而叫皇帝破产便不简单矣。盖第一格一元,第二格两元,第三格四元,第四格十六元,第五格二百五十六元,第六格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元,第七格……不用再算啦,再算准把你吓断了筋。象棋盘有四十八格,围棋盘有三百二十四格,一直平方到四十八格或三百二十四格时,那个数目字恐怕只有天文学家用计算机才能算得出。不仅吓断了你的筋,连耶和华先生的筋都保不住。

呜呼,一个人一旦到了可以跟皇帝下棋,固然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苦差。盖皇帝的棋没有一个下得好的,原因很简单,皇帝也者,无不性欲发达,头脑简单——至少也是脾气发达,头脑简单,反正“头脑简单”是注定啦。如果赢了他,则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后患无穷。有些圣人说啦,笑话笑话,难道你赢了他的棋,他能当场就杀了你乎?他当然不能因你赢了他的棋而当场杀你,但过了两天,你说话出了毛病,为了维护礼教纲常和国法的尊严,他杀了你,你该没啥可说的吧。

5. 荣誉生活之战

陪大家伙下棋,赢了不行,输了也不行。一个手艺低的要想赢手艺高的,固然没法,一个手艺高的要想跟真的一样,从从容容输给手艺低的,同样也不容易。有些头脑复杂的朋友笑曰:“那有啥不容易的,我硬把车送到他马口里,怕他不赢乎?”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些没有资格跟大家伙碰面的人,你如果用这种干法去陪皇帝下棋,恐怕立刻就被轰出大门,轰出大门还算文明的,说不定给你扣上一顶“灰色思想”“投降主义”的帽子,吃上几年官司。盖这比你赢了他还要伤他的自尊,赢了他他不高兴,顶多说你死脑筋不知趣不懂风情。但一旦发现你的输原来不是真输,而是假装的,那是你瞧他不起,恐怕他下一辈子都记得这笔烂账。

吾友段祺瑞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阔特阔,最高潮时,当过国务总理,他的围棋实在不高明,如果和柏杨先生较量,他也得输掉裤子。可是因为他是国务总理而我是升斗小民之故,日本棋院势利眼,就赠了他一个几段(是三段抑五段,偶忘之矣,其实他一段也不段),自从有了几段品题,他阁下就更伟大。每天退朝之后,就努力下棋。帮闲分子中也以棋士最多,夫棋士者,用时髦话来讲,就是靠下棋吃饭的朋友。一个人一旦以某种行当为职业,在该行当上,他准有两下子,段祺瑞先生怎能是他们的对手乎?但段先生出钱养活他们,不是为了输给他们叫他们趾高气扬的,也不是为了天天赢势利棋心里窝囊的。所以棋手们要想保持饭碗和前途,就必须有比赢棋更高级的作战指导原理。那就是,必须把握住,在适当的时候赢和在适当的时候输。“适当”这个字说出来简单,真正去做的话,乃人世上第一桩伟大学问。大家伙输的时候,要输得不伤大雅。而大家伙赢

的时候,也要叫他认为你确实努力奋战,不过仍奋战不过他,心里才能飘飘然而然然飘。

段祺瑞先生的儿子段啥(偶忘他的大名),就不肯买这种账。小家伙的棋根本不入级,更不要说入段啦。可是每次父子对垒,就把老头吃了个尽光,气得老头胡子乱翘,骂曰:“你小子不务正业,只知道下棋!”小家伙后来发了脾气,有一次故意把眼填死,让自己也被吃光,可是老头就更火爆,骂曰:“好混蛋,你瞧不起你老子,跟我下棋辱没你是不是?”小家伙从此不跟他下棋,有时老头手痒难忍,抓他来下,他就说他要先去厕所,然后影踪不见,盖借尿遁而逃啦。

段祺瑞先生养棋士,不过是时代的后劲,时至今日,社会变迁,这种大户头不再有矣。但在十九世纪清王朝中叶之际,却极一时之盛,王爷也好、贝勒也好,反正一定是大家伙,每人都拥有一批棋士,供他们吃,供他们穿,然后再每月致送若干两银子。该银子是依棋艺的高低致送的,张三先生焉,在王府棋士群中所向无敌,一个月可拿到一二百两;李四先生焉,谁也下不过,一个月只不过三五两,连买双靴子都成问题。要想调整待遇,当然可以,你得先赢几盘再说。呜呼,干啥都有打马虎眼的,只有下棋,完全真刀真枪,你棋低一着,就是急出尿来都赢不了,要想从三五两银子升到一二百两银子,真得身经百战,而该百战谁都帮不上忙。只有拼命努力,货真价实,一点都没有玄虚。

月薪一二百两银子的是大棋手,王爷贝勒都以拥有天下闻名的大棋手为荣,每年还有一次大国手选拔赛,由各大棋手济济一堂,最后胜利的就成了“大国手”。大国手的荣誉大啦,立刻披红挂绿,他所属的那位王爷或贝勒,用乐队吹吹打打把他迎回,紧接着就是一连串欢宴。国手高坐首席,吃得脑满肠肥。这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大国手的待遇自不能跟普通棋手的待遇相同,有的当场就送上银子五百两,有的比较细水长流,分摊到每月的薪水上。好比说,本来大棋手每月只一百两的,当了大国手之后,以后每月就一百五十两矣。盖这不仅是该国手个人的荣誉,也是该王爷该贝勒的荣誉也。

问题是,大国手也好,大棋手也好,舒服真是舒服,但千万别垮,一旦被新出炉的小子击败,那就灾情惨重,荣誉没有啦,物质也没有啦。社会本来是现实的,棋坛更现实得厉害。只要一输,不但披不了红、挂不了绿,也坐不了轿,连车都得自己雇。回到王府,没人答理。月底账房先生送钱过来,红封套身轻如燕,就知道不妙。打开一看,只有五十两啦。下个月还要轻,再下个月更要轻,三个月后,只剩下五两银票,那就是说,送不送在我,滚不滚在你。

所以大国手和大棋手的夺冕之战,不但是荣誉战,也是生活战,更是生死战。每次竞赛,离家出发时,妻子儿女恭送到门口,挥泪而别。胜后归来,贺客盈门,全家如沸如腾,太太买旗袍买丝袜,女儿马上去美国嫁给擦皮鞋的,儿子立刻以天才儿童赴德国学音乐。穷朋友更是茂盛,借钱的借钱,顺手牵羊的顺手牵羊。可是一旦大败而归,全家就哭成一团,盖一切都完啦。诗曰:“一失手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嗟夫。

6. 天才和努力

失败了的老棋手好像失败了的老拳师,属于人间的惨事。盖年轻小子,精力充沛,前途无限,烧掉了羽毛没有关系,会再长出来;栽上七八个跟头也没有关系,爬起来仍是一条好汉。而老棋手和老拳师便不行矣,烧掉了羽毛就成了秃光光,再长不出啦。栽了跟头就摔断了腿,也再爬不起来矣。无他,脑力不继,体力亦不继故也。

有一篇美国小说,题目就叫《老拳师》,忘记作者是谁啦,是一篇心理描写的杰作。写一位老拳师在被打倒了之后的全场嘘声中,独自狼狈回家。没有群众、没有朋友、没有马,也没有车,踉踉而行,浑身酸痛,双腿沉重,只好坐到路边木椅上休息,一面还隐约地听到拳

赛场传出的欢呼。击败他的那个年轻小子像天之骄子一样,被捧到云端之上。于是若干年前他第一次大获全胜时的情形,不知不觉浮上眼帘,那时候他也是年轻小子,不到三个回合就把那老拳师击倒,从此成为拳王,受到疯狂赞扬,他不但有了社会地位,也有了钱,接着他娶了漂亮的妻,生了英俊的子。最后他的钱做生意赔光啦,而他也老啦,为了生活——他的小儿子正染病在床,而全家已一天没有吃过什么,他的妻子积攒下来三天的失业救济金,为他买了一个面包和一根香肠,这是他出赛前唯一的食粮。

他想到今天那年轻拳师的左手小拇指,在击他的右颊时,被他仍粗壮的手臂挡住,他可以听见该小拇指折断的声音,年轻人当然不在乎这点创伤。但到了老年,那折断了的小拇指会再不能使用。他就是这样,他在第一次战胜时也被折断了小拇指,他也同样的一点也不在乎,但当过了三十岁的时候,小拇指开始不能用力矣。他不敢想到若干年后,现在那位在万人欢呼声中晕晕陶陶的小子,会不会也像他一样,记得第一次的一击。

老拳师想了很多,最后他想到明天以后的日子,又想到为制装借的那一笔钱,他妻子正站在门口,盼望他打赢了回来把孩子送到医院,也盼望能吃一顿填饱肚子的饭,他不敢想像她看见他踉跄回来时有什么表情。真是前程茫茫,日暮途穷,想到这里,愁肠百结。于是,老拳师哭啦,就在他落泪的一刹那,他想起来若干年前被他击败的那个老拳师,也是在半路上哭了的,他当时不知道他为啥哭,而他现在知道他为啥哭矣。

这篇小说写得细腻入微,使人对一个没有翻身可能的失败者,洒下同情之泪。但也同时指出居高莫忘危,任何一个人,有上台的一天,必有下台的一天,当初怎么打垮别人,最后比葫芦画瓢,也会被别人怎么打垮。

一个人有上台的一天,必定有下台的一天,天底下没有只上台而不下台的怪事。柏杨先生钻营奔走,在《自立晚报》挖了一个方块,写写杂文,谋生喂肚,一连写了五年,好像没有个完。其实用不着心

焦,终于有一天会完。不是老板大人发了气,凶猛一踢,把我踢了个嘴啃地,就是我自动自发地停笔——得了爱国奖券,成了面团团富翁固然停笔,害了病或阎王爷要了命,也当然停笔。好比贵阁下吧,现在尾大不掉,坐在局长校长部长处长的宝座上,舒服带冒烟,但总也有下来的一天,不是你高升,就是你也像名男人翁慨先生一样,十八年不倒,一倒就不可遏止。

(柏老按:再也想不到,我是因为忽然隆重地坐了牢而停笔的。预言不幸而未中,十分抱歉,盖说不准学一向如此,也不能怪我。)

同样的,一个人威风凛凛,击败群雄,当上了拳王,他也会有一天被别人打下金銮宝殿,眼睁睁看着陌生的屁股往上坐。棋坛上的大国手既不是世袭的,而是靠“三箭定天山”的,他既射了三箭,把从前那个老王射断了气,则定有一天,也闯出来一个瞧不上眼的小子,照自己心窝射上三箭。能挡得住该三箭,算自己有本领,有运气,撑不住该三箭,自己只好卷铺盖,而也看着该小子的陌生屁股往金銮宝殿上坐矣。

夺冕战和获取王位的战况,棋坛和政坛同样惨烈(呜呼,一副棋盘,真是缩小的人生),而尤其奇怪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古新人换旧人”,老拳师铁定的要栽到后生小子之手,老国手铁定的也要栽到后生小子之手。一个老拳师很少被另一个老拳师打倒的,打倒老拳师的准是年轻拳师。一个老国手也很少被另外一个老国手击败的,击败老国手的准也是一个年轻棋手。所以老国手最怕跟后生对垒。一见年轻后生,就心惊肉跳,认为天乎天乎,末日已到。所以棋手聚会的厢房,最讨厌后生晃来晃去,古人曰“后生可畏”,真是可畏之极也。

凡是艺术,全靠天才,我说“全”靠天才,定有人问曰:“好吧,把贝多芬先生送到朱熹先生那里念四书,他能谱出交响乐乎?”我不抬杠,他当然谱不出交响乐。不过我也要问啦:“好吧,把一匹马送到大学堂深造,它能看得懂书报杂志乎?”恐怕你阁下也不抬这种杠。夫“天才”和“努力”,是成功的两个翅膀,缺一个翅膀都不行,甚至两

个翅膀不同分量,一个大一个小也不行。勤快不可能补拙,努力代替不了天才,天才也代替不了努力。只不过这些年来,有学问的人对“努力”的估价太高啦,认为“努力”可以办到“天才”办不到的事,那就不对劲。没有天才,纯靠努力,就是把屁努出来都没有用。

7. 危险对手

天才和努力,还另外有一个比喻,天才好像枪头,努力好像枪杆。圣人早就曰:“枪头不快,努折枪杆。”这个枪不是卡宾枪机关枪,而是红缨枪——吾友张飞先生想当年就是用这个玩意儿的。枪头如果犀利无比,大喝一声,真能把大树扎个大洞。可是该枪头如果生了锈,恐怕大喝两声也扎不进去。如果不管它锋利不锋利,而只一味硬扎,喀嚓一声,枪杆断啦,枪头仍照样扎不进去。

有一天柏杨先生在台北光武西村和一位朋友并肩散步,迎面来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头发长长的焉,两颊瘦瘦的焉,走路飘飘的焉,右手提了一个他妈妈的女用口袋,左手拿着一个烟斗,自言自语,低头猛走。朋友告曰:“此即打狗脱张也。”他有时神智清醒,向人介绍,就是自称“俺是打狗脱张”的,由于连他自己介绍都亮招牌,可知他对“打狗客”是多么重视,也正因为这么重视,打狗脱才害了他。

该“打狗脱张”,乃台湾银行前“总经理张”之子也。到美国读书,立志非读个打狗脱不可,结果是枪头扎进大树里,硬扎出来一个打狗脱,但枪杆同时也断啦,断出了精神病。美国待不下,只好回台,回台后到台湾大学堂当教习,当了两年,实在无法度,只好当寓公矣。他阁下属于“文疯”一类,对别人没有伤害,独处一室,每天拿着太夫人的手提包,或坐出租车焉,或坐三轮车焉,云游四方,一天能坐一大

把钞票。

这是被“天才”打败了的,当然也有幸运没有把枪杆努断了的,不过没有天才的朋友,努力再加倍,枪杆没有努断,其扎不进该成功的大树固一也。我们欣赏一幅画,或欣赏一座雕刻,常常觉得有些有书卷气,有些虽然同样好,简直挑不出毛病,但却充满了不对劲的匠气。君看过齐白石先生的画乎?又看过小儿书上的连环漫画乎?二者的不一样,不单纯的是技术的好和坏,而是画家的画有灵秀之气,画匠的画实在庸俗不堪。君又看过林翠松女士雕刻的塑像乎?又看过乡下庙宇里,供的泥胎神仙乎?同样都是塑像,同样都有鼻子有眼,塑得都很“像”,但林女士的塑像栩栩如生,而泥胎却呆如木瓜。一个没有天才的学画朋友,顶多成为画匠,而永成不了画家,一辈子都没办法有书卷气。一个没有天才的人学下棋,顶多成为段祺瑞先生,虽然屁股绑上火箭,再加发悬梁而锥刺骨,他也成不了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先生也,对不对乎哉?以闻,候教。

越是艺术,越靠天才,因艺术作品没有一定尺度,全赖天才发挥。电灯泡如果没有电,电灯泡虽然仍是电灯泡,却是死电灯泡。电扇如果没有电,却是死电扇。失去了能源,也失去了价值。电就是天才,没有天才,就是燃上一百盏油灯,就是派上一队人轮流打扇子,那股劲绝不相同。

下棋便全仗天才,所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娃儿是最危险的对手。别瞧他乳臭未干,却真能把大国手下得脑充血。这天才不是单靠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有些人努了一辈子力,结局竟栽到啥力也没有努,只不过大人下棋时在一旁望望野眼的小家伙手里。清王朝中叶,大国手施星标先生,他父亲嗜棋如命,为了下棋,连家产都下光啦,可是怎么下都下不出名堂,家里当然经常的棋客满座。施星标先生四五岁时,别的娃儿正是动枪舞棒玩泥的日子,他已在父亲身旁指指点点,老头在他指点之下,往往大胜。有一次,父亲的朋友来找老头下棋,老头恰巧不在家,就开玩笑问他曰:“汝能弈乎?”当然能弈,一老一少,摆起擂台,然而还没有下三十子,该朋友就觉得要糟,又下了十

三四子,该朋友急火攻心,说他要上厕所,乃驾尿遁而逃。

天才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俗语谓之“神童”。在艺术领域中,各种神童都有,像电影上的童星,像画坛上的小画家,像——柏杨先生的孙女佳佳,现在四岁十一个月(那就是说,快要五岁啦),天生的跳舞奇才,跳舞老师都赞口不绝,自从上了跳舞学堂,不到三个月就升了一级,现在已穿硬底鞋矣。她阁下下得学来,就跳个不停,在地下跳,在床上跳,连吃饭时都要摆个姿势。呜呼,她将来要不成名,还有天理乎?柏杨先生暨夫人走不动时,还要靠她养猪一样地养哩。

南中国大概物产丰富之故,既不愁吃,又不愁穿,文风自比北中国要盛,棋风亦然,而神童因之也特别多。《清稗类钞》上说,两位国手范世勋先生和施绍闇先生,路过广陵,借住在一家私塾里。先是范世勋先生看见顽童们在下棋,手心痒痒,就降贵纡尊,姑下几盘“指导棋”,想不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赢不了一盘。施绍闇先生不服此气,继续指导,也想不到该顽童竟给他来一个赢了二十子的大优势,把二位国手气得一夜都睡不着觉(书上原文是“皆怅然若失”),第二天天不亮就开了溜。一个尚在私塾念三字经的顽童都会下棋,而且又下得那么好,一方面固说明棋艺的普遍和深入,一方面更说明天才的重要也。

范世勋先生和施绍闇先生固然栽到后生小子之手,但他们自己,想当年也曾是神童,别的老家伙也同样栽到他们手里过。范先生“年甫垂髫,已精十诀”,他阁下后来出征北京,向当时的棋王俞清珈先生挑战,俞先生那时已六十多岁,再过一两年就可以告老还乡,做梦都梦不到那个毛头小伙子拆了他的台。该俞老头接受挑战时,也是以“指导棋”心理出现的,下到第三十儿子,发觉不对劲,急忙封棋。就在当天晚上,他悄悄拜访他轻视的小子,说了五百公斤顺耳的话,要求他恤老怜贫,让他这一次保持王座,三盘棋结束后,他就卷铺盖回家。范世勋先生慷慨答应啦,准备连下三盘和棋,甚至输给他一盘也行。

可是到了天亮,敲门声急,醇亲王府家人一拥而上,一来代表王

爷问安,二来搬他的行李到王府去。他大骇曰:“俞老先生何在耶?”答曰:“老头已经上吊啦。”呜呼,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棋王也不知道要战败多少人也。原来俞老头手下的一些残兵败将,一瞧老头封棋,就知道“上得山多必遇虎”,恐怕是遇到了虎,要完蛋啦。而且判断他一定要去小伙子处讨饶,就埋伏停当,把他说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然后向王爷一五一十打了小报告。王爷一听,嗨,你原来没啥真本领,只靠捣鬼呀,就叫账房先生送他二百两纹银,请他另行高就。账房先生瞧他大势已去,就只送去一百两,而把另一百两下了腰包。问题是,俞老头向王爷辞行时,万一谈到了钱,露出马脚,岂不砸锅。就心生一计,除了送一百两银子外,还送了两句翻脸的话,意思是要他一怒而去,再不跟老板见面。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却想不到老头没有照账房先生设计的思路去想,而转弯抹角,想到牛尾巴里啦。那就是说,他想不开啦,就买了一条麻绳,把脖子一伸,哀哉。

施绍闾先生比范世勋先生略差一点,但他的成名也同样的早,他在八岁时拜当代大国手之一的俞长候先生学棋,到十二岁,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历史上这种天才儿童,多如牛毛,写一火车都写不完。南北朝时有一位褚引先生,苏州人也,七岁那一年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同时代围棋名手,打得叫苦连天。另一位天才苏亦瞻先生,十六岁时就天下无敌。七岁似乎小了些,甚至还要尿床哩,可能有点瞎吹牛。但十六岁却绝对有其可能,吴清源先生五段时只有十八岁,而林海峰先生五段时,还要小两岁,才十六岁,正是苏亦瞻先生的年龄。日本人虽然有点笨,但坂田先生五段时,也只二十岁;而藤泽明斋先生五段时,跟吴清源先生一样,也只十八岁。

8. 棋王故事

一个人的成功,普通情形下,大概要到四十岁,甚至要到五十岁,才能瞧出点苗头。太早的成功,谓之“少年得志”,好像在针尖上折腾,一失足就会摔得筋断骨折。太迟的成功则必须先有雄厚的基础,而这基础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就应该完成。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不能完成的话,恐怕活到一百岁也木法度。姜子牙先生八十岁遇到姬昌先生,立刻就抖了起来,但他的智慧和才华却是早就具有了的,姬昌先生是“发现”了他,而不是“发明”了他。

但是,只有艺术家的成功,不被这种人生规律限制。棋士们往往在河里光屁股洗澡,甚至在更顽皮的时候,就有了异样。社会必须及早发现他,如果发现得太迟,天才就被淹没。再走运的姬昌先生,只能找到定邦安国的老头姜子牙,永找不到一个才华四溢的老棋手也。小芽如果不被灌溉培养,长大了后一定默默无闻,林海峰先生假使仍在台北国民学堂恶性补习,等他大学堂毕业啦,他的棋也就完啦。

洋大人之国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位农夫先生请客,为牛奶伤透了脑筋,盖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容器,挤了出来的奶,往啥地方放乎。左思右想,得一妙计,像银行储蓄存款一样,索性就存到牛女士肚子里。她阁下一天有三加仑奶,俺十天不挤,届时岂不有三十加仑奶欤?谁知道等到十天之后,嘉宾临门,他再去挤时,不要说三十加仑,连一加仑都没有了矣,盖已经干瘪了矣。这故事流传得很广,一直被人引用,证明脑筋越用越灵。柏杨先生引用它,是想证明艺术天才跟奶一样,也不能储存,必须早一天出头。《世说新语》上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可是棋士必须小时了了,大时才能佳,小时不了了,长大后恐怕佳不起来;而且小时了了,一经培养,

长大后一定能佳。棋坛上,似乎还没听说过谁大器晚成的。

明王朝棋王王方新先生,史书上说他六七岁时,坐在他父亲膝上看棋,常常插嘴,叫他父亲某道可攻某道不可攻,老头不听(当然不听),结果输了个惨。客人曰:“这小子不安分,你爹要听你的话,输得还要见不得人。”王方新先生曰:“老头别嘴硬,你敢试试乎?”恢复原样再下,客人竟全军覆没,噫,客人说的话原文是:“本不可攻也。”却被流鼻涕的小娃攻啦。“本不可攻”者,是以他的智力和棋力标准,认为那是死路一条,但在棋高一着的神童看来,固可攻也,固是一条生路也。今年(1965)日本《读卖新闻》举办的名人赛,那坝一局,林海峰先生跟坂田荣寿先生之战,就发生了“本不可攻也”的场面。

林海峰先生跟坂田荣寿先生,一个八段,一个九段,在那坝举行比赛,这是日本《读卖新闻报》主办空前轰动的“名人赛”的第二局。第一局林海峰先生输啦,这个第二局下了两天,于8月8日在那坝平和馆二楼百合厅开赛,第二天——8月9日结束。8月8日封棋后,台北于8月9日见报;8月9日完了后,台北于8月10日见报。我们要介绍的是8月8日的事,当天晚上,《征信新闻报》就敦请了三段张恒甫先生到报馆为编辑老爷开讲,而“中国围棋协会”高层次衮衮诸公,也挤在协会恭听由远洋传来的战报。

封棋时的战况是这样的,林海峰先生已占了四个角,而坂田荣寿先生则在肚子里发展。在围棋上讲,“金角银边草包肚”,角是最好地盘,盖它两面靠海,对方既没有军舰抄后路,则只要防守两面,用少数几个子就可占领一大片;“边”则就要防守三面矣;而“肚子”属四战之地,更为紧急,必须四边打墙才保得住。翌日中午,我到《自立晚报》,就看见几位编辑老爷在那里面红耳赤,一手执报,一手执棋,瞧着报上棋样照摆,摆来摆去,认为林海峰先生如果赢啦,是无天理。盖角虽然是金的,但如果只有四个小角,而让对手占了太平洋似的肚子,也同样完蛋。尤其是一位柏杨先生手下的常败将军,声嘶力竭喊曰:“坂田荣寿先生是个老狐狸,他如果没有打好算盘,他能让林海峰四个角乎?”我偶尔插句嘴,他就翻脸曰:“你懂得个屁,你那种鬼

打墙，给坂田提鞋都不配。”好像他已经配提鞋啦，气得我要死。

原来昨天晚上，《征信新闻报》社也有同样镜头，张恒甫先生作正式的开讲和分析，也认为林海峰要糟。呜呼，他如果向甲处进攻，人就用乙法应之；他如果向丙处进攻，人就用丁法应之；他如果向戊处进攻，人就用己法应之；他如果仍不服气，向庚处进攻，那比自杀还要惨不忍睹，人家向辛处一堵，就丢人大啦。不过也并不是没有救，救倒是有的，那就得必须出奇迹，好比坂田荣寿先生，一时鬼迷了心啦，或他阁下一时腹痛如绞啦。围棋协会里，诸公等到了十点多钟，也一哄而散，这是天老爷叫林海峰输的，非关人力，可叹可叹，可惜可惜，八段到底搞不过九段，小子到底战不过老将也。

想不到第二天一看报，林海峰先生以四目之多，大胜坂田先生。柏杨先生就立刻跑到《自立晚报》，向常败将军唱了个大喏，问他怎么办吧，是跳楼自杀乎，抑买一公斤巴拉松喝之乎？他当然更不高兴，目如铜铃。不过我想目如铜铃的恐怕还有张恒甫先生，盖明明“本不可攻也”，却竟然可攻也，官大一级压死人，棋高一着也压死人也。

9. 荒野奇迹

天才被发掘出来后，还要靠名师指点，才能有所成就。林海峰先生如果没有吴清源先生这么一位恩师，恐怕很难迅速地达到尖端。盖智能是先天的，而知识是累积的。现代大国手吴清源先生如果跟唐王朝大国手王积薪先生来一个名人赛，王积薪先生恐怕也得连裤子都要输掉，因他阁下那两下子，早被吴清源先生吸收，再加上吴清源先生自己的特殊发现，显然他多了好几套，古人自不会是今人的对手也。

中国人一旦在某一方面有点成就,总要弄出些鬼话连篇,以表示他真是狗彘的,帝王如此,作家艺术家也如此。帝王鬼话,柏杨先生已有《鬼话连篇》一书,专门研究,不再说啦。至于作家,宋王朝大词人姜夔先生(其实他的灵性很少,故胡适先生曾尊称他为“词匠”,但我仍称他为“词人”,而且冠以“大”字,以表宽宏大量),他曾谱了一首平韵的《满江红》,这不过是一件比芝麻还小的事,犹如柏杨先生写了一篇杂文,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哉。但也可能因为太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缘故,就弄起玄虚,说他有一天坐船回家,正好是顶头风,真要急死人,乃祷告曰:“玉皇大帝听禀,你要是变成顺风,俺就谱成一首平韵的《满江红》。”玉皇大帝在凌霄宝殿一听,尊口一吹,风就倒转过头刮了起来——你说狗屁不狗屁吧。司马相如先生似乎也露过这么一手,他阁下穷得要命,想向老帝崽刘彻先生献一首赋,拍拍马尾,弄他几文,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衣翁”——穿黄衣服的老头,对他曰:“你为啥不定名为《大人赋》乎?”司马相如先生霍然惊醒,就写了一篇《大人赋》往上献,这篇赋好不好是一个问题,但这鬼话却是老板爱听的,就赏给他四匹达克隆(古书上曰“赐锦四匹”)。

棋坛上这类鬼话更多如牛毛。王积薪先生所以成为一代棋王,非关人力,也是乃天授也。话说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唐玄宗李隆基先生,被安禄山先生赶得向四川飞跑。王积薪先生是一个翰林,兵马乱世,文人总是不值钱的,所以晚上往往没有地方睡——可以睡的地方都被大官占啦(古书上曰:“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所先。”),他只好向山窝里发展。有一天住在一个老太婆茅草房里,老太婆穷得要命,没有多的房间,他只好睡到屋檐底下。到了半夜,忽听老太婆唤媳妇曰:“月明良宵,无以适兴,咱们娘俩下盘围棋如何?”媳妇曰:“好呀。”王积薪先生吓了一跳,这么穷兮兮的人家还下围棋,而且没有灯火,老太婆住东间,媳妇住西间,又怎么个下法哉?当时就屏声静气,洗耳恭听。

只听媳妇曰:“东五南九置子矣。”老太婆应曰:“东五南十二置

子矣。”媳妇曰：“西八南十置子矣。”老太婆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用现代话讲，媳妇置的是“5十”、“12十”，老太婆置的是“5八”、“9十”，每下一子，都要想上半天，一直下到四更将尽，才下了三十五子（柏杨先生下围棋，五分钟能下一百子，真奇才也）。王积薪先生一一默记在心，下到第三十六子时，老太婆曰：“你输啦，输了九个半子。”媳妇推算又推算，甘心认输。

呜呼，这才是真正的高手，下“盲棋”本来已不容易，只下了三十六子就判定了输赢，而且还判定了输子的数目，不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绝办不到的也。王积薪先生第二天一早就穿戴齐整，一反昨天瞧不起穷人的嘴脸，见了老太婆，长长一揖，问曰：“才下了三十六子，你怎么就知道九子半的结局乎哉？”老太婆曰：“你可以摆出来试试。”王先生当下掏出棋盘，竭尽所能，拼命挣扎，连九个半子都够不上，不禁五体投地，非要学两手不行。老太婆叫他把自鸣得意的几着摆出来，每盘只摆了十几个子，老太婆就知道发展是啥，对媳妇曰：“这个官儿尚是可造之才，你可教他常用的几势。”

在该媳妇的指点下，王积薪先生努力恶补，攻守杀夺，救应防拒，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喜若狂。要老太婆再教他更高深一点，老太婆笑曰：“这已经无敌于天下矣，学那么多干啥？”王积薪先生拜谢告辞，走了数十步，回头一看，魂飞天外，原来啥都没啦。茅屋固然没啦，老太婆媳妇也没啦，是神仙下凡的坎？抑鬼朋友变化的坎？书上没有交代。交代的是，王积薪先生从此成为唐王朝的大国手，谁都下不过他。但他对那只下三十六子即判定输九子半的棋，仍不服气，就专心研究，希望能输九子就行，结果仍不能少过九子半。这盘棋在棋坛上很有名气，曰“邓艾开蜀势”，寥寥三十六子布在棋盘上，看得懂的人不多，不要说下之矣。

10. 尊官舒服术

王积薪先生的棋经过鬼神这么一指点,当然谁都不放到眼里,但他每次跟老帝崽李隆基先生对弈,却一定要输。王君《玉续纂》上有三种“佯不会”;佯不会者,实际上虽会,却假装不会者也。一曰“假耳聋”,明明听得见,却假装听不见,这要上等功夫才行,否则有些话听不见,有些话却听见啦,就露了马脚。二曰“初到官问旧来事体”,不是真木宰羊,而是假装木宰羊,用之以避后患。三曰:“对尊官饶棋”——对尊官饶棋已是大学问,何况对皇帝饶棋乎?

佯不会者不是假装根本不会,你明明会下棋,却硬说你不会下棋,尊官恐怕跟你没个完。而是会当然会,只是下得没有尊官好,没有尊官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非不想赢尊官也,是棋差一着,想赢而赢不了也,必须如此,尊官才舒服舒服。五年前不是闹过一桩一个任期届满的市长先生,在北投豪赌被抓,因而连新官也坏了乎?据说他阁下能当上那么多年市长,就完全靠“佯不会”的功夫。某一个尊官焉,实权在握,有十足的力量把他弄到宝座上,该尊官嗜赌如命,市长先生每来台北,就准备巨额资本,陪他打牌。论起牌术,尊官就差劲啦,顶多麻将小学堂一年级,而市长先生简直可以当麻将博士。可是每次大战,该尊官一定大赢特赢。写到这里,柏杨先生插一句嘴,做官之道函授学堂一定得添这门功课,或在“红包学”列上一章。盖借着输钱而送红包,诚天衣无缝,就是请美国联邦调查局用雷达科学仪器,恐怕都侦察不出来,你总不能不叫俺猛输吧。柏杨先生和市长先生是老朋友矣,有一天站在他屁股后看“歪脖和”,他做的是清一色,上家打了一张七条,正是他要和的,我沉不住气,啊呀了一声,他就在椅子下面踹了我一脚,我是何等人才,知道定有学问在焉,就不

再作声,只见坐在他下手的尊官笑嘻嘻地推牌在地,和啦,和了个屁和。我心中大惑,鸟兽散之后,出得门来,正要发问,他却把我拉到墙角吼曰:“老哥,你以后看歪脖和只管看歪脖和,少开簧腔好不好?今天几乎坏了我的大事,你以为我瞎了眼,要你指点乎?”我张口争辩,他叹曰:“罢罢罢,算我倒霉,交上了你这种没脑筋朋友,以后这种场合,你最好不要参加。”我惶恐询之,他又叹曰:“蠢材,蠢材,你连这都不懂,还想谋一官半职哩,回家吃你的咸菜稀饭吧。”

输钱不算本领,为了怕尊官起疑心,在必要时,该市长先生还弄点滑润油抹抹。我几次都见他在输光了现款,开支票付赌账的时候,忽焉摇头,忽焉点头,然后严肃而言曰:“输钱叫我心痛,可是输得心服,也输得值得,从你老人家学了一手。”并举例曰:“那一张八筒,要是我,我就不那么打,我宁可听边张,也不听对倒。”结果尊官赢了钱又赢了荣誉,晕晕乎乎,飘飘荡荡,他不支持他当市长,王八蛋支持他当市长乎?

对“尊官”尚且如此,对皇帝更可想而知。王积薪先生再大的胆都不敢赢李隆基先生,除非他不想当他的翰林。公元五世纪六十年代刘宋王朝第七任皇帝刘彧先生,也是一个嗜棋如命的家伙,他的棋力大概跟柏杨先生的棋力差不多,只不过会鬼打墙而已。不同的是,他是皇帝,所以大家就一致公推他为三品。

11. 恰到好处

中国古时候的围棋是以棋力分“品”的,像当官一样,棋力高的当“大官”,棋力低的当“小官”。而政治上的大官,虽然只会鬼打墙,照样也当棋坛上的“大官”。刘宋王朝建安王刘休仁先生是当时棋坛上的首领,谓之“大中正”(围棋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堪先生是副

首领,谓之“小中正”(围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按照当时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度,把棋士们分为九品,曰:“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够得上“品”资格的,凡二百七十八人。后来“九品中正”没落,同时这种分法也太麻烦,随着政治制度改变,遂改为一品二品……一直到九品。像王抗先生是一品,褚思庄先生和夏赤松先生是二品,羊保玄先生是三品,江学居先生是五品。

——这种一二三四五,数目越少,地位越高的顺序,传到了日本,被头下脚上地颠而倒之,“品”成了“段”,九品成了一段,一品成了九段,真是天下大乱。这种“九段最高”、“一段最低”的分法,对中国人来讲,最初真有点不习惯,依中国人的脑筋,第三名当然要升到第二名,第二名当然要升到第一名,天下哪有第一升第二的乎?不过孩子们在学堂读书,却是一年级升二年级,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当然,这只是习惯问题,把耳朵听顺啦,也就不别扭啦。不过“段”似乎没有“品”简单明了,现在中国却反过来跟着日本走,叫人无可奈何。我希望后生小子将来一定要争口气,把国家弄强,届时使围棋恢复正统,去他娘的“段”吧。中国还是用中国的“品”,非小家子气也,而是名正言顺也。

王抗先生既是一品,而刘彧先生勉强不过三品,但他却硬找王抗先生下,王抗先生奉命之余,只好每次都“佯不会”,输得恰到好处。刘彧先生洋洋得意之余,还发问哩,问王抗先生为啥挡不住他的攻势,王抗先生一脸忠贞学曰:“陛下飞棋,臣不能断。”有一次问得急啦,王抗先生曰:“俺的棋人臣第一,你的棋人君第一。”那就是说,我的棋在小民中第一,你阁下的棋在皇帝中第一。而当时正逢南北朝时代,只有南北两个皇帝,是好是坏,凭良心猜吧(幸亏刘彧先生猜不出,他如果发现王抗先生吃他的豆腐,恐怕御脸一翻,“你的棋监狱第一”了矣)。

“饶”者,“让”也。但遇到大度量的尊官,有时候不让也行。古书上说,刘宋王朝第一任皇帝刘裕先生,有一天跟黄门侍郎羊保玄先

生下棋,告曰:“咱俩下棋,谁都不准佯不会,你如果赢啦,我派你当宣城太守。”羊保玄先生大喜之余,就恰当地赢了一子,当上宣城太守。不过有这种奇遇的人不多。

每一个国家,都有关于灵魂的学问,前天报上不是报导英国的“灵媒”之学乎?灵媒者,中国谓之“圆光”,华洋用的方法虽有不同,其目的则是一也,那就是把死去亲友的灵魂,用法术招来,跟目前未翘辫子的活人见见面,以慰相思。不过在这方面,中国的花样要比洋大人来得多,也更玄妙。好比扶乩,洋大人恐怕连听说过都没有。“乩”,有些人说它音“机”,字典上支不支持这种发音,我不知道,但我却是念成“卵”的。扶乩之道,柏杨先生家乡最为盛行,在一个神秘的小屋之内,香烟缭绕,桌上放着一个沙盘(跟军营中用的沙盘一样,只不过完全装的细沙,好像把大戈壁搬到桌子上),两个小子分别站在沙盘两旁,各用一手架起丁字尺。坛主把黄裱纸焚烧如仪,要请关羽先生,关羽先生就驾到;要请董小宛女士,董小宛女士就驾到,大概除了玉皇大帝和耶稣先生,谁都可以请之(柏杨先生千秋万岁之后,你只要一请,我也驾到)。然后丁字尺就在沙盘上猛烈搅动,尺端触着盘底,呼呼作声。这时候大家就知道神仙要来啦,连忙鞠躬(也有磕头的),然后丁字尺在沙盘上写字,如果书曰:“天理昭昭,天理昭昭。”大家就知道岳飞先生至矣,如果书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大家就知道来的是荆轲先生。

既然什么样的神仙都可请到,则棋迷请大国手,一样可以在沙盘上对局。好比说,吴清源先生死啦(对不起,对不起),台北棋迷诸公,或“中国围棋协会”诸公,一旦要想讨教,那就比他活的时候还要方便,用不着送他飞机票,也用不着花钱招待,只要在沙盘前焚上一道黄表纸,大家一鞠躬就行。《白鹤外史》上有这么一段故事。盛大有先生,国手也,有一次在昆陵扶乩,神仙不通姓名,只在沙盘上写了一个大字:“弈”。盛大有先生大喜若狂,就开始下棋,下了半天,丁字尺大动,批曰:“我已负一子半,阁下真行,请稍等一会儿,我去请高手来。”写罢寂然,盛大有先生就把棋盘填满,果然输了一子半。

少顷,丁字尺又大动,高手神仙来啦,一盘下来,盛大有先生输了三子。丁字尺判曰:“你的棋力,乃人间第三品也。”盛大有先生曰:“阁下是第几品乎?”答曰:“天上第七品而已。”问曰:“那么,谁是天上第一品乎?”答曰:“南极仙翁。”又问曰:“王积薪先生是第几品?”答曰:“三品。”呜呼,人间一品,天上不过三品。吴清源先生人间九段,升天后也不过七段六段罢啦。

12. 飞象过河

林海峰先生跟坂田荣寿先生的“名人赛”第三局,在日本北海道举行。林海峰先生又赢啦,他阁下是八段,坂田先生是九段,棋高一段压死人,而林先生能一胜再胜,真不简单,我想多少跟心理上的负担有关。林海峰先生“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我胜了你,光宗耀祖,我栽到你手里,八段当然干不过九段,有啥可齁牙的哉!而坂田先生就不同矣,“胜无可喜,败则忧然”,九段胜八段是天经地义,荣誉不能再加,等于一个人一旦当了皇帝,就再也升不了官啦。但一旦失败,被一个后进小子打下擂台,真得去杂货店问问麻绳的价钱矣。

下棋的特征是“考虑”,每下一个子都要考虑很久很久,林坂名人战第二局时,最普通的一着,都要考虑一小时以上。下到紧张处考虑,还有可说的,而他们差不多到了第二子就考虑起来啦。心急的棋迷碰到这种场面,真是一件苦事,一等几个钟头,不见动静,真能急得长出尾巴来。于是我顺便向读者老爷建议,如果想看快棋的,最好恭请柏杨先生前去较量,我一个小时能下八盘,稀里哗啦,一会儿工夫就把墙打起来啦。夫棋士低着尊头,口中念念有词,是在那里计算棋步,不是在那里胡思乱想跟谁谈恋爱也。

日本的“段”是怎么分的,还不太清楚,而中国古时候的“品”,则

是以看步数多寡而定。能看四步棋的,谓之“九品”,能看八步棋的,谓之“八品”,能看十二步棋的,谓之“七品”,能看十六步棋的,谓之“六品”,必须能看三十六步棋,才算最高“一品”。呜呼,我这样攻,对方可能如此应,也可能如彼应,他如此应时我再怎么攻,他如彼应时我再怎么攻……如此这般,反复推算,一直推算到三十六步,算是到了顶尖。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劲,不佩服不行。

记不得哪本古书上啦,一群棋迷扶乩,请棋仙下棋。焚裱已毕,丁字尺狂飞,然后书曰:“吾,王积薪是也。”大家一听,又惊又喜,当下丁字尺不由分说,用力一点,把一颗子放到棋盘中央。棋盘中央者,即“10十”位置,这一子下去,大家嘴巴张得能放下一个乒乓球,盖自从盘古开天辟地,还没有听说过有谁把第一子下到当中的,都是先得保住了“角”之后,再往当中发展的也。

好啦,看大家考虑吧,考虑了四五小时之后,仍不敢应,只好哀告曰:“神机莫测,实不敢应。”丁字尺大书曰:“咄,姑妄应之。”大家硬着头皮去应,应了三五子后,觉得他没啥了不起,就鼓胆猛攻,结果棋仙大败,在沙盘上书曰:“吾本一游魂,喜弈而不善,偶过贵处,借王先生之名,以博一粲,吾去矣。”当时就有人气得坐到地上起不来。

这种出人意表的棋,好像冲天炮,看它一派火光,直升霄汉,简直玄妙莫测,却是啪的一声,来一个倒栽,粉身碎骨,啥也没有。围棋冲天炮,能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象棋冲天炮,也有此伟大功效。凡到过广州的棋迷,一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茶馆里往往有摆擂台棋的,全局一盘,让马一匹,赌金两块大头(银元这玩意儿在台湾不吃香,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却是它的黄金时代,一个穷措大身上能装两块现洋,连打喷嚏的声音都要大些)。而全局也者,最为神奇,一步下去,着手无回,两块钱就跑到对方口袋里了矣。

于是乎,有一天,一个长袍马褂,仙风道骨的家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不声不响,坐了下来,掏出两块大头,往桌上一放。一脸有学问的模样,这股劲已先声夺人。台主一瞧,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心里先行紧张。长袍马褂第一步是“象七进五”,那就是说先飞象,飞到当

头卒下面,这是一着普通的棋,台主姑妄应之,不敢用当头炮,稳扎稳打,也先飞象。第二步该长袍马褂走啦,你猜他走了个啥,呜呼,他不慌不忙,就来一个“象五进三”,那就是说,把他的象飞到“三兵”的前头,紧傍黄河。

这一着使台主双眼发花,同样自盘古开天辟地,还没有听说过第二着竟这么走的,不禁汗出如雨。夫台主也者,都是棋坛上有地位之士,输得起钱,输不起名。乃对着该“象”考虑一个小时之久,不敢应子,只好哀告曰:“学生乃为生活所迫,狂妄之处,务请包涵。尊棋实在高明,可否允我明天继续。”长袍马褂拈须微笑曰:“明天也可。”该台主狼狈回家,邀请广州一流棋士,彻夜研究,又翻出所有棋谱,搞了一夜,仍看不出将来变化如何。最后决定这样,明天姑妄再应一子,看他怎么下法,了不起甘拜下风,请他一宴,当面谢罪。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也只好如此矣。

到了第二天,名手云集,台主人座,惶惶恐恐,走了一步马。这时候该长袍马褂露他的一手啦,他不露还可,一露能叫人拉稀屎。只见他胸有成竹,颯的一声,象过了河,把台主的当头卒吃掉。原来他阁下根本啥都不会,不过来寻寻乐子也。

飞象过河手段能把健康人吓成心脏病,对方已有心脏病的,则可能一命归阴,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13. 镇神头

围棋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的,谁也不知道,中国人自从公元前二世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酱得晕晕乎乎之后,这种不能希圣希贤的玩意儿,早已逐出脑海。就是日本人,似乎也弄不清楚矣。其实这也不能怪谁,一种艺术或一种技术输入,不可能斩钉断铁地指出是

某人焉,在某时焉,因为这是无形的,而且是濡染的,慢性的。好比如说,现在的科学够发达了吧,谁知道扑克牌是谁传到中国的哉,又谁知道是哪年哪月传到中国的哉?

但在文字记载上,我们可看出,至迟在公元八世纪唐王朝中叶以前,日本朋友对围棋已经入了迷。《桂阳篇》上有一文,题曰《日本王子》,讲的是日本王子访问中国时下围棋的故事。唐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李忱先生在位时,大概八五二年前后,日本王子来中国“献宝器音乐”。“王子善围棋”,李忱先生就命当时的大国手颜师言先生奉陪,日本王子的棋盘是“楸玉”的,棋子是“冷暖玉”的,向中国人信口开河曰:“大日本帝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台,台上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用制度(用不着雕磨)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更产如楸玉,状如楸木,琢之为碁焉,光洁可爱。”

——“楸”,音秋,是一种落叶乔木,坚硬如铁,用来作棋盘,最妙不过。温庭筠先生诗曰:“闲对楸枰倾一壶。”即是咏此。如果换了台湾通用的杂木,不过三天,翘了起来啦。即令不翘,下得多时,棋盘上凸凸凹凹,也实在难以为情。

日本王子信口开河已毕,双方开始对垒。下到三十二子,战况惨烈,颜师言先生“惧辱君令”,下得汗流浹背,久不敢落子——后来大概想开啦,拼着老命不要,下了一子“镇神头”。书上曰:“乃解两征之势也。”日本王子看了半天,无可奈何,就起身徘徊,悄悄问陪同人员(鸿臚)曰:“迷死脱颜是第几手呀?”陪同人员瞧出苗头,此时再不爱国,更待何时,就也信口开河曰:“第三手。”日本王子曰:“我想见见第一手。”陪同人员曰:“王子必须先胜了第三手,才能见得第二手。胜了第二手,才能见第一手。如今就见第一手,米赛啦。”(米赛啦,台湾话,就是不行啦)。日本王子被他唬住,只好掩局而叹曰:“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三,信矣。”

其实颜师言先生硬是当时的第一品,欺骗远客,不是好汉,但他的这一局“颜师言三十三子镇神头图”,却在棋坛上,传下了英名。

围棋在日本之所以大盛特盛,沾光大日本帝国的臭硬派圣崽不多,所以由宫廷而小民,由小民而深入到社会各阶层。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各大报馆一脑筋生意经,各聘名手,互相对抗,然后大登棋谱,然后销路一日千里。像《读卖新闻》的销路,本来可怜兮兮,可是自从网罗了一批棋士——包括吴清源先生在内,以棋赛及全局飨读者,现在已达三百万份矣(台北报纸真要羞死,销十万份就坐不住马鞍桥啦)。

(柏老按:台北报纸份数,六十年代,销十万份不易。而1980年,台北《中国时报》已超过一百万份;高雄《台湾时报》已超过三十万份。以后不知道还要高到多少,使人吃惊。)

围棋不特在日本大盛特盛,而且,像段级的分法,像段级的晋升法,像时间的限制,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不过日本到底是岛国,怎么都脱不了小家子气,本来九段是最高的,因为吴清源先生是中国人,久居九段不下来,气得难忍难熬,就生出一种妙策,弄出来一个“十段”,比九段更大,叫日本人当之。

——这种“十段”灵感,大概来自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上将,是军中最高的职位,上将分为若干级,在中国曰“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在美国曰“四星上将”、“三星上将”,这种分法本来没啥特别道理,可是一到了要组织英美联军,别扭就大啦。美国佬虽然财大腰粗,英国人要靠你,可是你派的不过是一个三星上将,俺英国派的却是一个四星上将,你总不能叫四星的给你三星的当助手吧。美国人一听,好呀,你穷小子怎敢跟大亨比官阶,国会就连夜提升艾森豪威尔先生为五星上将,多了一个星,你没啥可说了吧。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叹曰:“美国佬用的是星海战术,这样下去,他们真能有百星上将哩。”呜呼,我敢和你赌一块钱,一旦中国籍的林海峰先生——当然不见得一定是林海峰先生,而是只要有那么一天,一个中国人横扫群雄,也挤上了顶尖的十段,日本朋友准会弄出个十一段。一旦中国人到了十一段,日本准又发明十二段。反正是孙悟空先生的毫毛,见风就长,以后的日子,有得看的也。

现在围棋不但普遍于日本,复兴于中国,也慢慢地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艺术。具备围棋协会之类组织的国家,有韩国、德国、荷兰、捷克、南斯拉夫、奥国、英国、美国。中国叫“棋社”,洋大人叫“棋俱乐部”。截至目前止,据日本棋院的调查,韩国有三百六十一家,德国有二十七家,荷兰有七家,捷克有七家,南斯拉夫有七家,奥国有六家,英国有十二家,美国有十七家。其他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也都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

14. 心 战

有些同胞承认台湾是文化沙漠,有些同胞不承认台湾是文化沙漠。柏杨先生现在不打算加以研究,盖研究起来伤精劳神,出力受气。不过我们知道,洋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并不重视我们中国的资料,他们宁可跑到夏威夷,也不愿到台北。不但洋大人如此,便是中国自己的学者也是如此。吾友王聿均先生,近代史专家也,他在“中央研究院”往档案里猛钻了七八年,也没钻出啥名堂,最后仍不得不撇下娇妻爱子,去伦敦跟洋图书馆打交道。

在围棋上更是丢人。围棋已普遍于全世界,可是各国棋社却不向中国讨教,而向日本讨教。等于说,学英文不向英国讨教,而向尼日利亚共和国讨教一样,不但不向英国讨教,而且还根本不知道英文是英国人搞出来的,你说能不能把英国佬气死乎哉?不过,话又说回来,关于围棋,也幸亏没有人向中国讨教,如果有人鬼迷了心,向中国讨教,中国给人家啥?

于是乎,日本围棋在国际上称王,日本棋院出版了一种月刊,曰《围棋杂志》,成了围棋国际的圣经。别瞧洋大人的自然科学发达,洋枪洋炮厉害,一旦谈起围棋,就得对东洋这一套毕恭毕敬,奉行唯

谨。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日本称围棋不称“围棋”,而仍是用中国古字“碁”的,“碁”虽然是中国字,但已经入了日本籍,成了日本字啦。呜呼,明明应该是中国音“棋”的,国际上却成了日本音 Go;明明是中国音“打劫”的,国际上却成了日本 Ko;明明是中国音“定石”的,国际上却成了日本音 Joseki;明明是中国音“布子”的,国际上却成了日本音 Fuseki;明明是中国音“棋局”的,国际上却成了 Go Game。

又于是乎,普天之下,莫不认为围棋这玩意儿是日本人发明的矣。有一次我请一个美军顾问团的洋军爷,在台北新公园吃茶,很多人在下围棋,他大概也是鬼打墙阶级,入迷地看了半天。我就乘机向他宣传围棋是中国发明的,他拍拍我肩膀曰:“我同情你,查理(按,柏杨先生洋名叫“查理”),你在台湾待得太久,心都小啦。”这是什么话,我当时站起来就走,茶钱也没付。该洋军爷门缝里看人,叫他破破钞,也是教训之一方也。

不过,如果有中国人也认为围棋是日本发明的,就婊子养的矣。婊子养的曾把台风说成西洋大人之风,如今再把围棋往东洋大人怀里塞,虽跳到巴拉松池里淹死,恐怕都不能洗掉满身之羞。

日本《读卖新闻》社举办的第四届名人赛,林海峰先生跟坂田荣寿先生,在福冈鏖战第四局,结果林海峰先生又胜啦,真是抱歉。将来结局如何,鹿死谁手,没有人知道,乱猜乱测,助兴则可,固当不了真也。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林海峰先生下棋时一直彬彬有礼,而坂田先生似乎花样百出,一会儿说冷气太冷啦,一会说冷气又太热啦,一会要咖啡,一会要扇子,在世人倾心,万众景仰,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场合,实在使人觉得不对劲。而据说,他的看家本领还没出笼哩,一旦看家本领出笼,他还有高声大叫,脱袜脱衣,又跳又跑,嘿嘿冷笑等节目。他之如此这般,大概属于心战之术,目的在使对方精神分散。呜呼,这就更有点不是滋味的感觉,原来取胜之道不在于真刀真枪,而在于左道旁门,怪不得一旦这些玩意儿施展不开的时候,就招架不住。

柏杨先生围棋虽没有他阁下的好,但左道旁门的手段却不亚于他阁下。我下棋时,先让对方把水喝了个饱,然后在椅子上钉一个尖端向上的钉子,上面放一个薄薄的椅垫。常败将军巍然高坐,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要撒尿,而且钉尖渐渐地英勇上升,恰巧扎到他尊贵的屁股上,他遂坐不稳焉。而我们事前议定,谁都不能离开座位。憋到最后,柏杨先生圣手仁心,特别开恩,准他去厕所一次,可是他去厕所回来后,他的棋子却少了两个,当满盘都是棋子的时候,以他的棋力,不要说少两个啦,就是少二十个他也看不出。于是,他用半个屁股坐在那里,输得个奇惨无比。临走时裤子上还饶了一个被钉子扎破的小洞,作为他心术不正,疑心我偷他棋子的报应。

牌有牌品,棋有棋品,《艺经》上说,棋有九品,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不过这九品似乎跟我们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的意思是指“人”的品,而这乃是指“棋”的品——也就是棋的段。最低级的是九品(也就是一段)“守拙”,守拙者别无他法,一步一步鬼打墙而已。最高的一品(就是九段十段)“入神”,变化莫测,随便一下子,初看没啥道理,可是等你看出有啥道理时,哭都来不及矣。

棋品应该是指“人”的品,也就是下棋的品行——下棋的风度。古人云:“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应是最高一等,用牌品来说明之,就更可一目了然矣。

15. 文化倒灌

夫牌品者,赌徒打牌时所表现的风度也。一个人的气质在平时很难看得出来,一旦到了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

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儿怪椅子高,一会儿怪灯光暗,一会儿提醒上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叫人心烦。一会埋怨对门怎么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也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君听过相声上的形容乎?有一个家伙最后听“发财”紧张万状,一面猛在桌下磨牌,一面念念有词曰:“谁这么坏良心呀,扣我的牌不打出来呀?我已经三圈不开和啦,别那么狠呀,少做点断子绝孙缺德的事,就是叫我和一把,也挖不了你家的老坟。我可要讲明啦,我和的是发财,打不打由你。”对门一听,这小子简直发赖,好吧,叫他和一把吧,砰的一声,打出发财,该家伙一乐,“和啦!”翻开牌一瞧,却瞪了眼,和不了啦,盖发财已在桌上被磨成白板啦。

这是输不起的,还有赢不起的。有些家伙只要赢了三把,就自以为他是赌城十三段,视余子如无物。一会儿拉屎,一会儿撒尿,一会儿批评上家牌不是那么打法,怎么不输钱?一会儿为下家叹息,简直还得上麻将学堂幼儿园。一会儿忽然想起他追迷死的盛大往事,侃侃而谈,哧哧而笑;一会儿声明他明天请三位输送队吃小笼包子;一会儿露出慈悲嘴脸,劝三位输送队以后不要再赌啦,再赌恐怕连耳朵都能输掉。然后正色曰:“跟我赌没有关系,好比刚才那一把,我就放你们一水,叫你们也和个屁和,调剂调剂情绪,要是跟外人打牌,人家能让乎?”

牌品如此,实在使人望而生畏,以后他就是倒给一块钱,恐怕都没人敢再跟他较量。棋品似乎也同样重要,一个人如果一面下棋一面骂大街,我就宁可去野地里看蚂蚁上树,围棋在日本各方面都已纳入正规,只在小动作上,似乎还不太周到。应该像篮球足球一样,对人身也有适当的限制。好比说吸烟是可以的,但不能把烟雾喷到对方脸上。惊讶赞叹是可以的,但不能大喊大叫。紧张是可以的,但不能用舌尖在牙齿上努力猛吸,发出怪声(坂田先生于上月30日上午十一时,用他的舌头在他上排假牙上舐出舐进,报上曰:“吱吱作声,

令人作呕。”)。表示轻松当然也是可以的,但不能脱下袜子拧脚丫,而又举到尊鼻上闻而嗅之。类此种种,目的在保持棋的尊严和净化,如果大家的表情都叫人“作呕”的话,恐怕围棋要开始没落矣。

中国文字,有时候明察秋毫,分得清清楚楚,像“姨父”、“舅父”、“叔父”、“伯父”、“姑父”,洋大人只用一个“安客耳”,就全包啦。但对于下棋,却怎么都弄不清。夫“碁”、“碁”、“棋”、“弈”指的到底是围棋或是象棋,恐怕连阎罗王都得掩书三叹。有位朋友这几天看我写围棋写得头头是道,认为我的学问奇大,就光临柏府,一定拉我去新公园下棋。他阁下天生奇骨,平常不跟凡人说话的,一旦赐我颜色,不禁受宠若惊。我就赔笑问曰:“下围棋乎,抑下象棋乎?”他一听我竟说出这种没前途的话来,不禁皱起尊眉,啧啧有声曰:“当然下围棋。象棋小道,低级低级。”结果我陪他下了一下午围棋——我原本看他位尊多金,准备要下两盘政治棋,故意输给他,叫他开开心心的。那一次却一个子也不让,直下得他恨恨而去。老妻一再咬耳朵要我张口向他借点钱过中秋节,看情形也不必张口啦。

我所以把他赢得惨兮兮,实在是气他“象棋低级”那句话。围棋本来也是属于低级的,但自从日本文化倒灌之后,下围棋的都是大官,看起来好像高级多啦。其实只能怪日本人当初目光如豆,只看上了围棋,而沧海遗珠,忘了把象棋也偷过去。如果当初把象棋也偷过去,如今也来一个文化倒灌,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媚外气质奇重,现在恐怕也成为高级的矣。呜呼,悲哉。

象棋是谁发明的,也不可考,围棋还有一个箭靶子,说是公元前二十四世纪唐尧帝伊放勋先生发明的,而象棋连这个箭靶子都没有。不过,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春秋战国时代,这玩意儿就很流行,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但文学作品上却提到过。宋玉先生的《招魂赋》曰:“菑蔽象棋,有六簿些。”孟尝君先生平常无事,就是用下象棋打发日子的。——但他阁下总觉得下象棋不是正当工作,心中有戚戚焉,雍门周先生就安慰他曰:“足下闲好象棋,亦战争之事。”这跟下围棋同样道理,在棋中可悟出战争,亦可悟出人生。只

是那时候的象棋十分简单,一共只有十二个棋子,白的六个,黑的六个。

《太平御览》上说,象棋出自六世纪六十年代北周皇帝宇文邕先生之手,中国人好把民间的发明往权贵分子身上推,真是一种发贱的毛病。不过宇文邕先生的象棋有日月星辰,跟现代的象棋似乎不一样——其实宋玉先生作品中的象棋,跟现代的象棋更不一样。大概最初在民间兴起时,简单明了,后来逐渐增删。到了公元七世纪八世纪的唐王朝,日月星辰没有啦,牛僧孺先生用“车”、“马”、“将”、“士”、“炮”、“卒”来代替,这就跟现代象棋差不多矣。

16. 最大差别

如果说牛僧孺先生有这么大本领,也不可靠,恐怕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他曾著有《玄怪录》一书,说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小民岑顺先生,在河南陕州吕氏巨宅中,掘了一个老坟(岑公大概是个掘墓贼,再不然准是大学堂医学院的学生老爷),竟掘出来一副“金象局”,即现在的象棋。如果牛僧孺先生没有撒谎的话,则公元七世纪以前就流行了矣。

围棋用的是黑白二子,好像古时代打仗,一个战士对一个战士。有人说围棋最平等,每一个棋子的功用都是一样,其实这正是围棋简陋之处,原始部落时代才有这种死板战争也。到了象棋,已进了一大步。我想象棋可能是公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先生发明的,他阁下大战蚩尤先生的时候,一定有“象”也参加战斗。即令不是他发明的,也应是公元前七世纪楚王国哪一位朋友发明的。盖到春秋战国,保留“象”为军用的也只有楚王国,楚王国覆亡之后,中国人再也想不到“象”还有啥功用矣。不特此也,也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大家

才用“车”作战，君读过《孟子》乎？有千乘之国焉，那就是有一千辆战车；有百乘之国焉，那就是有一百辆战车。这战车不是现代的战车，现代的战车用钢铁做成，刀枪不入；古时的战车完全靠马拉，战士们像木头栏杆一样排在车上，一手执盾挡着肚子，一手执矛猛打。

无论如何，越想越觉得象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看一下棋子就知道啦。大元帅坐在当中，卫士围绕，群象在营房四周巡逻，然后“车”、“马”出击；小“卒”最是可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前进还可能活，后退就喀嚓一声，砍掉尊头。象棋的最大优点，也是较围棋最大的进步是：每一个棋子有每一个棋子的特殊性能，这在人生中最公平的事。围棋各子平等，是一种假平等，而象棋才是真平等。呜呼，如果有那么一天，柏杨先生当了陆海空军总司令，而孙膑先生却当了二等兵，恭立台下，听我面授机宜，你说能不能气死人乎哉？

唯一有疑问的是“炮”，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火药，也不会铸铁，这是“炮”字使人迷惑的地方。但如果改“炮”为“砲”，就十分清楚啦。砲，据说是范蠡先生发明的，把石头绑到弯木架上，一松木架，石头就飞了过去，把敌人打得头破血出，那位美人儿西施女士的丈夫，就是被这种砲打得自己抹脖子的。这种打法，一直到公元十二世纪宋王朝都是如此。柏杨先生年轻时下的象棋，棋子还是用“砲”字的（也有用“礮”字的焉）。这些年来，竟然全成了“炮”，火药味就太大啦，说不定再迟若干年，“炮”成了“哐”，原子炮也上了棋盘矣。

象棋比起围棋，要普遍得多。原因似乎不在于谁高级谁低级，只有猛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鸭子屎人物，才会以为围棋是高级的焉。有些人说围棋开棋变化莫测，而象棋就那几步。错啦，围棋开棋时也是那几步，除了前面言之的扶乩上那位鬼朋友，谁会把棋子放到当中的哉，都是在角上挤来挤去。又有人说围棋自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相同的。呜呼，象棋何尝不如此哉，自盘古立天地，也没听谁说过有两盘象棋棋局是相同的。犹如麻将一样，也没有谁一生中拿过两把相同的牌也。这原因很简单，一则它们相同的或然率确实太小，二则即令有相同的，谁又能记得那么清楚耶？

象棋和围棋最大的差别是,象棋棋子越下越少,而围棋越下越多。少则容易控制,多则眼花缭乱,满盘密密麻麻,真能看出青光眼。日本名人赛第四局结束时,坂田先生还以为他赢啦,对公证人的数子不肯相信。以他阁下的棋力,到了最后还昏了头,普遍小民能不越看越晕哉?

围棋只有全局而无残局。象棋则全局也有,残局也有,而残局反而更引人入胜。柏杨先生的围棋,始终在鬼打墙阶段,最近我提了好几次议,要求升为一段,也就是中国古老的“九品”,可是几个该死的朋友始终顽固,连一局也不肯“饶”,故没升上去。但我的象棋则确实出神入化,造诣颇深,若干手下败将,曾一度联合要上我“九段”的尊号,我都严加拒绝。盖论起来棋力,有我这样能耐的不多,虽不能说是大国手,但当选为中国“棋王”,总无问题。我说这话,一定有人说我不够谦虚,呜呼,我已经够谦虚啦,如果再老实一点,就是当选世界棋王都毫无愧色,借句古人的话曰:“此非一人之言,乃天下人之公言也。”

柏杨先生象棋下得如此之好,兼如此之妙,仍是一句老套:“非关人力,乃天授也。”我昨天才考据出来,柏杨先生初生时,有金甲神光临柏府,以金棋子一副置于庭中曰:“赐予汝童,万王之王。”故生有异禀,三岁能弈,所向无敌,有望气者曰:“西南有天子气,当有王者兴欤?”该王者即是柏杨先生。一直到今天,我仍有下棋老瘾,巷口那些摆残棋摊的,一包新乐园一盘,我总是光顾一试,那些穷小子几乎都认识我,一见我就恭维曰:“老爷子,指教一盘呀。”我当然指教一盘,有时候孙女儿叫我上街给她买泡泡糖,指教的结果,往往连泡泡糖都没啦。好在杂货店我也熟,赊也赊得来。不过每月月底一结账,泡泡糖钱就一百多元,惹得老妻找那些摆棋摊的吵架,说他们专门骗老糊涂,嗟夫,妇女无知,令人浩叹。

17. 棋谱传奇

“残局”是象棋所独有的最大特征,有人说街上摆棋摊的最不可靠,像柏杨夫人者流,总以为他们在骗人,非也。街上玩扑克牌的,那才是骗人,你明明瞧老 K 放到左边,押上一块钱,掀开一看,却跑到右边啦。

我老人家上京师大学堂时,有一次走到西单,就碰上这么一个场面。我看得准,拿得稳,往左边下了一块钱,结果硬是跑到右边,正要跳高,一个把风的家伙在一旁慌张喊曰:“三作牌来啦!”竟一哄而散。一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余恨未消,该二家伙彼时已四十岁左右,恐怕早已仙逝,说不定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地狱里连袂挨板子哩。这并不是我一块钱也心痛,实在是那时候的一块钱是结结实实的一块钱,敲起来叮当作响,能买一百六十个烧饼也。

但残棋没有一点欺骗,开诚布公地摆在棋盘上,随你努力研究。要红的一方可以,要蓝的一方也可以,完全由你选择,机会均等,童叟无欺。又有人说,凡是残棋,都是和局,换句话说,你走错啦,固然输啦,即令你走对啦,也是和局,反正赢不了。说这种话的人都是象牙之塔里的人物,准没有光临过棋摊,夫棋摊上大多数都有一条红纸贴在那里,写得明明白白:“红棋胜,和棋亦作为胜。”那就是说,你阁下只要能下成和棋,也照样算赢。

不过一个人如果存心去赢那些可怜兮兮的棋摊,也未免太不人道。而且说实在的,他们也不允许你赢,盖残局均来自“棋谱”,非有九段十段若柏杨先生者,简直连碰都别碰。有一次我又去棋摊上参观,一瞧某一局是我在棋谱上熟透了的,就昂然出马,还没走三步,那个家伙就向一旁飞了一个眼色,来了一个满面笑容的家伙,把我拉到

黑巷子里——请放心，拉到黑巷子里不是修理我，而是哀告我曰：“一瞧你老人家，就知道是个高段。我这个兄弟，拖家带眷，谋生无力，不过为了混饭，你老人家高抬贵手，他就过得去，你老人家不高抬贵手，他就过不去。我现在就叫他收拾摊子，去你府上请安。”柏杨先生就是有名的铁石心肠，这时候也软啦。第二天，那位老弟果然提了一篓文旦，向我一拜再拜。呜呼，你能赢乎？赢个屁吧。

一个人要想棋有进步，必须钻研棋谱。夫棋谱者，乃前人千年百年呕心沥血的精华，而你一朝得之，就好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罐头，一刹那间，功力就增长百倍。有一次我跟常败将军下棋，他的士象俱全，而我只剩了一个车，他说和啦和啦，我曰：“和啦？你做梦吧。”他说他这一辈子还没听过单车能胜士象全的，我如果赢了他，他就抹脖子。结果三走两走，他的老将走不动啦，当时我就掏出一块钱叫他去买小刀。呜呼，他之所以常败，就吃亏在没有看过棋谱，在某种情形下，单车固可胜士象全也。

象棋在中国分为三大派，曰“福建派”，曰“东北派”，曰“南阳派”。就跟武侠小说上分派一样，武侠朋友有“昆仑派”，有“武当派”，有“峨嵋派”。各派有各派的绝招，师传徒，徒再传徒，对外人不泄漏一字，为的是这些绝招必要时可以救自己的命，也可以要敌人的命。一旦那几招被人看穿，就施展不出来矣。吾友关云长先生，一把青龙偃月刀，杀过多少英雄好汉，他就有一个“拖刀之计”，七里喀嚓，打了半天，然后拨马而逃，敌人一看，这个红脸大汉，敢情如此脓包，饶你不得，就追了下去。好啦，等他眼看追到，正要下手，关先生瞧也不瞧，看也不看，只顺手往屁股后一挥，该家伙的头就没有啦。呜呼，如果遇到柏杨先生，他逃得再快我也不追，他的拖刀计就报废矣。

棋坛上的各宗派，也各有各的绝招，二十世纪清王朝末年的时候，三派中以南阳派最为强盛。福建派大棋手谢先生（名字偶忘之矣），于1907年曾在上海摆下擂台，把东北派打得一败涂地，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过南阳派。南阳者，河南省南阳县，诸葛亮先生当年隐居

之地也。有一位宋鲁卿先生和他的三位儿子，运起子来，神出鬼没。对手根本瞧不出有啥意思，可是走着走着就糟了糕，不是车被吃啦，就是老将死啦。谢先生能看十步以上，都无法招架，简直气得要跳黄浦江。

但谢先生是有心之人，就在当年残冬，备了一份厚礼，专程赶到南阳，向宋老太爷拜寿。宋家是当地富绅，当然盛大招待，请他住在后花园中，拨了两位漂亮的丫环伺候。如果换了柏杨先生，美女在旁，不要说下棋啦，原子弹我都抛到脑后。可是谢先生一心向道，再漂亮的小姐他都看不到眼里，只诚心诚意巴结宋氏父子，每天无事，奉陪下棋，一连住了一个月之久，下了二三百局，只偶尔赢了几局“政治棋”，觉得十分没趣，快快而回。第二年残冬，他又备了一份更珍贵的礼物，再度前往，曲意交欢，跟宋老三宋思纪先生意气相投，打成一片，老老实实要求教他几手，宋思纪先生考虑了几天，还是婉言拒绝。但谢先生仍不死心，第三年又去啦，从浙江到河南，万里关山，礼物带得更多更重，而为人又和蔼可亲，足可证明他的诚意，当然又被招待住到后花园中。有一天，也是合当有事，大雨倾盆，电光闪闪，一个雷劈下来，劈到院中一棵老树上，引起燃烧。偏偏燃烧时大雨暂停，火焰熊熊，倒到房上，一时烟花并发，眼看要成灰烬。宋鲁卿太太正染病在床，火树封门，救援无术。谢先生一瞧，老命也不要啦，就在地下打了几个滚，把衣服头发弄湿，闯进去把老太太背了出来。

18. 绝世奇书

这一场天赐良火，使宋家父子深受感动。于是，有那么一天，老三宋思纪先生把谢先生请到后堂，恭恭敬敬拿出一书，告曰：“救母之恩，无以为报，我们宋家所以能独步天下棋坛者，赖此一谱而已，谨

以见赠，唯请惠纳。”谢先生双手捧过该书，只看了两页，就肃然奉还曰：“此书是尊府祖传绝世之宝，实不敢当。”但宋家一定要赠，谢先生最后当然还是收下。到了上房，见了宋老先生，就跪下叩头，宋老先生一把拉起，告诉他这本棋谱的来龙去脉。原来宋氏七世祖，在公元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明王朝宰相张居正先生家当工友，管理内书房。有一年，朝鲜王国进贡，贡物中有此棋谱一书。在进贡之前，照例须先呈请宰相瞧瞧的，张居正先生不瞧则可，一瞧怦然心动，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就自己留了下来，没有转呈。想不到这件机密，被当时在张家做清客的羊可立先生知道啦，几次混进内书房，想顺手牵羊，都没得手，而最后一次却被宋家七世祖当场捉住。捉住后，揍了羊先生两拳没有，语焉不详，即令没有揍，恐怕训他一顿定是有的。羊可立先生又羞又愧，从此在张家立不住脚。到了后来，张居正先生死啦，羊可立先生当了监察部委员（御史），一心念念不忘这本棋谱，就向皇帝奏了一本。结果下令抄张居正先生的家，当圣旨还未到的时候，荆州（湖北江陵）地方长官大概是立正大学堂毕业的，认为立正的机会来啦，就先行下令封锁张宅，一直等到一个月后，宦官张诚先生才到。开门一看，已有十几个人饿死矣。张诚先生受羊可立先生之托，进门就找这本棋谱，可是却被奄奄一息的宋氏七世祖裹到内衣里，当作尸首抬到郊外。七世祖挣扎着爬起来，几经辗转，才回到原籍。呜呼，一本小小棋谱，却有这么大的波折，甚至引起赫赫一代宰相家败人亡，能不令人唏嘘乎？

谢先生得了该棋谱后，就在上海刻板印刷，广为流传，即今天街头可以随时买到的《橘中秘》是也。谢先生有胸襟，也有度量，没有也来一个“祖传”，否则一代秘籍，被自私一念所葬送，对己对人，都没好处。现在人人可花十块钱购得一本，谁都想不到当年血腥历史矣，岂不是谢氏之功哉？

《橘中秘》所以叫橘中秘，据说是黄帝姬轩辕先生当初大战蚩尤先生时的阵图，临死时藏到橘子里，而被后人发现。这种鬼话，信不信由你。但《橘中秘》最大的特点是用炮，在《橘中秘》之前，中国人

只知道用车,《橘中秘》之后,炮才占重要地位。《橘中秘》的全局差不多都是以“当头炮”为起步的,而最奇妙的是,当头炮只遥遥地架着,不到必要时候,绝不打掉对方的当头卒,这也是前人梦都梦不到的妙着也。而在《橘中秘》里,“马”最不值钱,很多“弃马局”,俺不要“马”啦,你吃吧,白白送你一匹,喜欢占小便宜的朋友,当然放不掉那匹马,结果吃了之后,活活胀死。

我们介绍《橘中秘》,似乎有点腾云驾雾,而现在市面上十块钱就能买到的该书,却说是朱晋桢先生著,潘逸卢先生校的。朱晋桢先生是何许人,我们不知道,好像是字“进之”。书上有一篇“无住居士”先生写的序,无住居士是何许人,我们连他们真实姓名都未宰羊,更别说他的底细啦。看他的序文,可能是明王朝时代人,而且还可能在云南当过官儿,可惜他用的是“无住居士”酸溜溜的笔名,如果用的是真名,或许还可以查出他的家世也。

不过“无住居士”在序中说了一段有趣的话:他说他在云南省当官儿的时候,遇到“逆酋”以十万人攻击,他阁下心生一计,摆出象阵,不但打垮了敌人的攻势,还活捉了敌人的元帅。后来他调到北京当官,奉命守广宁门,又遇到“群丑”攻击,他“披甲仗剑,为士卒先,以炮击走之”。从这一段叙述上,大概是明王朝快要完蛋那几年的事,中国历史上,能攻击北京的“群丑”不多,岂指的是李自成先生乎?文言文是酱缸里泡出来的文章,所以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但在“炮击走之”之后,却忽然想起了象棋,曰:“纵微荣可录,然而局已烟销,往绩成虚,恍似枰收对垒。”接着他就介绍他的堂弟“进之”,说《橘中秘》是“进之”发明的,如何如何,那般那般。

这本绝世奇书是宋氏祖传的乎,抑是别号进之的朱晋桢先生发明的乎,考据家真得研究研究。不过现行本上有一段关于“高级”“低级”的话,得抄而出之。原来前天我那位平常不跟凡人说话的朋友,看见我写他说围棋高级,象棋低级的那一段话,勃然大怒,揣了一把剪刀找我曰:“谁说象棋低级啦,你这个糟老头,血口喷人。”呜呼,即令不是他说的,但却是有根据的也。该文曰——

象戏向因市廛童叟，纷然从事，人遂卑为末艺。而弈（围棋）独高之，所以弈谱充栋，而象谱寥寥，却有一二行世，混合鲁鱼，弈同乌狗。然迨于今而无不手谈，则弈尤滥觞矣。是知象与弈非有低昂，而人之好尚自为等级也。夫弈固玄微，而象尤深奥。如阅弈谱，知与不知，皆可按子而投。而阅象谱，妙须神悟，即素长此道者，不免对之茫然，果孰为轩轾哉。至于势局方残，仅有一二子于枰，而纵横有制，变化无方，实仙子之遗迹，非尘凡所可测，岂市贾村童之能与于此哉。而因以贱目之，不亦冤乎。

19. 炮的威力

《橘中秘》讲得明明白白，围棋跟象棋一样，谁都不是高级的，谁也都不是低级的。一直到现在为止，象棋都较围棋普遍，即以台北市而论，有些班头上的三轮车夫，下起棋来，连客人叫车都不理。于是乎一些烧包遂觉得象棋上不了大雅之堂。看情形要想叫象棋高级，似乎还得靠日本朋友，等日本人培养出一个国际象棋的棋坛，届时再倒灌到中国，那时候就值钱啦。

（柏老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北到处是三轮车。八十年代，全变成了出租车。班头上人头攒动的下棋盛举，不再有矣。）

谈起来高级低级，使人想起来玻璃皮包，玻璃皮包真是妙不可言，用不着抹油都光亮如镜。记得十年之前，塑料产品刚刚问世，价格贵得要命，有钱的太太小姐提上一个，走起路来飘飘欲仙，好像身价都比别人高一块钱。一个流行的太太小姐如果没有玻璃皮包，简直跟没有裤子一样，有点无脸见人的趋势，认为用真皮皮包的不是土豹子，一定是破落户。可是一年不到，塑料产品大批出笼，用的人头不对啦，高级低级，遂倒转了过来。有一天，巷口那个白胖太太，一瞧

柏杨夫人也拿了一个玻璃皮包,在菜市场上用小脚拧来拧去买萝卜,气得脸色铁青,当场就把她自己的玻璃皮包摔到水沟里,一面发表意见曰:“真是年头大变,连不三不四的老太婆都用起玻璃皮包啦。”老妻气得直翻白眼。呜呼,这不是玻璃皮包低级,而是人低级,把玻璃皮包也带低级矣。再等一年半载,一旦三轮车夫也蹲到街头下围棋,恐怕围棋也成了低级的哩。其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闻人胡展堂先生,就是一位象棋国手,而且还是死在棋局上的。他跟一位朋友正在下棋,残局未终,低头苦思,不幸倒地气绝。人死虽然可悲,但也为棋坛留下千古佳话。胡先生的残局,柏杨先生曾在杂志上看到过,现在记不清矣。

炮的运用,《橘中秘》曾提示过五种,可以说总括了炮的奥秘,不敢“祖传”,介绍于后:一曰“当头诀”:“起炮在中宫,比诸局较雄。马常守中卒,士上将防空。象要车相护,卒从左右攻。若将炮临敌,马出渡河从。”二曰“士角诀”:“炮向士角安,车行二路前。过河卒先上,炮与马相连。车应图士象,马护炮向前。敌人轻不守,捉将有何难。”三曰“飞炮诀”:“炮起边塞上,翻卒势如飞。横并当头卒,冲前落底宜。乘虚士可得,有隙象先图。夹攻须车力,纵横马亦奇。”四曰“象局诀”:“飞象势常安,中宫士必驾。车行河上立,马在后遮拦。象眼深防塞,中心卒莫前。势成方动炮,破敌两旁边。”五曰“破象诀”:“一炮在中宫,鸳鸯马去攻。一车河上立,中卒向前冲。引车塞象眼,炮在后相从。一马换二象,其势必逞雄。”

柏杨先生的围棋,啥段也不段,一定要“段”的话,乃“鬼打墙段”,前已屡言之矣。有一位常败将军前两天心痒难熬,一定要露一手,就扬言曰:“我跟你赌一块钱一盘,包管你一块也活不了。”可是等我面不改色掏出银子,他的心脏就要跳出脖子,吼曰:“你说你不会我才下呀,你如今找上门来,准会准会,不下不下。”盖他的意思,我必须先写一张保证必输书他才赌,天下有这种混沌初开的妙事乎?其实他真的也掏出银子,我也不下,非不敢也,是不忍也。下象棋,对差劲的对手,可能吃得他一子不留。围棋则不行,凡下围棋可以吃人

一子不留的棋士,大概也属于鬼打墙。

但柏杨先生的象棋却颇有地位,前面也一再努力宣传,现在不再哇啦哇啦惹你讨厌矣。尤其每星期三,台湾电视公司有“象棋”节目,由名棋士林文超先生主讲,我是自从分期付款买电视机那一天起,就拜看的。不过该节目似乎总是像害了疟疾,一阵子来,一阵子又不来。有几次被京戏挤掉啦,有几次说林文超先生到外国去啦,而且节目表上明明写的十一点钟播出的,有时候到了十一点十分还在那里唱别的哩。惹得我牵肠挂肚,总是打电话问,我想台湾电视公司节目部星期三值夜班的那位老爷,定熟悉我的玉音矣。

该节目除了时断时续一点毛病外,其他均甚好甚好,我当天晚上学了两套,第二天就找常败将军,赢得他哭爹叫娘。而每次大胜之后,我一定要叹曰:“寂寞呀,寂寞呀!没有对手了呀!”就更把他刺激得要发癫。不过最近有点好像寂寞不起来的趋势,他不知道从哪里也弄了一台来路不明的电视机,大概也埋头苦学,自然有时候就难免要“让”他几盘。

不过虽然如此说,我的对手仍然不多。只有一次,吾友童尚经先生一定要向我请教几手,乃驾莅他府上,下了三盘。第一盘因为他是地主,我乃明礼之人,就“饶”他一盘——俗话谓之让他一盘。第二盘本来不再让他的,可是直到最后,又觉得不好意思,尤其是他那两匹马,在我的老将左右乱跳,跳得心烦,只好又让了他一盘。第三盘下到最后,我倒心平气静,提议“和”一盘算啦,想不到他头脑不清,硬不肯和。从那次之后,我就拒绝再跟他下棋,盖大丈夫立身自有本末,我下棋有七原则,也就是有七不下,而他正犯了我的第一“不下”。

柏杨先生的七不下是:一、棋力太高的不下。二、棋力太差的不下。三、官太大的不下。四、政治棋不下。五、气量窄的不下。六、考虑太久的不下。七、不诚心下棋的不下。

20. 七不下

柏杨先生的“七不下”，似乎得解释解释。

夫“棋力太高的不下”和“棋力太低的不下”，实际上是一句话，那就是“不是对手的不下”。世界上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一个人如果走遍天下没对手，那才是真正的寂寞呀寂寞。据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先生大军向北，一直打到捷克斯拉夫，只见一片冰雪，大臣告曰：“除了冰雪，再没有别的，地已到尽头矣。”大军向南，一直打到埃及，只见一片沙漠，大臣告曰：“除了沙漠，再没别的，地已到尽头矣。”然后大军向西，一直打到热那亚，只见一片汪洋，大臣告曰：“除了大海，再没有别的，地已到尽头矣。”再然后大军向东，一直打到波斯、印度边境，只见莽莽灌木，遮盖天日，大臣又告曰：“除了森林，再没别的，地又到尽头矣。”亚历山大先生听了之后，悲不自胜，虎目中流下眼泪。

他阁下应该快乐才对，为啥却哭了乎？常听英雄豪杰曰：“俺如果削平万国，天下一统，就高兴啦。”这是还没有削平万国时讲的话，一旦真的削平万国，恐怕泄气之余，能躺床不起。君看过拳赛乎？胜利者成了拳王，兴奋之余，简直要翻斤斗。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所向无敌，有孙悟空先生的本领，一指头能把对方的胳膊敲断，恐怕全世界都没人找他比赛。届时他岂止寂寞而已，恐怕也要跟亚历山大先生一样，虎目中流下眼泪。所不同的是，亚先生为寂寞而哭，而该家伙是为以后的生活而哭也。

棋逢对手既是人生真正的乐趣，则棋不逢对手，自然是人生最大的痛苦矣。盖对手棋力太强，下三盘输三盘，下千盘输千盘，只有叫哎哟的份，连招架之力都没有，这种棋下起来，还不如去喝巴拉松。

《三国演义》上夏侯杰先生，率领大军，追到当阳桥，正在耀武扬威，忽听张飞先生一声断喝，吓得肝碎胆裂，撞倒马下。我要是夏侯杰先生，一瞧那个豹头环眼的家伙往那里一站，我马上就说肚子痛，回去找茅坑拉稀屎，摆上三桌红烧甲鱼的酒席，我都不去跟他较量。他只要漫不经心地随便一动手，我就没希望啦，何必去受那种闲罪乎？至于棋力低的，则是张飞先生跟夏侯杰先生颠倒过来。柏杨先生五岁小孙女，最近受大家谈论的影响，天天都要搬出棋盘跟我下，我怎能正心诚意地奉陪乎？在常败将军未弄到那台电视之前，我就经常警告他曰：“老哥，你的棋再不进步，我就拒绝陪你啦。”盖局局皆赢，同样兴趣索然。

死圣人曰：“交无不如己者。”一个人交朋友千万要交比自己强的，然后才能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整天跟耶稣先生一起泡，即令当不上圣人，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如果整天跟流氓无赖泡，即令把持得定，恐怕也难好到哪里去。一位千金小姐一旦和绿灯户妓女小姐形影不离，她能一天比一天雍容华贵乎？交友如此，下棋亦然。要下就得跟棋力差不多的下。对手如果太强，当然生趣全无。对手太弱，下得太久，准会把自己的棋力给拖下来。我有一位在某学堂当教习的朋友，有一次大概被生活逼得狗急跳墙，写了一文，拜托柏杨先生介绍发表，我看了一遍，实在看不懂，只好原封退回，他来信叹曰：“不瞒仁兄说，我的中文程度本来不错的，可是天天给学生老爷改作文，改得连自己也不通啦。”跟棋力差的下棋，就有这种危险，此所以我常常警告常败将军之故也。最理想的对手是他阁下略高半段，虽然输的时候多，但也有反击余地，则不但可以保持兴趣，棋力也可以跟着进步。

——不过，这句死圣人的话，如果刻板地去实践，也有问题。每一个人都死心眼去跟比自己强的对手打交道，而对手也死心眼去交比他更强的，恐怕大家一辈子都没有朋友，也没有对手矣。好在这只是一句格言，不是定律，固误不了事也。

“官太大的不下”，这种情形不太多——其实何止不多，简直没

有。有此顾虑，等于自己往脸上抹粉，好像我在那里自言自语曰：“跟当皇帝的不下。”当皇帝的有谁找柏杨先生下棋哉。不过怕的是，有些我瞧他没啥，而他却自己以为有啥的“尊官”。这种人罡气正盛，官火正旺，不要说下棋啦，就是跟他接得太近，都能把毫毛烧掉。他一天不垮，我一天就不奉陪，必须等他垮啦，或躺到医院床上啦，届时开口向我请教几盘，我才会生出雅兴。

“政治棋不下”，夫政治棋者，跟政治牌一样，明明高他一级，赢得过他，却硬假装低他一级，输得心服口服是也。柏杨先生没有这种本领，我要有这种本领，段祺瑞先生时代，早当了督办公署的顾问矣。不要说那时年轻气壮，就是刚来台湾，才不过五十多岁，人生还没有开始哩，在台北赤峰街一位朋友家下棋，我本来找他谋一个差事的，他却偏抬举我，留我陪他消遣，我心中暗暗嘱咐自己曰：“柏老柏老，你来是求人的，千万不要赢呀。”可是看他恶形恶状，实在生气，就一盘也不让，他面色铁青，临走时也没欠屁股，差事当然也没谋到。别人告我曰：“你当时如果能跟他下个平手，恐怕至少有个校长干的。”呜呼，我岂不知此理，只是政治棋实在难下，没有十年二十年道行，别想下得恰到好处。

21. 性命交关

“气量窄的不下”，遇到气量窄的，我岂止不愿跟他下棋而已，简直不愿跟他交朋友。不过交朋友可以小心翼翼，知道他的毛病，不惹他生气就是。而一旦对弈，短兵相接，就动辄得咎矣。你还没赢他三盘哩，他就脖粗脸红，本来要派你一个差事的也不派啦，本来要借你一块钱的也不借啦。如果再精彩一点，你就更受不了。君不见有一则外国漫画乎？棋盘摆得好好的，可是救护车停在门口，担架上躺着

一个人,正往车子上抬,坐在棋盘一端的朋友瞪眼曰:“每逢要将军,他就发心脏病!”——洋大人竟然同样有这种节目,盛哉。

要想把气量窄的家伙弄得舒舒服服,唯一的妙法是跟他下“政治棋”,叫他自以为棋力恰恰比你高半段。他之所以赢了你,除了棋力高半段,也因为他是紫微星转世,有六丁六甲保驾之故。不过前已言之,糊涂难装,政治棋难下,万一“祸至心塞”,露了马脚,那就大发啦,恐怕比赢了他还要不可收拾。既然危险重重,何必往里跳乎?不但我不往里跳,而且奉劝别的棋朋友,也不要往里跳,有人输了一盘棋,或为了发觉赢了一盘政治棋,会记你一辈子,十年以后还可能照你屁股上来一个马后炮。

气量窄的如果是普通小民,为祸还小;如果是官崽,那为害就大而且巨矣。公元六世纪南梁第四任皇帝萧绎先生,是一个独眼龙,最忌讳人说瞎。有一次跟刘虬先生下棋,刘虬先生一连赢了两盘,萧绎先生已经一肚子邪火,偏偏刘虬先生下得入神,情不自禁,搔首弄姿,不知道怎么搞的,手搔到脸上,掩住了一只眼。萧绎先生一瞧,好呀,你赢棋已经够混蛋啦,还胆敢嘲笑我只一只眼,此仇不报,枉为帝崽。那时他阁下的官儿还不过是“湘东王”,但一个“王”对付一个小民,足足有余,当下就弄了一杯巴拉松“药之”。刘虬先生“抗节好学”,“解官辟谷”,颇有点声望,为了掩天下耳目,萧绎先生在刘虬先生暴毙了之后,还特别表演了一场大恸的场面,送了一笔可观的丧葬费。噫,跟这种人下棋,能不心惊肉跳乎?

“考虑太久的不下”,普通人下棋,都是兴之所至。不作下棋之事,何以遭有涯之生。如果下棋下得太认真,拿着棋子好像拿着原子弹,一考虑能考虑一个钟头,那就不叫下棋,而叫拉痢疾矣。而且即令职业棋士,也不能无尽期地胡思乱想,日本人把围棋的考虑时间加以限制,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办法,否则一盘棋下三年,真是寿命长得有福啦。

晋王朝的时候,有这么一则故事。樵夫王质先生上山打柴,看见两个顽童在那里下棋,颇有几手,就站在旁边猛看。看着看着,肚子

发饿,其中一个顽童掏出一枚红枣递过来,吃了下去,饱暖如春。这盘棋下完,王质先生低头一瞧,斧柄都烂成朽木了矣,不禁吓了一跳,等到下得山来,人来人往,竟一个不识,回家叩门,出来的是一个老头,向他端详了半天,诧异曰:“年轻人,你找谁呀?”互相盘问之下,才知道该老头竟是他的孙子,太太和儿子早已去世。原来他阁下在山上只不过看了一局棋,可是世间已过了一百年。后人就把该山叫做烂柯山。

洋大人之国,也有类似这种故事,不过不是下一局棋,而是打一场九柱球。在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时代,有一位李伯先生,怕太太怕得要命。有一天,太太又要修理他,他就落荒而逃,逃到一座山上(也是山上),越想人生越无趣,正要上吊,忽然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好奇心动,顺着声音走过去。只见一块平地上,有七个穿荷兰服装的人,在默不作声地打九柱球。九柱球者,就是台北现在流行的保龄球,把九根木棒竖在那里,然后用一个木球就地滚过去,看谁撞倒得最多。李伯先生看了半天,眉飞色舞,寻死的念头无影无踪,也就打了几次,而且喝了点老酒,沉沉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忽然想起不好啦,不好啦,足足有三四个小时不回家,回家恐怕有罪受的。这样迟迟疑疑,来到镇上,却发现一切都变了样,没有一个面孔是熟悉的,只好坐在酒店门前凳子上纳闷。别人瞧他陌生,以为他是奸细,他赌咒曰:“我是英王陛下最忠实的臣民,谁都知道的呀!”这一叫不打紧,大家起了哄,原来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立,正在捉拿“最忠实的臣民”哩。

——结果是他的女儿出面把他领回。女儿已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女婿就是经常爬到他肩上要他背的那个流鼻涕的顽童。他的太太在十年前向一个小贩发脾气,得了脑充血,一命归天。李伯先生一听太太翘了辫子,心中大慰,就跟女儿住下来。于是该镇那些怕老婆分子,每人都想上山,也去打一场九柱球。

呜呼,“天上方一日,地下已千年”,看情形真有其事。人生短暂,令人叹息。不过也正因为人生短暂,时间匆忙,下一盘就要一百

年,未免浪费得太厉害。围棋所以不能像象棋那样地普遍深入民间,与时间大概也有关系,三十分钟可以结束一盘象棋,而两个小时能结束一盘围棋,已经算很不错矣。柏杨先生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不过我的忙跟别人的忙不同,别人是为前途忙,而我是为肚子忙,这种忙乃动物的忙,低级的忙也,读者老爷不可不知,偶尔下一盘棋,轻轻松松,对手却一个子都能考虑十分钟,急不急人哉。所以每逢常败将军眼如铜铃,喃喃自语时,我就催他曰:“老哥,怎么啦,又在背棋谱啦,那已来不及啦。”这么一刺激,他为了表示他并不是背棋谱起见,只好仓促应战,自乱章法,结果无不大败。

22. 其声凄厉

最后一个“不下”,是“不诚心下棋的不下”,跟不诚心下棋的朋友下棋,好像跟油条小姐谈恋爱,你把心都扒出来给她啦,她却当成了驴肝。花的真钱,买的假意;付出的是真情,换回来的是假爱。有些人下起棋来,认为这玩意儿输赢有啥关系哉,赢啦也当不了总统,输啦也坐不了牢,轻轻飘飘,成了儿戏,我们这些敬业乐群的人,反成了呆头鹅,真能气扁。

以上是柏杨先生的“七不下”,想来想去,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也属于“不下”之列,曰“带橡皮筋的不下”,也介绍于后,以便众棋士睹景生情,有所长进焉。

象棋棋盘当中,有一道空格。新式的棋盘,这道空格是真空的,大概已进入太空时代啦,所以啥都没有。而老式棋盘,往往要写上两句话,普通是“两国相争,黄河为界”,盖从前打仗,都在中原(河南省同胞是最倒霉的中国人,历不尽的战乱),黄河天堑,各凭为界。想不到八年抗战,大日本皇军盘踞黄河以北,中国军队严守黄河以南,

老一辈人乃喟然叹曰：“现在真的成了黄河为界矣，棋语竟成为讖语矣。”自此之后，爱国朋友就把棋盘上这两句话去掉，大概后悔不迭，不希望以后再有黄河为界的惨事发生也。

然而也另有写别的焉，曰“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无悔大丈夫”，这两句话不知道什么缘故，也被抛弃掉，可惜可惜。其实，这才是棋坛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棋坛的最低标准，而下棋的顶大毛病，在这两句话上也充分显露出来，不但艺术气味无穷，哲学气味也无穷。

凡是任何竞赛性质的游戏，除了对垒的主角们汗流浹背外，总会吸引一大批观众。这批观众，我们称之曰“迷”。在球类上，“迷”能爆出拉拉队，看见自己拥护的一方射中了一个球，简直高兴得马上就拿汽水瓶向前排观众头上扔；而看见自己拥护的一方被罚了一个球，那准是裁判不公，冬的一声，一个西红柿就祭出去，直打裁判的尊脸。牌迷到了顶点，则产生“看歪脖和”的，别人坐在那里打牌，该迷就站在背后，歪着脖子猛看。修养好的只不过暗中心心相印，看见摸来一个坎当，就大喜若狂；看见三把不和牌，就如丧考妣，心头一面小鹿乱撞，口中一面啧啧有声；修养差劲一点的，于精神紧张之余，还出主意哩，一会儿曰：“打八条呀。”一会儿曰：“再来个‘心里想’就好啦。”“心里想”者，心里想的那张牌也。柏杨先生家乡，遇到这种过分热心的看歪脖和朋友，别人就会推牌而起曰：“后山不净。”掉头而去。

打牌的虽然掉头而去，但看歪脖和的并不感觉到有啥丢人，照样乱献奇谋。有时候即令别人不便发作，而牌主却先受不了啦，你不是叫我打八筒乎？俺偏打东风；你不是叫俺吃成一条龙乎？俺偏碰个九万。可是，即令如此，也治不了歪脖的毛病。故圣人有诗叹曰：“歪脖和忠心保国，吃没趣面不改色。”

其实忠心保国不仅仅是看歪脖和的朋友，看歪脖棋的朋友，一旦忠心保起国来，比看歪脖和的，还要可歌可泣。你瞧那股赤胆忠心的劲吧，一会儿急曰：“跳马呀，跳马呀。”一会儿又急曰：“该死，该死，你怎么不用炮，用炮准吃他的车。”这还是文明的。遇到京戏里刀马

旦出身的朋友,说着说着,动起尊手,替你走起来啦。棋主伸手拿回,刀马旦心中不服,就又拿过去,一拉一扯,先起了内乱。臭棋阶级每自以为神机妙算,更不征求棋主同意,撩起马就跳,刚一落地,忽冬一声,丢了一个车,把棋主气得暴跳如雷,一迭连声声明那棋不是他走的,难道狗走的他也负责乎?于是棋坛变成战场,就非常热闹了矣。

俗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人一旦成了棋主,私心就非重不可,一脑筋如意算盘,别人则冷眼旁观,看得清清楚楚。这跟政治上的冒险一样,官崽大人眼往上望,一心一意,立正第一,别的都不管他娘。只有毫不动心的小民,在一边瞅着,发现他的椅子只不过一条腿,马上就要倒栽葱矣。果然不错,眨眼工夫,只听哎哟一声,跌得头破血出,这景象我们欣赏得多啦。

旁观者清,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该旁观者一定得头脑冷静,而且必须得有相当的段数。一旦旁观者忠心保国起来,也就成了当事者的一分子,很难金鸡独立矣。如果再进入刀马旦阶段,就更勇不可当,对方如果也有看歪脖棋的在侧保驾,你一言,我一语,一时喧声冲天,好像踢翻了的马蜂窝,不打得头破血流,就算运气。

所以棋盘当中特别警告曰:“观棋不语真君子。”那就是说,看歪脖棋没有关系,但不能插嘴,更不能像刀马旦那样文武全才,除了插嘴之外,还乱动手。常有些棋主,被对方的保镖指点得心脏衰弱,忍不住哀号曰:“老哥,我们是赌一块钱一盘的,你歇歇舌头好不好?”其声凄厉,不忍卒闻。

23. 悔棋·回棋

不过天底下的事,登陆月球容易,而教看歪脖棋的歇歇舌头难。有这么一则故事,忘记出自哪一本书矣。两人下棋,却众声喧哗,他

们就诅下滔天大咒,看歪脖棋可以,但不能乱出主意。谁要是乱出主意,谁家就遭天火,把他全家烧死烧光。恶咒之下,看歪脖棋的只好紧闭尊嘴,一言不发。可是爬到公堂之上,挨大老爷的板子,有能咬住牙关,不出一声的。只有看歪脖棋的,再严重的处罚,都挡不住心里奇痒。一开始时,还忍得住,几次要出手指点,话到嘴边,都重又咽回肚子,可是到了最后,实在憋不住啦,如果再不发表一点真知灼见,眼看就要憋死。就开腔曰:“你怎么不跳马呀,跳呀,跳呀,你只要听我的话。跳这一步马,我就回家救火。”

呜呼,这股劲岂是天理国法人情压得住的哉?而且,看歪脖棋的往往都本领高强。一看棋主走漏了一着,瞧他打边鼓吧,瘪嘴曰:“臭棋,臭棋,瞎了眼都不能这么走法,还下棋哩,去棺材店打听价钱吧。”在棋主脑筋里,最最罪大恶极的,莫过于这种人,把他们的舌头钉到城门上,都不能消心头之恨也。

“观棋不语真君子”既然成了“观棋乱说刀马旦”,则“举手无悔大丈夫”,自然也成为“举手必悔橡皮筋”。夫大丈夫下棋,举手无悔,不要说走错了步子不反悔,就是一不小心,把车送到对方象口里都不反悔;甚至被打了一个闷攻,老将活活闷死,也甘心认输,这才是英雄好汉的作风,敢作敢当,绝不装孙子。悔棋大王则不然,手跟棋子之间,好像拴着一根橡皮筋,忽然弹出了一个车,再忽然拉了回去,改走起来炮;炮刚放稳,对方正要举步,他却一橡皮筋又拉了回来。泱泱乎,枯手与棋子齐飞,面孔共棋盘一色,直把对方搞得心乱如麻,眼前直冒火星。

这种悔棋,还可借口对方没有动子,不算发赖。另有一种悔棋大王,悔起棋来,恐怖万状。我有一位朋友,现在日本当差,当他没有去日本之前,二人常常对垒,我费了千方百计,吃了他一个车,不行不行,语不云乎:“明车暗马偷吃炮。”哪有吃车不先嚷嚷的,这一步非悔不可,只有王八蛋才不准他悔。好吧,悔就悔吧,一会儿工夫,又吃了一个马,噫,这是什么话,你明明要吃兵的,怎么吃起马啦,柏老柏老,看你面似忠厚,却心怀奸诈,竟摆个圈套叫俺跳,俺不走这个马。

柏杨先生宽宏大量,不走就不走。该大王把马拿了回去,可是还不对呀,俺不走马,你岂不是要吃俺的车乎?俺的车原来在啥地方呀,俺也不走车,可是又不对呀,俺不走车,你岂不是要吃我的象?象丢了还免不了丢车,俺的象原来在啥地方呀,于是一连悔七八步,一直悔到他认为可以吃我的炮为止。

“举手必悔”不但是橡皮筋,简直是泼皮撒赖。譬如两国交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等到美国原子弹投到广岛,如果日本人嚷曰:“对不起,对不起,过去打的仗不算数,现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退出卢沟桥,退出平津,退出南洋群岛,咱们重新再打。”试想这种呐喊行乎哉?除了把美国佬气破肚皮外,恐怕没有啥用。可是悔棋大王却理直气壮地悔棋。天良未两泯的,不过悔一步。心狠手辣的,他能悔两步三步四五步,如上所言,一直悔到吃了你的炮为止,你不叫他吃都不行,盖你已被他悔得头大如斗。你说他悔棋后棋子摆的地方不对,好吧,你说怎么摆才对吧,连你也摆不出来矣。柏杨先生最怕跟这种朋友下棋,十下十输,而且肚子更胀。所以一旦悔棋大王找上门来,说破了嘴也推辞不掉时,我就叫他指天发誓,谁都不准悔棋,如果悔棋怎么办。大王情急,马上赌咒曰:“谁悔棋谁是龟儿子。”呜呼,遭天火都挡不住看歪脖棋的乱说话,龟儿子又岂能挡住大王发急时带橡皮筋乎?

对付悔棋,真不容易,《坚瓠集》上有一则故事。一人访友,时值中午,庭院里寂无一人,可是小亭石几上却摆了一副象棋残局。心里想曰:“下棋的人哪里去啦?纵然去厕所,也总不能二人一齐拉屎呀?”乃坐下来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姑妄数数棋子,却缺了一个“车”,疑惑不止。如此这般,一直等到日落西山,忽听泥沟里有人在哼,跑去一看,两位棋朋友正扭成一团,一个人拳足支撑,另一个人是有名的悔棋大王,一只手捏着对方的脖子,一只手伸到对方嘴里往外掏“车”哩。原来他的车被吃,非悔不可;对方不肯,他就要抢;对方无力招架,又怕该棋子被抢走,就一口吞到嘴里,硬是不准他悔;悔棋大王大怒,拿出真本领,从他尊口中往外硬掏。

悔棋悔到掏棋程度,段数之高,真是惊人。柏杨先生那位悔棋大王朋友从番邦来信说,他已发明了一种“铁护指”,跟弹琵琶的铁指甲差不多,正申请专利,一旦获准,即大量制造,运回国内推销,作为其他悔棋大王们的秘密武器。他分析那位滚到泥沟里,掏了一下午都没有把“车”掏出来的缘故,实在是因为他一掏,对方就一咬,如果戴上铁护指就好像装甲兵,长驱直入,不要说一个“车”啦,就是大牙都能掏出来。柏杨先生接信后,也发明了更妙之法,吃了子根本不吞到嘴里,而咕噜一声,下了肚啦,他就无法度矣。不过我又怕他再发明一种“吸木石”,硬把该棋子从尊肚里吸出来。呜呼,危机重重,真叫我们这些九段国手作难也。

日本围棋名人赛,于前天(1965年9月19日)告一结束。林海峰先生跟坂田荣寿先生鏖战六个回合,四比二获大胜,登上“名人”宝座。诚如日本新闻界预言的,如果坂田先生胜啦,不过一条普通消息,而如果林海峰先生胜啦,那才叫大新闻哩。果然,林海峰先生以净赢十二目的压倒优势,把坂田先生一脚踢下宝座后,日本全国震动,各报纸各电台都像是着了魔。名人赛是《读卖新闻》主办的,《朝日新闻》一向不买账,可是这一次的新闻太大了,大得压不住,只好也派记者专访,大量刊载。

消息传到台北,台北也像着了魔,这件事带给台湾的荣誉,远超过“想当年”杨传广先生在罗马露的那一手。还有一点是,六局棋下来,足有两个月之久,任何国际间的竞赛,都没有这么大的魅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林海峰先生是中国人,假如他阁下是刚果人,恐怕劲头就差了矣。

于是乎方以直先生,在台北《征信新闻报》上,写了一篇短文,曰《世事与棋》,娓娓道出四点感慨。呜呼,方以直先生由棋坛谈到世事,由名人战搜索到现代中国人的骨髓,令人恍然若有所失,也恍然若有所得。不过柏杨先生环顾四周,忽然也有许多感想,不得不发。

方以直先生第一点感想曰:“后生可畏,万不可藐视青年人的存在,十七八岁的毛孩子,毛手毛脚,你有许多理由瞧他不起。可是一

转眼,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他就有许多理由瞧你不起。青年人是明天,是未来,你无论有多威风,将来一切都要交给他。中年人和老年人,对毛孩子们的价值,要重新估计。”

柏杨先生曰:呜呼,方以直先生错矣,这种年轻人是明天论,乃落后地区若美英法诸夷的观念。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这种观念曾一度侵入中国,谁不知道“儿童是国家的主人翁”乎?在当时这种观念固是时兴的,可是现在已经落伍啦,现在流行的新观念是人生七十才开始,应该重新估价的不是年轻,而应该是年老也。林海峰先生今年只不过二十三岁,距人生开始还差四十七年。只有柏杨先生,人生才真正开始不久,前途正不可限量哩。

方以直先生第二点感想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坂田当年推翻前任棋王,取得崇高的地位,而他一登此位,也就注定了终有一天被后之来者取代。一条河流中都是后浪推前浪,时间无情,令人感伤。《读卖新闻》主办名人赛,把围棋界人事递嬗的一幕戏剧化了、表演化了,也职业化了(“名人”有奖金、有待遇),于是万头攒动,看偶像之倒塌。这是一种相当残酷的安排。”

柏杨先生曰:对这一点感想,我倒是没啥感想的。不过敝家乡有句俗话:“吃饱了凉粉让让座。”君去过公共厕所乎?眼看要拉到裤子里啦,可是里面那个小子却一直蹲在那里唱小曲,你说应该怎么办?是满面流泪,哀求他快出来乎,抑给他一块钱,请他屁股留情乎?当一切他都无动于衷时,是向警察局报案,请三作牌驾临评评理乎,抑索性自己下手,拖他出来乎?

呜呼,拉屎拉完啦不叫残酷,叫别人拉到裤子里才叫残酷。吃饱了凉粉走路不叫残酷,叫别人活活饿死才叫残酷,然乎?不然乎?

方以直先生第三点感想曰:“日本这个社会挺‘奇怪’。坂田是上流社会的闻人,结交权贵,望重一时。二十三岁的林海峰,竟然敢向他挑战,没有人骂他‘犯上’,林海峰一出手,坂田吃不消,也没有人来包围来压迫,劝林海峰退出或放水,也没有流氓上门恐吓。坂田输了就是输了,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奇怪。”

柏杨先生曰：这一点显然的不是日本社会奇怪，而是日本人差劲，不知道爱国第一。若干年前，台北出笼过“爱国裁判”，台北队跟洋人队赛球，哨音频吹，把洋鬼子吹得摸不着东西南北。日本人差劲的地方在此，其实用不着动用流氓，只要出一个“爱国公证”就行啦。林海峰先生不是放在“13 十二”上乎，爱国公证顺手就挪到“10 九”上，林海峰先生一定要叫起来，好啦，不叫还好，一叫麻烦就大啦，不仅“犯上”而已，难道我们这些堂堂有名的五六七八段，人格立地，道德冲天，还会跟你要赖哉？你小子来日本时不过十岁娃娃，我们不分国籍，不念种族，培养你成了八段，给你一个成名的机会，下不过算啦，却说俺挪了你的棋子，天理安在？良心何方？于是林海峰先生身败名裂，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即令没有爱国公证，有爱国分子也行，打个电话，骂他忘恩负义，或写封黑信，说他思想有问题，林海峰先生照样招架不住。从此可看出日本这个国家，恐怕是没啥前途。

方以直先生第四点感想曰：“既然没有‘千年铁门坎’，坂田的失败，也像生物的死亡一样，是服从一种规律。我们，尤其是围棋界人士，面对坂田的失败，应该有某程度的敬意，可是没有。只听见围棋界人士称快叫好，说坂田‘自食其果，一世英名，付之东流’，把坂田卫冕的努力，说成‘耍赖皮’、‘垂死的挣扎’。坂田之败，丧失了他个人的一切历史光荣。难怪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人只能得势，不能失势；只能胜，不能败；只能上台，不能下台；上台一条龙，下台不如一条虫。难怪我们三百六十行都有人不认输，死不放。”

柏杨先生曰：中国人轻视努力而崇拜成功，是一种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翻翻二十六史就明白啦，成功的都是官，失败的都是贼。坐在堂上的都是正人君子，绑到堂下的都是乱臣贼子。岳飞先生被判了罪，连一代“圣人”朱熹先生都抚掌称快，百方诋毁。诸葛亮先生死啦，就有一位李邕先生，立刻上了一份奏章，说他“狼顾虎视”，应屠杀他的全家。呜呼，日本之所以国势日衰，亡国在即，其原因恐怕就是没有这种五千年传统的优秀文化。后生小子，不可不知也。

以上是被动的感想,柏杨先生还有自动的感想。那就是话应该说回来,一个人当有办法的时候,如果张牙舞爪,挥棍乱打,他就得有挨别人接过该棍向他乱挥乱打的义务。日本九月份《文艺春秋》上,就曾照坂田先生的天灵盖给这么一下,该杂志在一篇短评中,提到坂田先生日正当中时,跟日本将棋权威大山先生一段谈话。坂田先生自以为所向无敌,也就犯了柏杨先生的毛病,寂寞呀寂寞,对大山先生曰:“老哥,我真羡慕你。”大山先生不知道他在发狂,所以大吃一惊,反诘之。你猜坂田先生说啥,他曰:“你还有一个对手升田,可以同你对弈解闷,可是我没有对手啦。”这不仅是犯了柏杨先生的毛病,而且是犯了亚历山大先生的毛病。听的人除了哎哟呻吟,背皮发麻外,别无他法。

该短评继续幽他的默曰:坂田先生的围棋,已一连三局败给台湾青年棋士林海峰八段啦,现在该有对手了吧。当时林海峰先生还没有夺得名人宝座,现在坂田先生恐怕不再羡慕大山先生了矣。记得名人赛刚开始时,日本全国都预测坂田先生要以四比零大胜特胜。有记者问坂田先生如何,他特别谦虚曰,四比零获胜不易,可能三比一。我想坂田先生回首前尘,身上恐怕多少会有点蚂蚁爬的感觉。我说他阁下身上蚂蚁爬还是轻的,如果他当时表示得更不可一世,我还有重的留着他享用哩。这似乎涉及到“打落水狗”问题,说起来话就更长啦。柏杨先生的意思是:一个伟大人物失败,我们应该体念他的努力和光荣,由衷地尊敬他。但对一个一朝得势,就鼻孔朝天,发狂发癫之辈,则他一旦栽了跟头,最好别让他享到同样尊敬,打打落水狗,也是替天行道。这道理是对方以直先生意见的一种补充,那就是,不能无选择地一视同仁。

24. 适可而止

林海峰先生现在已经是“名人”啦，坂田先生似乎有点像前面我们介绍过的老拳师，他如果想起来他击败第一届名人藤泽先生，而初登大宝的情形，恐怕百感交集。他暗示说，明年还要再来，他的理由是他这一次刚镶上假牙，浑身不舒服，明年就习惯啦。这种斗志我们是赞成的，但我想到了明年，坂田先生恐怕可能会腰窝痛。盖拳坛跟棋坛一样，王位一旦失去，夺回不易，体力一年比一年衰退，负荷不了那沉重的压力也。拿破仑先生滑铁卢一战失败，史学家发现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阁下的体力不支。从前法奥之战时，拿破仑先生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遇到战况紧急，一连三四天不合眼，仍精神勃勃。《拿破仑传》上有这么一段作者的感叹，曰：一个处在漂亮贵妇们衣香鬓影中的肥佬（奥皇），跟一个昼夜不眠，在泥泞崎岖阵地上跑来跑去的小伙（拿破仑）作战，其胜负不卜可知。然而，到了生死关头滑铁卢之役，英军已攻入车站，拿破仑先生却正睡大觉，没有一个人敢叫醒他，更没有一个人敢下令抽调尚闲在西南郊的劲旅堵击。假使他阁下能有过去那股劲，历史就要重写了矣。

但这并不是说林海峰先生的名人饭碗是橡皮的，天下根本没有什么橡皮饭碗，不过他再被坂田先生击败的成分，似乎不多，他将来会失败到比他更年轻的挑战者之手，这日子随着他的学习态度而定其长短。他如果确实如报上所说的虚怀若谷，那就是他尊脑里还有空隙可以吸收新东西，在位的时间就很长。如果他忽然伟大起来，跟坂田先生一样，也寂寞呀寂寞，那就是他尊脑已塞满啦，再不能容纳任何新知识新观念，恐怕在位的时间就很短。

不过我真怕林海峰先生明年一个斤斗栽下来。吴清源先生栽下

来没有关系,他有雄厚的根基,而林海峰先生不过一个毛孩子,一栽下来就收拾不了摊子。(试闭着尊眼想一想,明年一赛,林海峰先生战败,台北的势利眼会对他什么表情?)如果不幸他阁下真的栽下来,台北方面的“舆论”和“民心”,似乎要负起这种毁灭他的责任。台北《大华晚报》有一篇报导说,林海峰先生七岁时尿床,就立刻有位绝件打电话“干他老母”,好像七岁时尿床,就有损棋王尊严似的。呜呼,谁小的时候不尿床哉?孔丘先生小时候也照样尿床,刚会爬的时候,还吃屎哩。

杨传广先生已经被愚蠢的鼓励(钱爱其先生语),鼓励得身败名裂。同胞们应该手下留情,别再把林海峰先生鼓励得也身败名裂,阿弥陀佛,阿门。

25. 一场误会

一位无名氏先生寄来一张明信片,气冲冲曰:“老头,我无名氏倒要请教你一句话,你到底会不会下象棋?到底你的对手是哪一位,赖光枢?陈健祥?李天华?廖天赐?请简单明了地写出来,不要啰嗦。”

无名氏先生大概看了两个月的棋文章看腻啦,所以告诫曰:“不要啰嗦。”呜呼,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试问我不啰嗦,稿费谁给?为了钱有时候啥坏事都做得出,我只不过有点啰嗦,乞谅乞谅,总不忍心断我的财路吧。再一个原因是,有些事必须翻来覆去地前说后说、左说右说、里说外说、东说西说,才能说得明白,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恐怕就更词不达意矣。

柏杨先生当然会下象棋,至于对手,无名氏先生可能疑心我说的常败将军准是暗指那四位先生,非也,这四位先生,我连碰都不敢碰,

我要是比他们下得好，今天还爬到桌上信口开河乎？夫下棋这玩意儿，跟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是，其他行业的朋友无不谦虚如仪。你问一位游泳健将技术如何，他必曰：“不行不行，不过会浮起来而已。”可是你问一个臭棋试试，没有一位臭棋不吹大气的：“我的棋至少九段。”柏杨先生有生之年，还没听说过有谁肯点头认输。即令心服，口也不服，壮哉，我说这话，不是说我也真不行，我当然所向无敌，无名氏先生千万不要误会了也。

今天一大早，几个常败将军，连袂驾临柏府，找我算账。一个个攥拳怒目，吼曰：“柏老柏老，你下棋一向以橡皮筋闻名于世，怎么脏栽到俺身上？”结果请他们吃了一顿豆浆油条。打发走之后，我就坐在板凳上发呆，一则心疼这顿早点钱，二则也恨他们头脑不清。这年头似乎最流行栽赃，我不过栽他们一个橡皮筋，有啥账好算的哉？君不听说过一个大汉的故事乎？他阁下正在墙角小便，过来一个三作牌，一把抓住，要罚他钱。他灵机一动，急忙往旁边跨了两步，又撒了一泡。然后理直气壮曰：“三哥，别瞪眼好不好，我是看你刚才在这里撒，我才撒的呀。”三作牌曰：“岂有此理，你怎么胡搅蛮缠。”大汉曰：“这里明明两泡尿，不是你撒的，难道是俺撒的乎？”直把三作牌气得死去活来。柏杨先生下棋，有时候固然橡皮筋，其实并不太多，不过一旦常败将军不备，我的车就往往拐个小弯，倒是有的也。尤其是正在酣战之时，他去接个电话，回来之后，包管面目有点小不一样，这也是取胜之道，不可不知焉。

台北《联合报》开始举行象棋名家赛，奖金两千元。比起日本来，真是可怜可怜，但这跟销路有关，如果也像日本一样，棋赛能增加报纸销路，奖金自然会提高，一旦高达八百万元的数目，象棋就是第一流的矣。

26. 弈律棋律

谈棋谈得太久啦,最后,再介绍介绍《棋律》。

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下棋自然得有《棋律》。关于“律”,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妒律》,文载《红袖集》。读者老爷如果还没有拜读过,最好去买一本,阁下既可一开眼界,该书定价十二元,柏杨先生就可收入一元二角版税,真是公私两利的盛举。《妒律》是专门对付女吃醋大王的,而《棋律》则是专门对付臭棋大王和看歪脖棋的。

中国棋律,订于明王朝王思任先生,不过他不叫“棋律”而叫“弈律”,包罗万象,详察入微,只是有点太古。好比说,趁人不备,偷一颗子,就要打六十大板,判无棋徒刑一年,最高时还要打一百大板,未免太重。无法执行的处罚等于不处罚,故《弈律》也者,一代文献,却不得不湮没无闻。而且,也幸亏湮没无闻,否则柏杨先生的屁股早稀烂了矣。同时文字也太艰涩,以柏杨先生这么大的学问,费了吃奶的劲,仍没完全看懂。所以我想套取他阁下的原意,和比较容易看得懂的部分,再针对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犯罪花样,另订《棋律》,颁布天下,并加解释。务期读者老爷,父以教子,兄以教弟,姐以教妹,师以教徒,长官以教僚属,国手以教臭棋。世界各国,人不分男女,地不分南北,共信共行,互勉互励,一体遵照,勿枉勿纵。则类似乎前面说的那种掐着脖子硬掏的精彩节目,就可根绝了矣。

律曰:

第一条:凡因下棋而起争执,统依新颁本律判断处罚,不得信口开河,随意变更,违者猛踢其屁股三脚。

大法官曰:本律者,本棋律也,若故出故人,自作多情,则是高级

鸭子屎,故应猛烈踢之。

第二条:凡下棋眼看要输,遂发无赖,故意把棋局打翻者,猛踢其屁股八脚,处无棋徒刑一年,罚请客一席。如非故意打翻,却在拉拉扯扯之间,误把棋局弄乱者,踢其屁股三脚,处无棋徒刑一月。

大法官曰:棋之将输也,一会儿怪人吸烟太多,烟雾迷了他的眼啦。一会儿怪人不断咳嗽,把他咳嗽得心乱啦。一会儿怪看歪脖棋的刚吃过大蒜,熏得他目眩啦。一会儿怪灯光太暗,他看不清啦。怨天尤人,抢地呼天,杜撰舆论,造谣生事,情已可恶。而又故意伸出毛手,把对方的丰功伟绩,一笔勾销,其心更是可诛。踢之八脚,棋牢一年,酒宴一席,还是少的哩。不过耍赖之间,偶尔失手,使局不成局,属于过失犯罪,念其情急,特予减轻一等,只踢三脚(注意,“踢”字之上无“猛”字,乃较轻之踢),棋牢一月,以示薄惩,而儆效尤。

第三条:凡恶悔者,猛踢其屁股十三脚。强悔者,猛踢其屁股九脚。哀悔者,踢其屁股一脚,仍准其悔。

大法官曰:恶悔者,有些臭棋,不自殒灭,反捶胸打跌,一脸大义凛然面孔,一副暗下毒手手段;尤其是双目眈眈,对方刚一举子,还没放定,他就决然而起,从人手中硬抢,一面怒吼曰:“不要悔啦,不要悔啦,就是这里啦。”王思任先生形容为“情虽强而实则弱”,盖腹颤胃跳,唯恐怕对手出笼妙着,故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猛踢其屁股十三脚,乃仁人之法也。强悔者,有些臭棋,已经下了三四子,走了三四步,忽然大梦初醒,号曰:“你啥时候放的 13 八呀,不行不行。”或“我啥时候丢了车啦,不算不算”。不要他悔,他就满面流汗,站起玉体,走来走去,高嚷流年不利,还作开抽屉找剪刀之状,扬言今天如不叫他悔,他就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对这种臭棋,猛踢其屁股九脚,谁云非宜。哀悔者,有些臭棋,下着下着,忽然面如死灰,痛苦万状,可怜巴巴曰:“老哥,我只悔这一次,再悔就是王八蛋。”对手曰:“刚才你悔那一次也是这么说的。”臭棋赔笑曰:“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你要不肯,我就死在你跟前。”当下就呻吟不止,说他的心脏

不好,受不了这种刺激,拜托看歪脖棋的朋友去棺材铺问问还有没有存货,口中还嗟嘤曰:“我死了不当紧,可是留下孤儿寡妇,将靠何人?”说着说着,流下眼泪。遇到这种情形。只好听他悔一次,以示怜悯,但仍得照他屁股上踢其一脚,此脚可轻一点,聊表执法如山。

第四条:凡眼看要输,又气又急,拔腿就逃,其快如飞,撒鹰都捉不回者,猛踢其屁股十五脚,处无棋徒刑三月。

大法官曰:此条之罪,比第三条之罪,要加一等。盖第三条之罪,眼看要输,不过耍赖,其人尚在,还可训他一顿,以伸正义。而拔腿就逃的臭棋,来一个不照面,想训他一顿都训不成,简直耍赖大学堂毕业生。恶性之深,无以复加。故应加踢两脚,棋牢三月,以伸正义,而平民愤。

第五条:凡乘人不备,偷人棋子者,猛踢其屁股九脚,并得处无棋徒刑一月,视其悔过程度,酌罚吃小馆一次,或请客一桌。

大法官曰:眼看要输而发赖,而恶悔,而强悔,谓之“盗”。眼看要输而三只手,而濶取之、而窃取之,谓之“贼”。当其被人赃俱获时,如果俯首认罪,跪地求饶,则猛踢之后,也就算啦。如果硬不伏罪,喋喋分辩,鸭子死啦只剩下嘴硬,则依情节轻重,或罚吃顿小馆,索性吃顿油大,使其心中发疼,三月难消。以后再手痒时,即可自制矣。刑以止刑,正是此意。

第六条:凡财大气粗,官大火旺,咄咄逼人者,猛踢其屁股十五脚,如没人敢踢,则易科在背后向其开国骂省骂家乡骂三次,其所赢之局,不列入记录。

大法官曰:财大者气易粗,官大者火易旺,一旦降贵纡尊,跟穷小子对弈,自以为穷小子准有承让,偏偏该小子没上过立正大学堂,一赢再赢,赢得他抽筋,乃不知不觉,露出嘴脸。此时也,该穷小子如再不识相知趣,财大的则今天刚好手头奇紧,借钱之事免谈。官大的则以手敲桌,扬言明天锦衣卫就要动手抓个愣头青年坐牢啦。搞得该

穷小子魂飞天外，手足失措，一不小心，碰了一下棋盘，大字号人物就厉声叫他规规矩矩。而该大字号人物自己却努力猛悔，面不改色。王思任先生曰：“必欲以强取胜而拘捆之，使不得动也，虽胜不叙。”盖恶其“挟”也。

第七条：凡太太小姐，挟媚、挟娇、挟惯、挟泼，把对方搞得无法赢者。轻拧其玉颊一下，或猛拧其屁股两下。不愿拧者，准易科在其背后上尊号曰：“死婆娘”；不敢拧者，准易科在其玉体上乱摸。

大法官曰：挟媚、挟娇、挟惯、挟泼，都属左道旁门，心战之术。挟媚者，小姐向前跳了一步“马”，对手曰：“那马怎么能跳，别着腿的呀！”小姐仰起玉脸，露出白牙，笑曰：“我这是原子马”，你不答应，她就像刚下了蛋的老母鸡一样，咯咯而笑，双手掩盘。挟娇者，小姐要悔，对手刚要反对，她就哀告曰：“叫我悔这一步，等会儿陪你看电影。”然后眉毛一飞，眼珠一飘，纤腰一扭，好像弱不禁风，对手马上昏了头，不要说悔棋啦，就是叫他把棋子吃下肚子都干。挟惯者，耍赖成性，一盘不赖，心里就痒，对手如果稍加训勉，她就油条曰：“只听说举手无悔大丈夫的，没听说举手无悔小姑娘的。”挟泼者，用不着解释啦，太太一旦棋陷危境，她就自言自语曰：“老爷赢了棋真好，心情舒畅，给太太既买皮大衣又买金项链。”此时该丈夫如雷轰顶，不输棋者，未之有也。

所以拧其屁股，而不猛踢者，盖屁股长到男人身上，挨打受踢，义不容辞。一旦长到女人身上，竟成圣地，摸之尚且或可，踢之恐怕未便，改为脸上轻轻一拧，双方皆可飘飘然而然然飘，就恰到好处矣。不愿拧者，有些太太小姐活像大力水手，腰围比臀围都粗，不拧也罢。不敢拧者，有些太太小姐，千娇百媚，跟她说一句话就会发喘，索性毛手毛脚，过过瘾。

第八条：凡信口雌黄，造谣生事，诈喜诈悲，诈惊诈乞，诈胜诈败，扰乱军心者，猛踢其屁股三脚。

大法官曰：有些臭棋下棋，手脚虽然尚无毛病，但舌头太长，表情

太多,小节目层出不穷,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者也。有的明明不打算应之的,却假装非应之不可,指指点点,呻吟出声,正色曰:“糟糕糟糕,倒霉倒霉!”以期对手信以为真。有的明明并没有危险,却假装大势不好,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作痛苦状曰:“完啦完啦,死啦死啦!”以期对手精神松懈。有的明明离赢棋还有十万八千里哩,却故作大喜若狂之状,莞尔曰:“这一次捞回血本啦,你再能干也跑不了啦,等一会儿我请吃小馆!”以期对手紧张过度。有的明明已占优势,却恐怕对手另有妙着,乃假装大祸临头,唉声叹气,如丧考妣,怆然曰:“老哥,手下留情好不好,我就这一块钱啦,回家还要给孩子买馒头哩!”以期对手粗心大意。有的本来已晕头转向,莫测对手高深,却假装恍然大悟,眉飞色舞,笑声连天曰:“我以为你有两下子的,却原来没有两下子!”以期对手疑心生暗鬼,自乱章法。还有一种臭棋,必要时能愁眉苦脸,双目含泪。种种丑态,不及备载。唯念其只不过停留在舌战阶段,故仅猛踢三脚,以示等差。

第九条:凡眼看要输,即借故要逃,或调虎离山者,猛踢其屁股九脚。

大法官曰:借故要逃者,臭棋一旦发现情况紧急,即频看手表,然后猛拍大腿曰:“啊呀不好,七点钟还有一个重要的会非参加不可,现在已七点十分啦,对不起,对不起,不去明天老板准叫我卷铺盖。”或者扬言已经跟太太约好看电影焉,或者扬言他有一张支票头寸要去周转焉,等等谎言,蜂拥出笼。调虎离山者,臭棋相机提醒对手曰:“总经理上午有电话来,叫你八点钟去他家一趟。”“局长三点钟在办公室召开紧急会报,你说啥?你不知道呀?”如此这般,如不严惩,何以申天理而杜奸宄乎?

第十条:凡乘人不备,挪动棋子者,猛踢其屁股九脚;掩蔽者同。而加添棋子者,猛踢其屁股十脚,处无棋徒刑三月,未遂犯罚之。

大法官曰:暗中挪棋子者,对手刚一转身,放到“8十”位置上的棋子却长了脚,跑到“9九”位置上啦。或“马”本来在河这一边的,

却过了河啦。无论挪己子也好,挪人子也好,其罪一也。另外还有一些臭棋,故意用种种技巧,或以长袖焉、或以手影焉,遮住若干棋子,使对手老眼昏花,豁然遗忘,其罪亦一也。至于心狠手辣之徒,索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棋子摆上去,本来只下了五十下,应有五十个棋子的,却有了五十一个棋子。本来没有“卒”的,却突然冒出来一个“卒”,一经查出,猛踢不贷。

第十一条:凡歪脖棋忠心保国,插嘴教唆,动手代下者,猛踢其屁股五脚至九脚,虽赢不列入记录。

大法官曰:夫下棋如同两家打官司,棋艺是最高裁判,曲直胜负,自行分晓,偏偏看歪脖棋的同志,舌痒难抓,勇猛插嘴,一会儿曰:“下12八呀!”一会儿曰:“攻卒呀,攻卒呀!”这还是高级的,只踢五脚就行啦。有一种更精彩的,就是刀马旦出身的朋友,眼看棋主不照他的臭棋行动,遂认为孺子不可教也,连这种妙着都领会不了,可叹可恨。既然叨有二十年老交情,岂能忍心让你栽到那小子之手,好吧,我就替你下一步吧。有时棋主不肯,歪脖棋还面红耳赤,手捉棋子不放。自应猛踢,以定主从。

第十二条:凡歪脖棋使用诈术,致对手误信其教唆,而致输棋者,猛踢其屁股十三脚,处无棋徒刑六月。

大法官曰:本条与前条,情同而事异,别瞧歪脖棋忠心保国,凛不可犯,却是暗保刘备,明保曹操。表面上站在被害人一边,忠心耿耿,主意之多,无以复加,其实都是坑人之着,在必要时诱其作错误的决策。自古以来,间谍卧底,一经发觉,义无饶恕,应处重刑,以清根本。

第十三条:凡歪脖棋并不忠于一方,毫无意见,一忽帮左,一忽帮右,代人喜忧者,猛踢其屁股一脚。

大法官曰:有些歪脖棋,目中只有棋而无人,见有奇着,即抓耳搔腮,拍巴掌曰:“妙呀妙呀!”见有臭着,则悲痛欲绝,皱眉头曰:“鸭子屎,鸭子屎。”尊脸随棋子而变化,尊嘴跟胜败而开合,惹得双方生

怒,齐口叫滚。猛踢一脚,以醒其神。

第十四条:凡歪脖棋泄漏重要军情,而又代为打点;明相告者,猛踢其屁股十三脚。暗相告者,猛踢其屁股七脚。比手画脚以示意者,猛踢其屁股五脚。眉目传情以示意者,踢其屁股三脚。

大法官曰: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歪脖棋聪明发作,一语道破,且代为划策,对手将何以堪乎哉?明相告者,或曰:“小心小心,你再不在某处补一子,这一片就乱啦。”或曰:“注意注意,你的马要没有了啦。”明目张胆,毫无忌惮也。暗相告者,或曰:“西南风紧,先照顾自己的窝吧!”或曰:“呜呼,有一个人马上就要哭啦。”言虽含糊,其帮凶则一也。比手画脚,眉目传情者,或打自己的脸焉;或捏自己的鼻子焉;或频频咳嗽焉;或作出怪声焉;或摇头哼唧焉;或仓皇撤退,以示惨不忍睹焉;或效洋大人耸耸肩膀,以示佛也救不得焉;虽然心仍不良,但犹有畏意,故因其深浅而差别其踢。

第十五条:凡同伙插嘴者,猛踢其屁股一脚。

大法官曰:看歪脖棋的,有两种人焉,一种是舌头临时发痒,或因火纵风,帮胜的一边;或拔刀相助,帮败的一边,初固无预谋也。另一种则是有预谋的,谓之“同伙”、“同党”、“同窝”,只以朋友义气为重,虽然胡说八道,仍以处罚从轻为宜,仅只一脚,听听响声而已。

第十六条:凡对局时,两相忿争者,猛踢其屁股各三脚至十五脚,处无棋徒刑一月。

大法官曰:臭棋下棋,往往争吵。像输的要悔,赢不肯焉。像输的要静静地想,赢的偏要唱山歌焉。像输的不服输,赢的硬炫耀焉。起初嘟嘟囔囔,进而大声喧哗,终于面红耳赤,眼瞪得比鸡蛋都大,甚至演变到趁对方不备,忽冬一拳,打得人仰马翻。视其情节处刑,以惩恶道。

第十七条:凡下棋不正大光明,谋未定而乱动,在棋盘上乱作演习者,猛踢其屁股三下。唯犯者如为太太小姐,则易科为拧其屁股三

下,或竟免拧。

大法官曰:对局开始之后,棋盘即成真实战场,在真实战场上,自不容敌人派军遣将,深入演习。臭棋分子在下围棋时,常把棋子翻转过来,一会儿置于“12 八”,一会儿置于“4 七”;翻置者,示未定也;翻置之后,就像发了羊痫之风,念念有词,比画不止。下象棋时亦然,一面走子一面声明曰:“我跳这步马不算数,只是瞧瞧形势。”然后左瞧右瞧,前瞧后瞧,有时候还伸出禄山之爪,动对手之子哩。不叫他动,他就号曰:“不过摆一摆,也不吃你的,有啥关系?”皆陋品也。唯太太小姐,摆来摆去,却无恶状,反增憨态,故其罚宜轻,或竟免之。

第十八条:凡委托别人代为数子或代为拿子者,猛踢其屁股两脚,处无棋徒刑十天。

大法官曰:下棋是一种高尚娱乐,贵在自己动手,如果雇人代下,成他妈的什么话哉?昔有官崽观看球赛,叹曰:“十几个人抢一个球,可怜可怜,为啥不给他们每人买一个?”遇到如此角色,只有气死。偏偏有些围棋臭棋,下虽自己下,可是一局终了,却作尾大不掉状,叫别人代数输赢。象棋臭棋更是绝件,吃了子不自己保存,却叫别人代为保存。俗不可耐嘴脸,令本大法官作呕,踢之两脚,实在太轻,应踢出血来,以补立法之不足。

第十九条:凡下棋时嘴里不干净,又骂又詈者,猛踢其屁股三脚至十三脚。

大法官曰:王婆骂鸡,四邻不安,臭棋骂棋,全屋不宁。棋还没到半局,稍有困扰,你瞧他嘴中喷大粪吧。一会儿詈曰:“狗屎狗屎。”一会儿詈曰:“混蛋混蛋。”一会儿詈曰:“出鬼出鬼。”这还是文明的,可踢三脚。有些开国骂焉,曰“他妈的”,应踢五脚。有开四川省骂的焉,曰“格老子”,应踢七脚。有些开台湾省骂的焉,曰“干你老母”,应踢九脚。有些开河南省骂的焉,曰“娘的×”,最为恶劣,应踢十三脚。

第二十条：凡下棋时腐吟滥唱，手舞足蹈，嘴脸层出者，猛踢其屁股九脚。

大法官曰：下棋宜静，只闻落子之声，不闻言语之声，才是高品。有些臭棋舍高品而弗由，实堪生气。偶尔有了一步自己满意的妙着，就吟起唐诗来啦：“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酸腐扑鼻，若洋大人吃的骑死然。一旦被对手逼得太紧，脑筋闭塞，诗吟不出来，京戏应运而生，唱的是“审李七”，念快板曰：“做贼的，不听劝。棋盘之上充好汉，打闷攻，塞象眼，实指望一场好富贵，谁想原来却把尿盆端。天也不容，地也不惯，绳捆索绑上了县。对面就是宰你的活阎罗，两旁就是杀你的鬼判官。阎王发了怒，你就皮肉烂。现在笑嘻嘻，马上有好看。尸首抛到阳沟里，猪不吃来狗不餐。”直唱得对手毛发直竖。更有洋派同志，下的是国粹，唱的是洋歌，语意双关的“世界末日”，且听他的嗓子吧：“怀打死若神狗昂宣音，怀打死若席软死土搜儿。”一面唱一面手脚乱动，手脚乱动不要紧，眉眼嘴巴也乱动。下棋下到这种地步，也算三生不幸，无怪王思任先生判曰：“不唯扰乱人心，抑且佚荡已志。”故宜猛踢。

第二十一条：凡考虑太久，令人闷等过三分钟者，踢其屁股两脚。凡尚未满三分钟，而频催者，踢其屁股五脚。唯事前有约定者，不在此限。

大法官曰：普通下棋，不能像名人名家之赛，一考虑就考虑一两个小时。三分钟足矣，盖有些臭棋，完全以时间取胜，动不动就低头沉思，其实他不是沉思，而是希望对手发急而昏了头，自应踢其屁股两脚。但也有些臭棋，一瞧对手要想，就呐喊曰：“怎么啦，拉痢疾啦。”聒闹之罪，不容放过。

第二十二条：二人对局，应一递一着，一递一步，凡打马虎眼连下两着或连走两步者，猛踢其屁股九脚；罚请吃小馆一次。

大法官曰：本条用不着再解释矣，专门为狗屎棋而设，戒之勉之。

第二十三条：围棋棋终，数子数目时，凡遗算棋道者，每棋道猛踢其屁股两脚，处无棋徒刑一月。凡迷失棋子者，每棋子猛踢其屁股一脚，处无棋徒刑半月。

大法官曰：本条亦专为打马虎眼的狗屎棋而设。盖狗屎棋下得满头大汗，仍然大败，只好趁数子数目之便，来一个最后挣扎，毁人成果，其心比棋艺还要狗屎，故无论误故，均予惩戒。

第二十四条：凡输棋不服输，歪缠苦拉，留人续下不已者，踢其屁股三脚。

大法官曰：打牌时输家往往不肯罢手，俗不云乎：“赢了走，输了囚。”囚者，像囚犯一样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言明只打十六圈的，可是十六圈下来他输得惨不忍睹，就要求再打八圈，八圈之后翻本无望，脸色铁青，青筋猛暴，大家一看，再来四圈吧，不来的话恐怕立刻就出人命。下棋亦然，棋输气不输，言明三盘的，三盘结束，他没赢一盘，于是脖子也粗啦，眼睛也红啦，哀号曰：“不能走，不能走，家里着了火也不能走。再来三盘，谁不来谁就是混蛋加三级。”于是三盘复三盘，三盘何其多。等到下得天昏地暗，他仍然在“承让”的状态之中，你稍微表示不再奉陪，他就要往南墙上碰，甚至忽冬一声，跪到平地，你要不下，他只有死路一条。呜呼，当此时也，除踢其屁股外，别无解救之法。

第二十五条：凡曾经拜人为师学艺，一旦对弈，公然逼胜者，猛踢其屁股十七脚，处无棋徒刑一年。

大法官曰：有臭棋焉，初本一窍不通，经投门拜师，细心指点，才有寸进，就好像新贵的官崽，不可一世。跟老师下起棋来，竟抱着“当庭不让父”的狗屁哲学，一步不松，处处紧攻。呜呼，师道陵夷，普天同悲，宜加重责，所以惩倍恶而正终身也。

第二十六条：凡对财大官大的家伙下政治棋，巧为拍马屁灌米汤

者,猛踢其屁股三脚。因而有所求者,猛踢其屁股十一脚。

大法官曰:夫政治棋者,能胜而不胜,不败而故败,且败得巧,败得妙,败得叫人看不出来者也。用以取悦大家伙,不过谲诈。用以借钱谋事,更是奸险。尤其在输了以后,还作肃然嘴脸曰:“您真有一手,心服口服。”肉麻透顶,踢之宜重,不稍留情。

第二十七条:凡棋力高出人上,而假装臭棋,要人让子者,踢其屁股三脚。如赌财物,猛踢其屁股五脚至十五脚,财物充公,由被害人持吃小馆。

大法官曰:有些人棋力甚高,却假装棋力甚低,有牙硬说没牙,有头发硬说秃子,初看起来,真是有学问的人,虚怀若谷。实际上迹相近而实相非,乃是一种陷阱,诱人轻敌,往里跳也。如果再赌财物,就跟街头玩三张扑克牌的郎中一模一样矣,视其财物多寡,分别踢之。

第二十八条:凡棋力差劲,却硬充高段,反而妄欲让人者,猛踢其屁股三脚。

大法官曰:俗不云乎:“吊颈鬼搽粉,死要面子。”其棋本已臭而不可闻也,却自命不凡,硬说自己乃三四五段,甚至七八九段,为了证明货真价实,还厉声曰:“我非让你五子不可(或“我非让你一个‘马’不可”);你如果不叫我让,我就不下,总不能叫人认为我欺侮弱小民族。”说这些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好一幅臭棋扯谎图也。不自量力,莫此为甚,故宜猛踢。

第二十九条:凡敲碎棋子,或玩丢棋子,或因争夺而损坏其他对象者,踢其屁股两脚,责令赔偿。但如系他自己的东西,则勿论。

大法官曰:本条最明显不过,专为输急生疯的臭棋而设,碎子焉、丢子焉,都恶形恶状,形同耍赖。而有些人挣扎过度,还把棋盘打烂,连地板都跺出了窟窿,就更严重。不过该棋子和该地板如果是他自己的,则倒霉仍是他自己,踢完之后,不必一定叫他再买新的,这非是对他宽大也,而是不怕他事后闷声不响破钞添制乎?

第三十条：凡下棋被指责犯律，果出冤枉，而看歪脖棋的不为辩明者，猛踢其屁股八脚，处无棋徒刑八月。

大法官曰：本律乃专为乡愿而设。孔丘先生曰：“乡愿，德之贼也。”外表看起来，一脸温柔敦厚，实际上毛贼一个，专门破坏道德正义，斲丧民族元气。这种乡愿遇到任何争执，都抱“各打五十大板学”，而且不管对也好、不对也好、是也好、非也好、委屈也好、霸道也好，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家握手言欢，这是一手遮天型的乡愿。还有一种胆小如鼠型的乡愿，你说啥，打狗脱张连走两步？没看见，没看见！其实他是看见的，只怕得罪打狗脱张，尊口里就塞了一个卵矣。

第三十一条：凡下棋赌博，不准赊欠，违者猛踢其屁股三脚。

大法官曰：耍赖分子有歌曰：“赌桌债，赌桌还，赌桌不还万万年。”呜呼，危哉，一则下一次之赌难以预期；二则兑来兑去，账目必然不清，最后包管打破尊头。为防微杜渐，故绝不准赊欠，开支票也不行，免得他输多啦心痛，前去银行止付。

第三十二条：本棋律自公布之日施行，凡正统同志，各当遵守。如有邪门外道，不肯遵守者，乃化外之民，棋坛之夷人也，免用此律。

大法官曰：本条是自己下台阶的话。盖既为臭棋矣，无不顽强如干屎橛，犯了错后，立刻双腿夹紧，以手护臀，怒目曰：“棋律，狗屁。”或吼曰：“谁敢踢我！”昔魏延先生呼曰：“谁敢杀我！”即有马岱先生，斜刺一刀。而棋坛上谁是马岱第二，斜刺一脚乎？故索性封他为夷人，夷人当然不服王化，饶之可也。